郁達夫文集

第九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郁達夫文集

第九卷：日记、书信



花城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装帧设计　林　墉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王自立　陈子善
责任编辑　邝雪林　潘耀明　林振名



郁达夫文集
（国内版）
第九卷·日记、书信
*
花　城　出　版　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国内总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5插页　300,000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291　定价 1.85元



一九二二年郁达夫与夫人孙荃、子龙儿合影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日記九種

郁達夫著



上海

北新書局

1929

一九二九年上海北新书局版《日记九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厌炎日记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旧历五月廿七日。雨。

晨五时即起床，因为昨夜睡得很早。梳洗毕，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天忽而下起雨来了。今天一早就要乘车去嘉兴，所以带了不少书，觉得天的在和我作对。

七点钟冒雨出城站，来送者有老母及祖父王·映霞的之[illegible]，[illegible]我同行。十点钟[illegible]嘉兴。映霞[illegible]站上[illegible]，车到站[illegible]，雨却晴了。在城外走了一转，就上城内的[illegible]去座谈笑，谈的都是映霞的同[illegible]，吃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向晚时候天又下起雨来了。

在一家小旅馆里宿了一晚，[illegible]的雷雨，一宵[illegible]睡着。

郁达夫手迹之一

創造社出版部用箋

映霞：今天決定的事情，請你不要再变更了。你的舖蓋，我當為你設法向周家去借。你決定入校之后，希望你再來創造社一次。我們還可以仔細談談。附上海零的信一封，你去入校，我而不必或者有些費用可以免除，要他免除了，也好省些錢。你無論如何，去入校之后，要來看我一次，噢，別忘了。

達夫 十八，三月十六晚上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

郁达夫手迹之二

目　录

日　记

书　信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三年

日　　记

芜　城　日　记

（1921年10月2日——10月6日）

十月二日

在江湖上闲散得久了，一到了此地来服务的时候，觉得恐惧得很。象我这样的人，大约在人生的战斗场里，不得不居劣败的地位。由康德Kant的严肃主义看来，我却是一个不必要的人(Ein Uebe' fices iger Meusoh)。但是象我这样的人，也许有几个奇人欢迎我的。古时候陶潜、阮籍那些人，却不必去提及。就是十八世纪的汤梦生James Thomson和十九世纪的汤梦生，也应该唤我作他们的同志。前后两汤梦生虽是同名同姓，然而前者以《无为城》和《四季诗》The Castle of Indolence and The Seasons著名，后者以《苦夜城》The City of Deadfal Night行世。《苦夜城》的著者，虽没有《四季诗》的著者那样的名气大，然而依我个人的嗜好讲来，我反爱B.V.的哀调，不赞成四季里的那些冗漫的韵脚。但是各人有各人的长处，大体讲来，两汤梦生

却都是我的Favourites（爱读的诗人）。

昨天在半夜昏黑的中间，到了安庆。在一家荒店里，过了一夜。人疏地僻，我好象是从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被放逐到了罗马的黑暗时代的样子。翻来复去，何曾睡得一觉，从灰红的灯影里，我看见纸窗的格子一格一格的白了起来。听得窗外有冷寂的咳嗽声的时候，我就同得救的人一样，跳出了被窝。到了这时候，我才觉得迭更斯Dickens描写的大卫·哥拜斐特David Copperfield 的心理状态，来得巧妙了。

匆匆洗了手面，独自一个，正在那里出神的时候，我的朋友差来接我的人到了。将行李交给了他，我就坐了车跑上菱湖公园边上的学校里来。时候尚早，车过那城外小市的时候，家家的排门还紧紧地闭着。那些门板上，却剩有许多暴风雨的形迹在那里，就是用了粉笔写的歪歪斜斜的“逐李罢市”那些字。我看了这些好象是小学生写的热心的表现，就禁不得微微里笑起来。盖因我们中国人的民众运动，大抵都龙头蛇尾持续不久，譬如抵制日货那一件事，我们目下在冷清的街上，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如何的不快乐！如何的胸中觉得羞愧！如今安庆的这一次运动却不然，民众终竟战胜了。无理的军阀，军阀的傀儡，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所以我看了那些暴风的遗迹，心坎里觉得舒畅得很，就不知不觉的说：

Eie Z kunlt geh ert uns “‘将来’是我们的东西。”

车尽沿着了城墙，向北的跑去，我的眼界，也一步一步的宽了起来。一道古城，一条城河，几处高低的小山，一座高塔，几间茅舍，许多柳树，一湾无涯无际的青天，一轮和暖的秋日，一层澄明清爽的空气，过了一块又是一块的收割后的稻田，四周的渺

渺茫茫的地平线，唉唉，这些自然的粉黛呀！

到了学校里，见了些同事，同新媳妇见了小姑一样，可怜我的“狂奴故态”没有放出来的余地了。此后的生活，我好象是看得到的样子，大约到解约的时候止，每天的生活，总不出《创世纪》里的几句话的：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and second……day.（有晚有早，就是一，二，三，……日。）

礼拜日午后八时书于安庆法校之西厢

四日

又是快晴的天气！象这样秋高气爽的时候，不到山野去游行，且待何时？我弄错了，我不该来这里就缚的。

In this glad season,while his Sweetest beams,
The Sun Sheds over the meekened day,
Oh,Lose me in the green delightful walks
Of, Dodington, the Sert, Serene and plain;
Where Simple Nature reigns and every view,
Diffusive Spreads tas pure Dorsetian down;
In bound lass prospect-yonder Shagged with wood!
Here rich with harvest,and
there white with flocks.

Thomsons Autumn（65g-85g Lines）

（在这一个快乐的季节里，太阳在温和的日里，永日无差异地照送他的最柔美的日光的时候，道亭东呀，你若能使我在你那

静寂纯美的区中，绿色有趣的夜路上去闲走闲走，是何等快乐呀！你那一个地方，只有单纯的自然在那里管领，散布成了一段无穷无际的风景——前面有蓬蓬的林树，这边有丰饶的秋收，那边有白色的羊群。）

我读到这一段诗，已禁不得胸中雀跃起来，何况舍利Shelley的《西风歌》Ode to the west wind呢？此间虽地僻人静，然而风景没有可取的地方。况且又因我作了先生，不能同学生时代一样，买些花生果子放在袋里，一边吃一边到山腰水畔去闲逛去。唉，这都是什么礼义呀，习俗呀，尊严呀，害我的。这些传来的陋俗不得不打破，破坏破坏！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由我的自在就好了。破坏破坏，还是破坏！

吃了晚饭，同几位同事，到菱湖公园去散步去。菱湖公园同颐和园一样，是模仿西湖的。夕阳反射到残荷中间的吕祖阁的红墙上，鲜艳得很。于是大家都主张上吕祖阁去求签去。我也得了一张九十四签下下。说：

短垣凋敝不关风，吹落残花满地红。

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

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却须去问斯威顿保儿哥才好（Swedenborg）。

四日午后八时记

五日，星期三

又是晴天，我一开眼，就看见日光射在我东面的玻璃窗上，所以便把汉姆生的《大地的生长》里的几句话想了出来（Knut

Hamsun）：

Isok looked at the sky unnumbered times in the day, and the sky was blue, Glowntofn（S）j, P31.

（白天里依闸克看天看了许多遍数，天的颜色总是苍苍的。）

长江一带水灾之后，又经了这许多晴天，我怕麦种播不下去。同胞呀，可怜的农民呀！你们经了这许多兵灾、旱灾、水灾，怎么还不自觉，怎么还不起来同那些带兵的，做总统总长及一切虐民的官和有钱的人拼一拼命呀！你们坐而待毙，倒还不如起来试一试的好呢。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不问他是马是贼是强盗，你们但能拼命的前进，就有希望了。这事用不着代表的，因为代表都是吸血鬼，无论那一个团体的代表都比带兵的人和做官的人更坏。学生的代表，农会的会长，劳动者的总代表都是如此的。

午后要预备讲“欧洲革命史”去，所以不能再写下去了。

午前十时记

六日

四点钟的讲义！这真是Beic les Labours呀！我倦极了。单是四点钟的讲义，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四点钟讲义之外，又不得不加以八点钟的预备。一天十二点钟的劳动，血肉做的身体，谁经得起这过度的苦工呢！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者，都因为有一份人不劳而食的缘故。世界的劳动本来是一定的，有一份人不作工，专在那里贪逸乐，所以我们不得不于自己应作之工而外，更替他们作他们所应作的工。这一份人是什么人呢？第一就是做

官的，带兵的，做各团体的代表的，妇人之专事淫奢的，和那些整日在游戏场里过日子的人。把这些人杀尽了，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至于苦到这步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现了。这议论虽从马克斯的《资本论》脱胎而来，然而我的意见，却同马克斯有些不同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不愿把学术的辨难，记到日记里来，所以不再说下去了。

十月六日午后三时半记于安庆。

原载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时事新报·学灯》

劳 生 日 记

（1926年11月3日——11月30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三。

自从五月底边起，一直到现在，因为往返于北京广州之间，心绪没有定着的时候，所以日记好久不记了。记得六月初由广州动身返京，于旧历端午节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两夜，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因为接到了龙儿的病电，便匆匆换船北上。到天津是阴历五月初十的午前，赶到北京，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多了。暑假中的三个月，完全沉浸在悲哀里。阴历的八月半后迁了居，十数天后出京南下，在上海耽延了两星期之久，其间编了一期第五期的《创造》月刊，做了一篇《一个人在途上》的杂文，仓皇赶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

尽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那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北京的女人前几天有信来，悲伤得很，我看了也不能不为她落泪，今天又作了两封信去安慰她去了。

天气晴朗，好个秋天的风色，可惜我日暮途穷，不能细玩岭表的秋景，愧煞恨煞。

搬来此地，本也为穷愁所逼，想著译一点新书，弄几个钱寄回家去，想不到远遁到此，还依旧有俗人来袭，托我修书作荐，唉唉，我是何人？我那有这样的权力？真教人气死，真教人愤死！

今天是旧历的九月廿八，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真不晓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否？

晚上读谷崎润一郎氏小说《痴人之爱》。

四日，星期四，旧历九月廿九。

午前在床上，感觉得凉冷，醒后在被窝里看了半天《痴人之爱》。早餐后做《迷羊》，写到午后，写了三千字的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一出屋外，看看碧落，真觉得秋天的可爱。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寄北京。唉唉！贫贱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识要那一年那一日才能合住在一块儿。

晚上上东山去，《迷羊》作成后，想写一篇《喀拉衣儿和他的批评态度》寄给《东方杂志》，去卖几个钱。作上海郑心南的信。

初五日，今天是旧历的十月初一，星期五。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的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上床之后，看了半天书，一直到十二点钟才睡着，所以今天一早醒来，觉得有点头痛。天气很晴爽，出去出恭的时候，太阳刚从东方小屋顶上起来，一阵北风，吹得我打了两个冷痉。

九点钟的时候，去邮局汇钱，顺便在清一色吃了饭。十二点前后去教会书馆看书，遇见了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同他向海珠公园、先施天台逛了两个钟头。回来想睡一觉午睡，但又睡不着。

午后三点去学校出版部看了报，四点钟到家吃晚饭。

晚餐后出去散了一次步，想往西关大新公司去看坤戏，因为搭车不舒服，就不去了。回来写了两张小说，《迷羊》的第一回已经写完，积有五千多字了。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要他们为我去买两本外国书寄来。

六日，星期六，旧历十月初二日。

午前起床后，见天日晴和，忽想到郊外去散步，小说又做不下去了。到学校办事处去看了报，更从学校坐车到了西堤，在大新公司楼上，看了半天女伶的京戏，大可以助我书中的描写。晚

上和同事们去饮茶，到十点钟才回来。

七日，日曜，晴爽。

午前起来，觉得走头无路。走到天日的底下，搔首问天，亦无法想。昨晚上接到了一位同乡来告贷的苦信，义不容辞，便亲自送了十块钱去。顺便去访石君蘅青，谈到中午十二点，至创造社分部，遇见了仿吾、王独清诸人。在茶楼饮后，同访湖南刘某，打了四圈牌，吃了夜饭，才回寓来。

八日，月曜，晴。

天气很好，而精神不快，一天没有做什么事情。«迷羊»只写了两页，千字而已。午前把 Turgenieff's Clara Militch 读了，不甚佳。我从前想做«人妖»，后来没有做完，就被晨报馆拿去了，若做出来，恐怕要比杜葛纳夫的这篇好些。午后睡了一个多钟头，是到广东后第一次的午睡。

午后在家看A.Wilbrandt的小说«Der Saenger»,看了三十余页，亦感不出他的好处来，不过无论如何，比中国现代的一般无识无知的自命为作家做的东西，当然要强百倍。晚饭后，无聊之极，上大街去跑了半天。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紧张些才好，近两三年来，实在太颓丧了，可怜可惜。

九日，火曜，旧历十月初五日。

今晨学校内有考试，午前九时，出去监考。吃中饭的时候，和戴季陶氏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想于一礼拜内，弄一个编

辑部的组织法出来。

午后无事忙，在太阳底下走得热得很，想找仿吾又找不见，所以上西关大新公司屋顶去玩了半天。晚上在聚丰园饮酒，和仿吾他们，谈到夜半才回来。今天上东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博爱病院看了一次病。

十日，水曜，晴朗，不过太热，似五月天气。

午前去监考，一直到午后四点钟。到创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回来吃晚饭，喝了一瓶啤酒，想起北京的荃君和小孩，又哭了一阵。晚上入浴，好象伤了风。作北京的家信。

十一日，木曜，晴，热，旧历十月初七日。

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看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在街上闲步，看见了一对从前我认识的新结婚的夫妇。啊啊！以后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没有什么作为了，我很想振作。

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看我在过去一礼拜内所做的文字，觉得很不满意，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要写它（《迷羊》）完来。

仿吾、独清两人，为《洪水》续出，时来逼我的稿子，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可怜我也老了，胆量缩小了。

明天中午，有人邀我去吃饭，我打算于明日起，再来努力，再来继续我两三年前奋斗的精神。

喝了一杯酒，又与同乡的某某辈谈了半天废话。今天是倦了，倦极了。打算从明天起，再发愤用功。

十二日，金曜，晴，旧历十月初八日。

我自离家之后，已有一个半月，这七八天内，没有接到荃君的来信，心里很是不快。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

午前读普须金的小说《Die Pique Dame》一篇。虽则象一短篇，然而它的地位很重要。德文译者说，这一篇东西，在俄国实开写实派、心理派之先路。男主人公之Hermann象征德国影响，为Dostoieffsky 之小说《罪与罚》之主人公Rodion Raskolnikow之模形，或者也许不错，Pushkin的撰此小说，在一八三四年。

中午去东山吴某处午膳，膳后同他去访徐小姐，伊新结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们玩了半天，在南园吃晚饭，回来后，已经十一点多了。

晚上睡不着，看日本小说《望乡》。

十三日，土曜，晴（十月初九）。

今天一早就醒了，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赴学校监考，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止。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

洗澡，在陆园饮茶当夜膳。今天课堂上，遇见了薛姑娘，她只一笑，可怜害了她答案都没有做完。

十四日，日曜，雨（十月初十日），凉冷。

到广州后，今天总算第一次下雨，天气也凉起来了，颇有些秋意。昨晚接到杨振声一信，说《现代评论》二周年纪念册上，非要我做一篇文章不可，我想为他们写一点去。

午前上东山去，见了一位姓麦的女孩，系中山大学的文预科学生，木天正在用死力和她接近。

打牌打到晚上，在大雨之下，在昏暗的道上，我一个人走回家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灯下对镜，一种落魄的样子，自家看了，也有点怜惜。就取出《水云楼词》来读了几阕：

> 黄叶人家，芦花天气，到门秋水成湖。携尊船过，帆小入菰蒲。谁识天涯倦客，野桥外，寒雀惊呼。还惆怅，霜前瘦影，人似柳萧疏。
>
> 愁予。空自把乡心寄雁，泛宅依凫，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庐。漫托鱼波万顷，便秋风难问莼鲈。空江上，沉沉戍鼓，落日大旗孤。

十五日，月曜，今天又雨，天奇冷。旧历十月十一日也。

午前起来，换上棉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儿，儿时故乡的寒宵景状，也在脑里萦回了好久，唉，我是有家归未得！

午前本要去看试卷的，但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头痛人

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往长街上走了一转，身上的棉衣，尽被雨淋湿了。在学校的宿舍里，遇见伯奇，他告诉我说："白薇来广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去和她接近接近，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但是我又那里有这一种闲情呢？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的六十余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午后在家里睡觉，读小说《望乡》。

十六日，阴雨，火曜，旧历十月十二日也。

午前在家中不出，读小说《望乡》。午后赴分部晤仿吾，因即至酒馆饮酒，在席上见了白薇女士。她瘦得很，说话的时候，带着鼻音，憔悴的样子，写在她的身子脸上。在公园的黄昏细雨里，和她及独清、仿吾走了半天，就上西关的大新天台去看戏，到半夜才回来。

十七日，阴晴，水曜。旧历十月十三日也。

昨天发了三封信，一封给武昌张资平，一封给天津玄背社，一封给上海徐葆炎。盼北京的信不来，心里颇为焦急。早晨到学校去看报，想把中山大学内的编辑委员会组织案来考虑一下，终于没有写成功。

仿吾要我去上海，专办出版部的事情，我心里还没有决定，大约总须先向学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们付清我的欠薪之后，才能决定。接上海蒋光赤来信，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要我在上海专编《创造》，作文学生涯，然而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得精

穷。

午后和戴季陶氏谈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办一种小丛书。我本想辞职，他一定不肯让我辞。领了八九两月份的残余薪水，合计起来，只有一百余元而已。

十八日，木曜（十月十四），晴了。

早晨就跑到西关邮政局去汇了一百块钱给北京的荃君。午前就在市上跑来跑去跑了半天。

午后遇见王独清、穆木天，吃了酒。当夕阳下山的时候，登粤秀山的残垒，看了四野的风光。晚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

十九日，金曜（旧历十月十五日），晴。

早晨起来，就觉得头昏，好象是没有睡足似的，大约是几日来荒唐的结果罢。写了一封给北京女人的信，去西关清一色吃了午饭，午后就在创造社分部楼上遇见了独清。他要我和白薇女士上东山去，我因为中山大学开会的原因，没有答应他，和他们在马路上分别了。

学校开会，一直开到了午后六时，坐车到东山，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在东山酒楼吃了夜饭，就回来睡觉。今天接到了五六封信。

二十日，土曜，晴（十月十六）。

午前起来，头还是昏昏然不清醒，作了两封信寄北京。一封写给荃君，一封系给皮皓白，慰他的失明之痛的。

十点钟前后去夷乘那里，和他一道去亚洲旅馆看有壬，托他买三十元钱的燕窝，带回北京去。请他们两个在六榕寺吃饭，一直到午后三时才回来。

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衣服，打算从今天起，再振作一番，过去的一个礼拜，实在太颓废，太不成话了。

晚上同白薇上刘家去，见了一位新结婚的L太太，说是军长T的女儿，相貌很好。同她们打了四圈牌，走回家来，天又萧萧地下起雨来了。

二十一日，日曜，阴晴（十月十七日）。

午前仿吾自黄埔来，要我上东山王独清那里去等他。等到十一点钟，他来了。大家谈了一些改组创造社内部的事情。创造社本来是我和资平、沫若、仿吾诸人惨淡经营的，现在被他们弄得声名狼藉了。大家会议的结果，决定由我去担当总务理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去上海一次，算清存账，整理内部。我打算于二礼拜后，到上海去一趟。现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真觉得中国是不可救药了。

午后在夷乘的岳家吃饭打牌，三点多钟，送仿吾进了病院，又到沙面外国地去走了一阵。我到广州以后，沙面还没有去过，

这一次是头一趟，听说有日本店前田洋行，代卖日本新闻杂志等物，今朝并没有看见，打算隔日再去。

现在我的思想，已经濒于一个危机了，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我以后想在思想的方面，修养修养。年纪到了中年，身体也日就衰老，若再醉生梦死的过去一二年，则从前的努力，将等于零，老残之躯，恐归无用，振作的事情，当自戒酒戒烟，保养身体做起。

午前写了一封信给北京的荃君，告诉伊已有二十余元钱的燕窝，托唐有壬带上了。自搬到法科学院住后，已有二十天左右，发回去的家信，还没有复书，不晓得究竟亦已送达了没有。

今天见到了婀娜夫人，她忠告我许多事情，要我也和她男人一样，能够做一点事业，我听了心里感着异样的凄凉。

晚上头痛，大约是午后吃酒过度的缘故，十一时就寝，把日文小说《望乡》读完了。

二十二日，月曜，晴，旧历十月十八日。

晨甫起床，就有一个四川的青年来访，被他苦脚不已，好容易把他送走，才同一位同乡，缓步至北门外去散步，就在北园吃了中饭。天上满是微云，时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斓照晒在树林间。在水亭上坐着吃茶，静得可人。引领西北望，则白云山之岩石，黄紫苍灰，无色不备，真是一个很闲适的早晨。

吃完了早午膳。从城墙缺处，走回学校里来，身上的棉袍，已经觉得太热了。

赴学校看报后，就和木天等到沙面的日本人开的店里去定了

十二月份明年正月份的两本《改造》杂志。在沙面的外国地界走了一圈，去榕树阴里，休息了好半天，才走回学校来。

三点钟时开了一个应付印刷工人的预备会，决定于本礼拜四下午二点和他们工人代表及工会代表会商条件，大约此事是容易解决的。

晚上在学校里吃饭。七点前后，到分部去坐了一忽，同仿吾去饮茶，十点前后，才回到法科的宿舍来。

做了一半中山大学小丛书的计划书，十二点上床就寝。

二十三日，火曜，晴（十月十九）。

早晨把小丛书的计划书弄妥，到学校里看了几份报。同一位广东学生在杏香吃饭，饭后又遇见了一位江苏的学生，和他在旧书店里走了几个钟头，买了一册 Edna Lyall 的小说《A Hardy Norseman》(1889)读了几页，觉得描写的手腕，实在不高明。我从前已经读过这一个著者的一册小说《Donovan》了，觉得现在的这一本她晚年的作品，还赶不上她的少作。按此小说家本名 Ada Ellen Bayley，卒于一九〇三年，有《Won by Waiting》(1879)、《Donovan》(1882)、《We Two》(1884)、《Doreen》(1894)、《Hope the Hermit》(1898)等小说，都不甚好，当是英国第三四流的女作家。

午后三四点钟，洗了澡，去会季陶，没有会到，就把计划书留下，走了。

上第二医院去看仿吾，见他缚了脚，横躺在白色床里，坐了十几分钟，就出来至清一色吃夜饭，身上出了一阵大汗。

今天接了荃君的一封信，说初次寄的一百六十元，已接到了，作回信，教她好好的保养身体。

二十四日，水曜（十月二十），晴。

午前起床后，觉得天空海阔，应出外去翱翔。从法科学院后面的山上，沿了环城马路，一直的走上粤秀山的废墟去吊了半天的古。太阳晒得很烈，棉袄觉得穿不住了，便从一条小道，经过女师门前，走向公园旁的饭馆。

独酌独饮，吃了个痛快，可是又被几个认识的人捉住了，稍觉得头痛。午后在学校开会，遇见了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晚上在大钟楼聚餐，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觉得很头痛。今天一天，总算把不快活的事情经验尽了，朋友的事情，多言的失着，创造社的分裂，无良心的青年的凶谋。

二十五日，木曜（十月，廿一日），晴。

午前又有数人来访，谈到十一点钟，我才出去。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次很满足的中饭，午后上学校去和工人谈判。等了半个多钟头，印刷工人不来，就同黄女士上东山去玩了半天，回寓居，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今天气力疏懈，无聊之至，想写信至北京，又不果。

二十六日，金曜（二十二日），晴。

午前九时半至学校看报，有《A. E. Housman's Last Poems》一册，已为水所浸烂，我拿往学校，教女打字员为我重打一本。这好乌斯曼的诗，实在清新可爱，有闲暇的时候，当介绍他一下。

中午与同乡数人，在妙奇香吃饭，饮酒一斤，已有醉意，这两天精神衰颓，身体也不好，以后总要振作振作才好。

接到上海寄来 Engene O'neill's Dramatic Works (The Moon of Caribees & Other 6 plays.) (Beyond the Horizon.) 二册，看了一篇，觉有可译的价值。

阅报知国民政府有派员至日本修好消息，我为国民政府危，我也为国民政府惜。

午后五时约学生数人在聚丰园吃饭。饭后到创造社分部，晤仿吾，决定于五日后启行，到上海去整理出版部的事情，广州是不来了，再也不来了。见了周某骂我的信，气得不了，就写了一封快信去北京，告诉家中，于五日后动身的事情。

二十七日，土曜（十月二十三日），晴，热。

今天天气只能穿单衫，早晨起，犹着棉袄，中午吃饭的时候，真热得不了。去沙面看书，《改造》十一月号还没有来，途中遇仿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饭。席间谈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真想得没有办法。人心不良，处处多是阴谋诡计，实在中国

是没有希望了。这一批青年，这一批下劣的青年，真不晓得如何才能改善他们。

我决定于二三天之内启行，到上海去一趟，不过整理的事情，真一时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午后译书三四页，系 Eugene O’neill的一幕剧。

晚上见了周某的信，心里又气得不了，他要这样的诋毁我，不晓他的用意何在。

二十八日，日曜（二十四日），阴晴，热。

午前有同乡某来，和他谈了些天，想去看几个同乡在充军人者，访了几处，都没有见到。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一瓶啤酒，吃了点心，又到创造社分部去谈到午后。

午后天气转晴了，但是很热，跑到东山，找朋友多没有遇见。和潘怀素跑了一个午后，终于在东方酒楼吃了夜饭才回。大家在今天午后，感到了一种孤独，分手之际，两人都说So traurig binich noch nie gewesen!

又遇见了王独清，上武陵酒家去饮了半宵，谈了些创造社内幕的天，总算胸中痛快了一点。九点钟入浴，晚上睡不安稳，因为蚊子太多的缘故。

二十九日，日曜（二十五日），阴晴。

今天怕要下雨，天上浮云飞满，但时有一点两点的青天出露，或者也会晴爽起来的。

无聊之至，便跑上理发馆去理发。一年将尽，又是残冬的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啊，想起来，做人真是没趣。

午后去学校，向戴季陶及其他诸委员辞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职。明日当去算清积欠。夜和白薇及其他诸人去逛公园，饮茶，到十一点钟才回来。天闷热。

十一月三十日，火曜（旧历十月二十六日），雨。

早晨醒来，就觉得窗外在潇潇下雨。午前作正式辞职书两封，因恐委员等前来劝阻，所以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十点钟的时候，去访夷乘，托了他一点琐事，他约我礼拜六午前去候回音。

中午在经致渊处吃午饭，午后无聊之极，幸遇梁某，因即与共访薛姑娘，约她去吃茶，直到三时。回来睡到五时余，出去买酒饮，并与阿梁去洗澡，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饭，十一时才回到法校宿舍来睡觉，醉了，大醉了。

十一月日记尽于此，从明日起，我已无职业，当努力于著作翻译，后半生的事业，全看今后的意志力能否坚强保持。总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话不错。

记于广州之法科学院

原载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病　闲　日　记

（1926年12月1日——12月14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广州

一日，阴晴，旧历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今朝是失业后的第一日。早晨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失业者了，心里的郁闷，比平时更甚。天上有半天云障，半天蓝底。太阳也时出时无。凉气逼人。

一早就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来，定要我去和他照相，不得已勉强和他去照了一个。顺便就走到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去坐谈，木天和麦小姐，接着来了，杂谈了些闲天，和他们去别有村吃中饭。喝了三大杯酒，竟醉倒了，身体近来弱，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

回到分部，仿吾也自黄埔返省，谈了些整理上海出版部的事

情，一直到夜间十时，总算把大体决定了。

今天曾至学校一次，问欠薪事，因委员等不在，没有结果。

接了荃君的来信，伤感之至，大约三数日后，要上船去上海，打算在上海住一月，即返北京去接家眷南来。

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迄今已有四十余天了，这中间一事也不做，文章也一篇都写不成功，明天起，当更努力。

二日，阴，星期四，旧历十月二十八日。

天气不好，人亦似受了这支配，不能振作有为，今天又萎靡得不了。午前因为有同乡数人要来，所以在家里等他们，想看书，也看不进去，只写了一封给荃君的信。

十时左右，来了一位同乡的华君，和他出去走了一阵，便去访夷乘。在夷乘那里，却遇见了伍某，他请我去吃饭，一直到了午后的三时，才从西园酒家出来，这时候天忽大晴且热。

和仿吾在创造社出版部分了手，晚上在家中坐着无聊，因与来访者郭君汝炳，去看电影。是Alexander Dumas的The three Musketeers，主角D'Artangan系由Douglas Fairbanks扮演，很有精彩，我看此影片，这是第二回了，第一回系在东京看的，已经成了四五年前的旧事。

郭君汝炳，是我的学生，他这一回知道了我的辞职，并且将离去广州，很是伤感，所以特来和我玩两天的，我送了他一部顾梁汾的《弹指词》。

晚上回来，寂寥透顶，心里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不快。

三日，晴，星期五，旧历十月二十九日。

午前九时，又有许多青年学生来访，郭君汝炳于十时前来，赠我《西泠词萃》四册和他自己的诗《晚霞》一册。

和他出去到照相馆照相。离情别绪，一时都集到了我的身上。因为照相者是一个上海人，他说上海话的时候，使我忆起了别离未久的上海，忆起了流落的时候每在那里死守着的上海，并且也想起了此番的又不得不仍旧和往日一样，失了业，落了魄，萧萧归去的上海。

照相后，去西关午膳，膳后坐了小艇，上荔枝湾去。天晴云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云山，只见一座紫金堆，横躺在阳光里，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这里却将交入残冬了。一路上听风看水，摇出白鹅潭，横斜又到了荔枝湾里，到荔香园上岸，看了些凋零的残景，衰败的亭台，颇动着张翰秋风之念。忽而在一条小路上，遇见了留学日本时候的一位旧同学，在学校里此番被辞退的温君。两三个都是不得意的闲人，从残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园来，对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伤怀之感。

在西关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别了，走上茶楼去和温君喝了半天茶。午后四五点钟，仍到学校里去了一趟，又找不到负责的委员们，薪金又不能领出，懊丧之至。

晚上又有许多年青的学生及慕我者，设饯筵于市上，席间遇见了许多生人，一位是江苏的姓曾的女士，已经嫁了，她的男人也一道在吃饭，一位是石蘅青的老弟，态度豪迈，不愧为他哥哥的弟弟。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十点多钟，

和石君洪君白薇女士及陈震君又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散戏出来，酒还未醒。路上起了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午前一点多钟到了陈塘，穿来穿去走了许多狭斜的巷陌，下等的妓馆，都已闭门睡了。各处酒楼上，弦歌和打麻雀声争喧，真是好个销金的不夜之城。我隔雨望红楼，话既不通，钱又没有，只得在闹热的这一角腐颓空气里，闲跑瞎走，走了半个多钟头，觉得象这样的雨中飘泊，终究捱不到天明，所以就摸出了一条小巷，坐洋车奔上东堤的船上去。

夜已经深了，路上只有些未曾卖去的私娼和白天不能露面的同胞在走着。到了东堤岸上，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蜑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我叫一个老举来伴宿，我这时候精神已经被耗蚀尽了，只是摇头不应。

在江上的第一次寄生，心里终究是怕的，一边念着周美成的《少年游》：

>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感旧》）

一边只在对了横陈着的两蜑妇发抖，一点一滴的数着钟声，吸了几枝烟卷，打死了几个蚊子，在黑黝黝的洋灯底下，在朱红漆的画艇中间，在微雨的江上，在车声脚步声都已死寂了的岸头，我只好长吁短叹，叹我半生恋爱的不成，叹我年来事业的空

虑，叹我父母生我的时日的不辰，叹着，怨着，偷眼把蜑妇的睡态看着，不知不觉，也于午前五点多钟的时候入睡了。

四日，星期六，旧历十月三十日，阴云密布，却没有下雨。

七点钟的时候醒来，爬出了乌冷的船篷，爬上了冷静的堤岸，同罪人似的逃回学校的宿舍，在那里又只有一日的"无聊"很正确的，很悠徐的，狞笑着在等我。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是压榨得我太重了。

回家来想睡又睡不着，闲坐无聊，却想起了仿吾等今日约我照相的事情。去昌兴街分部坐了许多时，人总不能到齐，吃了午饭，才去照相馆照相。这几日照相太多，自家也觉得可笑，若从此就死，岂不是又要多留几点形迹在人间，这真与我之素愿，相违太甚了。

午后四点多钟，和仿吾去学校。好容易领到了十一月份的薪水。赶往沙面银行，想汇一点钱至北京，时候已太迟了。

晚上又在陈塘饮酒，十点钟才回来，洗澡入睡，精神消失尽了。

五日，日曜，旧历十一月初一日，晴。

早晨起来，觉得天气好得很，想上白云山去逛，无奈找不到同伴，只剩了一个人跑上同乡的徐某那里，等了一个多钟头，富阳人的羁留在广东者都来了，又和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午后和同乡者数人去大新天台听京戏。日暮归来，和仿吾等在玉醪春吃晚饭，夜早眠。

六日，星期一，十一月初二日，晴。

早晨跑上邮局去汇了一百四十元大洋至北京。在清一色吃午饭，回家来想睡，又有人来访了，便和他们上明珠影戏院去看电影，晚上在又一春吃晚饭。饭后和阿梁上观音山去散步，四散的人家，一层烟雾，又有几点灯光，点缀在中间。风景实在可爱。晚风凉得很，八点前后，就回来睡了。

七日，星期二，十一月初三日，阴，多风。

午前在家闷坐，无聊之极，写了一首«风流事»，今晚上仿吾他们要为我祝三十岁的生辰，我想拿出来作一个提议：

小丑又登场。
大家起，为我举离觞。
想此夕清樽，千金难买，
他年回忆，未免神伤。
最好是，题诗各一首，写字两三行。
踏雪鸿踪，印成指爪，
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
只几篇小说，两鬓青霜。

谅今后生涯，也长碌碌，

老奴故态，不改佯狂。

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

（小丑登场事见旧作《十一月初三》小说中）

午后三时后，到会场去。男女的集拢来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总算是一时的盛会，酒又喝醉了。晚上在粤东酒楼宿，一晚睡不着，想身世的悲凉，一个人泣到了天明。

八日，星期三，旧历十一月初四日，晴。

天气真好极了，但觉得奇冷，昨晚来北风大紧，有点冬意了。早晨，阿梁跑来看我，和他去小北门外，在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并在附近的田野里游行，总算是快快活活的过了一天，真是近年来所罕有的很闲适地过去的一天。

午后三四点钟，去访薛姑娘。约她出来饮茶，不应，复转到创造社的分部坐了一会。在街上想买装书的行李，因价贵没有买成。

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饭，九点前返校。早睡。

接到了天津玄背社的一封信。说我写给他们的信，已经登载在《玄背》上，来求我的应许的。

九日，星期四，十一月初五，晴。

早晨阿梁又来帮我去买装书的行李，在街上看了一阵，终于买就了三只竹箱。和阿梁及张曼华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饭后至中山

大学被朋友们留住了，要我去打牌。自午后一点多钟打起，直打到翌日早晨止，输钱不少，在擎天酒楼。

十日，星期五（十一月初六），先细雨后晴。

昨晚一宵不睡，身体坏极了，早晨八点钟回家，睡也睡不着。阿梁和同乡华歧昌来替我收书，收好了三竹箱。和他们又去那家小饭馆吃了中饭，便回来睡觉，一直睡到午后四时。刚从梦里醒来，独清和灵均来访我，就和他们出去，上一家小酒馆饮酒去。八点前后从酒馆出来，上国民戏院，去看Thackeray的Vanity fair电影。究竟是十八世纪前后的事绩，看了不能使我们十分感动。晚上十点钟睡觉，白薇送我照相一张。很灵敏可爱。

十一日，星期六，十一月初七，晴，然而不清爽。

同乡的周君客死在旅馆里。早晨起来，就有两位同乡来告我此事，很想去吊奠一番，他们劝我不必去，因为周君的病是和我的病一样的缘故。

和他们出去访同乡叶君，不遇，就和他们去北门外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又去买了一只竹箱，把书籍全部收起了。

仿吾于晚上来此地，和他及木天诸人在陆园饮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里很是不快活，我们都被周某一人卖了。

武昌张资平也有信来，说某在欺骗郭沫若和他，弄得创造社的根基不固，而他一人却很舒服的远扬了。唉，人心不古，中国的青年，良心真丧尽了。

十二日，星期日（初八日），夜来雨，今晨阴闷。

晨八时起床，候船不开，郭君汝炳以前礼拜所映的相片来赠。与阿梁去西关，购燕窝等物，打算寄回给母亲服用的。

在清一色午膳，膳后返家，遇白薇女士于创造社楼上。伊明日起身，将行返湖南，托我转交伊在杭州之妹的礼物两件。

晚上日本联合通信社记者川上政义君宴我于妙奇香酒楼，散后又去游河，我先返，与白薇谈了半宵，很想和她清谈一晚，因为身体支持不住，终于在午前二点钟的时候别去。

返寓已将三点钟了。唉，异地的寒宵，流人的身世，我俩都是人类中的渣滓。

十三日，星期一（初九），阴闷。

奇热，早晨访川上于沙面，赠我书籍数册。和他去荔枝湾游。回来在太平馆吃烧鸽子。

他要和我照相，并云将送之日本，就和他在一家照相馆内照相。晚上仿吾、伯奇饯行，在聚丰园闹了一晚。

白薇去了，想起来和她这几日的同游，也有点伤感。可怜她也已经白过了青春，此后正不晓得她将如何结局。

十四日，星期二（初十），雨，闷，热。

午前赴公票局问船，要明日才得上去。这一次因为自家想偷

懒，所以又上了人家的当，以后当一意孤行，独行我素。

与同乡华君，在清一色吃饭，约他于明天早晨来为我搬行李，午后在创造社分部，为船票事闹了半天，终无结果。决定明日上船，不管它开不开，总须于明早上船去。

昨日接浩兄信，今日接曼兄信，他们俩都不能了解我，都望我做官发财，真真是使我难为好人。

晚上请独清及另外的两位少年吃夜饭，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

自明日上船后，当不暇书日记，病闲日记之在广州作者，尽于今宵。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十二月十四晚记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村 居 日 记

（1927年1月1日——1月31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上海郊外，艺术大学楼上客居。

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起，到十二月十四日止，在广州闲居，日常琐事，尽记入《劳生日记》、《病闲日记》二卷中。去年十二月十五，自广州上船，赶回上海，作整理创造社出版部及编辑月刊《洪水》之理事。开船在十七日，中途阻风，船行三日，始过汕头。第四天中午，到福建之马尾，为十二月廿一日。翌日上船去马尾看船坞，参谒罗星塔畔之马水忠烈王庙，求签得第二十七签；文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明水秀，海晏河清。"是日为冬至节，庙中管长，正在开筵祝贺，见了这签诗，很向我称道福利。翌日船仍无开行消息，就和同船者二人，上福州去。福州去马尾马江，尚有中国里六十里地。先去马江，换乘小火轮去南台，费时约三小时。南台去城门十里，为闽江出口处，帆樯密集，商务殷繁，比福州城内更繁华美丽。十二点左右，在酒楼食

蚝，饮福建自制黄酒，痛快之至。一路北行，天气日日晴朗，激刺游兴。革命军初到福州，一切印象，亦活泼令人生爱。我们步行入城，先去督军署看了何应钦的威仪，然后上粤山去瞭望全城的烟火。北望望海楼，西看寺楼钟塔，大有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之感。午后三时，在日斜的大道上，奔回南台，已不及赶小火轮了，只好雇小艇一艘，逆风前进，日暮途穷，小艇濒于危急者四五次,终于夜间八点钟到船上,饮酒压惊。第二天船启行，又因风大煤尽，在海上行了二个整天，直至自福州开行后的第四日，始到上海，已经是一年将尽的十二月二十七了。

到上海后，又因为检查同船来的自福建运回之缴械军队，在码头远处，直立了五小时。风大天寒，又没有饮食品疗饥，真把我苦死了。那一天午后到创造社出版部，在出版部里住了一宵。

第二天廿八，去各处访朋友，在周静豪家里打了一夜麻雀牌。廿九日午后，始迁到这市外的上海艺术大学里来。三十日去各旧书铺买了些书，昨天晚上又和田寿昌、蒋光赤去俄国领事馆看"伊尔玛童感"的跳舞，到一点多钟才回来宿。

这艺术大学的宿舍，在江湾路虹口公园的后边。四面都是乡农的田舍。往西望去，看得见一排枯树，几簇荒坟，和数间红屋顶的洋房。太阳日日来临，窗外的草地也一天一天的带起生意来了，冬至一阳生也。

昨晚在俄国领事馆看"伊尔玛童感"的新式舞蹈，总算是实际上和赤俄艺术相接触的头一次。伊尔玛所领的一队舞女，都是俄国墨斯哥国立舞蹈学校的女学生，舞蹈的形式，都带革命的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以后若能常和这一种艺人接近，我相信自家的作风，也会变过。

今天是一九二七年的元日，我很想于今日起，努力于新的创造，再来作一次创世记里的耶和华的工作。

中午上出版部去，谈整理部务事，明日当可具体的决定。几日来因为放纵太过，头脑老是昏迷，以后当保养一点身体。

革命军入浙，孙传芳的残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富阳对峙。老母在富阳，信息不通，真不知如何是好。

今日风和日暖，午后从创造社回来独坐在家里，很觉得无聊，就出去找到了华林，和他同去江南大旅社看了一位朋友。顺便就去宁波饭馆吃晚饭，更在大马路买了许多物件，两人一同走回家来，烧煮龙井芽茶饮后，更烤了一块桂花年糕分食，谈到八点钟，华林去了，我读 William H.Davies 的«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及其他的杂书。心总是定不下来，啊啊，这不安定的生活！

十点左右。提琴家的谭君来闲谈，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就寝。

一月二日，晴，日曜，旧历十一月廿九日。

早晨八点钟就醒了，想来想去，倍觉得自己的生涯，太无价值。

此地因为没有水，所以一起来就不能洗脸。含了烟卷上露台去看朝日，觉得这江南的冬景，实在可爱。东面一条大道，直通到吴淞炮台，屋旁的两条淞沪路轨，反映着潮红的初日，在那里祝贺我的新年，祝贺我的新生活。四周望去，尽是淡色的枯树林，和红白的住宅屋顶。小鸟的鸣声，因为量不宏多，很静寂，很萧瑟。

有早行的汽车，就在南面的江湾路上跑过，这些都是附近的乡村别墅里的阔人的夜来淫乐的归车，我在此刻，并不起嫉妒他们，咒诅他们的心思。

前儿日上海的小报上，载了许多关于我的消息行动，无非是笑我无力攫取高官，有心甘居下贱的趣语，啊啊，我真老大了吗？我真没有振作的希望了吗？伤心哉，这不生不死的生涯！

十时左右上出版部去，略查了一回账，又把社内的一个小刊物的问题解决了。

午后去四马路剃发，见了徐志摩夫妇，谈浙杭战事，都觉伤心。

在马路上走了一回。理发后就去洗澡。温泉浴室真系资本家压榨穷人血肉的地方，共产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应该没收为国有。

晚上在老东明饮酒吃夜饭。醉后返寓，看《莲子居词话》，十二时睡觉。

三日，星期一，旧历十一月三十日，晴朗。

晨五时就醒了，四顾萧条，对壁间堆叠着的旧书，心里起了一种毒念。譬如一个很美的美人，当我有作有为的少日，她受了我的爱眷，使我得着了许多美满的饱富的欢情，然而春花秋月，等闲度了，到得一天早晨，两人于夜前的耽溺中醒来，嗒焉相对，四目空觑，当然说不出心里还是感谢，还是怀怨。啊啊，诗书误了我半生荣达！

起火烧茶，对窗外的朝日，着实存了些感叹的心思。写了三数页文章，题名未定，打算在第六期的月刊上发表。十时左右，去

出版部，议昨天未了的事情。总算结了一结过去的总纠葛，此后是出版部重兴的时机了。

《洪水》第二十五期的稿子，打算于后天交出，明日当在家中伏处一天。

在出版部吃中饭，饭后出去看蒋光赤，徐葆炎兄妹，及其他的友人，都没有遇见。买了一本记 Wagner 的小说名《Barrikader》，是德国 Zdenko Vou Kraft 做的，千九百二十年出版。看了数页，觉得作者的想象力很丰富，然而每章书上，总引有 Wagner 的自传一节，证明作者叙述的出处，我觉得很不好，容易使读者感到 Disillu sion 的现实。四点钟左右，坐公共汽车回家，路上遇见了周静豪夫妇。周夫人是我所喜欢的一个女性，她教我去饮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点钟才回家睡觉。

四日，星期二，阴历十二月初一。晴爽。

早起看报，晓得富阳已经开火了，老母及家中亲戚，正不知逃在何处，心里真不快活。

早膳后读《莲子居词话》后两卷，总算读完了。感不出好处来，只觉得讨论韵律，时有可取的地方而已。有几首词，却很好，如海盐彭仲谋《茗斋诗余》内的《霜天晓角》（卖花用竹山摘花韵）：

睡起煎茶，听低声卖花。留住卖花人问，红杏下，是谁家？儿家花肯赊，却怜花瘦些。花瘦关卿何事，且插朵，玉搔斜。

《寻芳草》（和稼轩韵）：

这里一双泪，却愁湿，那厢儿被。被窝中，忘却今夜里，

上床时，不曾睡。睡也没心情，搅恼杀，雪狸撺戏。怎月儿，不会人儿意。单照见，阑干字。

无锡王宛先（一元）《芙蓉舫集》中之《醉春风》：

记得送郎时，春浓如许，满眼东风正飞絮。香车欲上，揾着啼痕软语。归期何日也，休教误。忽听疏砧，又惊秋暮。冷落黄花澹无绪。半帘残月，和着愁儿同住。相思都尽了，休重铸。

《绮罗香》（用梅溪词韵将别西湖）：

对月魂销，寻花梦短，此地恰逢春暮。绝胜湖山，能得儿回留住。吊苏小，红粉西陵，咏江令，绿波南浦。看纷纷，油壁青骢，六桥总是断肠路。重来楼上凝眺，指点斜阳外，扁舟归渡。过雨垂杨，换尽旧时媚妩。牵愁绪，双燕来时，萦别恨，一莺啼处，为情痴，欲去还留？对空樽自语。

十时顷，剧作家徐葆炎君来，与谈至午后一点，出访华林，约他同到市上去闲步。天气晴暖，外面亦没有风，走过北四川路伊文思书舖，买了几本好书。

Austin Dobson:《Samuel Richardson》

J.H.E.Crees:《George Meredith》

Trotzky:《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用了二十元钱。又到酒馆去喝酒，醉后上徐君寓，见了他的妹妹，真是一个极忠厚的好女子，见了她我不觉对欺负她的某氏怨愤起来，啊啊，毕竟某氏是一个聪明的才子。晚上在周静豪家吃饭，太觉放肆了，真有点对周太太不起。吃完了晚饭，和华林及徐氏兄妹出来，在霞飞路一家小咖啡馆，吃了两杯咖啡，到家已经十一点钟了。

五日，星期三（十二月初二），晴。

午前醒来又是很早，起火煮茶后，就开始看《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子，于午前看毕，只剩我的《广州事情》及《编辑后》五千字未做了。一二日内，非做成交出不可。交稿子后，就去各地闲走，在五芳斋吃中饭。饭后返寓，正想动手做文章，来了许多朋友，和他们杂谈半天，便与周静豪夫妇去伊家夜膳，膳后去看Gogol's Tallas Bulba电影。十一时余，从电影馆出来，夜雾很大，醉尚未醒，坐洋车归。在床上看日人小说一篇，入睡时为午前一点。

六日，星期四（初三日），晴。

午前雾大，至十二时后，始见日光。看葛西善藏小说二短篇，仍复是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昨天午后从街上古物商处买来旧杂志十册，中有小说二三十篇。我以为葛西的小说终是这二三十篇中的上乘作品。

有人来访，谈创造社出版部内部整理事宜，心里很不快乐，总之中国的现代青年，根底都太浅薄，终究是不能信任，不能用的。

吃饭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又开了一次会，决定一切整理事情自明朝起实行。从创造社出来，走了许多无头路，终于找到了四马路的浴室，去洗了一个澡。心身觉得轻快了一点。洗澡后，又上各处去找逃难的人民，打算找着母亲和二哥来，和他们抱头痛哭一场，然而终于找不到。自十六铺跳上电车的时候，天色已阴森森的向晚了。在法大马路一家酒馆里喝得微醉，回家来就上床入

睡，今天觉得疲倦得很。

七日，星期五，阴（十二月初四）。

早晨醒来，觉得头脑还清爽，拿起笔来就写《广州事情》，写了四千多字，总算把《洪水》二十五期的稿子写了了。一直到午后一点多钟，才拿了稿子上创造社出版部去。和同人开会议新建设的事情，到三点钟才毕。回家来的路上，买了三瓶啤酒，夜膳前喝完了两瓶。读了两三篇日文小说。晚上又出去上旧书铺闲看，买了两三本小说。一本是 Beresford 的《Revolution》，想看看英国这一位新进作家的态度看。

晚上看来看去，读了许多杂书，想写小说，终觉得倦了。明朝并且要搬回创造社出版部去住，所以只能不做通宵的夜工，到十二点钟就睡了。

八日，星期六（初五），雨大风急。

晨七时即醒，听窗外雨滴声，倍觉得凄楚。半生事业，空如轻气，至今垂老无家，栖托在友人处，起居饮食，又多感不便，啊，我的荃君，我的儿女，我的老母！

本欲于今日搬至创造社出版部住，因天雨不果。午前读日人小说一篇，赴程君演生招宴，今晚当开始编《创造》第六期。

想去富阳，一探母亲消息，因火车路不通，终不能行。写信去问人，当然没有回信。战争诚天地间最大的罪恶，今后当一意宣传和平，救我民族。

汉口英人，又欺我们的同胞，听说党军已经把英租界占领

了，不知将来如何结果，大约总还有后文。

在陶乐春和程君等聚餐后，已近四点钟了，到邓仲纯的旅馆去坐了一个多钟头。这时候天已放晴，地上的湿气，也已经收敛起来，不过不能见太阳光而已。

和华林在浴堂洗了澡，又上法界去看徐葆炎兄妹。他们的杂志《火山月刊》停刊，意思要我收并他们到《创造》《洪水》中来，我马上答应了他们。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钟，在炉边和谭君兄妹谈了一会杂天，听窗外的风声很大，十二点就寝。

九日，日曜，初六，阴晴，西北风，凉冷。

早晨起来，就写小说，一直写到午后二点多钟，才到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信件后，仍复出来走了一趟。天色阴沉，心里很不快活。

三点半钟回到寓舍，正想继续做小说，田汉来了。坐谈了半点多钟，他硬要和我出去玩。

先和他上一位俄国人家里去，遇见了许多俄国的小姐太太们。谈尽三四个钟头，就在他们家里吃俄国菜。七点左右，叫了一乘汽车，请他们夫妇二人去看戏。十点前戏散，又和那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到十一点钟才坐汽车返寓。这一位俄国太太很好，可惜言语不通。

十日，月曜，初七，晴爽。

早晨起来，觉得天气太好，很想出去散步。但那篇小说还没

有做完，第六期《创造》月刊也没有编好，所以硬是坐下来写，写到午后二点多钟，竟把那篇小说写完了，名《过去》，一共有万二千字。

出去约华林上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了许多信札，又看了我女人的来书，伤心极了。她责备我没有信给她，她说在雪里去前门寄皮袍子来给我，她又说要我买些东西送归北京去。我打算于《创造》六期编完后，再复她的信。

在酒馆和华林喝了许多酒，即上法界一位朋友那里去坐。他说上海法科大学要请我去教德文，月薪共四十八元，每一礼拜六小时，我也就答应了。

七点前后，在一家清真馆子里吃完晚饭，便上恩派亚戏园去看电影。是一个历史影片，主演者为John Barrymore，情节还好，导演也好，可惜片子太旧了。明天若月刊编得好，当于午后三点钟去Carlton看Merry Widow去。

今天的一天，总算成绩不坏，以后每天总要写它三千字才行。月刊编好后，就要做《迷羊》了。这一篇小说，我本来不想把它做成，但已经写好了六千多字在这里，做成来也不大费事。并且由今天的经验看来，我的创作力还并不衰，勉强的要写，也还能够写得出来，且趁这未死前的两三年，拚它一拚命，多做些东西罢！

未成的小说，在这几月内要做成的，有三篇：一，《蜃楼》；二，《她是一个弱女子》；三，《春潮》。此外还有广东的一年生活，也尽够十万字写，题名可作《清明前后》，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必须于今年写成才好。

为维持生活计，今年又必须翻译一点东西。现在且把可翻译

或必翻译的书名开在下面：

一、杜葛纳夫小说 Rudin, Rauchen, Fruehlings Wogen.

二、Lermontov's Ein Held unserer Zeit.

三、Sundermann's Die Stille Muehle.

四、Dante's Das neue Leben.

此外还有底下的几种计划：

一、做一本《文学概论》。

二、扩张《小说论》内容，作成一本《小说研究》。

三、做一本《戏剧论》。

四、做一部《中国文学史》。

五、介绍几个外国文人如 Obermann 作者 Senancourt. Amiel, George Gissing, Mark Rutherford, James Thomson (B. V.), Clough, William Morris, Gottfried Keller, Carlyle 等，及各国的农民文学。

Thoreau's Walden. 也有翻译介绍一番的必要。

十一日，星期二（旧历十二月初八）。

昨晚因为想起了种种事情，兴奋得很，一直到今日午前三点多钟，不能睡觉。天上的月亮很好，我的西南窗里，只教电灯一灭，就有银线似的月光流进来。

今天起来，已经是很迟了，把《创造月刊》第六期的稿子看了一遍，觉得李初梨的那篇戏剧《爱的掠夺》很好。月刊稿一共已合有六七万字了，我自己又做了一篇《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附在最后，月刊第六期，总算编好了。午后二点多钟，才拿到

出版部去交出。

在出版部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说又有两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出版部的数千块钱去不计外，还有另外勾结一家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心里真是不快活，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我在出版部里等候了好久，终没有人来，所以于五点前后，郁郁而出，没有法子，只好去饮酒。喝了许多白干，醉不成欢，就到Carlton去看Merry Widow的影片。看完了影片，已经是七点多了，又去福建会馆对门的那家酒馆，喝了十几碗酒，酒后上周家去坐谈两小时，入浴后回来，已经是半夜了。

十二日，晴快，星期三（旧历十二月初九）。

早晨起来后，就上华林那里去吃咖啡。太阳晒得和暖，也没有寒风吹至，很想尽情地玩它一天。华林的老母和徐葆炎、倪贻德、夏莱蒂三人，接着来了，我就请他们去市内吃饭，一直吃到午后三点，才分手散去。

从饭馆出来，又买了些旧书，四点前后，上出版部去。看了信札，候人不来，就又出去上徐葆炎那里，把他们的稿子拿了，和一位旧相识者上法大马路去喝酒。

酒后又去创造社，和叶某谈判了一两个钟头，心里更是忧郁，更觉得中国人的根性的卑劣，出来已经是将戒严的时候了——近日来上海中国界戒严，晚上八九点钟就不准行人往来——勉强的同那一位旧相识者上新世界去坐了半夜，对酒听歌，终感不出乐趣。到了十二点钟，郁郁而归，坐的是一路的最后一次电车。

十三日，星期四，虽不下雨，然多风，天上也有彤云满布在那里，是旧历的十二月初十了。

昨晚上接到邮局的通知书，告我皮袍子已由北京寄到，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

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

午膳后去出版部，开拆了许多信件以后，和他们杂谈，到午后四点钟，才走出来。本想马上回家，又因为客居孤寂，无以解忧，所以就走到四马路酒馆去喝酒。这时候夜已将临，路上的车马行人，来往得很多。我一边喝酒，一边在那里静观世态。古人有修道者，老爱拿一张椅子，坐在十字街心，去参禅理，我此刻仿佛也能了解这一种人的心理了。

喝完了酒，就去洗澡。从澡堂出来，往各处书铺去翻阅最近的出版物。在一种半月刊上，看见了一篇痛骂我做的那篇剧本《孤独的悲哀》的文字。现在年纪大了，对于这一种谩骂，终究发生不出感情来，大约我已经衰颓了罢，实在可悲可叹！怀了一个寂寞的心，走上周静豪家去。在那里又遇到了张、傅二君，谈得痛快。又加以周太太的殷勤待我，真是难得得很。在周家坐到十点前后，方才拿了两本旧书——这是我午后在街上买的——走回家来，坐车到北四川路尽头，夜色苍凉，我也已经在车上睡着了，

身体的衰弱，睡眠的不足，于此可见。

十四日，星期五，晴暖如春天。

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可惜天气太暖，穿着皮袍子走路，有点过于蒸热，走上汽车，身上已经出汗了。王独清自广东来信，说想到上海来而无路费，嘱为设法。我与华林，一清早就去光华为他去交涉寄四十元钱去。这事也不晓能不能成功，当于三日后，再去问他们一次，因为光华的主人不在。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午后三四点钟，上出版部去看信。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因而就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饭，酒还没有醒。月亮好极了，回来之后，又和华林上野路上去 走 了 一 回。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或者将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编起来也。

十五日，星期六（旧历十二月十二）。

夜来风大，时时被窗门震动声搅醒。然而风系自南面吹来，所以爽而不凉，天上已被黑云障满了，我怕今天要下雨或雪。

午前打算迁入创造社出版部去住，预备把《洪水》二十六期来编好。

十时前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候梁君送信去，丁在君病未起床，故至十二时后，方见梁君拿了在君的复信回来。在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饭后校《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已校毕，明日再一校，后日当可出版。

午后二点，至Carlton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遇见友人不少，四时顷礼毕，出至太阳公司饮咖啡数杯。新郎为邵洵美，英国留学生，女名盛佩玉。

晚上至杭州同乡孙君处，还以《出家及其弟子》译本一册，复得见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人多不得畅玩，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廿二，我已答应她送酒一樽去。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日了，我希望廿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今天接北京周作人信，作答书一，并作致徐耀辰、穆木天及荃君书。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今天一天，应酬忙碌，《洪水》廿六期，仍旧没有编成功，明日总要把它编好。

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十六日，星期日（十二月十三），雨雪。

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

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

窗外面在下雪，耳畔传来了许多檐滴之声。我的钱，已经花完了，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说，去卖钱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写小说，快写小说，写好一篇来去换钱去，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生辰的礼物。

午后雪止，变成了凉雨。冒雨上出版部去谈了一会杂天，三时前后出来街上，去访问同乡李某，想问问他故乡劫后的情形何如，但他答说"也不知道"。

夜饭前，回到寓里，膳后徐葆炎来谈到十点钟才去。急忙写小说，写到十二点钟，总算写完了一篇，名《清冷的午后》。怕是我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东西。

十七日，星期一，十四，阴晴

午前即去创造社出版部。编《洪水》第二十六期；做了一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共有二千多字。编到午后，才编毕。天又下微雨了，出至四马路洗澡，又向酒馆买小樽黄酒二，送至周静豪家，差用人去邀王女士来同饮，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坐到十点左右，才回家来。

十八日，星期二，十五，阴晴。

因为《洪水》已经编好，没有什么事情了，所以早晨就睡到十点多钟。孙福熙来看我，和他谈到十二点钟，约华林共去味雅酒楼吃午饭。

饭后至创造社，看信件，得徐志摩报，说司令部要通缉的，共有百五十人，我不晓得在不在内。

郭爱牟昨有信来，住南昌东湖边三号，有余暇当写一封长信去复他。张资平亦有信来，住武昌鄂园内。

三四点钟，又至尚贤坊四十号楼上访王女士，不在。等半点多钟，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

晚上在周家吃饭，谈到十点多钟方出来。又到尚贤坊门外徘徊了半天，终究不敢进去。夜奇寒。

十九日，星期三，十六，快晴。

天气真好极了，一早起来，心里就有许多幻想，终究不能静下来看书做文章。十时左右，跑上方光焘那里去，和他谈了些关于王女士的话，想约他同去访她，但他因事不能来，不得已只好一个人坐汽车到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信札去。吃饭之后，蒋光赤送文章来了，就和他一道去访王女士。谈了二个钟头，仍复是参商咫尺。我真不能再忍了，就说明了为蒋光赤介绍的意思。

午后五点多钟和蒋去看电影。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请她

们坐了汽车，再往北京大戏院去看 Elinor Glyn's Beyond the Rock 的影片。十一时前后看完影片出来，在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回家来已经是午前一点多钟了。写了一封给王女士的短信，打算明天去交给她。

今晚上月亮很大，我一个人在客楼上，终究睡不着。看看千里的月华，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又想到了王女士临去的那儿眼回盼，心里只觉得如麻的紊乱，似火的中烧，啊啊，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

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

二十日，星期四（旧历十二月十七），晴。

早晨十点前起床，方氏夫妇来，就和他们上创造社去。天气晴快，一路走去，一路和他们说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在创造社出版部看信之后，就和他们上同华楼去吃饭，钱又完了，午后和他们一道去访王女士的时候，心里真不快活，而忽然又听到了她将要回杭州的消息。

三四点钟从她那里出来，心里真沉闷极了。想放声高哭，眼泪又只从心坎儿上流，眼睛里却只好装着微笑。又回到出版部去拿钱，遇见了徐志摩。谈到五点钟出来。在灰暗的街上摸走了一回。终是走头无路。啊啊，我真想不到今年年始，就会演到这一

出断肠的喜剧。买了几本旧书，从北风寒冷的北四川路上走回家来，入室一见那些破书旧籍，就想一本一本的撕破了它们，谋一个“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的舒服。想来想去，终究是抛不了她，只好写一封信，仍旧摸出去去投邮。本来打算到邮局为止的，然而一坐汽车，竟坐到了大马路上。吃了咖啡，喝了酒，看看时间，还是八点多一点儿，从酒馆出来，就一直的又跑上她那里去。推门进去一看，有她的同住者三四人，正在围炉喝酒，而王女士却躲在被窝里暗泣。惊问他们，王女士为什么就这样的伤心？孙太太说：“因为她不愿离我而去。”我摸上被窝边上，伸手进去拉她的手，劝她不要哭了，并且写了一张字条给她。停了三五分钟，她果然转哭为笑了。我总以为她此番之哭，却是为我，心里十分的快乐，二三个钟头以前的那一种抑郁的情怀，不晓消失到那里去了。

从她那里出来，已经是十一点钟。我更走到大世界去听了两个钟头的戏，回家来已经是午前的两点钟了。

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窗外北风很大，明天——否否——今天怕要下雪，我到了这三点多钟，还不能入睡。我只在幻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二十一日，星期五（旧历十二月十八日），晴。

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我不得不恨那些住在她周围的

人。今天的一天，真使我失望到了极点。

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一家她也认识，我也认识的人家去。这一家的主人，本来是人格不高，也是做做小说之类的人，我托他去请她来。天气冷得很，太阳光晒在大地上，竟不发生一点效力出来。我本想叫一乘汽车去的，这几天因为英界电车罢工，汽车也叫不到。坐等了半点多钟，她只写了一个回片来说因病不能来，请我原谅。

已经是伤心了，勉强忍耐着上各处去办了一点事情，等到傍晚的六点左右，看见街上的电灯放光，我就忍不住的跑上她那里去。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她似乎刚出外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二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

出了她们那里，心里只是抑郁。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听到午前一点多钟，心里更是伤悲难遣，就又去喝酒，喝到三点钟。回来之后，又只是睡不着觉，在室内走走，走到天明。

二十二日，星期六（十二月十九日），晴，奇寒。

冒冷风出去，十一点前后，去高昌庙向胡春藻借了一笔款。这几日来，为她而花的钱，实在不少，今日袋里一个钱也没有，真觉得穷极了。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和厂长的胡君别去，坐在车上，尽是一阵阵的心酸，逼我堕泪。不得已又只好上周家去托周

家的用人，再上她那里去请她来谈话。她非但不来，连字条也不写一个，只说头痛，不能来。

午后上志摩那里去赴约，志摩不在。便又上邵洵美那里去，谈了两三个钟头天。

六点到创造社出版部。看了些信，心里更是不乐，吃晚饭之后，只想出去，再上她那里去一趟。但想想前几回所受的冷遇，双脚又是踌躇不能前进。在暮色沉沉的街上走了半天，终究还是走回家来。我与她的缘分，就尽于此了，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家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第二我又不得不怪那些围在她左右的人，他们实在太不了解我，太无同情心了。

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这一次的短话，也不过是梦中间的一场恶景罢了，我也可以休矣。

二十三日，星期日，阴晴（十二月二十日）。

晚上又睡不着，早晨五点钟就醒了。起来开窗远望，寒气逼人。半边残月，冷光四射，照得地上的浓霜，更加凉冷。倒了一点凉水，洗完手脸，就冲寒出去，上北火车站去。街上行人绝少，一排街灯，光也不大亮了。

因为听人说，她于今天返杭州去，我想在车上再和她相会一次。等了二点多钟，到八点四十分，车开了，终不见她的踪影。在龙华站下来，看自南站来的客车，她也不在内。车又开了，我的票本来是买到龙华的，查票者来，不得已，只能补票到松江下来。

在松江守候了两点钟，吃了一点点心，去杭州的第二班车来了，我又买票到杭州，乘入车去遍寻遍觅，她又不来。车里的时光，真沉闷极了。车窗外的野景萧条，太阳也时隐时出，野田里看不见一个工作的农民，到处只是军人，军人，连车座里，也坐满了这些以杀人为职业的禽兽。午后五点多钟，到了杭州，就在一家城站附近的旅馆内住下，打算无论如何，总要等候她到来，和她见一次面。

七点钟的一次快车，半夜十二点的夜快车到的时候，我都去等了，倒被守站的军士们起了疑心，来问我直立在站头有何事情，然而她终究不来。

晚上上西湖去，街上萧条极了，湖滨连一盏灯火也看不见，人家十室九空，都用铁锁把大门锁在那里。

我和一位同乡在旅店里坐谈，谈到午前二点，方上床就寝，然而也一样的睡不着。

二十四日，星期一，阴晴（十二月廿一日）。

早晨九点钟起来，我想昨天白等了一天，今天她总一定要来了，所以决定不回富阳，再在城站死守一日。

车未到之前，我赶上女师她所出身的学校去打听她在杭州的住址。那学校的事务员，真昏到不能言喻，终究莫名其妙，一点儿结果也没有。

到十二点前，仍复回去城站，自上海来的早快车，还没有到。无聊之至，踏进旧书铺去买了五六块钱的旧书，有一部《红芜词钞》，是海昌嵩生钟景所作，却很好。

午后一点多钟，上海来的快车始到，我捏了一把冷汗，心里跳跃不住，尽是张大了眼，在看下车的人，有几个年轻的女人下车来，几乎被我错认了迎了上去，但是她仍复是没有来。

气愤之余，就想回富阳去看看这一次战争的毒祸，究竟糜烂到怎么一个地步。赶到江干，船也没有，汽车也没有，而灰沉沉的寒空里，却下起雪来了。

没有办法，又只好坐洋车回城站来坐守。看了第二班的快车的到来，她仍复是没有，在雪里立了两三个钟头，我想哭，但又哭不出。天色阴森的晚了，雪尽是一片一片的飞上我的衣襟来，还有寒风，在向我的脸颊上吹着，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到上海来了。

午前一点钟，到上海的寓里，洗身更换衣服后，我就把被窝蒙上了头部，一个人哭了一个痛快。

二十五日，星期二（十二月廿二日），晴。

早晨仍复是不能安睡。到八点后就起了床。上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了许多的信札。太阳不暖不隐，天气总算还好，正想出去，而叶某来了。就和他吵闹了一场，我把我对青年失望的伤心话都讲了。

办出版部事务，一直到晚上的七时，才与林微音出去。先上王女士寄住的地方去了一趟，终究不敢进去。就走上周家去，打算在那里消磨我这无聊的半夜。访周氏夫妇不在，知道他们上南国社去了，就去南国社，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

十二点后，和叶鼎洛出来，上法界酒馆去喝酒。第一家酒不好，又改到四马路去痛饮。

到午前的两点，二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去打野鸡。无奈那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走到十六铺去，又和巡警冲突了许多次。

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

廿六日，星期三，旧历十二月廿三。晴。

从她那里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里去睡了一睡。

九点前后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吸完了才回来，上澡堂去洗澡。

午饭前到出版部，办事直办到晚上的五点。写了两封信，给荃君和岳母。

回到寓里来，接到了一封嘉兴来的信，系说王女士对我的感情的，我又上了当了，就上孙君那里去探听她的消息。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前三日回去，住在金刚寺巷七号。我真倒霉，我何以那一天会看她不见的呢？我又何以这样的粗心，连她的住址都不曾问她的呢？

二十七日，星期四，旧历十二月廿四，晴。

昨天探出了王女士的住址，今晨起来，就想写信给她。可是

不幸午前又来了一个无聊的人，和我谈天，一直谈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十二点前到出版部去，看了许多信札，午饭后，跑上光华去索账。管账的某颇无礼，当想一个法子出来罚他一下才行。午后二点多钟，上周静豪家去，只有周太太一个人在那里和小孩子吃饭。坐谈了一会，徐三小姐来了。她是友人故陈晓江夫人徐之音的妹妹。

晚上在周家吃饭，饭后在炉旁谈天，谈到十点多钟。周太太听了我和王女士恋爱失败的事情，很替我伤心，她想为我介绍一个好朋友，可以得点慰抚，但我终觉得忘不了王女士。

二十八日，星期五（十二月廿五），天气晴朗可爱，是一个南方最适意的冬天。

早晨十点前后，华林来看我，我刚起床，站在回廊上的太阳光底下漱口洗牙齿。和华林谈了许多我这一次的苦乐的恋情，吃饭之前，他去了。

我在创造社吃午饭，看了许多信，午后真觉得寂寥之至。仿吾有信来，说我不该久不作书，就写了一封快信给他。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一年将尽，处处都在表现繁华的岁暮，这城隍庙里也挤满了许多买水仙花天竺的太太小姐们。我独自一个，在几家旧书摊上看了好久，没有办法，就只好踏进茶店的高楼上去看落日。看了半天，吃了一碗素面，觉得是夜阴逼至了，又只得坐公共汽车，赶回出版部来吃晚饭。

晚饭后，终觉得在家里坐不住，便一直的走上周家去。陈太

太实在可爱之至，比较起来，当然比王女士强得多，但是，但是一边究竟是寡妇，一边究竟还是未婚的青年女子。和陈太太谈了半夜，请她和周静豪夫妇上四马路三山会馆对面的一家酒家去吃了排骨和鸡骨酱，仍复四人走回周家去。又谈到两点多钟，就在那里睡了。上床之后，想了许多空想。

今天午前曾发了一封信给王女士，且等她两天，看有没有回信来。

周太太约我于旧历的除夕（十二月廿九），去开一间旅馆的大房间，她和陈太太要来洗澡，我已经答应她了。

二十九日，星期六（十二月廿六），晴爽。

午前十时从周家出来，到创造社出版部。看了几封信后，就打算搬家，行李昨天已经搬来了，今天只须把书籍全部搬来就行。

午后为搬书籍的事情，忙了半天，总算从江湾路的艺术大学，迁回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二楼亭子间里。此后打算好好的做点文章，更好好的求点生活。

晚上为改修创造社出版部办事细则的事情，费去了半夜工夫。十点后上床就寝，翻来覆去，终究睡不着，就起来挑灯看小说。看了几页，也终于看不下去，就把自己做的那一篇《过去》校阅了一遍。

三十日，星期日，阴晴。

今天是旧历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又是一年将尽了，想起

这一年中间的工作来，心里很是伤心。

早晨七八点钟，见了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辑的来信，说要我为他撑门面，寄点文字去，我的头脑，这几日来空虚得很，什么也不想做，所以只写了一封信去复他，向他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第一诫他不要贪得材料，去挑拨是非，第二教他要努力扶植新进的作家，第三教他不要被恶势力所屈伏，要好好的登些富有革命性的文字。

午前整理书籍，弄得老眼昏迷，以后想不再买书了，因为书买得太多，也是人生的大累啊！

今天空中寒冷，灰色的空气罩满了全市，不晓得晚上会不会下雪。寒冬将尽了，若没有一天大雪来点缀，觉得也仿佛是缺少一点什么东西似的。

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我不晓得那一天能够彻底，那一天能够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超人。

午后出去访徐氏兄妹，给了他们五块钱度岁。又和他们出去，上城隍庙去，喝了两三点钟的茶。回来已经快六点钟了，接到了一封杭州王女士的来信。她信上说，是阴历十二月廿二日的早晨去杭州的，可惜我那一天没有上北火车站去等候。然而我和她的关系，怕还是未断，打算于阴历正月初二三，再到杭州去访她去。写了一封快信，去问她的可否，大约回信，廿九的中午总可以来，我索性于正月初一去杭州也好。

夜饭后，又上周家去，周太太不在家，之音却在灯下绣花，因为有一位生人在那里，她头也不抬起来，然而看了她这一种温柔的态度，更使我佩服得了不得。

坐了两三刻钟，没有和她通一句话的机会，到了十点前几分，只好匆匆赶回家来，因为怕闸北中国界内戒严，迟了要不能通行。临去的时候，我对她重申了后天之约，她才对我笑了一笑，点了一点头。

路过马路大街，两旁的人家都在打年锣鼓，请年菩萨。我见了他们桌上的猪头三牲及檀香红烛之类，不由得伤心入骨，想回家去。啊啊，这飘泊的生涯，究竟要到何时方止呢！

回家来又吃酒面，到十一点钟，听见窗外放爆竹的声音，远近齐鸣，怀乡病又忽然加重了。

一月三十一日，旧历十二月廿八，星期一。

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又过去了，旧历的十二月小，明天就是年终的一日。到上海后，仍复是什么也不曾做，初到的时候的紧张气氛，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这是大可悲的事情，这事情真不对，以后务必使这一种气氛回复转来才行。我想恋爱是针砭懒惰的药石，谁知道恋爱之后，懒惰反更厉害，只想和爱人在一块，什么事情也不想干了。

早晨一早起来，天气却很好，晴暖如春，究竟是江南的天候，昨日有人来找我要钱，今天打算跑出去，避掉他们。听说中美书店在卖廉价，很想去看看。伊文思也有一本《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小品文，今天打算去买了来。以后不再买书，不再虚费时日了。

午前早饭也不吃，就跑了出去，在五芳斋吃了一碗汤团，一碟汤包，出来之后，不知不觉就走上中美书店去了。结果终究买

了下列的几本书：

The heir. By V. Sack ville-West.

Nocturne. By Frank Swinnerton.

Liza of Lambeth. By W. Somerset Mangham.

The book of blanche. By Dorothy Picherdson.

In the key of blue. By John Addington Symonds.

Studies in several Literatures. By Peck.

一共花了廿多块钱，另外还买了一本Cross著的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ovel，可以抄一本书出来卖钱的。

午后，出版部的同人都出去了，我在家里看家。晚上听了几张留声机器片，看日本小说《沉下去的夕阳》。

一月来的日记，今天完了，以后又是新日记的开始，我希望我的生活，也能和日记一样的刷新一回，再开一个新纪元。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上海的出版部内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穷 冬 日 记

（1927年2月1日——2月16日）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阴晴，旧历年终的二十九日。

午前心不宁静，因为昨夜发见了致命的病症。早晨起来，就上几个医生的朋友那里去，一个也看不到，不得已只好领了一瓶药来服用。

十二点前后，为找一间旅馆，跑了许多地方，终于找不着。一直到午后二三点钟，才定了沧洲旅馆的一间二楼洋台房，No.48.

三四点钟，迁入此房内住，Burlington Hotel 本系住外国人的旅馆，所以清静得很。

晚上周氏夫妇，和徐家三姊妹来此地洗澡，一直洗到深夜的十二点钟。和她们谈到午前二点，上周家去吃年夜饭，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多钟了。

今天华林也来，他也在这里洗澡，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 Manager 颇

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

夜深一个人睡在床上，默想Madam S.的动作，行为，很想马上带她出国去，上巴黎或南欧 Venice、Florance 去度异国之春，但是钱总来不转，惰性又太重，终只是一场空想罢了。

二月二日，阴晴，正月元旦，今年是丁卯年了。

昨晚入睡迟，今早又睡不着，八点多钟就醒了。洗澡梳头毕，吃了一壶红茶，两片面包。

火炉熊熊不息，室内空气温暖，一个人坐在Curtain后，听窗外面的爆竹声，很有点出世之想，仿佛是An altic philosopher在巴黎看新年景物的样子，啊！这一种飘泊生活，不晓得要那一年才告结束。

很想在此地久住，但用费太昂，今天午前，必须离开此地，不过将来若经济充裕的时候，总要再来住它一两个月，因为地方闲静清洁，可以多作瞑想的工夫。

午前十一时记于沧洲饭店之二楼客舍

十二时前出Burlington Hotel（沧洲旅馆），到创造社出版部午膳。天气总不开朗，虽不下雨，然亦暗暗使人不快。午后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输了两块多钱。傍晚五时前后，出至周家，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之音为我代打，赢了不少。并且于打牌后，和我掷了一把双六，我得了一副不同，她又嫣然地一笑。

在周家睡觉。至第二日午前十一点才起床。

二月三日，旧历正月初二，雨，星期四。

十一点钟起床，见窗外雨大，屋瓦尽湿，之音也起来了，我觉得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含有什么意思似的。起床后遇见了地震，周太太和之音都骇慌了。吃了两碗年糕，坐洋车冒雨回到出版部来。

午后整理书籍，费去了半天工夫。雨仍是不止，很觉得郁闷，本想去杭州会王女士去，因为天气不好，也不愿行。

晚上和梁成二君至大世界听戏，听到午前一点钟，出来吃了一点酒食，就坐汽车回到出版部来。

四日，星期五，旧历正月初三，阴晴，有雨意。

午前睡至十一时始起床。又整理书籍，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午后和徐君至Embasey theatre看Don Juan电影，主演者为John Barrymore，片子并不好。傍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下起雪来了。晚上在出版部，和他们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看《沉下去的夕阳》到午前一点，总算把这一部小说看完了。

五日，星期六，阴晴，旧历正月初四。

午前十时离床，有许多友人来访，邀他们在家里吃午饭。饭后看日文小说若干张。

楼君剑南于午后三时顷来约我去看电影。到北京大戏院，则日班三点钟开映的一次，已经赶不及了，就上同羽居茶楼去饮茶，直坐到四点多钟，仍复去北京大戏院。

画名Saturday——Night，系美国Paramount影片之一，导演者为Cecil Demille。情节平常，演术也不高明，一张美国的通俗画片而已。

从影戏院出来，已将九点钟了，就和楼君上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晚饭，谈了许多天，楼君实在是一位很诚实的青年。

一路上走回家来，我只在想我此刻所进行的一件大事。去年年底我写了两封信去给王，问她以可否去杭州相会，她到现在还没有回信给我。

啊！真想不到到了中年，还会经验到这一种 love 的pain。

到家之后，知道室内电灯又断线了，在洋烛光的底下，吸吸烟，想想人生的变化，真想出家遁世，去做一个完全无系累，无责任的流人。假使我对王女士的恋爱，能够成功，我想今后的苦痛，恐怕还要加剧，因为我与她二人，都是受了运命的播弄的人，行动都不能自由。

今天接了许多信，重要的几封，如张资平的，荃君的，王独清的，打算于两三天之内复他们。

晚上九点前后就上床睡了，但翻来覆去，终究是睡不着。

薄情的王女士，尤其使我气闷。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了她了。

在床上睡不着，又只好披衣坐起来看书，但是看来看去，书终是看不进。这两三星期中间，情思昏乱，都为了女人，把我的有生命的工作丢弃了，以后想振作起来，努力一番，把这些女魔

驱去。但是，但是这样柔弱的我，此事又那能够办到。啊，我现在真走到山穷水尽的人生的末路了，到西洋去，还是想法子，赶快上西洋去吧！

六日，晴，星期日，正月初五。

早晨起，即出至法界访朋友，他告诉我，郭夫人，想和我一见，晚上请我去他家里吃饭。回出版部吃饭后，又去北四川路看电影。影片不佳，中途就出来，倒是买了几本日文书，还差强人意。并在杂志摊上见了二月号的《新潮》，上面有一段记事，名《南方文学者之一群》，系奉我为南方文学之正主者，盖日本新闻记者某之所撰，亦一笑付之。

几日不见之音，很想去探听她的消息，午后六时前去周家，伊方与周静豪对坐在灯下。喜欢得不了，就约他们去大新舞台听戏。坐席买定后，教他们先入座，我去友人家吃夜饭，见了几位认识的夫人。一年余不见，郭夫人消瘦了一点，问复初事，说他就快回上海来。

九点半夜膳吃完，赶急到大新舞台，听了一出《四郎探母》。之音的柔心，为四郎的别妻打动了。

一点前后，戏散出来，又和他们去菜馆吃饭，她只吃了两口酒，还是我强迫她喝的。出菜馆，和她们一道上周家去宿。

七日，星期一，晴爽，正月初六。

十点钟起床，急回至出版部，看了许多信。午后有去访郭夫

人之约，大约今晚上，又须在郭家吃晚饭了。

中饭吃完之后，又来了许多穷朋友，结果是寸步不能移动，陪他们去北四川路走了一趟，走到午后四时，天起了北风，下起雪来了。

和他们分散，一个人走回家来，终不想回到冷冰冰的出版部去。走进了宝山路，就折入一条狭巷，寻到百星大戏院 Pantheon theatre去看电影。影片名Helen of Troy，是德国人导演的。内容是Homer's Iliaol的前半部。到影戏场里坐下，几星期来的疲劳和哀怨，一齐放弛出来了，当映画的中间，竟乌乌昏睡了过去。七点多钟，电影还没有映完，我心里就忧郁得难堪，所以只好走了出来，在储蓄会的食堂里吃晚餐。

餐厅很大，我只孤冷清的一个人，想想我这半月来的单恋的结果，竟勃嗒勃嗒的滴落了两点眼泪来。举头看玻璃窗外面的夜里的天空，有一钩镰刀样的月亮，照得清莹洁白。我想 Madam. S.她的自己的女性，还没有觉醒，第一期的青春期里，糊里糊涂就结下了婚姻，生下了小孩，不久便遇到了她男人的死，到了这第二期的 Second Blooming Period,她当然不会觉醒起来的。我所要求的东西，她终究不能给我。啊啊，回想起来，可恨的，还是那一位王女士，我的明白的表示，她的承受下去的回答，差不多已经可以成立了。谁知到了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时候，她又会给我一个打击的呢？

我也该觉悟了，是 resignation 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

向她con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洁的真情。

大约我的时候是已经过去了，Blooming season 是不会来了，象我这样的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造物主的精神的浪费，是创造者的无为的播弄。上帝——若是有上帝的时候——（或者说运命也好）做了这一出恶戏，对于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出版部里的酒也完了，营业也开始了，以后我只有一个法子可以逃出种种无为的苦闷——就是拚命的做事情，拚命的干一点东西出来，以代替饮酒，代替妇人，代替种种无为的空想和怨嗟。

前两天立春了，今晚上还有几点飞雪从月光里飞舞下来，我希望这几点雪是去年寒冬的葬仪，我希望今天的一天，是过去的我的末日。

八日，星期二，晴，正月初七。

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读词喝酒喝到夜半，终究睡不着。就偷偷地出去，冒出了戒严的界线，在寒风星斗吹照着的长街上，坐车到陆家观音堂的周家去。

已经是十二点了，打门进去，周太太早已和静豪睡在一张床上，之音一个人睡在里间房里。我看了她的头发，看了她的灰白的面色，很想象她当时和晓江同睡的情形。坐了三分钟的样子，便一个人踉跄出来，又喝了许多酒，找出了一个老妓，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烟吸到天明。

六点钟天亮之后，和她走到了白克路登贤里，约她于礼拜四再去，我就一个人从清冷的早晨街上，走回出版部来。

一直睡到十二点钟，有许多人来访我，陪他们说闲话，吃晚饭，到了晚上的七点以后才和蒋光赤出去，又到陆家观音堂的周家去。

坐坐谈谈，谈到了深夜的十二点。请之音及周氏夫妇去喝酒，喝到午前两点，才和她们回去，又在周家宿了一晚。

九日，星期三，正月初八日。

今天天气很好。早晨十点前后起来，看床前有一缕日光照着。周太太亲到厨下去为我烧煮年糕，吃了两碗，就回到出版部来。又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有几个不知道义的青年，竟不顾羞耻，来和我拌嘴。

午饭后出至江湾路艺术大学，见了周氏夫妇，但不见之音。与他们谈了半日的闲天，又请他们上同华楼去吃晚饭，并且着人去请了之音来。这一次大约是我和她们的最后的晚餐，以后决定不再虚费精力时日了。七点半回家，接到了王女士的来信，她说我这次打算赴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的。我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述说了一遍我的失望和悲哀，也和她长别了，并告诉她想去法国的巴黎，葬送我这断肠的身世。啊啊，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

巴黎去，到巴黎去吧！

十日，星期四，晴爽，旧历正月初九。

早晨睡到十时，方才醒来，总算是到上海之后，睡得最安

稳，最满足的一夜。午前楼君李君来谈，吃过午饭，又有许多文学青年来访，就和他们出去，同时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大约我和她的关系将从此终断了。

上豫丰泰去吃酒，吃到下午五时多，就又去周家吃饭。晚饭后因为月亮很好，走上北京大戏院去看Ibanez的Blood and Sand，主角Collardo Juan 由Valentino扮演，演得很不错。

十一点前，又回到周家去宿，在睡梦中，还和周氏夫妇谈了许多话。夜间咳嗽时发，我的身体大约是不行了。啊啊，若在现在一死，我恐怕我的一腔哀怨，终于诉不出来。我真恨死了王女士，我真咒死了命运之神，使我们两人终于会在这短短的生涯里遇到了。

十一日，星期五，晴爽，正月初十日。

今天早晨也睡到了十时。在周家吃了中饭，就去剃头洗澡，心里只觉得空虚，对于人生终不能感到一点儿趣味，大约中年的失恋者，心境都是如此的吧！昨晚睡后周太太又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之音的话。

午后三点钟回到创造社出版部来，内部的事情愈弄愈糟了。有许多办事的人，都要告假回去，从明日起，我是寸步不能移开的了。

晚上又接到映霞的来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绝了。也罢，把闲情付与东流江水，想侬身后，总有人怜。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场，就从此断绝了烟，断绝了酒，断绝了如蛇如蝎的妇人们。

半夜里醉了酒回来，终于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

我不知道这一回究竟犯了什么病，对于她会这样的依依难舍，我真下泪了，哭了，哭了一个痛快。我希望她明天再有信来，后天再有信来。我还是在梦想我和她两人恋爱的成功！

十二日，星期六，旧历正月十一，晴爽。

午前于九点钟起床，觉得头脑昏痛，又有病了，夜来咳嗽厉害，我怕我自家的生命，将从此缩短。午饭前去吴淞路买了一本旧《改造》新年号来，内有创作许多篇，想于这几日内读完它们。

午后因为天气太好，不知不觉，竟走了出去，又买了一本《新潮》新年号，内有葛西善藏的一篇小说名《醉狂者之独白》，实在做得很好。此外又买了许多英文小说：Laura, by Ethel Sidgwick. Memoirs of A Midgen, by Walter de la Mare. Debts of Honor, by Maurus Jokai.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rthur B. Yoland. O Pioneers, by Willa S. Cather. 这几个作家的书，我从前都已经读过了。Ethel Sidgwick的Promise, Walter de la Mare 的 Henry Brocken, Maurus Jokai 的 Eyes Like the Blue Sea(?)和Willa S. Cather's One of Ours 等，都是很好的小说。

其中尤其是 Maurus Jokai 的东西，使人很能够快乐地读下去。他虽是一个匈牙利的作家，然而小说里却颇带有 Cosmopolitic 的性质。鲁迅也读了他的许多小说，据鲁迅说，Jokai 是他所爱读的一个外国作家。他的东西，虽然不深刻，然而使人读了，不至于讨厌，大抵 popular 的作家，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不凡了。张资平的小说，还不能赶上他远甚。并且他也是一位实行

革命的人，和我国的空谈革命，而只知升官发财者不同。

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是因为«洪水»上的一篇«广州事情»责备我倾向太坏的，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人，或要分道而驰的。

晚上月亮很好，出版部的一个伙计回家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在家。想了许多将来的计划，不晓得能不能够实行。

王女士又有信来，我真不明了她的真相。她说的话，很是官面堂皇，然而一点儿内容也没有。我想结果，终究是因为我和她的年龄相差太远，这一次的恋爱，大约是不会成立的。

自阴历正月十五起，我想把我的放浪行为改变一下，锐意于创造社的革新。将来创造社出版部的发展计划，也不得不于这几个月内定一定。

好久不写信到广东武昌南昌去了，大约明后天当写它一天的信，去报告出版部的计划和将来发展的步骤。

半夜里又去喝酒，喝得半醉回来，想想我这一次和王女士的事情，真想放声高哭，我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小丑，王女士的这样的吞吞吐吐，实在使人家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你说教人要不要气死呢！

唉，可怜我一生孤冷，大约到死的那日止，当不能够和一位女人亲近，我只怨我的运命，我以后想不再作人家的笑柄。

十三日，星期日（正月十二日）。

门外头在下帘纤的雨，早晨十点前起来，坐在卖书的桌前，候昨晚去送行的两位办事者回来。

饭后读《改造》正月号的小说，到午后三点友人叶鼎洛和周静豪来访我，谈到傍晚。

晚上去邵家吃满月酒，雨仍是丝丝不止。同席者有徐志摩、刘海粟及邵氏夫妇等。笑谈吸烟，一直到了午前的三时。

雨下得很大，出到街上，已经见不到人影了。街灯的光，反映在马路上的水面里，冷静得很。本来和周静豪约好，上他家去睡的，可是因为夜太深了，所以不去，走上法界的花烟间去，吸了三个钟头的鸦片烟。

十四日，星期一，阴晴（正月十三日）。

早晨从花烟间出来，雨还是不止，吸食鸦片烟太多，头脑昏痛得很。到家就倒在床上睡了，睡到午前十一点半。

午饭后又去周家，见了周太太，告以十五日在大东开房间。回来的途上买了许多旧书。有一本 Max Geissler 的小说 Das Heidejahr，却是很好的一本 Heimatkunst 的创作，德文学史家 Bartel 也很称赞 Geissler。

此外还有一本美国的E.N.Westcott著的David Harum，此书久已闻名了，想读它一读。Westcott是Central New York人，生于一八四七年九月廿四，以肺病卒于一八九八年的三月三十一。David Harum却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而现在已经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代表纽约的商人气质的大作了。可怜作者竟没有见到他的著作的成功，比我还要悲惨些。

昨夜来的疲劳未复原，今夜在十点前就上床睡了。

十五日，星期二（正月十四）。终日下雨，愁闷得很。

午前十点起床，又犯了头晕的病，一天心散神迷，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中饭后，冒雨出去走了一趟。在外国书铺子里，买了一本Leonard Merrick著的小说Cynthia。按这一个作家，专描写艺术家的生活，颇有深沉悠徐之趣，其他尚有The Worldlings（1900）,Courad in Quest of His Youth(1903), The House of Lynch（1907），The Position of Peggy Harper（1911）等。有暇当再去收集些来翻读。

晚上在家里看书，接到了周作人的来信，系赞我这一回的创作《过去》的，他说我的作风变了，《过去》是可与Dostoieffski、Garsin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我真觉得汗颜，以后要努力一点，使他的赞词能够不至落空。

又接到了一封家信和王女士的信，前者使我感泣，她的诚心待我，实在反使我感到痛苦，啊，这Delicate, Devotional mind！后者也比前不同了，稍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真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炼我，看我的诚意如何。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去给她，告诉她以我对她的诚意。

十六日，星期三，正月十五。阴晴。

昨晚上，睡不安稳，所以今天觉得头昏。早晨十点前起床，就有许多朋友来访我，和他们谈到中午。

午饭后因为与之音、周太太等有约，就上大东去开房间，午后二点钟到周家，和她们谈了一阵，到三点钟前一道去大东。

折回创造社出版部，又办了些琐事，傍晚六点前后复去大东，和她们吃饭，打牌饮酒，一直闹到天明。

今夜喝酒过多，身体不爽，真正的戒酒，自今日始。下次再若遇见之音，她必要感佩我戒烟戒酒的毅力了。

穷冬日记终于今日，时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午前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新　生　日　记

（1927年2月17日——4月2日）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四，旧历正月十六。阴晴。

昨晚上一宵未睡，觉得舌尖粗痛难堪。午前八九点钟，洗了一个澡，是把旧习洗去的意思，断酒断烟，始自今日。

和之音等在快活林吃早饭，十一时前坐车到出版部，天色暗暗，凉风吹上衣襟，一种欢乐后的悲哀，弄得我颓唐不振。

午饭后，在出版部计划整理事宜，发见了许多阴事，难怪创造社出版部要亏本了。几个伙计，都自然而然的跑出去了，清冷的午后，剩得我一个人在书斋里闷坐。

办事人有将公款收入私囊的，被我发见了一件，懊恼之至。

晚上天下起雨来了。孤灯下独坐着，只在想北京的儿女，和杭州烽火中的映霞。今天午后，孙君以仓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

子》译稿一册来售，谈到杭州入党军手事，所以想到了映霞。富阳此次两经兵乱，老母兄嫂（二兄嫂）等及田园老屋，不晓得弄得怎么样了。

因为人倦，所以于九点前就入睡，明天起我将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烟酒断除，多做文章。

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十八日，星期五，正月十七，雨。

夜来雨，还是未息。杭州确已入党军手，喜欢得了不得。午前在家里整理出版部的事务。午后开部务会议，决定以后整理出版部的计划。并且清查存货，及部内器具什物，登记入清册。

晚上清理账目，直到十点多钟。读Willa S. Cather的小说O Pioneers! 尚剩六七十页。

开塞女士描写美国Prairie的移民生活，笔致很沉着，颇有俄国杜葛纳夫之风。瑞典移民之在加州的生活，读了她的小说，可以了如观烛。书中女主人公Alexandra的性格，及其他三数人的性格，也可以说是写到了，但觉得弱一点，没有俄国作家那么深刻。她的描写自然，已经是成功了，比之Turgenieff初期的作品，也无愧色，明天当将这篇小说读了之。

十九日，星期六，正月十八。雨仍未息。

早晨八点钟起床，阅报知道党军已进至临平，杭州安谧。映

霞一家及我的母亲兄嫂，不晓得也受了惊恐没有，等沪杭车通，想去杭州一次，探听她们的消息。

午前在家里读小说，把Cather女士的O pioneers读毕。书系叙一家去美洲开垦的瑞典家族。初年间开垦不利，同去者大都星散，奔入支加哥、纽约等处去作工了。只有Bergson的一家不走，这家的长女Alexandra，治家颇有法，老主人死后，全由她一人，把三人的兄弟弄得好好，家产亦完全由她一手置买得十分丰富。她幼时有一位朋友，因年岁不丰，逃上纽约去做刻匠，几年之后，重来她那里，感情复活，然受了她二位兄弟的阻挠，终于不能结婚。她所最爱的一个小弟弟，这时候还和她同住，虽能了解她的心，但也不很赞成她的垂老结婚。后来这小弟弟因为和一个邻近的已婚妇人有了恋爱，致被这妇人的男子所杀，Alexandra正在悲痛的时候，她的恋人又自北方回来了，两人就结了婚。这是大概，然而描写的细腻处，却不能在此地重述。

上海的工人，自今天起全体罢工，要求英兵退出上海，并喊打倒军阀，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市上杀气腾天，中外的兵士，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中国界内，兵士抢劫财物，任意杀人，弄得人心恐怖，寸步不能出屋外。

午后三四点钟，有人以汽车来接我，约我去看市上的肃杀景象。上法界周家去坐了两三个钟头。傍晚周夫人和之音方匆促回来，之音告我“周静豪为欠房租而被告了”。

晚上田寿昌家行结婚礼，我虽去了两趟，然心里终究不快活，只在替周静豪担忧。

入夜雨还是不止，在周家宿。

二十日，星期日，雨还是不止（正月十九日也）。

午前起来，回出版部看了一回，上了几笔账。心上一日不安。因为周静豪讼事未了，而外面的罢市罢工，尚在进行。西门东门，中国军人以搜查传单为名，杀人有五六十名。连无辜的小孩及妇人，都被这些禽兽杀了，人头人体，暴露在市上，路过之人，有嗟叹一声的，也立刻被杀。身上有白布一缕被搜出者，亦即被杀。男子之服西服及学生服者，也不知被杀死了多少。最可怜的，有两个女学生，在西门街上行走，一兵以一张传单塞在她的袋里，当场就把这两人缚起，脱下她们的衣服，用刀杀了。此外曹家渡、杨树浦、闸北，象这样的被杀者，还有三四十人。街上血腥充满于湿空气中，自太平天国以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恐怖。

傍晚又到周家去宿，周太太哭得面目消瘦，一直到夜深才睡着。

二十一日，星期一，雨仍在下。（正月二十）。

早晨一起，就和之音及周太太上地方厅去设法保周静豪。一直等到午后三四点钟，费尽了种种苦心，才把事情弄好。

晚上因为下雨，仍在周家宿。和之音谈了些天，可是两人都不敢多说话。

外面军人残杀良民，愈演愈烈，中国地界无头的死尸，到处皆是，白昼行人稀少，店铺都关了门。

二十二日，星期二，晴（正月廿一）。

午前十点钟后起床，就回到出版部里来。

办了半天的公，到傍晚五点多钟，忽有一青年学生来报告，谓工人全体，将于今晚六点钟起事，教我早点避入租界，免受惊恐。我以"也有一点勇气，不再逃了"回对他，被他苦劝不过，只好于六点钟前，踉跄逃往租界去躲避。晚上等了一晚，只听见几声炮声，什么事情也没有。仍在周家宿，有人来作闲谈，直谈到午前一点，去大世界高塔上望中国界，也看不出什么动静，只见租界上兵警很多而已。

二十三日，星期三（正月廿二），阴晴。

午前就有人上周家来访我，去中国界看形势，杀人仍处处在进行，昨晚上的事情，完全失败了。走到长生街（在北门内）徐宅，看之音和她的妹妹，之音已经往周家去了。

在周家吃午饭，和之音坐了一忽，又同蒋光赤出来，到街上打听消息，恐怖状态，仍如昨日，不过杀人的数目，减少了一点。但学生及市民之被捕者，总在百人以上，大约这些无辜的良民，总难免不被他们杀戮，这些狗彘，不晓得究竟有没有人心肝的。

晚上在电灯下和之音及她的三妹妹闲谈，我心里终究觉得不快乐，因为外面的恐怖状态，不知道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二十四日，星期四（正月廿三），雨。

午前去访华林，因为他住在周家附近的金神父路。一直谈到午后一点多钟，才回周家去。周太太硬要我为她去借三百块钱来，我真难以对付，因为这两月来，用钱实在用得太多了。

傍晚四五点钟，冒雨回到出版部来，左右的几家人家，都以不白的罪名被封了，并且将金银财物，抢劫一空，还捕去了好几个人。大家劝我避开，因为我们这出版部，迟早总要被封的。明天早晨，若不来封。我想上法界去弄一间房子，先把伙计们及账簿拿去放在那里。

《创造月刊》六期，已于昨日印出，然不能发卖，大约这虐杀的恐怖不去掉，我们的出版品，总不能卖出去的。

今天工人已有许多复工的，这一回的事情，又这样没有效果的收束了，我真为中国前途叹，早知要这样的收场，那又何苦去送二三百同胞的命哩！

窗外头雨还是不止，我坐在电灯下，心里尽在跳跃，因为住在中国界内，住在中国军阀的治下，我的命是在半天飞的。任何时候，这些禽兽似的兵，都可以闯进来杀我。

二十五日，星期五，雨大得很，并且很冷。

午前一早就起来，上城隍庙去喝了茶，今天上海的情形，似乎恢复原状了。十点前后冒雨去四川路，买了一本Shella Kaye-Smith的Green Apple Harvest。听说这一本书，和Sussex gorse,

是她的杰作，暇日当读它一读。又去内山书店，买了几本日本书。

午后上周家去，见到了之音，交给她二百块钱，托她转交给周太太。同时又接到了映霞的一封信，约我去尚贤坊相会，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教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我以后总想竭力做成这一回的Perfect Love，不至辜负她，不至损害人。跑回家来，就马上写了一张字条，想于下星期一见她的时候，亲交给她。约她于下星期一（二月廿八日）午后二点半钟在霞飞路上相见。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而我这一次的事情，更是梦中之梦，这梦的结果，不晓得究竟是怎样，我怕我的运命，终要来咒诅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

二十六日，星期六，天放晴了，但冷得很，所谓春寒料峭，大约是指这一种气温而言。

午前在家里编《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打算做一篇《探听王以仁的消息》，许杰前来访我，并且赠我一本以仁的短篇小说集。

王以仁是我直系的传代者，他的文章很象我，他在他的短篇集序文（《孤雁》集序）里也曾说及。我对他也很抱有希望，可是去年夏天，因为失业失恋的结果，行踪竟不明了。

午后又上周家去，见了之音等，心绪不宁，就又跑上尚贤坊去，见了孙夫人，她把映霞的心迹，完全对我说出。我也觉得很为难，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回的事情，总要使它成功。和她们打

牌喝酒，说闲话，一直说到天明，午前三点钟，才在那一张王女士曾经睡过的床上睡着。

二十七日，星期日，晴爽（正月廿六）。

想来想去，终觉得我这一回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的心思，倒动摇起来了，早晨一早，就醒了不能再睡，八点多钟，回到出版部里。几日来的事情，都还积压着没有办理。今天一天，总想把许多回信复出，账目记清，《洪水》二十七期编好，明天好痛痛快快地和映霞畅谈一天。

午后将《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送出，我做了一篇《打听诗人的消息》，是怀王以仁的。稿子编好后，心里苦闷得很，不得已就跑出去，到大马路去跑了一趟。又到天发池去洗了一个澡，觉得身体清爽得许多。

晚上又写了一张信，预备明天去交给映霞的。晚饭多吃了一点，胸胃里非常感着压迫，大约是病了，是恋爱的病。

读日本作家谷崎精二著的《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子的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

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向晚的时候，坐电车回来，过天后宫桥的一刹那，我竟忍不住哭起来了。啊啊，这可咒诅的命运，这不可解的人生，我只愿意早一天死。

二十八日，星期一，阴晴（正月廿七）。

早晨在床上躺着，还在想前天和映霞会见的余味。我真中了她的毒箭了，离开了她，我的精神一刻也不安闲。她要我振作，要我有为，然而我的苦楚，她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只想早一天和她结合。

午前在家里，办了一点小事，就匆匆的走了，走上孙氏夫妇处，因为她约定教我今天上那里去会她。等得不耐烦起来，就上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去买了十块钱左右的书。中间有德国小说家Bernhard Kellermann's Der Tunnel一册，此外多是俄国安特列夫著的德译剧本。

好容易，等到十二点钟过后，她来了，就和她上江南大旅社去密谈了半天，我的将来的计划，对她的态度等，都和她说了。自午后二点多钟谈起，一直谈到五点钟左右。

室内温暖得很，窗外面浮云四蔽，时有淡淡的阳光，射进窗来。我和她靠坐在安乐椅上，静静的说话，我以我的全人格保障她，我想为她寻一个学校，我更想她和我一道上欧洲去。

五点钟后，和她上四马路酒馆去喝酒，同时也请孙氏夫妇来作陪。饭后上大马路快活林去吃西餐茶点，八点前后又逼她上旅馆去了一趟，我很想和她亲一个嘴，但终于不敢，九点钟后，送她上孙家去睡，临别的时候，在门口，只亲亲热热的握了一握手。她的拿出手来的态度，实在是gehorsam.我和她别后，一个人在路上很觉得后悔，悔我在旅馆的时候，不大胆一点，否则我和她的first kiss已经可以封上她的嘴了。

在电灯照着的，空空的霞飞路上走了一回，胸中感到了无限的舒畅。这胜利者的快感，成功的时候的愉悦，总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在街路上走了半点多钟，我觉得这一个幸福之感，一个人负不住了，觉得这一个重负，这样的负不了了，很想找几个人说说话。不知不觉，就走上了周家的楼上，那儿的空气，又完全不同，有小孩子绕膝的嬉弄，有妇女们阅世的闲谈，之音、慕慈，更有一位很平和的丈夫，能很满足的享受家庭的幸福的丈夫周静豪。和她们谈谈笑笑，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回返江南大旅社去。

一个人坐在日间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终觉得不能睡觉，不得已就去洗了一个澡。夜已经深了，水也不十分热，猫猫虎虎洗完澡后，又在电灯下，看了半个钟头的书。上床之后，翻来复去，一睡也不能睡，到天将亮的时候，才合了一合眼。

三月一日，星期二，阴晴（正月廿八日）。

午前八点多钟就起了床，梳洗之后，赶上尚贤坊孙氏寓居，又去看映霞，她刚从床上起来，穿了一身短薄的绵袄，头发还是蓬松未掠。我又发见了她的一种新的美点。谈了几句天，才晓得昨天晚上回来，孙氏的夫人，因月经期中过劳，病了，大家觉得不快。我今天还想约映霞出来再玩一天的，但她却碍于友谊，不得不在孙夫人的床前看她的病。坐到十点钟前，我知道她一定不

能脱身，她也对我丢了个眼色，所以只好一个人无情无绪地离开了孙氏的寓居。

上周家去坐了一会，之音为我烧煮馄饨，吃了两碗。匆匆回出版部来，看了许多来信。中间有我女人的一封盼望我回京很切的家书，我读了真想哭了。

午后更是坐立不安，只想再和映霞出来同玩，在四马路办了一点社内的公务，就又坐电车上尚贤坊去。孙夫人的病已经好了许多，映霞仍复在床前看病。有一位在天津的银行员，却坐在映霞的对面，和她在谈笑，我心里一霎时就感着了不快，大约是嫉妒罢？我也莫名其妙，不知这感情是从何处来的。

痴坐了一两个钟头，看看映霞终究没有出来和我同玩的希望了，就决意出来，走到马路上来，昨晚这样感到满足的心，今天不知怎么的，忽而变了过来，一种失望、愤怨、悲痛的心思，突如其来的把我的身体压住，压得我气都吐不出来。又在霞飞路上跑了一圈，暗暗的天色，就向晚了，更上那家俄国书铺去走了一遭，买了两本哥尔基的剧本，心绪灰颓，一点儿感不出做人的兴致来。走出那家书铺，大街上的店里，已经上电灯了。很想上金神父路去找华林谈话，但又怕中国界要戒严，不能回出版部去，所以只好坐了公共汽车，回返闸北。

吃了夜饭，在灯前吸烟坐着，心事更如潮涌。想再出去，再去看看映霞，但又怕为她所笑。不得已，只好定下心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约她于礼拜五那天（三月四日）午后，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电车停留处候我，我好再和她谈半天的话。我和她这一次恋爱的成功与否，就可以在这一天的晚上决定了。若要失败我希望失败得早点，免得这样的不安，这样的天天做梦。啊啊，

The agony of love，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厉害。

三月二日，星期三，阴晴（正月廿九）。

昨晚上因为想映霞的事情，终于一宵不睡，早晨起来，一早就去梅白克路坤范女中看她，因为她寄住在坤范的她的一位女同学那里。寻了半天，才寻着了那个比小学还小的女中学，由门房传达进去，去请她的女友陈锡贤女士出来，她告诉我“映霞上她姊姊那里去了”，可怜我急得同失了母的小孩一样，想哭又哭不出来。不得已只好坐了电车回家，吃过午饭，便又同游魂病者似的跑出外面去。

先上霞飞路的书店里去了一趟，买了两本德译俄国小说，然后上周家去，周氏夫妇及小孩都不在，只有之音，坐在那里默想。我和她谈了许多天，她哭了，诉说她的苦闷。安慰了她一阵，末了我自己也哭了半天。

天上只有灰色的浮云可以看得见，雨也不下，日光也不射出来。到了向晚的时候，我和之音，两人坐了车上她娘家去。到了她的家里。上她房里去坐了一会，匆匆地又辞了她跑上南国社去看周氏夫妇。她们正在那里赌钱，我也去输了十二块大洋。

晚上七至九的中间，跑上法科大学去授德文，我的功课排在晚上，系礼拜二三四的三天。今天因为是第一天上课，学生不多，所以只与一位学生谈了些关于讲授德文的空话，就走了出来。

法科大学的学生，欢迎我得很，并且要我去教统计学，我已经辞了，万一再来缠纠，只好勉强担任下去，不过自家的损失大一点罢了，勉强要教也是可以教的。

晚上在周家宿，又是一宵未曾合眼。近来的失眠症又加剧了，于身体大有妨碍，以后当注意一点。

三月三日，星期四（正月三十日），阴晴。

早晨十点钟起床，和两位朋友上城隍庙去喝茶吃点心，到午后一点多钟才回家来。办了许多出版部的事情，并且上邮政局中国银行及德茂钱庄去了一趟。又坐电车到卡德路，去洋书铺买了一本Compton Mackenzie's Carnival。这一本书是他的初期的作品，和Sinister Street是相并的知名之作，空下来当读它一读。

晚上查出版部的账，开批发单子，今天的一天，总算这样的混过去了，也没有十分想映霞的余裕。我只希望她明天能够如约的来会我，啊，我一想到明天的密会，心里就会发起抖来。

今天天气很暖，的确是有点春意了。明天要不下雨才好。我打算于明天早晨出去，就去各大旅馆去找定一间房间，万一新新公司没有好房间，就预备再到江南大旅社去。

旧历的正月，今天尽了，明天是二月初一，映霞若能允我所请，照我的计划做去，我想我的生活，从明天起，又要起一个重大的变化。真正的La Vita Nuova，恐怕要自明天开始呢！

我打算从明天起，于两个月内，把但丁的《新生》译出来，好做我和映霞结合的纪念，也好做我的生涯的转机的路标。明天的日记，第一句应该是Incipit Vita Nuova！

三月四日，星期五，晴，但太阳不大。阴历二月初一。

今天是阴历的二月初一，我打算从今天起，再来努一番力，下一番工夫，使我这一次和映霞的事情能够圆满的解决，早一天解决，我就好多做一点事业。

早晨在家里办了许多事情，午饭后就出去到先施面前去候她。从一点半候起，候了她二个半钟头，终于不见她来，我气愤极了。在先施的东亚酒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我就跑上坤范去找她，而她又不在。这一个午后，晚上，真把我气极了，我就在旅馆里写了一封和她绝交的信，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所以晚上又在大马路跑来跑去跑了半天。

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我想以后不再和女人交际了，我想我的北京的女人，或者也是这样不诚实的，我不得已就只好跑上酒店去喝酒。

酒喝了许多，但终喝不醉，就跑上旧书铺去买书，买了一本John Trevena's Heather 来读。这一本是他做的三部曲之一，第一部名 Furze the Cruel，这是第二部，第三部名 Granite，第一部表现Cruelty，第二部表现 Endurance，第三部表现 The Spirit of Strength，其他的两部，可惜我没有买到。听说Trevena 只有这三部小说，可以说是成功的，其余的都不行。这三部小说是描写 Dartmoor 的情景，大约是 Local Colour很浓厚的小说。

读了几页这屈来文那的 Heather 也感不出兴味来，自怨自艾，到午前的两点，才入睡。

入睡前，曾使人送一封信去，硬要映霞来，她的回信说，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教我勿外出候她。

三月五日（旧历二月初二），星期六，晴爽。

午前八点钟就起了床，心神不定，专候她来。等到九点多钟，她果然来了，我的喜悦，当然是异乎寻常，昨天晚上的决心，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那里去了。

问她昨天何以不来，她只说"昨天午后，我曾和同居的陈锡贤女士，上创造社去找你的。"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她的确也在想见我，所以就把往事丢掉，一直的和她谈将来的计划。

从早晨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去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天上浮云四布，凉风习习，吹上她的衣襟，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并且有许多高大的建筑物指给她看，她也是十分满足，我更觉得愉快，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吃过晚饭，我送她回去。十点前后，回到旅馆中来，洗澡入睡，睡得很舒服，是我两三年来，觉得最满足的一夜。

三月六日，星期日（二月初三），阴，后雨。

午前十点钟起床，就回创造社出版部来。天忽而变得灰暗，似乎要下雨的样子。

办了半天多的公事，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信上并且附了两首旧诗，系记昨天的事的：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惭形，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五湖泛舟的事情。她本姓金，寄养在外祖家，所以姓王，老母还在，父亲已经没有了。她的祖父王二南先生，是杭州的名士。

晚上到刘海粟家去吃晚饭，因为他请我过好几次了，所以不得不去，席间见了徐志摩及其他二三个女人，美得很。饭后玩牌九，我输了二十多块，心里很忧郁，就因为我不能守王女士的诫诰。

到周家去宿，又输了五六块钱。

三月七日，星期一（二月初四），天大雨。

早晨冒雨回出版部来，办了许多公事，写了许多催款的回信。午后又接到了一封映霞的来信，心里实在想和她见面，到了午后，捱压不住了，就跑上坤范去看她。又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窗外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

到了晚上八点钟，她要回去，我送她上车。她一定不要我送她回去，不得已只好上雨中的马路上去跑了一趟。

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和她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嘴。今天的一天，

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

晚上独坐无聊，又去约了蒋光赤来谈到天明。

三月八日，星期二（二月初五），大雨未歇。

早晨十点前起床，到江西路德国书铺去买了两本小说，一本是 Beenhard Kellermann 的恋爱小说 Ingeborg，一本是 Thomas Mann 的 Herrund Hund，这两本小说，都可以翻译，我打算于今年之内，翻它们出来。

从今天起，我要戒酒戒烟，努力于我的工作了。午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告诉她以我的决心，我的工作，并且约她于礼拜日同去吴淞看海。

晚上冒雨出去，上法科大学去授课，学生要我讲时事问题及德国文学史，我答应了。

八点多钟回闸北创造社出版部，雨犹未歇。接仿吾来信，说沫若亦有信去给他，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蒋介石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我看了此信，并仿吾所作一篇短文名《读〈广州事情〉》，心里很不快活。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

晚十二点钟就寝。

三月九日，星期三，天气晴快（二月初六）。

午前因为接到了一封映霞的信，很想去看她，并且天气也很

好，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很多，所以暂时忍耐着，只上中国银行及邮政局去了一趟。午饭后，怎么也忍不住了，就跑上坤范去找她，约她出来，东跑西走，跑了半天，并且和她上美术专门学校去看了一转，决要她进美专。晚上和她在一家日本菜馆吃夜饭。回家后，又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和她的关系，大约是愈进愈复杂了，以后只须再进一步，便什么事情多可解决。今天和她谈我将来的计划，她也很能了解，啊啊，可咒诅的我的家庭。临别的时候，又和她亲了一个长嘴，并且送她到坤范女中的门口。

十日，星期四，晴和，大有春天的意思（旧历二月初七）。

早晨十点前起来，心里只是跳跃不定，觉得映霞定要来看我。上中国银行及邮局去了一趟，马上走回家来，并且买了一本Moral Pathology，系千八百九十五年出的书，著者为Arthur E.Giles，内容虽则很简单，但是难为他在那一个时候，能够见得到这些精神的现象。读了一遍，很有所得。

午后阳光晒得很和暖，四肢疏懒，不愿意做事情。跑上上海银行去存了些款，就走到尚贤坊去看孙氏夫人。因为她不在，正想走出外去，却冲见了映霞，听她说，她已经上出版部去找过了我。真是喜出望外，就和她一路的上郊外去走。

阳光虽则和暖，但天上浮云很多，坐公共汽车到了徐家汇，走上南洋大学去转了一个圈，上小咖啡馆喝了半个多钟头的茶，天上却刮起风来了。从法界一直走到大西路口，到静安寺叫了汽车，上坤范去约陈女士出来吃晚饭。又去约蒋光赤、周静豪夫妇，光赤不来，周氏却来了。饭后想去开房间，但先施的东亚，永安

的大东，和新新，都已客满了，就只好上周家去坐到更深。

映霞和陈女士要回去，我送她们到梅白克路学校的门前。天上寒云飞满，星月都看不见，似乎要下雪了。从梅白克路回来，又在周家宿了一晚。

映霞告诉我，她不愿意进美专了，因为她也定不下心来。

今天的一天，总算过得很有意义，也是我和映霞的恋爱史上最美满的一页。但因为太满足了，我倒反而忧虑将来，怕没有好结果，啊啊，我这不幸的人，连安乐的一天幸福，也不敢和平地享受，你说天下世上还有比我更可怜的动物吗？

十一，星期五，晴，后雨。二月初八。

午前九点钟起床，回到出版部来，路上经过江西路，到德国书店去买了一本 Hamsun's Erzahlungen，里边有 Victoria 一篇，打算于空的时候，翻它出来。回到闸北，出版部里，已经有徐葆炎等在等我。

十点前后，孙夫人和映霞来。

中午请她们在新有天吃饭。饭后又和她们回创造社。天下起雨来了。映霞在我的寝室里翻看了我这日记，大发脾气，写了一封信痛责我，我真苦极了。

二点多钟送她们出门去后，只好写了一封长信，哀求她不要生气。写完后，帽子也不带，冒雨去寄。

夜饭后，又觉得心里难过，拿起笔来，再写了一封信给她，信写好后，心里更是难受，就冒大雨出去，寻到坤范女学去，想和她对面说明白来。身上淋得同水鬼一样，好容易到了坤范，她

又不在，我真懊恼之极，便又上尚贤坊去找她。当然是找她不着的，心里愈感到痛苦，周围的事情也愈糟。

天上在下大雨，时间已经晚了，一怕闸北戒严，不能回去，二怕旅馆人满，无处安身，周家我怎么也不愿再去，一个人在风雨交迫的大路上走着，我真想痛哭起来，若恋爱的滋味，是这样痛苦的，那我只愿意死。不愿再和她往来。

啊啊，天何妒我，天何弄我到这一个地步!

我恨极了，我真恨极了。

回来之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她，万一她再这样的苦我，我也只有一死，我决不愿意受这一种苦了。

十二，星期六，天还是不断的在下雨。

午前心里不安，便冒雨跑上街去。想去坤范女学，又怕受映霞的责备，只好往各处书店去看书，糊里糊涂，竟买了一大堆无用的英德各作家的杂著。回到出版部来，又接了映霞的一封骂我的信。

中饭后，又是坐立难安，跑上坤范的门口，徘徊了好久，终于没有勇气进去。啊，映霞，我真被你弄得半死了。你若晓得我今天的心境，你就该来安慰安慰我，你何以竟不来我这里和我相见？你不来倒也罢了，何以又要说那些断头话，使我的心如刀割呢？

晚上写了一封信，冒雨去投邮，路上想想，平信终是太慢，走到邮局，想寄快信，已经是来不及了。就硬了头皮，跑上坤范去找她。总算是万幸，她出来见了我，说了两三句话，约她明天

到创造社来，我就同遇赦的死刑囚一样，很轻快地跑回了家。这时候，天上的急风骤雨，我都不管，我只希望天早一点亮，天亮后，好见她的面，向她解释她对我的误会。

回出版部后，又编了一期二十七期的《洪水》，我自家做不出文章来，只译了一首德国婆塞的诗《春天的离别》。

晚上一晚睡不着，看了一篇日人宇野浩二的小说。

十三，星期日，阴晴（二月初十）。

午前八点钟就起了床，看看天色灰暗，只怕映霞不来。九点后，正在做一篇《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纪念》，她和陈女士却来了。

和她们谈了半日天，请她们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中饭，陈女士先走，我和映霞上周家去。又遇着了周家的索债者及静豪的艺大的风潮消息，两人终不能够好好的谈天，她执意要回去，我勉强的拉她上了汽车，和她上六三花园去走了一转。回来又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坐了一个钟头，谈了许多衷曲，她总算是被我说伏了。

傍晚五点多钟，送她上了学校，又到周家去转了一转，晚上回出版部来，晚饭已经吃过，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工人来看我，硬要拉我去吃饭，不得已就和他同去，上他家去吃了一餐晚饭。

在吃晚饭之前，偶尔翻阅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小说书目，见有一本英国Arthur Morrison's Tales of the Mean Street，也已被林纾翻出，我很觉得奇怪，因为他不懂文学，更不懂什么是艺术，所以翻的，尽是些二三流以下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小说。而这

一本小说竟也会被翻译，我真不懂他所以翻此书的原因，或者是他的错误，或者是书目的错误。我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狗嘴里吐人言，世界上那有这一回事情。明朝过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倒想去问个明白。

晚上回来，精神很好，做完了那篇早晨未做毕的文章，又写了四封信，一给映霞，一给北京我的女人，一给广州成仿吾，一给富阳家中的二哥。

今天又买了一本德文小说，系乡土艺术运动时代的作品，女作家 B.Schulze-Smidt 作的 Weltkind。

十二点后才上床，从明天起，我一定要努力于自己的工作了。第一先要把《创造月刊》第七期编起，然后再做长篇的东西。

十四，星期一，又下雨，风亦大，寒冷（二月十一日）。

午前起床，已经是十点前了。因为天色黑暗，所以辨不出时间来。跑上邮局去寄信，并且顺便取了些外来的款项。映霞有信来，又写了一封复信给她。

中饭在城隍庙吃，买了些书。一本是 John Masfield's Complete Poems，一本是丹麦作家 Laurids Brunn 的 Van Zunten's Happy days，此外还有几本德国小说。

午后在家看书，又接了映霞的一封信，作复书。蒋光赤来看我，和他谈了些文学上的天。

晚上读勃龙氏小说，《万张登的快乐时代》。又因上海艺大的事情，逆寒风去周家一次。周静豪要我去替他收拾那个大学。但我也有点不愿意，后来被他们苦劝不过，终于答应了。明天午前

十一时，当代周去学校一次。入睡前，又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

十五，星期二，晴了，但寒冷如冬天，绝无春意（二月十二）。

早晨上银行去拿钱，北新来的期票，也拿到了。顺便上商务去买了一本沈子培的《曼陀罗寝词》。

十一点钟到上海艺术大学，去为他们设法维持学校。学生全体，想拥戴我做他们的校长，我因为事情不好办，没有经济上的后援，绝对辞去。在那里吃过午饭，学生嬲我到午后三点，才回家来。午后因为怕映霞要来，所以没有出去，等到六点多钟，她终于不来，只接到她一封很沉痛的来信，她对我的爱，是不会摇动的了，以后只教我自家能够振作，能够慰她的期望，事情就可以成功。

晚上上法科大学去上课，教了他们一首德文诗，以后想去讲点德国的文学史给他们听听。

回到出版部里，已将十点，写了一封信给映霞，约她于明天到创造社来，并约她若事实可能，明天再和她上静处去谈半天天。

晚上早睡，读美国短篇小说集 The Great Modern Short Stories。

十六，星期三，晴（二月十三），寒冷。

早晨十点前就起了床，等映霞不来，读德国B.Schulze-Smidt小说Weltkind。等到中午，实在不能耐了，就跑上酒馆去，在

十字路口，等她们来，终于不来。

午后有许多人来会我，并且徐葆炎来借钱，一起借了他二十块，教他弄一本书来出。

更有艺术大学学生来，逼我任校长。

午后两点多钟，她和陈锡贤女士来了。我请陈女士来创造社办事，且请映霞也搬来住。和她们谈了一个多钟头，就和她们出去，到先施去开了一个房间。七点多钟上法科大学去上课，八点回先施大东，约蒋光赤来，为他介绍了陈锡贤女士，一同吃过晚饭，她们先回去，和光赤谈到午前两点钟方入睡。

十七日，星期四（二月十四），晴爽。

午前十时起床，洗澡后即离开先施，上中美图书馆去了一趟。想买Morley Roberts的小说，没有。

回到出版部里，已将十二点了。午后看德国小说《世界儿》，三至四的中间上艺术大学去了一趟。路过北四川路旧书铺，想买Henry James的小说，因为价钱不对，没有买成。今天写了两封信给映霞。

晚上去法科大学教书，十时上床就寝。

十八日，星期五，先晴，后雨。

今天早晨，接到映霞两封来信，约我在家等她，所以不出去。吃中饭后，她果然来了。

和她出去，先上六三花园去走了一趟，更上一家咖啡馆去吃

了些咖啡面食。坐谈至二个多钟头，不知不觉，窗外竟下起雨来了。

坐汽车到卡德路夏令配克影戏院，看一张美国新出的电影，名 Third Degree。七点钟影戏散了，和她上大世界前的六合居去吃饭。饭间谈到将来的事情，各觉得伤心之至。

冒雨送她上坤范去，在弄口街灯下别去，临别的时候，她特地回过头来，叮嘱我早睡，我真哭了。坐在车上，一路的直哭到家中。到家和新自东京来的许幸之谈到夜半，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上床在二点钟的时候，我觉得今晚上又要失眠，因为和映霞的事情，太难解决。

十九日，星期六，夜来雨还未晴（二月十六日）。

早晨起来，就想到了昨晚和映霞讲的话，我问她"我们那能够就象这样的过去呢？三年等得到么？"啊啊，我真想死。洗脸毕，闷坐在家内，想出去又无处可去。

十一时左右，接到周静豪的来信，约我去商量善后，就上四马路振华去了一趟。

在酒馆里午膳后，即回到创造社来，因为怕映霞来寻我。等到午后五点钟，她不曾来，就又出去上虬江路的旧书舖去了一趟，看了许多旧书，但一本也不想买，因为这几日来，又为映霞的事情搅乱了我的心意，书也不想看了。

晚上雨霁，月亮很大，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出去寄信，信脚又跑上了坤范，她们的门已经掩上了。在门外徘徊了半日，又只好孤孤冷冷的走回家来，读了一篇无聊的日本人的小说。

二十日，星期日，晴爽（二月十七日）。

午前在家里候映霞来。并且因出版部同人中有意见冲突的两人，竭力为他们排解。午后，他们大家都出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守残垒。屋外的阳光很和暖，从窗外看看悠淡的春空，每想跑出去闲步，但我的预觉，却阻止我出外，因为我的第六官在告诉我说，映霞今天一定会来的。

等到三点多钟，她果然来了，真是喜欢得了不得。和她亲了几次亲密的长嘴，硬求她和我出去。

在阳光淡淡晒着的街上，我们俩坐车上永安的大东旅馆去，我定了一个房间住下。

五点前后，她入浴室去洗澡，我自家上外面去剃了一个头，买了些酒食茶点回来。和她一边喝酒，一边谈我们以后进行的方法步骤，悲哀和狂喜，失望与野心，在几个钟头的中间，心境从极端到极端，不知变灭了多少次。

七点钟前，上外边去吃饭，吃了些四川的蔬菜，饭后又和她上振华旅馆去看了周太太。回来经过路上的鞋子铺，就为她买了一双我所喜欢的黑缎的鞋子。

十点钟后，和她在沙发上躺着，两人又谈了些我们今后的运命和努力，哭泣欢笑，仍复是连续不断的变迁消长。一直到眼泪哭尽，人也疲倦了的天明，两人才抱着了睡了三五十分钟。

和她谈了一夜，睡了一夜，亲了无次数的嘴，但两人终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不至于乱。

二十一日，星期一，天晴快（二月十八）。

早晨十时前就起了床，因为一夜的不睡，精神觉得很衰损，她也眼圈儿上加黑了。

我入浴，她梳头，到十一点左右，就和她出去。在街上见了可爱的春光，两人又不忍匆匆的别去，我就要她一道上郊外去玩，一直的坐公共汽车到了曹家渡。

又换坐洋车，上梵王渡约翰大学校内去走了一阵，坐无轨电车回到卡德路的时候，才得到了党军已于昨晚到龙华的消息，自正午十二点钟起，上海的七十万工人，下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我们在街上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两人，觉得我们两人间的恋爱，又加强固了。

打听得闸北戒严，华洋交界处，已断绝交通，映霞硬不许我回到闸北来冒这混战的险，所以只能和她上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因为这时候租界上人心不靖，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处处在架设机关枪大炮，预备残杀我们这些无辜的市民，在屋外立着是很危险的。

五点钟后从北京大戏院出来，和她分手，送她上了车，我就从混乱的街路上，跑上四马路去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这时候中国界内逃难的人，已经在租界上的各旅馆内住满，找一个容身之地都不容易了。住了片刻，又听到了许多不稳的风声，就跑出去上北河南路口来探听闸北出版部的消息，只见得小菜场一带，游民聚集得象蜂蚁一样，中国界是不能通过去了。谣言四起，街上

的游民，三五成群，这中间外国人的兵车军队，四处在驰驱威吓，一群一群的游民，只在东西奔窜。在人丛中呆立了许久，也得不到的确的消息，只好于夜阴密布着的黄昏街上，走回家来。这时两旁商店都已关上了门，电灯也好象不亮了，街上汽车电车都没有，只看见些武装的英国兵，在四处巡走。

回到了旅馆里，匆匆吃了一点晚饭，就上床睡了。

二十二日，星期二（二月十九），天气阴晴。

早晨一早醒来，就跑上北河南路去打听消息，街上的人群和混乱的状态，比昨天更甚了。一边又听见枪炮声，从闸北中国地界传来，一边只听见些小孩女子在哀哭号叫。诉说昨晚鲁军在闸北放火，工人抢巡警局枪械后更和鲁军力斗的情形。北面向空中望去，只见火光烽烟，在烈风里盘旋，听说这火自昨晚十点钟前烧起，已经烧了十二个钟头了。我一时着急，想打进中国界去看出版部的究已被焚与否，但几次都被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打退了回来。呆站着着急，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跑上梅白克路坤范女中去找映霞，告诉她以闸北的火烧和打仗的景状。和她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午饭，又和她及陈女士，上北河南路口去看了一回，只有断念和放弃，已经决定预备清理创造社出版部被焚后的事情了。和映霞回到旅馆，一直谈到晚上，决定了今后的计划，两人各叹自己的运命乖薄，洒了几滴眼泪。

吃过晚饭，就送她上梅白克路去。我在回家的路上，真想自杀，但一想到她激励我的话，就把这消极的念头打消了。决定今后更要积极的干去，努力的赶往前去。

半夜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三德里并未被烧并且党军已到闸北，一切乱事，也已经结束了，我才放了一放心，入睡了。

二十三日，星期三，天上尽浮满了灰色的云层，仿佛要下雨的样子。

午前一早就起来，到闸北去。爬过了几道铁网，从北火车站绕道到了三德里的出版部内，才知道昨晚的消息不错。但一路上的尸骸枕藉，有些房屋还在火中，枪弹的痕迹，党军的队伍和居民的号叫哭泣声，杂混在一块，真是一幅修罗地狱的写生。

在出版部里看了一看情形，知道毫无损失。就又冒险跑上租界上去找映霞，去报告她一切情形，好教她放心。和她及陈女士，又在那一家新闸路的小饭馆内吃完了午饭，走出外面，天忽而下起雨来了。送她们回去，我一个人坐了人力车折回闸北来。到北河南路口，及北四川路口去走向中国界内，然而都被武装的英帝国主义者阻住了。和许多妇女小孩们，在雨里立了一个多钟头，终究是不能走向出版部来了，又只好冒雨回四马路去，找了一家无名的小旅馆内暂住。

在无聊和焦躁的中间，住了一晚，身体也觉得疲倦得很，从十二点钟睡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二十四日，星期四，雨很大，二月廿一。

早晨十点钟从旅馆出来，幸而走进了中国界内，在出版部里吃午饭。烧断的电灯也来了，自来水也有了，一场暴风雨总算已

经过去，此后只须看我的新生活的实现，从那一方面做起。

阅报，晓得沫若不久要到上海来，想等他来的时候，切实的商议一个整顿出版部，和扩张创造社的计划。

午后，又冒了险，跑上租界上去。天上的雨线，很细很密，老天真好象在和无产阶级者作对头，偏是最紧要的这几日中间，接连下了几天大雨。

一路上的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和炮车的连续，不知见了多少，更可怜的，就是在闸北西部的好些牺牲者，还是暴露在雨天之下，不曾埋葬。过路的时候，一种象Chloroform气味似的血腥，满充在湿透的空气里头，使行人闻了，正不知是哭好呢还是绝叫的好。

先打算上印刷所去看出版部新出的周报《新消息》的，后来因为路走不通——都被帝国主义者绝断了——只好绕过新闸桥，上映霞那里去，因为她寄寓的坤范女中，就在新闸桥的南岸。

上坤范去一打听，知道陈女士和她已经出去了，所以只好上蒋光赤那里去问讯。上楼去一望，陈女士和映霞，都坐在那里说话，当然是欢喜之至。和她们谈到五点钟，就约她们一块儿的上六合居去吃晚饭，因为雨下得很大，又因为晚上恐怕回闸北不便，所以饭后仍复和她们一道，回到蒋光赤的寓里，又在电灯下谈了二三个钟头的闲天。

送她们上车回去之后，更和光赤谈了些关于文学的话，就于十二点钟之后，在那里睡了。系和光赤共铺，所以睡得不十分安稳。

二十五日，星期五（二月廿二），晴。

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天终于放晴了。上印刷所去看了《新消息》周刊，又回到创造社来办了许多琐碎的小事，将本月份的账目约略付了一付，午前十一点前后，仍复绕道回到租界上来。在路上遇见了华林，就约他同道去访映霞，在蒋光赤那里寻见了她，就同华林及她，一块儿上北四川路的味雅酒楼去吃午饭。

天气很晴爽，但觉得有点寒冷。饭后陪映霞上同学的医生周文达那里去为她瞧了病，又和她在街上走了半天。

她本想马上回到杭州去，因为火车似乎还没有通，想去问讯，又经不过租界，所以只好在虹口日本人区域里，看了些卖日本货的店，和买了些文房用具及信纸信封之类。

今天在周文达那里，看见了日本报上海《每日新闻》的文艺栏里，有一封日本记者山口慎一氏给我的公开状，内容系评《创造月刊》第六期的，同时又说到了应该要同情于无产阶级的话。我不知这一位记者是什么人，并且因为还没有看到昨天的那段上段的文章，所以摸不出头脑来。明天打算去查一查清，做一篇答复他的文章，在《创造》第七期上发表。和映霞别后，就又同逃难似的逃回中国界来。好几日不在出版部睡了，以后想好好的来做一点监督清理的工作。

二十六日，星期六，天气很好（二月廿三日）。

光阴过去得真快，一转瞬间，阴历的二月，又将完了。

早晨起来，就想出去，坐立都不安，一心只想和映霞相见。到了十点钟前，怎么也忍不住了，就上新闸桥去，过了租界，仍旧在那小馆子里坐下，写信去请她和陈女士来。

吃过了中饭，将近一点的时候，又上昨天去过的日本店里去了一趟，因为映霞要去换口琴，所以陪她走了一阵。二点钟后，回到蒋光赤的寓里去。大家谈了一会。剩下了陈女士和蒋光赤对坐着，我和映霞，从风沙很大的街上，走往法界的一家印刷所去问印书的事情。太阳光虽则晒得很暖，但因为风大，所以也有点微寒。马路上的行人拥挤，处处都呈着不稳之象。我一边抱拥了映霞，在享很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来独演了。

和映霞又回上蒋光赤那里去谈了一阵，五点钟前，别了她们，走回家来，路过大观园澡堂，便进去洗了一个澡。

到家已经是将暗的时候了，将今天新自日本书铺里买来的一本小说，江马修著的《追放》，看了几张，人觉得倦极，就在九点钟的时候睡了。

二十七，星期日（二月廿四），晴爽。

昨晚因为三德里来了一批军队，所以闹得睡不安稳，早晨九点钟起床，就听到了一个风声，说租界上特别戒严，无论如何，中国地界的人，都不能走向英界和公共租界去。心里很着急，怕映霞在等候我。但各处走走，都走不通，所以只好在家里闷坐。

吃过午饭，跟了许多工人上街去游行，四点钟回到出版部里，人疲倦得很。

晚上读《追放》，早寝。

二十八日，星期一（二月廿五），雨。

午前一早就起来，出去找映霞，走入租界的时候，又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兵士们的侮辱，几乎和他们打了起来。

经过了几条障碍墙壁，好容易走到了南站，问火车究竟已经开往杭州去的有过没有？车站上的人说，每天早晨十点半钟，只开一次。可是因为这几日来刚才通车，所以人拥挤得很。得了这个消息，就跑回去找映霞，和她说了这一种情形，她已决定迟几日再走了。

在新闸路的一家饭馆里吃过了饭，天又下雨了，真使人气愤。和映霞冒雨去大马路买了一双皮鞋，很不自然地就和她别去。

在雨中正想走返闸北，恰巧遇见了李某，他和我上快活林去谈了许多国民革命军的近事，并且说有人想邀我去接收东南大学，我告以只能在教书方面帮忙，别的事却不能出力，嘱他转告当局。

回到闸北出版部，已经是午后六时，雨还是下得很大，从前出版部里用过的几个坏小子，仿佛正在设法陷害我，因为我将他们所出的一个不成东西的半月刊停止了的原因。

现代的青年，实在太奸险了，我对于中国的将来，着实有点心寒。万一中国的教育，再不整顿起来，恐怕将来第二代的人物，比过去的军阀政客，更要变坏。

今天邮政通了，接到了许多来信，仿吾也有信来，嘱我努

力，我打算此后决计只在文学上做些工夫，飞黄腾达的事情，绝对不想了。明天万一天晴，晚上当去找教育当局者谈话，若天不晴，当于后天上租界上去。

几日来映霞消瘦得很，我不晓她心中在想些什么？今天本想和她畅谈一天，可是不作善的天老爷，又中途下起冷雨来了。她说昨天有一封信写给光赤，我不晓得她在诉说些什么？一个闷葫芦，终究猜它不破，她难道还在疑我么？

昨晚上读《追放》至二百七十七页，今晚上打算续读下去。书中叙述一个文学批评家，思想上起了变动，渐渐的倾向到社会主义上去。同时家庭里又起了变革，弟兄三人，都受了革命的虐待，发生纠葛。已结婚的他的夫人，也无端起了Hysterie，不得不离婚了，离婚后即和一位有夫之妇，发生了恋爱，两人虽同居了几月，然而时时还在受过去的生活的压迫，所以都享不到满足的幸福。正在感到现在的满足的时候，过去的阴影，却又罩上心来了。这是第一编到二百七十七页止的内容，底下还有四百页的光景。作者江马修，本来是第二流的作家，文章写得很软弱，缺少热情，我从前曾经读过他的一本初出世的作品《受难者》。这《受难者》的描写虽幼稚，然而还有一股热情在流动着，所以当读的时候，还时时可以受到一点感动，但这感动，也是十分浅淡的。现在他年纪大了，文章也成了一种固定不动的死形式，《追放》的主意似乎在描写主人公思想变迁期的苦闷，可是这一种苦闷，却不能引起旁人的共鸣共感。江马修终究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小作家，我看他以后也没有十分进展的希望了。听说他做了这一篇《追放》之后，已经到欧洲去修学去了，万一他是伟大的说话，应该把从前的那一种个人主义化的人道主义丢掉，再来重新

改筑一番世界化的新艺术的基础才对，文艺是应该跑在时代潮流的先头，不该追随着时代潮流而矫揉造作的。

二十九日，星期二（二月廿六），天雨，后阴晴。

读《追放》读到午前两点多钟，一气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整个儿的评量起来，还不失为一部大作品，还是有它的生命的。中间写主人公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逼迫，终究不得不走上共产主义的一条路上去的地方，很可以使人感奋，我昨天在读了一半的时候，下的批评，觉得有点不对了。末了又写了一位朝鲜革命青年的自杀，把虚无主义的害毒约略说了一说，我对于这一段，觉得还不满意，因为他没有写得淋漓尽致。

早晨起来看报，知道东南大学已决定聘吴稚晖为校长，这一个光爱说话而不能办事的吴先生，我看他如何的办得动那个积弊难翻的东南大学。

浙江又有筹办大学的消息，我不相信昏迷下劣的杭州那些小政客，会把这计划实现。我想现在的中国人，还是前期遗下来的小政客型的狗东西居多，讲到有气节的清廉的教育家，恐怕还一个也没有。办大学同设衙门一样，不过一班无聊的人，想维持自己的饭碗，扩张自己的势力，在阴谋诡计中间想出来的一个光明的题目而已。唉，黄帝的子孙，中华的民族，我觉得人心已经死尽了，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真正的共产政府，真正的无政府的政府，恐怕终究是不会有实现的一日的。

午后出去，上租界上去买了一件春衣，打算今后过极简单的生活，所以想把我自家一己的用费节省下来，这件春衣，只费了

六块多钱。

因为晚上要上法科大学去上德文课，并且因有人要约我于今晚谈话，所以于午后二点多钟约了映霞，上远东饭店去开了一个房间。洗澡毕，又和映霞抱住了吻嘴，今天的半天，总算又享受了半天幸福。

晚上映霞回去，和周静豪等谈了半夜天。租界上十点钟后，行人绝迹，一种萧条的景象，大约是有上海以后所不曾看见过的。

三十日，星期三，晴爽（二月廿七）。

午前出旅馆，已经是十点前后了，映霞也来，就和她们一道上望平街的同华楼去吃饭。饭后因为天气太好，又和她们一道上徐家汇去逛了一趟。

自徐家汇回来，终不忍和映霞别去，就又在一家小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和映霞密谈到晚上的七点钟前。

上法科大学去上了几分钟的课，并且想找的一位朋友没有找着，一个人回到旅舍去，觉得非常的无聊，所以又坐了车子，赶上坤范女学去找映霞。但她已经吃过晚饭了，我硬拖她出来，要她陪我上饭馆去吃饭。坐电车到了四马路的言茂源楼上，我和她喝了两斤多酒。酒后闲步街上，于不意中寻见了二兄养吾的来沪，就和映霞别去。上他们的旅馆去谈了一会。到十点钟前，我也就回到法界的小旅馆里去，因为十点以后，交通须完全断绝的原因。

三十一日，星期四，晴。

晨起就回到创造社出版部里来，因为二天不返，在这两天

内，又有许多事情和函件堆积着了。清账，批阅函件，一直弄到午前十二点钟才完事。

天气是很可爱的春天，太阳不寒不暖的遍晒在这混乱的上海市上，我因为二兄在那里候我的原因，就出去上四马路他们寄寓的那家小旅馆去。和他们喝了几杯酒，上西门的旧书铺去了一趟，买了些德文译的左拉的小说之类，就回来和他们一道去吃晚饭。又上法科大学去讲授了三十分钟的德文。

二兄及二三同乡，要我打牌，就拢场打到午前二点钟，睡了一二个钟头，又起来打了四圈。

四月一日，星期五，晴，二月廿九。

午前十点钟前后，上坤范去找映霞，和她出来上老半斋去吃饭。吃了一盆很好的鱼和一盆鳝丝。

饭后陪她买衣料书籍等类，足足的跑了半天，从西门一家书铺出来，走过了一个小电影馆，正在开场，就进去看了两个钟头。画名«Over the Hill»，系从这首有名的叙事诗里抽出来的一件事实，片子很旧，但情节很佳，映霞和我，看了都很欢喜。

本打算和她一道吃晚饭后，再送她回去的，但从影戏馆出来，天忽而下起骤雨来了，所以就只好坐了车回到闸北来，两人在大雨里，在新闸桥上分了手。

晚上人倦极，喝了一瓶酒，就入睡了。

四月二日，星期六（三月初一）。

夜来风狂雨大，早晨雨虽已经停息，而天上的灰云暗淡，仍是不令人痛快。

早晨八点钟醒来，又起了不洁之心，把一个月来的想努力奋发的决意，完全推翻了。今天打算再去找映霞上旅馆去谈半天天，去洗一个澡，买几本所爱的书，喝一点酒，将我平生的弱点，再来重演一回，然后从明天起，作更新的生活。Ah，Tomorrow，the hopeless Tomorrow!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闲 情 日 记

（1927年4月2日——4月30日）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四月二日，在上海闸北创造社内。

天气沉闷不快，又加以前夜来的不睡，早晨的放纵空想，头脑弄得很昏乱。

在阴沉沉的房里，独立着终觉得无聊。拿就了更换的衣服等类，正想出去找映霞。却接到了一封北京来的快信。这信是旧历的二月十一发出，今天却是三月初一了，从北京到上海，快信都要费去廿多天，象这样的中国，教人那里能够安心住下去？

荃君的信中，诉愁诉恨，更诉说无钱，弄得我良心发现，自家责备自家，后悔到了无地。气急起来，想马上跑上银行去电汇一二百块钱去，可是英帝国主义者，四面塞住了我的去路，在银行附近的地方跑了三四个钟头，终于无路可通。我这时候真气愤极了，若有武器在手中，当然要杀死那些英国的禽兽一二名，以泄我的愤怨。

不得已跑上二兄寄寓着的一家小旅馆去，把北京无钱度日的情形说给他们听，在那里的同乡都说我们长兄的不是，不该坐视弟媳的处到这一个穷地。但是我自己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因为归根结局，这都是我自己的罪愆，不能怪旁人的。荃君呀荃君，这又是我的大罪了，请你饶我！在那里坐了一会，愤气稍平，就又跑出去找映霞，我告诉她以北京儿女的苦况，她也为她们抱不平，说我不应该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我直想放声高哭了。和她出来走了一阵，买了些东西，在送她回去的路上，却巧遇见了一位姓丁的青年，自杭州来找她回去的。这一位丁君，年青貌美，听说也有意于她，可是她不愿意，所以现在丁君还在献殷勤。她告诉我后，我虽则心里也感到了些胜利者的骄意，但对于丁君，却也抱了不少的同情。

立在马路上，和丁君匆匆谈了几句话，她就决定于明天回杭州去，我也不加以阻难，就又折回到四马路来，替她买了些衬衣点心之类。午后五点多钟，送她上了坤范，约定于明天一早就来送她上车，我就抱了一个冷寞的心，从阴淡的黄昏街上，跑回四马路二兄等在寄寓的小旅馆去。因为和二兄同住的，还有许多同乡在那里，所以就请他们上六合居去吃晚饭。

晚饭后回旅馆，又和他们打牌打到天明。

四月三日，星期日（三月初二），晴。

一宵未睡，到早晨五点多钟，我就从小旅馆里走出街来，驱车上映霞那里去。天空还没有放明，东方只有几点红灯。寒气逼人，两股发抖，在马路上，清清冷冷的只遇见了几个早起的工

人。

赶到映霞那里，已经是六点多了。和她们一道坐车到南站，在乱杂的喧叫声和寒风里立了两三个钟头。到了九点多钟，车快发了，我几回别去，几回又走回来，和映霞抱着亲了几个伤心的嘴，我的心快碎，我的神志也不清了。到了九点十几分前，我因为不忍见火车，堂堂地将她搬走，堂堂地将她从我的怀抱扯开，就硬了心肠，和他们别去，然坐在车上，一看到她留给我的信，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和她同车去的，还有陈女士等，我心里想，幸亏先跑走了，不然怕又要成了笑话。

在租界上和二兄等吃了午饭，赶回闸北来，看了许多信并处理了许多杂务，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才有空坐下来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

晚上九点多钟就入睡了。

四月四日，星期一，晴爽（三月初三）。

午前一早起来，上银行去汇了钱，并发出了一封给映霞和一封给荃君的信，路过伊文思书馆，便进去买了两本书。

天气很好，中上又上二兄的旅馆去和他们去吃饭。回来买了些旧书，更出去上大东酒楼赴友人的招宴。

晚上在二兄处宿。

五日，星期二，晴（三月初四）。

早晨去法科大学领三月份的薪水，又托二兄带了三十五元钱

去北京给荃君，十一点前送他们上了船，从轮船码头下来，走过了一家书店，顺便踏将进去，又买了下列的几部书。

Caesar or Nothing—By Pio Baroja.

Furze the Cruel—By Trevena.

Old Mole—By Gilbert Cannan.

The Promised Land—By Locurids Brunn.

In the South Sea—By R.L.Stevenson.

Monsieur Ripois and Nemesis—By Louis Hemon.

Anne Marie von Lasberg—By Von Marie Steinbuch.

这一家书店开在百老汇路公平码头的对过，新书很多，也有杂志等类出卖，据主人说，他家是上海开设旧书铺最早的一家，本来开在北四川路，于不久之前迁到此地来的。并且教我以后也常去看看，因为时常有好书到来。

中午在南市一家酒馆里吃了饭，又上参局去为创造社取了些款子。

回闸北家内，是午后四点钟前，蒋光赤来谈了半天闲天。我于夜膳前，补记这四日来的日记，正想写信给映霞，而出版部的几个伙计约我去吃晚饭，就匆促出去。

晚饭后赶上法科大学去教书，因为学生到的太少，所以不上课，又去那家俄国书铺去买了几本德文的旧小说，一部是Bertha von Suttner's De Waffen Nieder。那里还有一本她的Martha's Kinder，将来也想去买了来。

七点半钟，急忙坐电车赶回闸北来，幸而华洋交界的地方，还可以通。到了三德里前头，却受了中国革命军的窘，因为他们有许多占住在三德里的民房内，晚上是不许旁人通行的。啊啊，

我们老百姓，不知要受多少层的压迫，第一层是外国的军阀，外国的资本主义，第二层却是中国的新旧军阀和新旧官僚了。

到家之后，身上淋满了一身冷汗，洗了手脸，换了衣服，把今天买的书约略看了一遍，又写了一封给映霞的长信，直到九点半方就寝。

六日，星期三（三月初五），今天是清明节。

阴晴，一早就起了床，走上街去寄信给映霞。后来一走两走，终于走到了北四川路大马路口。在晨餐处吃了饭，又上书铺去看了一回，买了一本英译的Knut Hamsun's Victoria，午饭前上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在那里遇见了日本人清水某，他和我谈了许多中国现时的政局。

午后到家里来，却接了一封映霞的来信，又见了许多来客，匆忙写了一封回信给她。晚上天下雨了，并且感觉到万分的无聊，回忆去年今日，正初到广州，很有希望，很有兴致，一年来的岁月，又把我的弃世之心练得坚实了。

晚上作映霞信及荃君信。

七日，星期四，先雨后晴（三月初六）。

早晨起床，刚在七点敲后，读Knut Hamsun's Victoria至午后二点多钟，总算把它读完了，倒是一本好书。

午后出去饮酒，又买了二本德国书，一本是Bertha von Suttner's Martha's Kinder，系Die Waffen Nieder之续，一本

是诗集Albert Sergel's Im Heimathaven。

晚上月亮很好，我从法界，和华林分手后，赶回家来，心里很有许多感慨，明天起，当更努力读书作文章。

八日，星期五（初七），雨。

早晨起来，头就昏痛得很，因为《洪水》二十九期的稿子不得不交了，所以做了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午后出去买了几本书，因为有几个朋友入了狱，出去探听消息，想救他们出来，然而终究办不到。

三点多钟回家来，又作了一篇批评蒋光赤的小说的文章，共二千多字。今天的一天，总算不白度过去。晚上将《洪水》全部编好了。

九日，星期六（三月初八），阴晴。

午前一早就起来了，早晨就在家积极整理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十点前去银行邮局取钱，付了许多印刷所的账。

午饭后去设法保释几位政治部被拘的朋友，又不行。

上太平洋印刷所去付钱。更去城隍庙买书，顺便去访之音，在她那里吃点心，发了一封给映霞的快信。回来在北四川路上又遇见了徐葆炎兄妹，为他写两封介绍信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托徐葆炎的妹妹亲自带往杭州。

晚上办理创造社公务，至十一点半就寝。

十日，星期日（三月初九），雨。

早晨一早，又积极的整理创造社的事务，一直到午饭后止，总算把一切琐事告了一个段落。中饭前接映霞来电一通，系问我的安危的。

午后出去打回电给映霞，并洗澡。

晚上发仿吾，资平，及映霞三封快信，办公务至十二点后就寝。雨声颇大，从邮局回来，淋满了全身。

十一日，星期一，雨（三月初十）。

午前一早就出去，至印刷所催印刷品。途过伊文思书馆，买了一部 Jakof Wasser mann's Christian Wahnschaffe,系英译本,名The World's Illusion, translated by Ludwig Lewisohn. 有一二两卷，共八百余页，真是一部大小说。

中午返闸北出版部，天寒又兼以阴雨。午后在家做了一篇答日人山口某的公开状。向晚天却晴了，晚饭后又出外去，打听消息，想于明天回杭州去看映霞。

晚上将出版部事情托付了人，预定明晨一早就去南站趁车赴杭州。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

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

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不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杭沪道上了。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十三日，星期三，雨（三月十二）。

午前一早就醒了，冒雨还闸北，昨天的战迹，四处还可以看见。人心惶惑，一般行人店户，都呈着一种恐慌的样子。我将行李物件收集了一下，就趁车上天后宫桥招商内河轮船码头去搭船赴杭州。因为昨天南站，也有一样的工人和军部来缴械的人的冲突，打得落花流水，沪杭火车停开了。

在大雨之中，于午前十一点上船，直至午后四点，船始开行。一船逃难者，挤得同蒸笼里的馒头一样。

晚上独酌白兰地酒，坐到天明。

十四日，星期四，雨（三月十三）。

在船上，天明的时候，船到嘉兴，午后天放晴了，船过塘栖，已将近四点，结果于五点半后，到拱宸桥。

这时候天上晴明高爽，在洋车坐着，虽则心里很急，但也觉得很舒服。

在西湖饭店里住下，洗了一洗手脸，就赶到金刚寺巷映霞的家里去。心里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然而会见后，却十分使我惊喜。

一到她家，知道映霞不在，一位和蔼的中年妇人教我进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亲，谈了几句话后，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愉，因为我已经可以知道她不是我们的恋爱的阻难者。坐等了十来分钟，电灯亮了，映霞还是不来，心里倒有点焦急，起立坐下者数次，想出来回到旅馆里去，因为被她母亲劝止了，就也只好忍耐着等待下去。吃晚饭的时候，她终于来了，当然喜欢得了不得，就和她出去吃晚饭。晚饭毕，又和她上旅馆去坐到十一点钟，吻了半天的嘴脸，才放她回去，并约定明天一早就去看她。

十五日，星期五，晴爽（阴历三月十四）。

昨晚上因为有同乡某来在旅馆里宿，所以一夜不曾安睡，送映霞出去后，直到午前两点钟才上床。今早又一早就醒了，看见天气的晴朗，心里真喜欢得了不得。午前八点钟前，就去映霞家里和她的兄弟保童、双庆，也相熟了。

在她的房里坐了一会，等她梳完了头，就请她们上西湖去玩去。等了一忽，她的外祖父，就是她的现在承继过去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也来了。他是一个旧日的名士，年纪很大——七十五——然而童颜鹤发，蔼然可亲，和我谈了半日，就邀我去西湖午膳。和映霞的全家，在三义楼饭后，祖父因有事他去，她们上我的旅馆里去休息了一忽。

因为天气太好，就照预定的计划同她们出去游了半日湖。在漪园的白云庵里求了两张签，与映霞的婚姻大约是可以成的。其后过三潭印月，上刘庄，去西泠印社，照了一张相，又上孤山，回至杏花村吃了一点点心，到湖滨公园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多了。送她们上了黄包车，回到旅馆里来，却遇见了昨晚的那位同乡和他的情人文娟。这文娟，前年冬天，也曾为我发誓赌咒，我也一时为她迷乱过的，现在居然和她的情人同来看我了，我这时心里又好笑，又好气，然而一想到映霞，就什么也冰消了。和她们应酬了一场，又上一位同乡潘某家去吃了晚饭，到十点过后，仍旧踏月去城站附近的金刚寺巷，访映霞和她的母亲等。

在映霞家里吃了半夜饭，到十一点后才回到旅馆里来睡觉，文娟的情人，仍是不去，所以又是一晚睡不安稳。

十六日，星期六，晴爽，三月半。

午前将旅馆的账付了一下，换了一间小房间，在十点钟前上映霞家去。

和她出来，先到湖滨坐公共汽车到灵隐，在一家素饭馆里吃了面，又转坐了黄包车上九溪十八涧去。

路过于坟、石屋洞、烟霞洞等旧迹，都一一下车去看了一趟。

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

“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走到午后三四点钟，才回到城里来，上育婴堂去看她的祖父，却巧又遇见了扫墓回来的她的母亲。因为她祖父在主理杭州育婴堂的事情，住在堂内，她母亲是时常来看他的。

坐谈了半天，我约他和她们上西湖三义楼去吃晚饭。我和映霞先行，打算去旅馆小坐，不意在路上又遇见了孙氏夫人，她本来是寄住在上海尚贤坊的，也可算是我们这一次结合的介绍人。顺便就邀孙夫人也去旅馆小坐，等到六点多钟，一同上三义楼去吃饭，同席者除映霞的全家外，又加了这位孙夫人，当然是热闹得不堪。

吃完晚饭，看了东方升起来的皓月，送祖父和孙夫人等上了车，我和映霞，及她的小弟弟双庆，又回到旅馆里去。

开门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有许多名片和函件放在那儿，因为怕出去应酬，所以又匆匆和映霞等逃了出来，且将行李等件搬上

金刚寺巷，以后拟在她的家里暂住。晚上谈话谈到十二点多钟，很安适的在映霞床上睡了，她把床让给了我，自家却去和她的娘同睡。

十七日，星期日，晴朗（三月十六）。

早晨起来，因为天气太好，又和她的全家上灵隐去。在灵隐前面的雅园里吃中饭，午后在老虎洞口照了两张照相，一张是我和映霞两人的合照，一张是我和她的全家照的，照片上只少了那位老祖父。

晚上回来还早，又去玉泉、灵峰等处，坐到将晚，才回城里来。今天的一天春游，饱尝了些家庭团圆的乐味，和昨天的滋味又不同，总算也是我平生的赏心乐事之一。

晚饭时和老祖父喝了许多酒，月亮很好，和映霞出去，上城站附近去看月亮。走到十二点钟，才回来睡觉。

十八日，星期一，晴（三月十七日）。

午前和映霞坐着谈天，本来想于今天回上海，因为她和她母亲弟弟等坚决留我，所以又留了一天。

中午喝酒，吃肥鸭，又和她母亲谈了些关于映霞和我的将来的话。中饭后，和保童、映霞又上灵隐去取照相，一直到将晚前的五点多钟，才回到岳坟来赶船。

在湖船里遇了雨，又看了些西湖的雨景，因为和映霞挺坐在一块，所以不觉得船摇得慢。

晚上早睡了，因为几天来游倦的原因。临睡之前，映霞换了睡衣上床前来和我谈心，抱了她吻了半天，是我和她相识后最亲爱的一个长嘴。

十九日，星期二，雨（三月十八日）。

决定今天起身回上海，所以起了一个早。早饭后冒雨赶车，立候了两三点钟，因为车不开，终于仍旧回到映霞的家里。

午饭后鼾睡了半天，上湖滨去访了几位同乡，晚上早睡，临睡之前，本候映霞来和我亲嘴，然而她却不来，只高声的向她娘说了一声“娘，我睡了。”似乎是教我不要痴等的样子。

二十日，星期三，天大雨（三月十九日）。

本不想走，然而怕住久了又不便，所以就决心冒雨去赶火车。自十点钟上车，在人丛中占了一席地，被搬到上海来，一连走了十四个钟头才到，到北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闸北戒严，不能出车站一步，就在车站上的寒风里坐到天明。

二十一日，星期四，天晴（三月二十日）。

天明六时出车站，走回闸北的出版部里。大雨之后，街上洗得很干净。寒风吹我衣裾，东方的太阳也在向我微笑，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大约是生命的力量。到出版部里坐了一

忽，就出去洗澡并办创造社的公务。回来又上内山书店去了一趟，买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来。

午后又办了许多创造社的公务，寄款给张资平，付新亚印刷所的印书款等。

在北四川路路上走着，觉得早晨感到的那一种生命力，还在我的体内紧张着，和阿梁上邮局去了一趟，出来就去喝酒，喝得大醉回来，路上上一家旧书铺去买了两册外国书。午后四点多钟，就上床睡了，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二十二日，星期五（三月廿一），晴爽。

昨天早晨，发了一封给映霞的快信，今天一早起来，又写了一封给映霞，一封给她祖父的两封信。自家跑上邮局去寄快信，回来买了一张外国报来读。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

奋斗的初步，就想先翻一两部思想新彻的书，以后如有机会，也不妨去做实际的革命工作。

午后把创造社积压下来的社务弄了一弄清，并将几日来的日记补记了一下，总也算是我努力的一种表白。

晚上当看一点书，因为好久不读书了，长此下去，怕又要变成一个不学无术的中国式的政客。

我平生最恨的是做官，尤其是那些懒惰无为的投机官僚，中国的所以弄得不好的，一大半就因为这些人过多的原因，而这些

人的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了少读书。

二十三日，星期六（三月廿二日），晴朗。

午前一早就有同乡来，想看书却又静不下来，所以只好和他们出去。

先上四马路各家书馆去催账，后又上十六铺乡亲家去托了一点事情。上日清船埠去候郭夫人，未到。

中午回家，午后作账单，直至五时前方出去，觉屋外的自然，分外的可亲可爱，这是劳动的赐物。我以后要劳动了，因为要享乐，先必需劳动，劳动以后的享乐，其味更纯更厚。比无聊过日子，实在要好百倍。

天气很好，傍晚一个人驱车过辣斐德路，看那路旁两排的中产人家，实在可以使人爱慕。残阳碎铺在红色砖瓦上，庭前的泊辣丹奴斯，朴泊辣树叶，都嫩绿了。微风吹来，还带着一点乐音，足证明这是文化的都市，而南京浦口的战事，丝毫不能混到我的脑筋里来。

从辣斐德路一直走往金神父路，去访华林，和他出来吃晚饭，又谈了许多关于爱情的天，并谈了些我这一回到杭州去的经验。

晚上回来，清了这一个月的本部部员的开销，啊，这创造社出版部，今年实在支撑不过去了，我怕要因此而生大病，我又想横竖事业也弄不好，不如和映霞一块儿死了倒干脆。临睡前，又作映霞的信，拟明天去作平信寄出。

二十四日，星期日（三月二十三日），晴朗。

今天是礼拜，午前起来，看了高远的天空，很想跑到郊外散步，但是出版部的事情，又一刻也离开不得。

看书看到十点左右，出去上租界去跑了一趟。遇见了一位新闻记者，他把许多近事和我说了，使我想起了周静豪夫妇约我去吃午饭的前天的信。和这一位记者去城隍庙喝了半点钟茶，又走了些无头路，于十二点半乘电车去徐家汇。附近的草地绿树，碧桃杏花，真令人有世外之想，可是不知怎么，看了这样大好的春光，我终发生不出愉乐亡我的感情来，决不能回复十数年前，在日本郊外的时候那样的一心一意的陶醉在自然怀里的感情了。大约我是老了，我的自然的天性被物欲所污了。

投映霞的信于信筒去的时候，很想在这一个时候和她在一块儿，因为她若在我的身旁，我的对于自然感受性必要强些，耐久些，猛烈些。

在徐家汇吃了午饭，享受了些绝对和平的乡村都市的静趣，又和他们打牌打到晚上午前的一点多钟。

二十五日，星期一（三月廿四），晴暖。

真是春天了，但我昨夜似为春寒所中，觉得头痛腰酸，身上在发烧。

在朝阳光里，在两旁的嫩绿的树列下，在乡下的大道上，坐车上华林去的时候，身上觉得很不舒服。在华林那里写了一封给

映霞的信，并托他为我在他的近边找一间房子，预备不能回华界来的时候好去宿，便于正午前回到闸北来，那些没用的伙计们又于我的不在中间图谋不轨了，气得我饭也吃不下去。

午前接到了映霞的信，马上复了她，自家去邮局投寄快信，她已经由杭州转赴嘉兴去就二中附小的教职了，我听了很为她喜。

寄信回来，看看窗外的残阳，都变了红色，我的眼也花了，头也晕了，怕大病将作，勉强记完了二日来的日记，或者自明日起要就床了。啊啊，我若就此而死，那么那些去年在创造社出版部里捣乱的卖我的无良心的自命少年艺术家，应该塑成一排铁像，跪在我的坟前。

二十六日，星期二（三月廿五），晴朗。

昨晚发烧昏乱，从梦中惊醒者数次，发了一身大汗，方才觉得好一点。然而头昏眼晕，一动也动不来，早晨不得已只好依旧起来管理出版部事务，我觉得这一回的病很沉重，似乎要致命的样子。

午后搬上法界去住，因为晚上要去法科大学上课的原因，八点多点就上床了，翻来复去，苦闷了一夜。体热增高，发大汗如故，喉头痛，腰酸。

二十七日，星期三（三月廿六），晴热。

病加剧，然仍不得休息，因为出版部里没有人可托付的原因。午前上新群旅馆去看了几位同乡，请他们吃午饭，晚上在英界新

群旅馆住。

二十八日，星期四（三月廿七），晴快。

这几天来，天气实在太好了，可是变得热得很，早晨一早就醒了起来，头空空洞洞，口味只觉得淡得难受，很想吃一点甜的或咸的东西。昨晚上发热，仍复是发得很厉害，因为早晨起来，眼睛还是红红的。

昨天回出版部去。看到了日本文艺战线社的代表小牧近江和里村欣三来谒的名片，所以去回看了他们一次，并且于晚上请他们在一家广东酒馆内喝了一点酒。他们约我今早午前十一时去，所以一早就赶回出版部里，为他们做了一篇文章，名《诉诸日本无产阶级同志》，并且检了许多《洪水》、《创造月刊》，预备去送给他们。午前十点左右，在法界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个相，复上田汉家去会了田汉，到十一点半钟，才和田汉到他们寄寓的孟渊旅馆。

天气很热。太阳又晒得太猛，所以中午就在老半斋吃了一次黄鳝饭。

午后上良友印刷所去，又去饮茶，系良友的编辑者梁得所君请的。

三点多钟，去周文达那里，求他为我再诊，因为昨天他为我诊后，今天果然觉得好些了，在他那里坐谈，一直谈到了夕阳陪晚的六点半钟。

复和周文达出来上孟渊旅馆去找小牧、里村，上美丽川菜馆去吃晚饭，吃到十点才送他们上船回日本去。送他们上船之后，我和周文达在蓝色的灯光底下，沿了黄浦江岸走回大马路外滩来，凉

风吹上我们的醉面，两人的谈话声也带起倦色来了，我忽而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旅愁。走到了爱多亚路口，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回法界金神父路来的时候，心上的悲哀，更加深了。

二十九日，星期五（三日廿八日），晴热。

已经是春晚的时期了，残春所剩，不过一二日而已，我倒想为今年将尽的春光滴几滴眼泪。

午前也一早就起了床，虽然无事，但路却也跑了不少。几家好久不曾去过的旧书铺，都去走遍了，譬如北京路的几家，卡德路的那家，买了三四本旧小说。其中只有一本还有点意义，是Frank Swinnerton's Elder Sister（1925 Edition）。

一个人在福禄寿吃中饭，觉得菜并不坏，可是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原，所以勉强的吃，只吃了一碗饭。

午后回出版部，遇见了自广东逃出来的伯奇，和他谈了一阵，就一道出来上内山书店去。遇见了做那封公开状给我的日本人山口慎一氏。

买了一本《公论》的五月号，里头有佐藤春夫的《文艺时评》一段，觉得做得很好。

傍晚又上田汉那里去，坐到七点钟，和他们大家出来上天蟾舞台后台去看了琴雪芳、高百岁诸人，就请他们去吃晚饭。

晚饭后，又和伯奇等沿了外滩走了半天路，走到爱多亚路口，大家坐二十一号公共汽车回来。在车上遇见了一位新华艺术学院的女学生，她上车来的时候，对我一笑，我几乎疑她是街上的卖妇了。直到下车的时候，她和我一道在打浦桥学校面前下

来，我才晓得她是新华艺术学院的学生，并且晓得她上车来时的一笑，是在和我招呼，因为今早八点到九点，我在那里讲演，大约她是在那里听，所以她是认得我的。

三十日，星期六（三月二十九日），天气晴热，早晚凉。

早晨春眠贪梦，想映霞想得了不得。一起来就写了一封信给她，并且告诉她我昨天已有一本书寄给她了。

坐公共汽车到辣斐德路，看见了些暑天的朝景，在一家茶馆里喝了半天茶，才去找新亚印刷所。午前十一时返闸北，出版部里坐满了客人，不得已陪他们出来，上五马路来吃午饭。

饭后催对账目，回家后，又开了一次部务会议，决定了些关于创造社出版部的大计。

晚饭不吃，因为中午吃了太饱，口胃不好，傍晚七点钟，上租界上来，先往永安去洗了澡，就趁车跑回金神父路来宿。

明天是五月一日，世界劳动者的最可纪念的日子，从明朝起，我相信我的精神肉体，一定还要强速力的进步许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卅日晚十时前，记于法界金神父路宿舍，达夫。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五　月　日　记

（1927年5月1日——5月31日）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星期日，阴雨，在上海之出版部内。

过去的种种情形，现在不暇回顾，我对于过去，不再事伤叹了。要紧的是将来，尤其是目前。数日来因为病得厉害，所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这一回病好之后，我的工作，恐怕要连日连夜的赶，才赶得上去。

天气阴森晦涩，气氛不佳，今年的五月节，太寂寥了，真太寂寥了。

早晨一早起来，冒微雨赶回闸北，在北四川路，又遇了英帝国主义者的阻难，几乎不能过去。到了闸北出版部，看了些来书，办了些琐事，在午前中仍复走了出来，今天头痛胃缩，身体很不好，午后睡了一个午后，晚上吃了一碗粥，还觉得不能消化。

二日，星期一（阴历四月初二），晴朗。

因为病得太郁闷了，所以一早起来，就上龙华去散了一回步，身体觉得倦怠得很，心里的郁闷，仍复是开放不了，到午前十一点左右，才到出版部里。

看了些来书和映霞的信，就走到北四川路来，在咖啡馆里吃了两杯牛肉茶和四块吐丝面包。

午后又在艺术学院宿舍内睡了一觉午睡，晚上上大世界前的天津馆去吃了一盘水饺。

回出遇见出版部里来的两个人和自广东来的王独清，陪他们去吃晚饭后，又谈了一忽，到十点钟才就寝。

三日，星期二（阴历四月初三），晴爽。

早晨一早就去出版部，见了一种荒废的空气，弥漫在出版部里。中午从法科大学会计处取了些钱来，请伯奇、独清等吃饭。

午后出去走了半天，晚上回来，又听见出版部伙计们中伤我的谤毁。

病稍微好了，只是消化不良。夜七点到九点，去上了一点多钟的德文课，十点后方就寝。

四日，星期三（四月初四），晴爽。

早晨也于六点钟起床，觉得病已经好了八九分了，因为昨晚

上听见的消息，所以和独清一道去闸北出版部开了一次全体职员大会。

对他们披沥尽了肺腑，教他们好好的为创造社尽一番力，我几乎自家的眼泪都吊下来了。

中午和独清出来，上一家广东菜馆去吃了中饭，天气很好，所以和他自北四川路，一直走向南来。路过伊文思，进去买了几本书，Horizon系书评的集合本。Art in North Italy系介绍威匿思等处的艺术的Fire，Gibson叙事诗集，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Love，By Gourmont，系Ezra Pound的英译本。

一路上走来，看了些熙来攘往的春日的世界，心里总觉得不快乐，和独清上伯奇那里去坐了一会，请他们在天宝池洗了澡，又仍复回到闸北去。

在出版部里接了些来信，上郑心南那里去了一趟，坐到傍晚，一个人出来上一家日本馆子去吃了晚饭。

晚饭后返出版部，才知道北京的二哥哥来了，马上出来上旅馆里去看他，见了侄儿侄女和他的新娶的第二夫人。十点前，仍复回到新华艺术学院里来宿。

五日，星期四，四月初五，晴快。

夜来小雨，然而我起来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坐车上丰林桥去看了几位朋友，都没有遇见。折回法界去旅店看二兄养吾，和他出去买了些物事，回来就请他们吃饭，送他上南站的火车。

路上很想起了我的年老的娘，可是因为她待我的儿女太不近人情了，终于不想回去看她。我又想起了呻吟于产褥的北京的女

人，就写了一封信去安慰她。

午后自火车站回来，在一家旧书铺里，又买了一本英译伊罢纳兹的小说The Enemies of Women。此书我从前本来有过的，后来似乎被人家借走了，所以只好再买一本。

回到出版部里，见了一位新自日本回来的学生，他和我谈了许多艺术问题。我教他不要先决定目的，应该多致力于创作。傍晚上新亚印刷所去，告以印全集的次序。

晚上有新月一弯，挂在苍蔚的天里，我自法科大学教书出来，也感受了一点春夜的寒意。明天立夏，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今天尽了，可怜可叹。叹我一春无事为花忙，然而这花究竟能够不能够如我的理想，一直的浓艳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因为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我只觉得自家的力量还有点不足。今天早晨也曾发信寄照相给她过。

六日（四月初六），星期五，晴快。

连日的快晴，弄得我反而悲怀难遣，因为我有我一己之哀思，同时更不得不加上普世界的愁闷。时局弄得这样，中华民族，大约已无出头之日了，我所希望的，就是世界革命的成功。然而人心恶劣，中外都是一样，机会主义者，只晓得利用机会去升官发财，同人的利益是不顾着的，那里还谈得上牺牲？谈得上革命？

午前又上印刷所去，教他们在全集第一页上，加上一个Dedication："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曰寒灰。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这大力的出处，大约是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假

使这样一本无聊的小集，也可以传之久远，那么让我的朋友映霞之名，也和她一道的传下去吧!”

十点钟前回到出版部里，知道内山书店昨晚着人来叫我去。到了内山书店，却见郭夫人和她的四个小孩来了。为她找旅馆，弄行李，忙了一天。午后王独清又来，同在虹口跑到晚上，洗澡，吃饭，十点钟回金神父路去睡觉。

七日（四月初七），星期六，晴。

晨七时前起床，上河南路旁五芳斋去吃早饭，回到出版部里，已经是十点多了。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就有来客，系同乡张某，和他谈到午后的两点钟才去。

午后又想上租界去乱跑，因为天气寒冷，就没有出去。又有人来访，和他枯坐到晚，苦极了。

傍晚的时候，因为天气太好，就坐车上江湾去了一趟。回来在一家小馆子里吃晚饭，又觉冒了风寒。

晚上出去访郭夫人，仍至新华艺术学院宿。

八日，晴朗（四月初八），星期日。

早晨写了一封给映霞的短信，出新华后，又上五芳斋去吃早饭。回出版部后，看了许多信，想执笔做文章，苦无兴致。

午后上北京大戏院看电影，系伊凡纳兹的作品《妇人之仇敌》。从影戏院出来，在北京路旧书铺里买了一本但丁的意大利文《神曲》及其他的小说二三册。

晚上懒极，早眠。

九日，星期一，今天是国耻纪念日，夜来雨，阴。

晨起，觉满身筋骨酸痛，想去买一本德文小说来读。因为前天早晨，自五芳斋出来，路过璧恒公司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俄国Bunin的小说，系译成德文者，似乎很有一读的价值。

十点钟到德国书铺，买了两本书，一本是Bunin's Mitja's Liebe。一本是Bernhard Kellermann's Die Heiligen。又到法界去看了几位朋友，他们都到南京去了，没有会到。中午在新半斋吃鳝鱼，吃了一个醉饱。

午后看婆宁的小说，作映霞的复信一封。

晚上去新华宿，月亮很好，步行至郭复初寓，和郭太太谈了一阵就走了。随后又到同福里的李宅，谈了半个多钟头，在那里遇见了陈方，将浩兄的事情托了他，他也已答应，因而就写了一封信去催浩兄到南京去。创造社事，也弄稳固了，大约被封总不至于的。

十日，星期二，晴朗，今天要去法科大学上课。

午前起来，天气很寒冷，并且雾很大。走到霞飞路坐电车，商家店门都还没有开，买了一大张《大陆报》看，今天的论文里却有非难蒋介石处，真奇怪极了。

中午去赴宴，会见端六、杏佛诸人，据说当局者可以保证创造社的不封，但要我一个交换条件，去为他们帮助党务，托病谢

绝了。

午后请修人等去吃晚饭，有同乡陆某，也邀在内，陆要回浙江，送了他十元路费。晚上会光赤，谈到十时，去新华艺术学院宿，人颇觉疲劳，病了。

十一日，星期三，晴快。

一早就醒，觉得病得很凶。腹泻不止，午前和王独清走了半天，觉得两只脚有一千斤重，似乎是将死的样子。

午后又和独清及同乡张某纠缠到四点钟，人倦极了，但不能脱身。

接到映霞的信数封，快慰之至。就马上写了一封回信给她。

晚上去法科大学上课，读Ouida's In a Winter City，仍在新华宿。

十二日，星期四，雨。

觉得病加剧了，午前将《洪水》第三十期编好后，出去为张资平侄事冒雨跑了半天，终没有结果，在一家北京馆吃中饭，午后回家睡了半天，晚上过俄国旧书铺，冒雨上法科大学去签了一个名，又回到新华去宿。

十三日，星期五，晴。

早晨，在新华候独清，至十点钟前方出去。伯奇也来了，三

人就走在一道。

十二点钟至四马路光华，为独清索取《圣母像前》之稿费，中午在四马路一家广东馆名杏花楼的楼上吃饭。价很贵而菜不好吃，又上了一回当。

午后回家，在出版部里遇见了自富阳来的二哥哥。和他一道出去，办了些事情，傍晚就在四马路的澡堂里洗澡，浴毕去饭店弄堂吃晚饭。

晚饭后，和独清、伯奇等别去，我和二哥哥回出版部，他们去出席文艺座谈会，我答应他们一点钟后就去。

回到出版部里，匆忙看了一封信，才知道映霞到上海来了，惊喜交半。上内山书店楼上的日本人组织的文艺座谈会去坐了一坐，就雇车奔跑到三马路东方旅馆去找映霞，她系于午后一点钟到的。晚上和她谈到半夜，就在那里和衣而宿。

十四日，星期六，晴。

早晨一早就起了床，和映霞出去上北万馨去吃早点心，伙计都惊讶我们的早起。劝映霞迁了一个旅馆，又和她说了一阵话，即跑上闸北去看二哥哥，他已经走出去了。就马上回来和映霞作伴，中午约了华林又上饭店弄堂的那家小馆子去吃饭。座上说了许多到欧洲去的话，映霞也觉得很快活。

从饭馆出来，又上新华艺术学院去看了一趟，出来直回旅馆，一直谈到半夜。

十五日，星期日，晴快。

早晨起床，想到吴淞去玩。因为肚子痛，映霞劝我上周文达那里去看病。二哥哥已于今天早晨回浙江去了，所以两人终究没有谈天的机会。

在周文达那里和映霞坐到十一点钟，出来就在晋隆番菜馆吃午饭。饭后在大马路上闲走，为她买了一件衣料，修了一修手表。回旅馆后，看报上的广告，见有白蔷薇的电影，在北京大戏院上演，就和她去看去。看到五点多钟，散场回来。映霞上陈锡贤女士那里去取裙，我也新华去了一趟，约好于七点钟再在旅馆里会。晚饭在大马路浙江路口那家小馆子里吃的，又在街上走了一会，就回来睡了。

十六日，星期一，晴。

早晨起来，两人都有点依依难舍的神情，因为她要回嘉兴去。正在互相搂抱的时候，她看出了我眼睛里的黄色。她硬要我去另找一个医生看病，我勉强上钱潮那里去看了一看，果然决定了我所患的是黄疸病。

十点左右，两人又去北四川路配了药，中午十二点钟，才送她上北火车站去赶快车。

午后回到闸北，觉得人更难堪了，就把创造社里的事情，全部托付了出去，一个人跑回新华来。晚上睡得很不好，精神也萎靡不振之至。

十七日，星期二，晴。

早晨和画家陈某及王独清一道，来法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进了东院第二号的二等病房。

睡了一天，傍晚起来上法科大学去了一次。

十八日，星期三，晴。

医生禁我吃咸的东西，肉，蛋之类，都不能吃，一日只许饮牛奶五杯，面包数块而已。睡了一天，读岛崎藤村的小说集《微风》。傍晚又上法科大学去了一次，顺便也去访问了李某。

十九日，星期四，晴。

病体还是那样，不过病院生活的单调，有点使我感得不自由起来了。终日读《微风》。

傍晚出去，上出版部去了一趟，接了两三封信，一封自嘉兴的映霞那里来，一封是她的母亲来的。

回病院的途中，又上法科大学去转了一转。

二十日，星期五，晴。

午前医生许我吃素菜了，但病症仍没有丝毫进步。有一位招呼我的道姑要去“避静”，我也想和她一道的出这一个病院。

陈锡贤女士来看我，说明天映霞又要上上海来。我心里真感激她，可是有点觉得对她不起。午前李某也来了。

午后补记了几日来的日记，人倦极了，明天等映霞来后，我打算迁移一个病院。

二十一日，星期六，晴爽。

午前在病院读书，把Ouida's In a Winter City读了一半。

中午的时候，天气很热，人亦倦得不堪。在沙发上躺了一会，愈觉得这一次进病院的不对。病体依旧，而钱却化了不少了。

等到午后三点钟前，华林来了。映霞和锡贤也果然来了，我真喜欢得了不得，就叫了一乘汽车出了病院。

这一晚在远东饭店宿，和映霞去看Barri'es Little Minister的电影，到十一点送她上坤范去后，才回旅馆睡觉，很不安稳。吃晚饭的时候，我又请他们大家吃了一顿。

二十二日，星期日，晴热。

早晨一早就醒了，候映霞来，到了十点，搬往振华去住，住在后面我曾经住过的那一排房子里。

午前和映霞杂谈，在家里坐着无聊，便走上城隍庙去散步，顺便去访问了之音等姊妹三人。在他们家里，和她们吃中饭。

下午在旅馆里不出去，傍晚为映霞买了些鞋袜，便和她上禅悦斋去吃晚饭。

饭后又在电灯光亮的马路上走了一阵，九点过后，送她上坤范女学去。我一个人，在振华宿，睡得很好。

二十三日，星期一，阴。后雨。

午前在旅馆里候映霞来，九点过后，她送药来了。吃了最后的这一服药，便和她上新亚去看《达夫全集》的第一卷。印刷已经有一半多了，不过封面还没有送去，当催伙计去买好送去。

车上遇买票的人，告我医黄疸病的医生，就上六马路仁济堂那里去，候了半天，又跑上西门医生家里去了一趟，才开到了一个药方，回来在路上买了药回旅馆。

午后一点多钟，送映霞到火车站，天竟下起雨来了。在闸北出版部里煎了一剂药，服后去商务印书馆找郑心南问资平的版税事，又去访婀娜。晚上有人请我，当去赴宴。

在新新酒楼吃晚饭，遇见胡适之、王文伯、周鲠生、王雪艇、郭复初、周佩箴诸人。主人李君极力想我出去做个委员，我不愿意。后来他又想请我教周某及其他几个宁波新兴权势阶级的儿子的书，我也没有答应。

晚上在新华睡，因为蚊子臭虫太多，睡不安稳。

二十四日，星期二，晴热。

午前一早醒来，就上虹口去打听"《文艺战线》六月号到未？"问了两家，都说还没有来，大约明天总可以到上海，我的危险时期，大约也在这十几天中间了。

孤帆教我去躲避在他的家里，但我却不愿去连累及他，所以仍想上西湖去住几天。

中午带早膳，是在一家日本铺子里吃的，吃了一碗母子饭及一碗田舍汤。

昨天接到我北京女人的信，很想复她，但没有写信的勇气。

午后在出版部睡觉，服中国药一剂，读了O.Henry的一篇无聊的小说，作映霞的信。

二十五日，星期三，晴。

因为久不在出版部里睡了，弄得臭虫很多，昨晚几乎一宵没有合眼。早晨起来，做了许多事情，上虹口一家日本馆去吃了一顿朝餐，很觉得满足。好久没有尝那酱汤的滋味，今朝吃起来觉得很合我的胃口。吃早饭后，又上仁济堂去看了一次医生，午后回来，又服了一剂中国药。

王独清来出版部里，杂谈了一阵，和他出去走走，走到傍晚，去日本馆子吃母子饭一碗。晚上上法科大学去上课，仍回出版部宿，发映霞及北京的快信各一。

二十六日，星期四，晴。

早晨去虹口，想去日本馆子吃早饭还早，所以就上五芳斋去吃了些汤团之类，又觉得吃坏了。

回来接到许幸之自狱里的来书，就上上海县衙门监狱里去看他。他见我几几乎要放声哭了，我答应他设法营救，教他再静候

几天。

买了许多旧书回来，出版部里一个人也没有，看了半天书，晚上一个人上北四川路去吃鸡饭。饭后上内山书店，不意中遇见了一欧。我告诉内山，一欧就是黄兴的儿子，他睁圆了眼，似乎感动得很，日本人的英雄崇拜之心，实在比中国人强。

晚上上法科大学去上课，结束了这一学期的事情。

二十七日，星期五，晴。

早晨又上虹口吃了一碗母子饭当早餐。上书铺去看了一趟，买了一本L.H.Myers 的小说 The Orissers。迈衣爱氏是一个新进的作家，他的小说雄壮伟大有俄国风，中国人大约还没有人读过他的东西，我打算读完后，为他介绍一下，可使中国目下的那些英文学家晓得晓得。

回到出版部里，接到映霞的来信，约我明天早车去杭州。为许幸之等写了一封信给东路军总指挥处的军法科长，要求放免许等三人。

午后去访适之，告诉他将往杭州去养病。

晚上读 Orissers，去南市换钱。

二十八日，星期六，晴。

昨天晚上睡不稳，中夜起来了好几次。天未明，就把书籍衣箱等检就，预备上车，终于六点钟前到了车站。

等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人疲倦极了。车上遇见了许多朋友，

有师长某，五六年不见了，倒还认识我。

午前十一点过，车过嘉兴，下车去寻映霞。在长廊上来回寻了两次，都不见她，心急上车，她却早在我的车座前坐下了，自然喜欢得很。和她一路上来，忘掉了病，忘掉了在逃难，午后一点多钟，到城站。

在站上找二哥养吾不见，大约他今天早晨已趁早车到上海去看我的病了，真有点对他不起。

去映霞家，见了她的祖父母亲，都说我病势不轻，马上去请集庆寺僧来诊视，晚上服药一剂，早眠。

二十九日，星期日，晴。

早晨一早，就去西湖，遇黄某于途，他告诉我浙江大学预备聘我来掌教，并且劝我在杭州静养，为我介绍了医师一人，我没有去看。

在湖塍闲步，遇见了许多同乡，他们大约是在谋事情，可惜我力量薄弱，不能够一一荐引他们。

十点钟前回到金刚寺巷来服药，午后睡了一觉，出去买了些吃的东西来。又去旧书铺买几部诗集，及苏曼殊的诗 小 说 集 一本。

晚上早就寝，觉得病好了许多了。

三十日，星期一，晴，今天是阴历四月的末日。

午前一早就醒了，在床上读了两篇曼殊的小说，早膳后，做

了一篇《杂评曼殊的作品》，共四千字，至中午十二时脱稿。

午后服药，觉得头痛，精神不爽，大约是午前做文章太过的原因，睡了一个下午，傍晚出去候上海车来，想等二家兄下车，等不到。

晚上天闷热，晚饭后，和映霞出去上城站空地里去散了一回步。

三十一日，星期二，晴热，闷人。

五月又于今天尽了，这一个月里，什么事情也不做，只弄得一身大病。

日本的《文艺战线》六月号，前天可到上海，大约官宪当局又在起疑神病了。

午前去西湖会黄某，谈及病状，又蒙他们注意，劝我安心静养，上湖滕旧书铺去看旧书，没有一部当我意的，午后服药。

得上海信，前天果有人去出版部搜查了，且在调查我的在杭住址。作复信一，要他们再为我登报声明已到日本的事情。

今早把那篇评曼殊的文章寄出，又要做月刊的文章了，大约在这两日内，还要做两三万字才行。

午后上大街去购物，也曾上车站去候车，二家兄没有回来。

读《笃旧集》中张亨甫诗选，晚上和映霞去城站散步，九点钟就寝。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客 杭 日 记

（1927年6月1日——6月24日）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星期三，晴（旧历五月初二）。

前月二十八日，早晨和映霞坐车来杭，半为养病，半为逃命，到今朝已经有五天了。梦里的光阴，过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痴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药一帖，天气也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这几天的生活，总算是安乐极了。记得Dowson有一首诗，是咏这样的情景的，前为王某译出，错了不少，我为他指出错误，原文印在《文艺论集》里，现在记不清了。

午前不出外去，在家候二兄到来，中午上海快车来后，却遇见了一位自北京来的学生，以二兄的手书来投，说他将乘夜车来杭。

午后集庆寺和尚来复诊，又给了我一包丸药吞服，我真感谢映霞的祖父的诚挚。因为这一回的劝我来杭，和介绍和尚，都是他的主张。

晚上出去候上海快车，二兄于八点钟到，和他去看映霞的祖父二南先生，谈到十点钟才回来就寝。

六月二日，星期四（旧历五月初三），天晴，有雨意。

早晨送二兄至江干，送伊上船后，我就回旗下去聚丰园定菜，决于阴历五月初六晚请客一次，将我与映霞的事情公布出来。午后为发帖等事忙了半日，傍晚出去买了些杭州官书局印行的书，有几部诗集，是很好的版子，又制夏衣一袭，预备在宴客那天穿的。

晚上去会黄某，大约是他不愿意见客，所以被挡了驾，小人得志，装出来的样子实在使人好笑。

三日，星期五，阴，微雨。

早晨又去看黄某，又被挡驾，在湖塍上走了一趟，气倒消了，就回城站来买书，买了一部《百名家词钞》的残本，版子很好，可惜不全了，只有四十七家，中有《菊庄词钞》之类，大约是乾嘉以前刻的。

午后微雨，上海有钱汇来，日本的杂志《文艺战线》六月号，也于昨天寄到了。

三点钟的时候，又上官书局去买了些书，候上海来的朋友不到。

晚上浩兄书来，说初六那天来不来不定，为之不悦者通夜，和映霞对泣移时。决定明天坐汽车回富阳去一次，无论如何，总

要催他到来。啊，求人真不容易，到今朝我才尝着了这求人的滋味。

四日，星期六，阴晴，天上微云遮满，我求老天爷不要在今明两天下雨才好。

昨晚不能入睡，想到世态人情的炎凉易变，实在不得不令人高哭。早晨五点多钟就起了床，读昨天买来的《啸园丛书》一册。病体似乎好了些，只是眼白里的黄色还没有褪尽。

今朝是旧历的端午节，龙儿死后，到今天正是一周年了，早晨在床上回忆从前，心里真觉得难过。

昨晚因为得了二兄的信，说明天我与映霞宴客之夕，也许不能来，所以早晨就坐汽车到富阳去。

杭富路一带，依山傍水，风景实在灵奇之至，可惜我事拥心头，不能赏玩，坐在车里大有浪子还乡之感。

十点钟到了富阳，腰也坐痛了。走到松筠别墅，见了老母，欲哭无声，欲诉无语，将近两年不见，她又老了许多，我和她性情不合，已经恨她怨她到了如今，这一次忽然归来，只想跪下去求她的饶恕。

吃了午饭，上故园的旧地去走了一遭，在傍午的太阳中，辞别母亲，仍复坐汽车回到杭州来，到涌金门头，已经是午后的四点多钟，湖上的游人，都在联翩归去的时候了。

晚上又到各处去请客，走到八点多钟，倦极思眠，草草服了丸药，就上床去睡。

五日，星期日，旧历五月初六，先雨后晴。

早晨起来，见天空里落下了雨点，心里很觉得焦急。坐在屋里看书，十点前后，黄某来看我，谈到傍午方去。又有两位女子中学的先生来看，便留他们在映霞家里吃饭。饭前更上西湖圣武路旧六号去看了蒋某，途上却遇见了北京的旧同事谭氏。

午饭后，天放晴了，小睡了两点钟，上涌金门去候二胞兄的汽车，久候不到，顺便又上湖边上的旧书铺去看了一趟，一共买了七八本词集，因价未议定，想于明朝去取。

六点钟上聚丰园去，七点前后，客齐集了，只有蒋某不来，男女共到了四十余人。陪大家痛饮了一场，周天初——映霞的图画先生——和孙太太——我俩的介绍人——都喝得大醉，到十二点前才按排调妥。

和映霞的事情，今夜定了，以后就是如何处置荃君的问题了。晚上因为人倦，一上床就睡着。

六日，星期一，旧历五月初七，晴。

晨起送二胞兄上汽车回富阳去，路上的店家还未起床哩，买了些烟及饼干，托转送母亲。

别了二哥哥，转身就上西湖去买就了昨天未买的词集，又去看那醉饮的两个人，他们因为醉得太凶，昨晚不能回去，所以我就送他们在菜馆附近的旅馆里过夜。今朝他们都已醒了，侍奉了一场，送她——孙氏的夫人——先上了车，映霞也到，更看视了

一番周氏醉醒的状态，我和映霞就上集庆寺去看医生。

阳光太热，中午自集庆寺回来，觉得坐车也有点不耐烦了。

午后又睡中觉，上西湖去回看了几个人，周天初和我们走了许多的路。和映霞在留芳照了几张照相。

七日，星期二，阴，晨雨。

今天已与天初约定，一早就上他那里去，因为他要为我们照相。很想和映霞及我，上六和塔去，不晓得去得成否。

在床上读了几页日文小说，很有技痒的意思，明后天当动笔做《创造》七期的稿子。

因为午前阴雨，所以映霞不愿意出去，在房里蛰居了半日，午后王母（映霞母）上亲串家去回拜去了，与她约好在西湖西园茶楼会齐，去游西湖。

二点钟左右，我和映霞去西园，天已放晴了。在西园稍坐了一忽，王母来了，就和她一同坐船去西泠印社，吃茶一直吃到五点多钟才回来。晚上早睡。

八日，星期三，晴，热。

天渐渐有点夏天的意思了，我真自家不信自家，在这半年里会这样的一点儿成绩也没有。

午前仍复在家里，看了几本笔记小说，一部是上海对山毛祥麟著的《墨余录》，一本是杭州人著的《苦海新谈》。《墨余录》十六卷，每卷各有记事若干条，多咸同间时事。笔墨很好，

可惜抄袭处太多。《苦海新谈》，虽则文笔不如《墨余录》，然而有几条记事，却很富有艺术性。

接上海来信，中间附有上海小报一张，五月三日的小报上记有《郁达夫行将去国》一条，记载得还不很坏，小报名《福尔摩斯》。

午后和映霞出去，太阳晒得很热。先坐车到三元坊的光华书局，知道《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已经来了。拿了一本全集，想和她上六和塔去的，因为等汽车不来，所以又上西湖船去。我和映霞两人游湖，始自今日，从前上湖船去，大抵总有人在一道的。

上孤山去饮新龙井茶，在放鹤亭边却遇见了我在武昌的时候教过的学生，他们现在浙江当委员，为我照了一张照相。从小青坟下出来，更上岳庙前曲院风荷去走了一圈，打桨归来，斜阳已落在两峰的阴影下了。

晚上本欲和映霞出去散步，因为她明天要去嘉兴，所以留在家中，和她话别后的事情。紧抱了许多回，吻了不计其数的嘴，九点前就各自分散睡了。

九日，星期四，阴历六月初八，晴，热。

早晨起来，就有点心神不定，因为映霞今天要去嘉兴。本来打算和她再去玩半天的，因为她要整理行箧，所以终于不去。午饭前和她去买了些饼干之类来送她，草草吃完了午饭，睡了一个钟头，就送她上车站去。

午后两点钟开车，在车站上又遇见了许多朋友。她去了，我

想这几天内赶紧做一点文章出来。

傍晚去看了一位住在西湖客栈里的朋友，回来读了一篇俄国新小说。

今天又洗了一个澡，觉得身体轻快了不少。明天早晨可写五千字，晚上可写五千字，大约在三日之内，一定可以把两万字的一篇小说做成。

晚上上街去购物，想念映霞不置，读辽文数则，盖缪荃孙所编书也，虽只薄薄两本，搜辑之苦，可以相见，古人之用心，诚可佩服。

十日，星期五，阴晴。

晨六时就起了床，看天空暗淡，似有雨意。近来干旱，一月余未下雨，老百姓苦死了，秧禾多还没有种落，大约下半年，又要闹米荒也。

在床上读俄国新小说集，然引不起兴致来做东西，自今天起，想蛰居不出，闭门硬做，把那篇两万字的小说做成它。

这半年中，恍如做梦，一点儿成绩也没有，若这一回做不出一篇大文章来，那我的生命就没有了，努力努力，还是要努力。

午前集庆寺僧来看病，说病已轻了许多了。中午有同乡周某来看我，谈了一回，就和他去访问同乡李某、裘某，又上西湖去走了一回。

午后睡午觉，醒来已将晚了，读德文 Bunin's Mitja's Liebe. 这篇小说，系在沪日未读竟者，大约明天可以把它读毕。映霞来信，禁我出去，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她，教她安心从事于教授，

我的病可以请她放心。又写了一封信去给富阳的孙氏，告以和映霞的关系。晚上早眠。

十一日，星期六，旧历五月十二，晴。

今天是入霉的节气，大约今后是一年中最闷人的天气了，我的病体，不知道如何的捱得过去。很想到北京去过夏，但是这几个月的生活费，又从何处去取？

午前在家里不出去，午后又睡了一觉午觉，傍晚上城站各旧书铺去走了一回，晚上早眠。

十二日，星期日，梅子黄时，晴雨不常，天闷热。

晨起就觉得无聊，很想出去闲步，因为没有伴侣，所以跑上了涌金门头。想坐汽车到梵村，汽车不来，就坐了洋车，到龙井去玩了半天，十一点半钟才回到家里。

几天来想做文章，终于做不出。

午后和王母上西湖去，天时晴时雨，我们在三潭印月、杨庄、孤山、平湖秋月等处，玩到晚上才回来。

晚上一早就入睡，睡得很舒服，因为今天白天运动得适当，已经疲倦了的原因。

十三日，星期一，阴晴，热（五月十四）。

午前苦欲执笔撰文，终究做不出来，没有法子，又只好上西

湖上去跑，并且顺便去取了照相，和映霞二人合照的一张照得很好，我一个人照的一张半身却不佳。

午后在家睡午觉，傍晚起来，出去上各旧书铺去走了一遍。买了几本旧小说，和一部《有正味斋日记》。

晚上十点钟才上床。

十四日，星期二，晴雨不常，闷热。

午前在家不出，读Bunin's Mitja's Liebe毕，书仅百页内外，系描写M之初恋的。初恋的心理状态总算描写得很周到，但终不是大作品，感人不深，不足以动人。还不如作者的其他一篇小说 Der Herr aus san Francisko，更为有力，更足以感人。

书中第二十八章，描写M与农妇 Aljonka 通奸处很细致，我竟被它挑动了。象这些地方，是张资平竭力模仿的地方，在我是不足取的。

午后当出去洗澡，将数日来的恶浊洗尽了它。

读吴谷人《有正味斋日记》，很觉文言小品的可贵，想做一篇论文，名《日记文学》，写三十二期《洪水》的冒头。

午后在家不出，做了一篇文章，名《日记文学》，供《洪水》卅二期的稿子，自午前十一点半做起，做到午后三点钟止，马上出去付邮，大约今天晚上可以到上海，明天当可送到。洗澡回来，又去问八字，晚上在院子里纳凉，听盲人说休咎，十时就寝。

十五日，星期三，昨晚闷热，早晨微雨，旋即晴。

天旱得久了，农民都在望云霓，不晓得什么时候得下大雨。我记得在Knut Hamsun's the Growth of the Soil里，有一段记天旱的文字，写得很单纯，很动人。

今天药已经完了，打算一早就上集庆寺去求复诊。病已愈了八九分，大约这一次药方服后，以后可以不服药了。作映霞信，因为她昨天有信来，我还没有复她。

傍午有同乡来访，系求荐者，就写了一封信给他。送他出去后，即乘汽车至灵隐集庆寺，时王母已先在候我了。问寺僧，知主持僧已先我们而入城去了，只好匆促回城内，在梅花碑育婴堂里，受了和尚的诊断，顺便去买药回家午膳，饭后睡到四点钟才醒。

醒来后，觉得天气还是闷热，写了一封给东京冯乃超，一封寄北京，一封寄武昌黄素如的信后，就出外上湖滨去闲步纳凉。夜饭前回家，读《有正味斋日记》上卷一册。

晚上大风雨，几日来的暑热一扫而尽。十点钟入睡，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沥响着。

十六日，星期四，雨仍未歇。

今早睡到七点钟才醒，在床上读了一篇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味道同吃糖皮一样，干燥而讨厌。

午饭前又读《有正味斋日记》下卷，觉得有趣味得多了。

接北京及上海来信，稿子还是做不出来，焦灼之至。荃君亦在担心我的病状，幸而昨日我信已发出，否则又要添她的愁虑了。

午后在家里坐听雨声，看了一册《有正味斋日记》下卷。日记里满载着行旅的景状，和入京后翰林儒臣诗酒流连的雅趣，内共有日记三篇，曰：还京日记，曰：澄怀园日记，曰：南归日记，时有骈俪写景文杂于其间，不过考证地名，及详述运河堤堰名等处，太使读者感到厌倦，从此可以知道考据家的无聊。

傍晚接映霞来信，即作了一封答函，冒雨去寄出，并往小同学某处坐谈了半个多钟头，因为小学校同学有许多聚合在那里。晚饭时，饮了一杯绍酒，服丸药后，就睡了，那时还不过九点钟，天气凉冷如秋。

十七日，星期五（旧历十八日），雨尚未歇。

来杭州已经二十天了，而成绩毫无，不过病体稍愈。早晨睡在床上读法文名人短篇集，很想做一篇小品，为《创造》七期撑撑门面，不晓得今明两天之内，也能够写成功不能，和映霞约定于后天早晨坐早车去上海，临去前，总要写成一篇东西才对。看从前所记日记，头昏痛了。

急了一天，又做不出东西来。午前去大方伯访友，不遇，顺便过书店去看了些新出的书籍。与同乡李氏谈，陆某亦来。

午后在家里睡午觉，晚上读法国名人小说集，早就眠，时尚未九点。临睡之前，映霞忽自嘉兴来。

十八日，星期六，晴雨不定，黄梅时正式的天气。

午前闷坐在家，映霞劝我去剪发，就到城站前去理发，一直到十二点钟。

午后天略放晴，有孙氏夫人来访，三点后和王母、映霞及保童等出游西湖，先至三潭印月，后过西泠印社平湖秋月，天上淡云微雨，时弄游人。傍晚归来，看见东北半天晴色。淡似虾背明蓝，宝俶塔直立在这明蓝的画里，美不可以言喻，至湖滨后，雇车到金刚寺巷，已经是野寺钟声齐动的时候了。

十九日，星期日，阴晴，时有微雨，旧历五月二十日。

午前在家，看小说名《海上尘天影》。著者自署为梁溪司香旧尉，有王韬序文，书出于清光绪二十年。楔子章回，体裁结构，全仿《红楼梦》，觉得肉麻得很。不过以当时海上妓女们作大观园里的金钗十二，可以看出一点当时上海妓院的风俗来，书的价值，远不如《海上花列传》。

午后稍睡，有留学时同学陈某来访，三点多钟，就和映霞及客出游，乘汽车到梵村，看一路风景。在梵村遇了雨，向一家茅亭里沽酒饮少许，就又坐了汽车回湖滨。上西园三楼吃茶，到夜才回来。

二十日，星期一，晴雨不常。

因为映霞来了，又加以上海有信来警告，属我行时谨慎千

万，所以上海之行，暂作罢论。拟至本礼拜日，再潜行赴上海也。昨天早晨，又寄了一篇《劳生日记》去，可以作《创造》七期稿用的，信也已经发出了。

午前湿云低迷，空际不亮，和映霞出至清波门外散步。出涌金门后，步行至钱王祠。柳浪闻莺处荷花已开满，荷叶上溜珠点点，昨晚上的雨迹，还在那儿。

十一点前后，天又下雨，急忙赶回家来。本来想到虎跑去饮清茶，终于没有去成。今朝是夏定侯出殡的日子，街上士女的聚观者倾巷塞途，杭州人的见识陋狭，就此可以想见了。

午后在家中坐雨，和映霞谈以后立身处世事。生不逢时，想来想去，终没有一条出路，末了两人都弄得盈盈欲泣。午后的几点钟头，正如五分钟的长，一转瞬就过去了。映霞的祖父来，就和他对饮到夜。

晚上复和映霞谈到十点钟，儿女浓情，英雄气短，今天身尝尽了。约于这一个礼拜天，坐夜车去上海，她在嘉兴车站候我。

二十一日，星期二，雨。

午前开了一回太阳，青空也露出了半角，本想劝映霞不去，再上湖中去玩半天，吃午饭的时候，忽而又云兴雨作，她就决意去嘉兴，午后两点钟，送她上了车，我一个人回来睡午觉。

报上登有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消息，大约两人间默契已成，看来北方军阀是一定可以打倒了。

晚上早睡。

二十二日，星期三，旧历五月廿三日，雨。

晨起一阵急雨，午前或者两点会停，当去虎跑寺走一遭。在杭州的余日，已无多了，这两三天内，当尽力游览一番。病似已全愈，身上脸上黄色褪尽，只有眼白里黄丝未褪，但只须保养，可以勿再服药。

早餐后，冒险出游，天上黑云尚在飞舞，但西南一角，已放光亮，可以慰行旅人的愁闷。风死雨停，闷热得很。有时亦露一条两条淡黄日光，予游人以一线希望。赶到杭富车站，正八点钟，头班汽车还没有开。

先坐车到闸口，上六和塔去看了一回旧题壁的词。一首是《蝶恋花》，是给前年冬天交结的一位游女的：

客里相思浑似水，
似水相思，也带辛酸味。
我本逢场聊作戏，
可怜误了多情你。
此去长安千万里，
地北天南，后会无期矣。
忍泪劝君君切记，
等闲莫负雏年纪。

一首是《金缕曲》，当时病倒在杭州，寄给北京的丁巽甫（《一只马蜂》的著者）杨金甫（《玉君》的作者）两人的：

兄等平安否？
记离时，都门击筑（丁），汉皋赌酒（杨）。

别后光阴驹过隙，又是一年将旧。

怕说与“新来病瘦！”

我自无能甘命薄，

最伤心，母老妻儿幼。

身后事，赖良友，

半生积贮风双袖，

悔当初，千金买笑，量珠论斗。

往日牢骚今懒发，发了还愁丢丑。

且莫问，“文章可有？”（二君当时催我寄稿于《现代评论》）

即使续成“秋柳”稿，

语荒唐，要被方人咒。

言不尽，弟顿首。

因为当时正在读《弹指词》，所以不知不觉中，竟抄袭了梁汾的腔调。两词抄在当时的日记里，在此重抄一遍。

从六和塔下来，坐车到小天竺小息，就到虎跑寺去访毛某，谈了半日的禅道，十点钟前，辞别回到城里来。

午后天又下雨了，睡到四点多钟，出到女师访夏莱蒂，和他出来喝酒，他喝醉了，扶他回去，费了许多周折。

二十三日，星期四（五月廿四），晴。

夜来大雨，早晨起了一阵凉风，霉雨似已过去，天气有点儿干燥起来了。

午前出去，上工业专门学校去访朋友，又过旗下湖滨，买了许多咸同之际的小家词集。

午后天阴气爽，又约王母等出至湖上。先上白云庵月下老人处问前程，得第五十五签。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

愿天下有情的多成了眷属。

过高庄蒋庄小坐饮龙井茶，又上公园等处玩了半天。我到高庄，是在十五六年前，这一回旧地重游，果然是身世飘零，但往日同游伴侣中之位至将相者，有许多已经不在世了。感慨无量，做了两句诗：十五年前记旧游，当年游侣半荒丘，没有续成。

舟返湖滨，已经是七点钟前。西天落日，红霞返射在葛岭山头。远望湖上遥山，和湖水湖烟，接成一片。杭州城市，为晚烟所蔽，东南一带，只见几处高楼，浮耸在烟上。可惜湖滨多兵士，游人太嘈杂，不能细赏这西湖夏日的日暮的风光。后日将去杭州，今天的半日游，总算是我此次客杭一月来的殿末之游，下半年若来，不晓得人事天然，又要变得如何了。

晚上接嘉兴来信，映霞的同事们约我于星期六早车去禾，写日记写到晚上的十二点钟。

二十四日，星期五，天晴了，很觉得快活。

早晨一早就醒，看窗外天气，真晴爽如二三月，以后大约总无久雨了，可喜。

接映霞快信，感慰之至，她真是我的知己。作复信一，告以将于明晨去上海，在嘉兴落车。

午前，收拾在杭州所买书籍，装满两�篮，还觉搁不起，大约共计买书数十元，因为是中国书，所以有如此之多。

访前在北京时所授徒，伊等已在杭州抢得一个地位了，谈了半天，自伤老大。

天气很好，热而不闷，且时有和煦之风吹来。午饭时饮酒尽一壶，饭后洗澡睡午觉，五点钟醒，仰视青天，颇有天下虽大，我欲何之之感。

在杭州住将一月，明日早车即去禾，大约在嘉兴游鸳湖一周，将附夜车到上海，客杭日记一卷，尽于今日。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四午后五点钟记于杭州金刚寺巷映霞家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厌 炎 日 记

（1927年6月25日——7月31日）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旧历五月二十七日，雨。

晨五时即起床，因为昨夜睡得很早。梳洗毕，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天忽而下起雨来了。今天一早就要乘车去嘉兴，所以郁郁不乐，觉得天时在和我作对。

七点钟冒雨去城站，来送者有王母及祖父王。映霞的二弟保童和我同行，十点钟到嘉兴。映霞在站上候我，车到站后，雨却停了，在城外走了一阵，就上城内庆丰楼去定座请客，请的都是映霞的同事。吃到午后两点，大家方才散去，那时候天又下起雨来了。

在一家小旅馆听雨候车，望烟水里的南湖，终究不曾去得。

四点五十分，杭州开来的车到了，就和映霞、保童一道上车，晚上七点半钟到上海北站，天已经黑了，雨仍旧在丝丝落着。

坐马车到四马路的振华旅馆，住九十一号房，我和映霞一夜不

睡，谈到天明。

二十六日，星期日（五月二十八日），晴。

因昨晚事，映霞今天疲倦之至。

午后去访郭某、李某及石某，都不见到，今天星期，他们都已去应酬去了。

上内山书店，遇见了斯某，谈了些衷曲。晚上在六合居和映霞等吃饭，饭后又去看李某，托保童事，已成功了，明天午前十至十一点的中间，当和他去黄浦滩十五号访李。

今天路过西门，又买了几部旧书，一部是Catherine Jame's Before the down，一部是德国Lisbet Dill's Eine von Zn Viele。

晚上仍和映霞同床宿。日本林房雄有信来，托译中国左翼文艺集一册。

二十七日，星期一（五月二十八），晴。

是真正的夏天天气了，海上时有凉风吹来，太阳光里行动时，大半的人都汗流如雨下，可是晚上仍是很凉快。

午前去高昌庙看蘅青，不遇。十一点的时候，送保童去考中央银行的练习生，见了文伯、孤帆诸人。午后在家小睡，又和映霞上周文达那里去，行走到夜。

夜饭在福禄寿吃，和映霞买了许多东西，谈到将去北京一节，她哭了好多时。

入睡已经是二点多了，她明天要趁早车回嘉兴去。

二十八日，星期二，晴。

早晨五点钟就起来梳洗，送映霞上火车站去，买了票，送她上车去坐好，我就回到出版部去看了些信和书。又过各旧书铺，买了几本不必要的小说和诗集。午后有暇，当去访适之及他们的新月书店。

新月书店，开在法界，是适之、志摩等所创设。他们有钱并且有人，大约总能够在出版界上占一个势力。

适之住在极司菲而路四十九号甲的洋房里，午后三点多钟到他那里，他不在家，留了一个名刺给他和惠慈。

晚上访王独清、华林等于金神父路，买了一本Wilkie Collins的小说，名No Name。柯林斯的小说，结构很好，是后来许多通俗小说家的先驱，虽则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但是在小说匠的流辈里，可以算得一位健将。他的The Woman in White，已经是妇孺相知的通俗书了。

读一位无名作家的小说到九点钟，就上床睡觉。

二十九日，星期三（旧历六月初一日），阴晴。晚上雨。

晨起就往虹口，看了些新出的日本杂志，买了一本《文艺春秋》，在一家日本馆子里吃了一顿饱饭，走上出版部去。

有许多函件来稿，带了到旅馆里来。这几天完全思路不清，头脑昏乱，所以做不出东西来，从明天起，当勉强的写几篇小说出来卖钱。

午后约一位商人在六合居吃饭，饭后睡了半天，晚上天潇潇下了微雨，心里很是悲凉，映霞的胞弟保童明天要回杭州，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教他在嘉兴车站上转交给映霞。

三十日，星期四（旧历六月初二），晴，时时下几点雨。

昨晚上因为看书看到了十二点多钟，所以今天觉得心神不快。早晨八点前，送保童上沪杭车站去了一趟。就跑上出版部去。在虹口走了一圈，买了些日文旧小说，回来到旅馆，遇见了独清。他来警告我行动须秘密一点，不要为坏人所害。

和独清在一家扬州馆吃中饭，回来睡了一觉，直到午后四点钟才起来。

出去看了适之，和他谈了些关于浙江教育的事情，大约大学院成立的时期总还很远，因为没有经费。

顺便又到法院旁的陈通伯家去看了一趟，遇见了陈小姊，和她谈了一个钟头。

从陈家出来，太阳已经将下山了，复回创造社去了一次，接到了几封杭州嘉兴来的信。

晚上去内山书店，又上沧州旅馆去看王文伯，没有遇着，回来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

今天天气很热，路过大华饭店，见有电影名《巴黎的夜半》，很想进去看看，因为怕遇见熟人，所以不去。

六月又于今天尽了，明天起，已是炎热正盛的七月，我不晓得入了七月以后，自己的思想行动，有没有一丝进步，从明朝起当写些东西。

七月一日，星期五（旧六月初三），闷热。

天气闷得很，是霉雨时候特有的气象，弄得人真真气都吐不出来。

早晨蛰伏在旅馆里，十点前后出去吃早餐，流了一身的汗，昨夜来似乎伤了风，所以汗格外出得多，头脑有一点昏，想做文章却做不出来。

早餐后上书店去看了一回新到的洋书，有一部中国小说《第二才子风月传》的英译本在书架上，翻下来一看，原来是从法文重译出来的，英译名The Breeze in the moon-light，书名真译得美丽不过。

上各处去走了一趟，就买了一部《风月传》来读，一直读到将夜。这书的著者不详，然而旧小说中象这样Romantic，Perfect的东西，实在少有。我初见外国译书的名目的时候，以为总不外乎一部平常的传奇小说罢了，然而打开来一读，觉得作者笔致的周到，有近代中国名作家所万赶不上的地方。空的时候当做一篇文章来介绍介绍，好教一般新作家得认识认识这位无名的作家。

晚上大雨，我一个人在酒馆里吃晚饭，倒也觉得清闲自在。饭后回来，又看了一篇日本人做的小说，十点钟敲后上床就寝，窗外的雨还未歇。

二日，星期六（六月初四），热而且闷，大雷雨。

早晨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映霞，一封给杭州映霞的祖父的。

饭后上出版部去了一次，接了几封映霞的来信。

午后无聊之至，想做文章又做不出来，不得已只好乱读了些西洋的作品，俄国爱伦婆尔古的小说《勿利奥，勿来尼特及其弟子等》今天开始读了。

晚上上新旅社去看了几位同乡，和他们打牌打到了半夜才回来，睡的时候，人倦极了。

三日，星期日，晴，后雨（六月初五）。

晨起已经是十点多钟了。上城隍庙去吃中饭，并且买了些书来，读到将夜出去。

先到内山书店，然后去访了一位朋友郑氏，又过法界新月书店去看了一趟。和独清、伯奇两人吃晚饭，谈到半夜，他们才回去。

四日，星期一，雨。

自早晨落雨，落到晚上，一刻也没有停过。

看了一日的书，觉得很头痛，几天来似乎伤风了，总觉得不舒服，做文章也做不出。

楼建南来看我，午后和他去洗澡。

晚上很想念映霞，写了一封信给她，中间附词一首：

扬州慢

客里光阴，黄梅天气，孤灯照断深宵。

记春游当日，尽一一湖上逍遥。

自车向离亭别后，冷吟闲醉，多少无聊！
况此际征帆待发，大海船招。
想思已苦，更愁予，身世萧条。
恨司马家贫，江郎才尽，李广难朝。
却喜君心坚洁，情深处，够我魂销。
叫真真画里，商量供幅生绡。

五日，星期二，大雨终日（六月初七）。

因昨晚上睡不着，今早九点钟才起床，窗外头雨脚正繁，很想出去，但又不能。

到中午的时候，天晴了半刻，就上创造社出版部去，遇见独清也在那里。

早晨做了一篇仓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译本的序文，总算是这一次到上海来后，做的第一篇文章，共有二千字内外。

和独清出来，在美丽川菜馆吃饭。饭后又上出版部去了一趟，办理了些杂务，二点多钟，上内山书店去，杂谈到夜。田汉、伯奇等也在那里，就一道出去吃晚饭，饭后去中央会堂看新剧，遇见了志摩等，到十二点钟，冒雨回旅馆，读书读到午前二点。

六日，星期三，大雨（六月初八）。

睡到十点钟起来，无聊之至，上中美书店去买了两本英文小说。一本是James Joyce's Dubliners，一本是George Gissing's NewGrub Street，又过德国书店买了一本德文近代短篇小说

集。读书读到午后，又出去了一趟。

上创造社去，接到了映霞的两封信，知道她想到上海再来看我的病状。晚上写了她的复信，因为无聊，就出去上大世界去听戏，到十二点才冒雨回来。

七日至十五日，天气炎热，天天晴。

住在旅馆内，无聊之至。八日映霞自嘉兴来，和她玩了三五天，曾到半淞园法国公园等处看月亮，十二的晚上，佐藤春夫到上海，和他玩了半夜。

十三日午后，映霞乘晚车赴杭，送她到车上，回来洗澡更衣，休息了两天。

今天是七月十五日了，昨天接到北京荃君来信，就写了一封快信去复她，答应她于一二星期后赴京。今天又接北京曼兄来信，大骂我与映霞的事情，气愤之至。

午后上佐藤春夫处，伊已出外去了，就在鸭绿路一带闲走了两个钟头，看见了许多盐酸梅。

晚上凉快，拟于这两日内做成一篇小说去卖钱，好搬回闸北去住，大约住到月底以后，可上北京去。今天接到映霞自杭州来信，写了一封复信给她，保童的事情，已经决定了。

十六日，星期六，旧历六月十八日，晴，热。

数日来连夜月明，所以晚上睡得很迟，弄得身体坏极了。今天晨起就做小说，一直写到午后五点多钟，写成了一篇七千余字

的小说，名《微雪的早晨》，打算去卖给《东方杂志》，或《教育杂志》。晚上在南洋西菜馆吃晚饭，遇见适之，和他约定合请佐藤春夫吃饭，他说除礼拜一二外，每日都有空的。

接映霞信，她说她很想我，我也在想她，明早当写一封信去。

十七日，星期日，阴晴，有点儿闷（六月十九）。

今天是六月十九，民间传说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我想起了儿时故乡当这一天的热闹，我想起了圆通庵里看女子的事情，我更想起了少时我所遇见的第一个女人，在桥头立着的风神。

天气很闷，时雨时晴，午前在家里睡觉，因为昨天写了一天小说，今天觉得有点疲倦，大约是睡眠不足的原因。十一点钟的时候上新闸路去把映霞为我缝的两套绸衣取了来，就在旅馆前面的那家酒馆里吃了午饭。

午后出去，上内山书店坐了半天，买了几本日文小说。在那里遇见了日本报上海《每日新闻》的记者，他告诉我说，明天在日本人俱乐部开会欢迎佐藤春夫，要我也一定去参预晚餐会，并且要我去邀欧阳予倩等也加入。

午后三四点钟回到旅馆来睡觉，不久许杰来谈，谈到晚上的九点多钟。

许杰去后，出去上法界吉益里的予倩家内，告诉他以明天的事情，更顺便去邀了独清、田汉等。回来看昨天做的小说，修改了一下，换了一个题目名《考试》，打算明天去卖给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上床就寝，已经是十二点钟过了。

十八日，星期一，晴，热（六月二十日）。

晨起就到出版部去，已经将近十点钟了。将那篇小说拿到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编辑处去，卖了四十块钱。

又接到映霞的来信，托我买布，在上海各铺觅遍，不能得那一种花样的纱布，所以只买了三百支烟，托伙计到杭州去的人带了去。

午后在家睡觉，明天打算搬到创造社出版部去住。将晚的时候，上法界的俄国书铺里去，买了底下的三册书：

Von Trotz und Trene, Bogislow V. Selchow.

Summer, R. Rolland,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Soul enchanted. (English)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George Moors.

摩亚的《过去记》里，很有几篇好小说，打算译一点出来。罗曼罗兰的《夏天》大约也是一部好书，打算就在这几天读它完来。晚上日人招待我与佐藤春夫，主催者为上海每日新闻社，到了欧阳予倩、获原贞雄及《大阪每日新闻》上海支局记者等二十多人。

在日本人俱乐部吃完晚饭后，又到六三亭去喝酒，喝到午前二点，才坐了汽车回来。我的对酌者为马妹洛姑，在上海总算是第一流的日本妓女了。

约定于二十日晚上，再招佐藤来吃晚饭，当请志摩、适之、予倩等来作陪客。

十九日，星期二，晴，热（六月二十一日）。

午前八点过起床，就上出版部去取了商务印书馆送来的四十块钱。弄到午前十一点半，才把振华旅馆里的账算清，并且把行李搬出，搬上出版部去。

因为天气太热，黄包车夫敲竹杠，气不过，就雇了一辆马车搬运行李。

午后出去同佐藤春夫及他的太太妹妹上城隍庙半淞园去玩，吃茶谈天，一直游到六点多同回他们的旅馆。洗澡吃晚饭后，又有两日人来访佐藤，同他们一同出去上六三花园去征妓喝酒。月儿刚从东方树林里升起来，在六三花园的楼上远望过去，看见晴空淡白的中间，有一道金光在灿射。四面的树梢静寂，夜半人稀，黑黝黝的一片，好象是在海上的舟中。和妓女等卷帘看月，向天半的银河洗手，开襟迎半夜里的凉风，倒也有一点趣味。写了几张作合的邮片寄东京的作家菊池宽等，一直到十二点钟过后才坐汽车出来。

风凉月洁，长街上人影也没有一个，兜了一圈风，又和佐藤、荻原等上青鸟馆，虹口园及卡而登跳舞场去，遇见了些奇怪的舞女，一位日本的女青年和一位俄国的少妇，和我们谈天喝酒，一直闹到早晨的四点，同佐藤并坐了一辆小汽车，于晨光稀微的早市里跑回虹口的旅馆去，心里却感到了一点倦游的悲怀，在佐藤房里的沙发上睡了一觉，七点钟就跑回到出版部来。

二十日，星期三，晴，热极（六月二十二日）。

早晨看见报上有我们前晚在日本人俱乐部照的那张照相，从火热的太阳光里走上法界的各处去请客。午后一点多钟，在田汉家里又遇见了佐藤夫人，和她及田唐两太太坐汽车去先施、永安买了些东西，在福禄寿的客堂里吃冰闲谈，坐到晚上。

回佐藤的旅馆去坐了一会，于向晚的时候又和佐藤及唐太太等去坐汽车兜了一圈风。

八点钟到功德林去，适之、通伯、予倩、志摩等已先在那里了。喝酒听歌，谈天说地，又闹到半夜。

在福禄寿饮冰水，等到十二点后，上天蟾舞台去看了许多伶人的后台化装，送佐藤到旅馆，回家来睡，已经是午前两点多钟了。

二十一日，星期四，晴，热极。

午前为创造社公务忙了半天，午后在家里整理来稿，汗淋了一身，补记两日来的日记，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告以这两天的忙碌，和没有工夫写信给她的苦衷。信写完后已经是五点钟了。

拿了这封信跑出去，天上的太阳，还晒得人头昏眼晕，先上佐藤那里去了一下，又往各处去走了一遍，到七点钟才上新新公司去吃晚饭，是现代评论社请的客，座上遇了适之、蓊青、复初等许多人。

吃完晚饭，又和田汉去大华饭店看电影吃冰水。一直到午前

一点钟。

二十二日，晴热，午后大雨，星期五。

早晨起来，就有许多人来访，和他们出去，上婀娜那里，听到了许多不愉快的话，把我气死了。

和伯奇、独清等上虹口日本菜馆去吃饭，饭后上浴室洗澡，遇着了大雨。

晚上上佐藤处，和他们走走，到十二点后回出版部。

二十三日，星期六，晴，热。

七点半起床，作映霞信，因为她昨天来了快信。

早晨所以起得这样早的原因，就因为昨晚上和佐藤约定，一早就去打听他上南京去的事情的。九点钟的时候，上佐藤那里，和他一道出去，去访法界的田汉，田汉本约定亲自陪佐藤去南京的。延宕到了现在，有十几天了，终究没有去成，佐藤也等得心焦了，他的夫人也在埋怨佐藤了。和田汉谈了一会，决定了明早动身北去，我们到午前十一点左右，就和一位德国夫人及一位康女士，一道出来吃饭。在四川路一家外国饭馆，名奇美的饭店里吃饭。

吃完中饭，又到佐藤的旅馆里去，他太太大发脾气，一直坐到日暮，才和他们一道出来，上永安公司去买物购衣，末了，又上美丽去请他们吃晚饭。

吃完饭后，走了一圈，仍复上法界田宅去问讯。决定明早一

定起行，我因为上南京去不得，约定于明早八点，上车站去相送。晚上送佐藤夫妇回旅馆后，又和那位德国夫人坐汽车兜了一圈风。

二十四日，星期日，晴，热（旧历六月廿六日）。

早晨八点钟，赶上火车站去送佐藤，谁知田汉又改了行期，佐藤以汽车来接我去商量办法，不得已就只好和他及他的夫人妹妹一同先到杭州去玩。

九点十五分开车，一直到午后五点钟才到杭州城站。路上军人如臭虫，层积累堆。坐的车位，也为这一个阶级占据尽了。我说中国军队，如臭虫一样，并不是骂他们，实在觉得这譬喻还不大相称，因为臭虫只能吮吸人血，不能直接使人死亡，而军人恐怕有使中华民族灭亡的危险。这军人系指新旧的军人一概而言，因为国民革命军人和其他军人，都是一样的腐败，一样的恶毒，军人不绝迹，中国是没有救药的。

午后五点钟到了杭州，先送佐藤氏三人上西湖饭店去住下，我一个人然后到映霞的家里去和她相见。她不幸不在家，我等了一会，只好仍复出来上西湖饭店，去陪佐藤夫妇吃饭游湖。

游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到映霞家里，她病了，睡在床上。又是十几天不见，使我在灯光下看了她的清瘦的面容，不知不觉的又感伤了起来。谈到十二点钟，才上东床去睡，觉得牙齿有点痛。

二十五日，星期一，晴，热（旧历六月廿七日）。

早晨和映霞去访佐藤于西湖饭店，在湖滨知味观吃饭，十二点前后，坐汽车上灵隐去。在灵隐寺里走了一圈，又坐肩舆上韬光去喝茶。太阳光很大，竹林里吹来的凉风，真快活煞人。

下韬光后，在灵隐老虎洞前照了一张相，仍复坐洋轿上清涟寺紫云洞等处。六月的深山洞里，凉冷如秋。今天是中伏的起头一日，路上来往烧伏香的人不少。

上岳庙后，就在杏花村吃晚饭，饭后摇到三潭印月，已经是满天星斗了。

星光映在池里，她们都误作了萤光，在那里捉逐。

晚上回湖滨小坐，到家睡觉，已经是十点钟敲过后了。

二十六日，星期二，晴，热（旧历六月廿八日）。

本打算今天早车去上海，因为要买物购书，所以又耽误了一天。

早晨和他们去杭州市大街买绸缎等类，中午上映霞家去吃饭。爹爹二南先生撰诗两首，写了三幅字送给佐藤，宾主尽欢而散。

午后三点多钟，坐汽车到六和塔去，坐到五点多钟，回湖滨。改坐湖船仍旧上三潭印月等处去喝茶，晚饭在楼外楼屋顶上吃，十点钟回家就寝。

二十七日，星期三，晴，热。

一早就起来，上西湖饭店去催他们起床。坐汽车到城站，趁七点四十分特别快车回上海。映霞来送我，离亭话别，又滴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到上海已经是午后二点了，上佐藤旅馆去坐谈到夜，出席于文艺漫谈会。十二点多钟，上澡堂去洗了一个澡，回出版部来睡，已经是一点多钟了，牙齿痛，蚊子也多，睡不安稳。

二十八日，星期四，晴，热（旧历六月三十日）。

早晨起来，就上法界田汉家去。又遇见了那位德国夫人，她一定要跟我出来，和她跑了一天。

晚上送佐藤上南京去，在车站上遇见了北京的朋友邓某，从车站出来，先在马路上和德国夫人兜了一圈风，就去法界霞飞路东华电影院看电影，晚上回家来睡觉，已经是十二点多了。

二十九日，星期五，晴热（旧历七月初一日）。

早晨独清来，和他出去走了半天，在日本饭馆里吃午饭。同去访佐藤夫人，答应她晚上去和她看电影。

午后在澡堂里睡了一觉，洗澡后出来，已经是四点钟了。访陈通伯，谈了一忽。

回出版部来，接到了北京的一封信，心里很是不快活。补记六天来的日记，在出版部吃晚饭。

饭后出至佐藤氏寄寓之旅馆，和他的太太及妹妹出至大世界游。在露天茶园里遇见之音，两月来不见，她却肥得多了。

送佐藤夫人回旅馆后，又上振华旅馆去访周静豪，托以丁某在狱事。回出版部已将近午前两点，一味秋意，凉气逼人。

三十日，星期六，晴热，旧历七月初二日。

阅报知北京今年大热，我很为荃君辈担心，昨天接她的来信，又觉得心里发火。但是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个弱女子，我总要为她和映霞两人，牺牲我的一切。现在牺牲的径路已经决定了，我只须照这样的做去就行。

晨起就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想作小说，因为楼上太热，不能执笔，午前在家中读摩亚氏小说，《过去的回忆》头上一段Apologia，很有趣味，此书我在十几年前头曾经读过，现在已经是读第二次了。

午饭后小睡，因天热直到午后四点多钟方出去。上佐藤夫人处小坐，又上通伯那里去旁听现代评论社的开会。他们都是新兴官吏阶级，我决定以后不再去出席了。

晚上回家来吃晚饭，路过北河南路。见有盂兰会的旗鼓，很动了一点乡愁，想到小的时候在故乡市上看放焰口的光景。又是七月底了，夏天尽了，今年又是半年过去了。

晚饭后出去至佐藤夫人处，陪她们去看电影，在海宁路一电影院内，影片名Midnight Sun. 是美国出品，系叙一舞女与一陆军将校毕业生的恋爱的。中间写有俄国革命以前的贵族的腐败情形，及革命党初期的牺牲热忱，尚不失为一好影片。

影片看完，送佐藤夫人等返旅舍，已经是十一点半了。一路上坐黄包车回来，颇感到了身世的不安，原因似乎在北京荃君给我的那封威胁信上。我想万一事不如意，情愿和映霞两人去踏海而死，因为中国的将来，实在没有什么希望，做人真真没趣。不过在未死之先，我还想整作一番，奋斗一番，且尽我的力量以求生，七月只剩明天一天了，从八月一日起，再拚命来下一番死功夫。

三十一日，星期日，晴热（旧历七月初三日）。

早晨八点钟就起了床，听见仿吾已经来上海，因即去大东看他。谈到了中午，回到出版部吃午饭。饭后去访佐藤夫人，四点多钟，和她们去城隍庙玩，回到陶乐春吃夜饭。饭后回出版部，谈整理部务计划。

夜十时谈到了北京分部的事情。决计于二星期后北去。一则略略料理一点家务，可以安心去国，作异国永住之人。二则可以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全部交出，亦可以从此脱手。

七月日记，尽于今日，天风习习，天貌沉沉，我对于将来，对于中国，对于创造社，都抱一种悲戚的深愁，但愿花长好，月长圆，世上的人亦长聪明，不至再自投罗网，潦倒得同我一样。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夜十时记

原载《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沧 州 日 记

（1932年10月6日——10月13日）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旧历九月初七日）星期四，晴爽。

早晨六点就醒了，因为想于今天离开上海。匆忙检点了一下行李，向邻舍去一问，知道早车是九点前后开的，于是就赶到了车站。到时果然还早，但因网篮太大，不能搬入车座事，耽搁了几分钟，不过入车坐定，去开车时还早得很。天气也真爽朗不过，坐在车里，竟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

到杭州城站是午后两点左右，即到湖滨沧州旅馆住下，付洋拾元。大约此后许住一月两月，也说不定。

作霞及百刚、小峰等信，告以安抵湖畔，此后只想静养沉疴，细写东西。

晚上在一家名宝昌的酱园里喝酒，酒很可以，价钱也贱得可观，此后当常去交易他们。

喝酒回来，洗了一个澡，将书籍稿子等安置了一下，时候已经不早了，上床时想是十点左右，因为我也并不带表，所以不晓得准确的钟点。自明日起，应该多读书，少出去跑。

十月七日（九月初八），星期五，晴爽。

此番带来的书，以关于德国哲学家 Nietzsche 者较多，因这一位薄命天才的身世真有点可敬佩的地方，故而想仔细研究他一番，以他来做主人公而写一篇小说。但临行时，前在武昌大学教书时的同学刘氏，曾以继续翻译卢骚事为请，故而卢骚的《漫步者的沉思》，也想继续翻译下去。总之此来是以养病为第一目标，而创作次之，至于翻译，则又是次而又次者也。

昨晚睡后，听火警钟长鸣不已，想长桥附近，又有许多家草房被烧去了。

早餐后，就由清波门坐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岭，出满觉陇，在石屋洞大仁寺内，遇见了弘道小学学生的旅行团。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女人，大约是教员之一，相貌有点象霞，对她看了几眼，她倒似乎有些害起羞来了。

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人疲乏极了，但余兴尚未衰也。

今晨发霞的信，此后若不做文章，大约一天要写一封信去给她。

自南山跑回家来，洗面时忽觉鼻头皮痛，在太阳里晒了半天，皮层似乎破了。天气真好，若再如此的晴天继续半月，则

《蜃楼》一定可以写成。

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桂花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秋迟或作山深，但没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难耐"，或可对对，这是今晨的实事，今晚上当去延益里取一条被来。

傍晚出去喝酒，回来已将五点，看见太阳下了西山。今晚上当可高枕安眠，因已去延益里拿了一条被来了。

今天的一天漫步，倒很可以写一篇短篇。

晚上月明。十点后，又有火烧，大约在城隍山附近，因火钟只敲了一记。

十月八日（阴历九月初九），星期六，晴爽。

今天是重阳节，打算再玩一天，上里湖葛岭去登高，顺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间病院。

早晨发霞信，告以昨日游踪。

在奎元馆吃面的中间，想把昨天的诗做它成来：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或作山深）桂始花，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午后上葛岭去，登初阳台，台后一块巨石，我将在小说中赐它一个好名字，叫作"观音眺"。从葛岭回来，人也倦了，小睡了数分钟，晚上出去喝酒，并且又到延益里去了一趟。从明日起，当不再出去跑。

晚上读卢骚的漫步。

十月九日（阴历九月初十），星期日，晴爽。

天气又是很好的晴天，真使人在家里坐守不住，“迟桂开时日日晴”，成诗一句，聊以作今日再出去闲游的口实。

想去吃羊腰，但那家小店已关门了，所以只能在王润兴饱吃了一顿醋鱼腰片。饭后过城站，买莫友芝《郘亭诗钞》一部，《屑玉丛谈》三集四集各一部，系申报馆铅印本。走回来时，见霞的信已经来了，就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并附有兄嫂一函，托转交者。

钱将用尽了，明日起，大约可以动手写点东西，先想写一篇短篇，名《迟桂花》。

十月十日（九月十一），阴晴，星期一。

近来每于早晨八时左右起床，晚上亦务必于十时前后入睡，此习惯若养得成，则于健康上当不无小补。以后所宜渐戒的，就是酒了，酒若戒得掉，则我之宿疾，定会不治而自愈。

今天天气阴了，心倒沉静了下来，若天天能保持着今天似的心境，那么每天至少可以写得二三千字。

《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

午前写了千字不到，就感到了异常的疲乏。午膳后，不得已只能出去漫步，先坐船至岳坟，后就步行回来。这一条散步的路

线很好，以后有空，当常去走走。回来后，洗了一次澡。

晚上读鼓羡门延露词，真觉得细腻可爱。接霞来信，是第二封了。月亮皎洁如白昼。

今天中饭是在旅馆吃的，我在旅馆里吃饭，今天还是第一次，菜蔬不甚好，但也勉强过得去，很想拚命的写，可这几日来，身体实太弱了，我正在怕，怕吐血病，又将重发，昨今两天已在痰里见过两次红了。

十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星期二，晴朗。

痰里的血点，同七八年前吐过的一样，今晨起来一验，已证实得明明白白，但我将不说出来，恐怕霞听到了要着急。

这病是容易养得好的，可是一生没有使我安易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贫，却是没有法子可以驱逐得了。我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贫”这“穷”恐怕在我死后，还要纠缠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为孤儿寡妇，没有钱也是养不活的。今天想了一天，乱走了一天，做出了许多似神经错乱的人所做的事情，写给霞的信写了两封，更写了一封给养吾，请他来为我办一办入病院的交涉。

接霞的信，知道要文章的人，还有很多在我们家里候着，而我却病倒了，什么也不能做出来。本来贫病两字，从古就系连接着的，我也不过是这古语的一个小证明而已。

向晚坐在码头边看看游客的归舟，看看天边的落日，看看东上的月华，我想哭，但结果只落得一声苦笑。

今天买了许多不必要的书，更买了许多不必要的文具和什

器，仿佛我的头脑，是已经失去了正确的思虑似的，唉！这悲哀颠倒的晚秋天！

午前杭城又有大火，同时有强盗抢钱庄，四人下午被枪杀。

寄给养吾的信，大约明天可到，他的来最早也须在后日的午后。

十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星期三，晴快。

昨晚寄出一稿，名《不亦乐乎》，具名子曰。系寄交林语堂者，为《论语》四期之用，只杂感四则而已。

今晨痰中血少了，似乎不会再吐的样子，昨天空忙了一天，这真叫作庸人自扰也。大约明天养吾会来，我能换一住处也好，总之此地还太闹，入山唯恐其不深，这儿还不过是山门口的样子。

中午写稿子三张，发上海信，走出去寄信，顺便上一家广东馆吃了一点点心。

傍晚养吾来，和他上西湖医院去看了一趟。半夜大雨，空气湿了一点。

十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星期四，晴快无比。

午前去西湖医院，看好了一间亭子上的楼房，轩敞明亮，打算于明后日搬进去。

午后发映霞信，及致同乡胡君书。

明日准迁至段家桥西湖医院楼上住，日记应改名《水明楼日记》了。

原载《忏余集》，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

水 明 楼 日 记

（1932年10月14日——11月10日）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旧历九月半），星期五，晴爽，东北有微风吹来。

晨六时起床，太阳还未出人家屋顶，寒冷之至。养吾欲搭早班七点半钟船回里，所以送至江干，重返湖滨，刚敲八点。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早餐，就会萃行李书籍，出了沧州旅馆，而搬到了此地。

这儿是友人杨氏郁生经营的西湖医院，我因他们这里清静幽深所以问他借了一间闲房来住。房子是同治年间张勤果公的栖息之处，张殁后改建为祠，在段桥东，前面临湖而后面遥靠宝俶塔山。我所住的一间，尤系张公祠中的最好的处所，名水明楼，上悬有会稽陶濬宣隶书匾额。照此匾的题跋看来，则此地原为严氏富春山庄旧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来此地作客闲居，也是人事的巧合。

午前作养吾、映霞信，下午写良友社编辑部信，告以出书事，且等我回沪后再说。今天忙了一天，傍晚才得静坐下来记这条日记，从明朝起，当不再出外去，而专致意于创作了。

晚上又发霞信，系去催她汇钱来的。月亮明朗得同夏夜一样，有许多男女的对儿及小孩子的集团，在屋外的湖滨及马路上空地上闲走与喧嬉。

读杜葛捏夫的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象嚼橄榄，愈嚼愈有回味。

十月十五日（九月十六），星期六，晴和。

晨起，湖南一片白雾，太阳晒得很浓，但雾仍晒不开，为数日来未有之景，或将下雨，也说不定。

《零余者的日记》里的几句诗，实在有味得很。那一位老德国教师的怀乡之歌，译在下面：

Herz, mein Herz, warum so traurig?
Was bekuemmert dich so Sehr?
Sist ja schoen im fremden Lande——
Herz, mein Herz——was willst du mehr?
柔心，问我柔心，为甚忧愁似海深？
如此牵怀，何物最关情？
即使身流异域，却是江山洵美好居停——
柔心，问我柔心，——此外复何云？

还有零余者最后所引的一首：

"And about the grave

May youthful live rejoice,

And nature heedless

Glow with eternal beauty."

也是很有意思，可惜译不出来。

午饭后，小睡，起床已将三点，上延益里去，则霞寄来之款已到。有此数十元大约可以用到《蜃楼》做毕，只差居停的房饭钱了。预计十一月底，必须做好《蜃楼》，那时候打算上上海去一趟。映霞亦有信来，我可白急了一天一夜。

晚上入城购物，买尽了五元钱。此后日用起居的事物，一无所缺，只待专心写文章了。

月明如昼，水明楼上，照得晶莹四彻，灭去电灯后，又在露台回廊上独坐了许多时候。猛想起李后主"独自暮凭栏"句，实在意境遥远得很。

十月十六日（九月十七日），星期日，晴快。

晨起将几本旧书订了一订好，映霞忽来了一个电报，谓钱已寄出云云。这事原不能怪她，也不能怪我，总之是不识人家苦辣的自私的人在打了混的缘故。从此又可以得两个教训，一，我们不应当为自已的利益之故而牺牲他人的时间、劳力与金钱；二，我们于今日此刻须做的事情，万不可挨到了明日再做。

午饭前，霞又有快信来，其中满述了一篇家庭纷闹之辞，不快之至，因即写了一封快信去安慰她。我后半生的行程志愿，于这一封短信中写尽了。因心终郁郁，所以就出去喝了半斤酒，数日来的清戒，于此破掉。酒后就搭汽车上四眼井，又上翁家山去

视察了一回，下龙井风篁岭，过二老亭，出至洪春桥搭汽车而返。路过五老坟边，很想进去一哭，因时间来不及而中止。过岳家坟，做了四韵感时事的诗：

过岳坟有感时事

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欲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拚弦上命，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竟酬。

晚上月明天净，因白天走得倦了，早睡。

十月十七日（阴历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

天上浮云蔽日，或将下雨。

昨日因走路多，今天犹觉疲惫，午前写了二千多字，又接霞快信，午后写回信，仅一明信片。大约《迟桂花》可写一万五六千字，或将成为今年的我作品中的杰作。

午后因无气力，没有写下去，大约明日可写三千字，后日可以写完。

晚上雨颇大，湖中景色，又变了一个样子，是山色空濛雨亦宜也。读《南游记》全篇。

早睡，颇安稳。

十月十八日（九月十九），星期二，阴雨。

晨起，酣梦未醒，天凉极，睡得快适无比。早餐后，写诗一首，即在翁家山做的那首，可表单轴。

午前写《迟桂花》，成四千字，午饭后又写了一千字。霞有信来，说胃病，即写回信一，冒雨至湖滨寄出，喝酒三碗，买书数册。杭州六艺书店所发行之所谓《曲苑》，共八册，已被我买全了。晚上听雨至十点始上床。创作力，象今天那么，还可以说不衰，以后若每天能写五千字，那不消一月，《蜃楼》就做成了。《迟桂花》大约要写到二十，才写得完。几个人物的性格还没有点出，明日再写一天，大约总该有点眉目了，这一回非要写到我所想的事情都写完为止。

十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星期三，雨。

是秋雨的样子了，连日不开，大约还须下数日，方能晴。天气亦骤寒，因记前两年，寄寓地藏庵时，曾有“夜雨平添水阁寒”一句，王老赏叹，谓为可入唐人集。今则王老墓木已拱，而全诗也已忘了。昨日在酒馆喝酒，见一酒保在耽读小说，将我的酒烫过头了，也做了一句诗“酒冷频爨为对书”，但“爨”字为仄韵，故只能易一“温”字，上句对不出，当于不意中得之，如“人自洛阳来”也。

午前写了四千字，午后又写了二千，自到杭州之后，今天写得最多。晚上喝了半斤酒，早睡。霞有信来，作复，写明信片两

张。

十月二十日（九月廿一），星期四，雨。

午前又写了四千字，《迟桂花》写完了，共有稿纸五十三张，合二万一千字，傍晚付邮寄出。

今天午后雨止，出去走了半天，买《竹斋诗集》一部。返家后，又作霞及现代书局的信。

晚上天晴，看得见星了，西北风大。

十月二十一日（九月廿二），星期五，晴。

今天久雨初晴，当出去走它一天，可以看看我所写的地理，究竟对不对。

取牛乳半磅，自今日起，须三元一月也。午后小睡，起来时天已晚矣。

晚饭后出去喝酒三碗，买张岱《西湖梦寻》及《南渡稗史》各一册。

作良友书店及霞信，大约自明日起，须译书两日，译卢骚。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廿三），星期六，晴热。

午前因天气晴和，决计出游，先坐黄包车至万松岭上，在双吊坟小坐，抄碑记一道：

双节坟碑记

夫同牢合巹，而敌体之义昭，结缡施衿，而终身之分定。妃匹之礼，自昔重之，是以二三其德，风诗所讥，从一而终，典册致美。叔世道衰，礼教亏损，乃有糟糠之妇，流涕而下堂，庸奴其夫，攘袂而求去。何况羁身逆旅，落魄穷途，矢志同藏，则理无并济，掩面割爱，或势可两全，遂有半世恩情，一朝诀绝，韩生道上挥弃妇之车，翁子墓间匄故妻之饭。至有听置面首，甘倚市门，仰食脂粉之间，饮羞床第之侧，室家之道苦矣，风教之敝极矣。若夫一齐不改，之死靡他，生为比翼之禽，殁化连枝之树，如崔君夫妇，有足多焉。君姓崔氏，讳升，本京人也，嘉庆元年，偕其夫人陈氏，税驾会城，投访亲串，南辕北辙，踪迹乖违，寄食旅庐，斧资罄竭。于斯时也，居停逼迫，行路揶揄，鹿车挽而不前，牛衣典而已尽，皋伯通之庑，岂有闲人，陈仲子之园，曾无半李。时穷势迫，计无复之，忍辱偷生，悔将何及，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夫妇投缳，同时毕命。钱令蒋公，以礼葬之，名其坟曰“双节”，志实也。佳城既建，灵爽斯著，游人云集，嘉叹无已。嗟乎，廉耻之故，未易深求，生有包羞，死而塞责，是故明州江上，有梁祝之坟，西子湖头，存何高之冢。彼违名教，犹见流传，矧夫取义捐生，全贞委命，足以砥厉风化，扶植纲常者哉。同志有游其地者，为予述其事略，并属为文，特以勒诸贞珉，播其馨烈。娥江刊石，愧非外孙少女之词，国史采风，当补节妇义夫之传，谨记。

光绪十七年重光单阏之岁孟秋月吉旦。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蛟川王荣商撰，古堇清乡道人毛宗藩书。

民国四年仲冬，祠经火患，碑字亦模糊，十三年秋，新碑成，仍刊旧记，以垂不朽。吴霆书。

这一节故事，异日当可以写一篇短篇。

自崔公祠后登万松岭山，山上有学校于纪念日所植的矮松很多。涉历尽四五个山峰，西至将台山上，顶平坦可一里方，中间有奇石，下有百花茅篷。出南星，吃中饭，游至花牌楼，看船妓上岸后之遗迹，见老妓幼妓两三人。复上山，经梵天寺、胜果寺等遗址，奇石很多，而庙则摧颓尽了。今天一天，总算跑尽了凤凰山全部，南宋故宫遗址，也约略想象了一个大概。山川坛，八卦田等，都还在，犹能想见当日的胜景。傍晚回来，人倦极，接霞信，作复书。

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廿四），星期日，阴晴。

午前作养吾信，出去游拱宸桥，果然萧条之至，妓女聚居之处，在张大仙庙西边，为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苏帮、扬帮、本帮的三种，本帮者以绍兴人居多，永兴里，永和里中亦有妓女，当系二等以下的暗娼，这两里系滨江在大同路旁。大同路驰南北，北过登云桥，即接大关紫荆街。拱宸桥系西南之桥，张大仙庙侧之登云阁附近，在直里马路(横里马路)等处，有最下等之妓女，在白日拉客，警察立在旁边，也不加以止之。

车过大关，去看了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诸暨斯氏，看了他的新造宅第。伊自己不在，上安徽去了，由他的大太太接待，二太太即住在前面的小屋中。伊有一子，上学校去了，不曾见到。那地方名大浒弄，大关地方很不坏，斯氏卜宅于此，大有见地。

回来过马塍庙，寻东西马塍，王庵等，都不见，大约已淹没无闻了。

接霞来信，说耳中生疔疮。即作复，告以须速去治疗。今日剃头。

十月二十四日（九月廿五），星期一，阴晴。

午前至旗下，买《湘湖志》、《唐诗鼓吹》各一部，上城站取霞自上海为我寄来之衣服。几日来因为闲游的结果，心又放散了，以后还得重新振作。但自来杭后，修身养性，坚持圣洁生活，迄今已将二十日，若再过一月，则习惯养成，可以永保无虞矣。文章做不出，倒还事小，身体养得好好，却是第一要著。

取衣服后，就上太平门（清泰门北）、大学路、艮山门等处，去走了一圈。艮山门附近，为东城区域，多机织业人，有东园巷者，为厉樊榭征君旧寓之所在，《东城杂记》，明明系记此附近之书。艮山门直街之东街上，有王月昌（？）宅第，地方宽敞高洁，王为东城之第一大富豪。我在他们门口，遇见了一位认识的他们的女儿，系嫁给钱家的。

上坝子桥，见附近多殷实居民，房子完整，全系巨厦，桥下有大悲庵、慈孝庵。

傍晚接霞来信两封，其一系快信，中附有柳亚子信一，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见者，果系亚子及其夫人，即作复。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廿五），星期二，阴晴。

晨起，搭杭余路汽车至留下，由石人坞上岭，越过两三峰，更遵九曲岭而下，出西木坞，历访风木庵、伴凤居等别业，沿途灵官庙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忆杭州有嘲王姓者诗，所以做了一绝寄霞，和她开个玩笑：

一带溪山曲又湾，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又记前数年，有过西溪法华山觅厉征君墓不见一绝：

曾从诗记见雄文，直到西溪始识君，

十里法华山下路，乱堆无处觅遗坟。

两诗一并抄寄给亚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尔而笑了。

接霞信，即作复。

晚上马巽伯请在楼外楼吃饭，因前天遇见了钱潮，住的地方被知道了。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廿七），星期三，阴晴。

早晨五点钟就起了床，考厉太鸿生卒年月，并伊和月上的前后关系，想做一篇小说。按厉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为西历之一六九二年，卒于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一七五二年。月上卒于乾隆七年壬戌正月（一七四二），集中有悼亡姬诗十二首，伊姓朱，乌程人，本名满娘，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归厉氏时为十七岁，当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时

厉年四十四岁。月上卒时年二十四，时厉已有五十一岁了。越十年，厉氏亦死，葬于西溪法华山下之王家坞，无子嗣，木主在交芦庵。厉元配之蒋氏，似系一悍妇。月上卒后数年，厉在扬州又纳一妾，终亦无子，以侄之甫为嗣，之甫亦无后。厉又字雄飞。我想作的短篇，当名作《溪楼延月图》，或《碧湖双桨图》，或《碧浪湖的秋夜》。

下午去天竺，上最高峰，但因中途路塞，不能上去，终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恨事也。晚上接霞来信两封，即作复。以后一切心事都没有了，只在打算于月底前写完厉太鸿之短篇一，译卢骚之"漫步"两万字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廿八），星期四，雨。

昨日自天竺归，就去洗了一个澡，身神爽适之至，夜眠亦酣稳。

今晨在重衾里闻雨声，忽记起是旧历九月廿八，为王老生日，午后若霁，当去一展其墓。中饭是上延益里去吃的，拜王老遗像后，因有王老老妹三姑母太太在座，所以就送她回保安桥去。吃酒谈天，直坐到晚上八点才回来，酒喝得微醉。

十月二十八日（阴历九月廿九月底），星期五，雨。

上午上图书馆去看《湖州府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晓得了。人倦极，午后欲写而不果，大约《碧浪湖的秋夜》，要明后天可以写完。

昨日一天没有接霞来信，今晨发出明信片一，属寄三十元来。

傍晚接霞信两封，即作复。

晚上西湖医院的居停主人，请吃饭，吃到了十点，才回来睡觉。

十月二十九日（阴历十月初一日），星期六，阴晴。

早晨作北新李小峰，现代施蛰存信，写《碧浪湖》，写好了十页。大约总须再过两三天，才写得完，一篇的大局，早已布好了，只待写落去就对。

下午接霞信，谓款已于今天上午汇出，大约后日可以送到。写了一个明信片作复。

十月三十日（十月初二），星期日，晴爽。

今日天气异常可爱，上午本想出去，但因欲写文章，硬坐在家中，居然写了二千多字。大约明朝写一日，可以写完了。

下午出去闲步，饮酒，洗澡，到晚才回来。今天没有接霞来信，发明信片一。

这一次的短篇写了后，就想写《蜃楼》了，大约能继续写下去，不间断的话，有两礼拜就能够写好。

十月三十一日（阴历十月初三），星期一，晴爽。

午前将《碧浪湖的秋夜》写完，共一万字，到杭州后，将近一月，写到如今，成绩只这一点，合前作《迟桂花》，只三万字而

已。从明日起，当再写《蜃楼》。

午前午后，共接霞两信，所以也作复信两封。一是明信片，一是信。

十月于今日完结，看下一月的创作力如何，若在十一月中写得了《蜃楼》，则今年的冬天，当上青岛海滨去过。

晚上十时记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阴历十月初四），星期二，晴。

昨晚睡不安稳，不识何故，今晨起，觉似伤风的样子。

写信一，并将稿子万字《碧浪湖的秋夜》寄出，大约明日可以到沪，后日当有回信来也。

霞寄来三十元，今日到，恰好养吾电话来托我买绷创膏，否则将无以应他了。

下午去大关湖墅等处，跑了一个下半日，想做一篇拱宸桥的小说。

明晨一早，当为养吾送绷创膏去江干，今天又玩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做。

十一月二日（十月初五），星期三，晴爽。

早晨五点就起了床，赶至江干，为养吾送绷创膏去。回来后，去自治学校看了两位朋友，校址在马坡巷。顺便又去浙江图书馆看了些书，买包慎伯文集《小倦游阁》一册。

晚上紫荷来，同出去吃晚饭，喝得微醉。

十一月三日（十月初六），星期四，晴和。

晨起，将上月的日记又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印入书去。大约在天马出的那册书里，尚缺万字，即以此一月的日记补入好了。书名也已想好，当名《忏余集》，以《忏余独白》一篇冠首，合六七万字的光景。

午前在图书馆中过的，将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后，至十二月廿四五日止的旧报翻阅了一下，抄来关于郭松龄的事迹不少，大约从明日起，可以动手做《蜃楼》了，预定于二十日中间写它完来。

接霞二日中午所发信，谓稿尚未收到，今晚有人请客，出去的时候，当向邮局去追问一声也。

买《湖墅小志》一部，并前购之《湖墅诗钞》与《湖墅杂诗》两册，关于湖墅的文献，可算收全了，若做关于拱宸桥的小说，已够作参考矣。

十一月四日（十月初七），星期五，阴晴。

昨晚上又喝得微醉回来，早睡。今晨六时起床。这早眠早起的习惯，也是到杭州之后养成的，觉得于健康上很有助益。酒终于戒不了，这实在是一件坏事。

读了一天的书，又把杜格捏夫的短篇看了两三篇，这一位先生的用笔，真来得轻妙。

晚上和紫荷、王薇子等仍在奎元馆喝酒，今天便加入了戴先

生颂顿。

十一月五日（十月初八），星期六，阴。

晨起忽雨，不久便止，以《现代》志一册去赠许重平前辈，发霞明信片，上城外去走到了下午。回来后，接霞书，并附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征文信一启事一，即作复。晚上大雨。

今天去走者，乃紫阳山西之云居山一带。

十一月六日（阴历十月初九日），星期日，阴晴。

晨起雨还未止，冒雨出去，喝酒三碗，买对联纸数张，回来写了两副对，联语为“直以慵疏招物议，莫抛心力作词人”与“莫对青山谈世事，休将文字占时名”，以柳子厚之一联拆开，对上了上下，便成此两对。“莫对青山谈世事”，为元遺山诗，原联下句为“且将远目送归鸿”。

中午钱潮、马巽伯来，约去吃饭，在楼外楼。饭后更上西泠印社喝茶，坐到了夜，过大佛寺访孙福熙夫妇，不遇。

晚上紫荷招饮，谈到了十点才回来。同席者即前两次同饮之人。下礼拜四，同席者某更约他家去喝酒。

到杭州，至今日为整一月，但所计划来写的《蜃楼》尚无眉目，心中焦急之至。

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十），星期一，晴。

午前出去裱对一副，单条一张，在和合桥近旁之松雪斋，约于十日后去取，须一元多裱费。傍晚钱潮、马巽伯约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学的马一浮氏。伊须发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谈话时中气很足，眼近视。马氏系绍兴籍，为汤垫仙氏之婿。从马寓出来，遂一同上王润兴去吃饭，饭后和钱潮走了回来。接霞信。

十一月八日（十月十一），星期二，晴寒。

自昨日起，寒气骤增，今日立冬，渐似岁暮天寒的样子了。昨晚梦见王老，今日去看他的坟。从坟头向南走，经过五峰草堂而至大麦岭。岭上有麦岭亭，系祀玄天上帝者，亭旁有屋一椽，下复一大墓，上有匾额，题着"节义成双"四个大字，上写"建国十七年七月吉旦"，后面"跋曰，明季忠臣汪检讨，崇祯甲申苦殉国，夫妻慷慨两投缳，节义成双自题壁，今题四字赠吾神，过者读者皆辟易。中山高冠昌立，义乌陈旡咎书。"看了这一个跋，已经有点觉得奇怪了，而再下看墓前碑文，则更觉得奇怪之至。

"调署浙江杭州府钱塘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二次孙，为掩埋事，道光四年三月十九日，验讯得上扇四图钮家湾周姓坟傍树上，缢有男女二尸，身傍检有字述，知为男名徐致和，同妻张氏，乃直隶天津府人。世代业儒，祖任江宁太守，家业凋谢，舌耕糊口，因失馆难支，又无子女，絜妻来杭，投亲失遇，流寓省垣，逆旅途穷，投缳并缢。嗟乎，偶逢俭岁，

何致谋生无活计，自惜宦裔，宁甘骈首不求人。本县目击（疑为擊字，碑上字迹却系繫字）双悬，心殊悯恻。念其无籍可归，用特捐廉掩埋，合即勒碑标记施行。道光四年四月　　日给”

看了这碑，事实却和万松岭之双吊坟相近似，而名姓年月却不同，大约双吊之事，在杭颇多，这两位先生，想都是夷齐之流亚也，而坟上一匾，当系记另一双节夫妇者无疑。

午后小睡，读日本人池谷信三郎氏小说一篇，自家想写，却没有写成。

十一月九日（十月十二），星期三，阴，微雨。

近来的思想弛散了，所以这十几天中间，终于不能捏起写《蜃楼》的笔杆。我的气分，似乎是波浪形的，紧张一时，弛放一时，不能有一年半载的长期持续，不过颓溃的时候，却也不至于沉埋到底。终究总还是（一）修养的不足，（二）生活的穷迫，（三）才是环境的腐蚀之所致。今天天气又太阴沉，当再休息它一天，等明朝过后，且看我能不能够如愿地勇迈前进。明朝晚上，是有一个约会在那里的，非去不行。顺便想去洗一个澡，换一身衣裤，买些笼居的日用品之类。

昨天一天没有接到霞的信，也没有发出一信，今天当于午后写一张明信片去。　　　　午前记

傍晚接霞来信，即作复，写明信片一。晚饭后，上湖滨去漫步，在旧书铺内，见有《海山仙馆丛书》中之《酌中志》一部，即以高价买了回来。此书系明末宦官刘若愚所撰，对于我所拟做的历史小说《明清之际》，很有足资参考之处。前在上海买的《酌中志

余》，系此书的续著，为另一人所撰，宫廷以外的文献纪录，收集颇多，尤以记东林党事为详尽。

十一月十日（十月十三），星期四，阴，微雨。

雨尚未晴，天气温热难耐，头脑亦昏沉不清，今天又只能看看书过去一天也。晨起，又作映霞信一，以昨日所见之小报一张附寄了去，因内中有一段北新书局寿终正寝的记事。

中午去看周天初，同他喝了酒，吃了饭，回来小睡，睡至三时起床。

傍晚微雨，出去赴约，晚上九点回来，又发霞信一封。

原载《忏余集》，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

避暑地日记

（1934年7月6日——8月14日）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星期五，旧历五月廿五日，晴热。

自前两星期起，杭州日在火炎酷热之中。水银柱升至百零五六度以上，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河水井水干涸，晚上非至午夜过后，晨之二点，方能略睡，床椅桌席，尽如热水壶。热至今年，大约可算空前，或亦可谓绝后，不得已，偕家人等于上午八时乘早车去上海，打算附便船至青岛小住一二月，因友人汪静之、卢叔桓等曾来信邀过。

七月七日，星期六，旧历五月廿六，晴。

上海多风，所以较杭州凉些。自昨日午后起，至今日止，为接洽杂务，买书，购食物事，忙到了坐不暇暖。晚上风大，水银柱降至八十四五度，因得安眠。

七月十二日（旧历六月初一），星期四，晴。

自七月九日起，天气又变热了，上海在江湾路的曼兄寓内，温度也高到了百零二度。午前九时，偕霞与飞及汪静之氏上船，十一点开行，一时出吴淞口，船内闷热。

入晚，已过蛇山，渐觉凉冷；夜睡竟非盖棉被不可。

十三日（六月初二），星期五，晴。

午后一时入港，遥见绿阴红瓦，参差错落的青岛市区，天主堂塔，虽尚未落成，然远看过去，已很壮丽。在青岛西北大港外第二码头上岸，立海关外太阳下候行李，居然汗也不流，大约最高也不过只有九十度的温度，青岛果然是凉。

晚上尤冷，盖棉被睡，气候似新秋。

十四日（六月初三），星期六，晴。

昨晚宿青岛市立中学汪静之同事卢叔桓君寓内，今日移至广西路三十八号骆氏楼上。将什物器具等粗粗租定，居然成一避暑客矣。骆氏杭州人，住青岛将十年，房客房东，亦很能相处。

十五日（六月初四），星期日，晴。

昨夜有骤雨，今日晴，凉冷如秋。午前又出去买了些日用

品，午后有人来访，陪他们出去走了一圈，回来小睡，醒后已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晚饭后，上海滨去看本地小市民等洗浴，更至胶济车站一带去走到了七点。

天上有蛾眉月了，以后的海滨，当更加美丽。

十六日（六月初五），星期一，雨。

夜来雨，晨起未止，大约又须落一天了；青岛终年少雨，只在伏里有几次，我来适逢雨天，不可谓非幸事。

居处已安定了，以后就须打算着暑假中的工作程序，大约卢骚的译稿，汪水云的诗，以及德文短篇一二篇的翻译，为必做的工作。此外则写些关于山东，如青岛、崂山、曲阜、泰山等处的记载，或者也可以成一册书。

能否创作，还是问题，若有适当的材料，则写它一两个短篇，也并不难。以后第一当收敛精神，第二当整理思想，第三才是游山玩水。

接天津王余杞信，谓胶济津浦路免票，可为我办，望我秋后去北平一游。

萧觉先氏来，约于明日去吃晚饭，我因不在家未遇。买《一茶我春集》一册，《德田秋声小说集》一册。

读伊藤左千夫氏小说《野菊之墓》，只有感伤，并无其他佳处，我所不屑做的小说，而日人间却喧传得很，实系奇事。按伊藤为歌人，大约他的诗歌，总要比小说好些。

接家信，知小孩奶妈奶少，颇觉焦急。

十七日（六月初六），星期二，阴。

晨六时起床，早餐后，上港务局的旗台山顶上去看了青岛全境。昨日起闷热，有八十七八度内外的热度，欲写作，微嫌太热。大约此地只能住至八月十几里，九月初非回杭州不可，而北平又须去一走，所以在青岛的日子，不得不略减少些。

阅天津《大公报》，知友人刘某病殁在北平协和医院，此去或可以去一吊。

想起了一个从前想做而未写的题材，是暴露资产阶级的淫乱的，能写一二万字，同New Arabian Nights中的短篇有相似的内容，题名本想叫作《芜城夜话》，继思或可以作成自叙传中的一篇，将全书名叫作《我的梦，我的青春！》也未始不可。

晚上萧君请吃夜饭，在潍县路的可可斋，今天读日本杂志上的短篇两篇，觉得杉山平助这位新作家，将来很有希望。

向晚天气忽转凉冷，似二月中旬，青岛真是怪地方。

晚饭后上黄岛路（中国三四等妓馆密集处）及临清路（朝鲜妓馆街）等处去走到了十点回来睡觉。

十八日（六月初七），星期三，阴。

时有微雨，天凉极，是江南梅雨期的样子，难怪华北要涨大水了。

午前出去闲步，想买一本植物图鉴来对查青岛的植物，不果。午睡后，当再出去走走。

下午复去青岛市东南北各部延边走了一圈，更上贮水山，青岛山，及信号(旗台)山等处登眺到夜,青岛全市的形势,已约略洞晓了。五时后回寓,有青年诗人李君来访,今天的青岛《正报》上,并且更有署名蜂巢者撰文一篇，述欢迎我来青岛及欲来相访意。

晚上月明，和自上海来访的林微音氏，在海滨漫步。

十九日（六月初八），星期四，晴。

晨起即作蜂巢氏复书，早餐后，上街去。买全植物图鉴一册。查青岛的植物，树以豆科的刺槐树（Acacia）为最多，其次则为松科之松、壳斗科之栎与栗树，与篌悬木科之篌悬木(Platanus)等，此外如银杏杂木，种类极多，不能详记。

午后汪静之约我去汇泉炮台游，上市中去看了他们，和四五人同去炮台，台右有观澜亭，马福祥建。

晚上在市中吃晚饭。

二十日（六月初九），星期五，晴。

晨五时即起床，上台西镇去走了半天，回来作北平孟潇然信。

午后有青岛正报馆的赵怀宝（蜂巢）、张紫城两氏来访，晚饭后在栈桥纳凉。

二十一日（六月初十日），星期六，晴。

晨起去大港站附近走了一圈，买柳田国男著之《雪国之春》一

册，纪行小品杰作也。接曼兄书，知江浙已下雨，凉了，深悔此一行，白费了许多精力与金钱。

午后小睡，拟为杭州《东南日报》写一篇通信，明日寄出。

二十二日（六月十一），星期日，阴，微雨。

午前在家读珂雪词，觉好的词也不过几首而已。午后与房东骆氏夫妇上四方公园去玩了半天，归途且过芙蓉山上的全圣观去喝了一回茶，后遇雨，坐了汽车回来。

二十三日（六月十二），星期一，阴。

风大，似有雨意，避暑地的闲居，觉得有点厌倦了。午后有《北洋画报》记者陈绍文氏来访，同来者为陈之妹陈小姐及女国术家栾小姐等。栾小姐貌很美，身体亦强健，在青岛接见的女士之中，当以她为最姣艳温柔。

晚上无风，热度约有七十五度内外，因苍蝇和臭虫作祟，睡不安稳。

二十四日（六月十三），星期二，晴。

晨六时即醒，为苍蝇缠起者也，读青岛及崂山地志等三四篇，大约去崂山，总在这五六天内了。

打算写一点东西，可是滞气又来，难动笔矣。读田山花袋之《缘》，为《蒲团》之后集，前数年，曾读过一次，这一回是第二次

了，觉得不满之处颇多，不及《蒲团》远甚。

二十五日（六月十四），星期三，阴。

早晨晚上，真凉，象晚春也象新秋，只中午热一点，大约总也不过在七十四五度至八十一二度之间，若要做工，是最好也没有的温度，但一则因心不安定，二则因住处还欠舒适，这几日，终于无为地度过了。今晨五时起床，肠胃似略有未善，大约一二日后定能恢复的。

访杨金甫，不遇，改日或可和他一道上崂山去。

午后李同愈君来访，并以伊自著之小说集《忘情草》一册见赠。同去马克司酒家喝啤酒，真系德国的Hofbräu，味极佳，可惜价钱太贵一点。

晚上大风雨，彻夜不息。接王余杞及虎侄信。

二十六日（六月十五），星期四，雨。

夜来大雨，今晨稍止，但满天云雾未收，时复淋降。午前十时，访同学闵君于胶济路局，托办免票，大约八月十三四当首途去北平。午后时雨时晴，睡起，出去小步，金甫杨振声氏来访。

晚上山东大学文学生舒连景、张震泽、纪泽长、周文正四人来谈，坐至十一点。他们去后，雨又大作，颇为他们担心，路上大约要淋湿。

二十七日（六月十六），星期五，阴，闷，潮湿。

颇似南方黄梅时节，空气湿极。读一位白俄 N. A. Diakoff 的记载，文笔颇流利，不知他何以会流浪到暹罗去的。该书系用英文写成，为盘谷一印刷所所印行。书名In the wilds of Siberia，为他的许多记述革命战起逃亡经过的作品中的一小册子，虽仅百页内外的记事，但也有一点象小说似的风味。斯拉夫民族，实在是富于文学的天才，难怪制度改革之后，依然有大作品出来。

晚上同学闵星荧在可可斋请吃夜饭，同席者有潘国寿等老前辈。饭后更上Charleston舞场看跳舞至午前一点，醉了。

二十八日（六月十七），星期六，阴晴，热至八十七八度。

午前六时起床，宿醉未醒，勉强至海滨走了一圈，上日本食堂去吃了一餐早餐，头晕稍痊。

坐车去四方，由第五分局派人导游，至隆兴纱厂参观。中午杨金甫招去吃饭，谈到午后四时，约定共去崂山。

晚上天仍热，时有微雨。

老邓约明晚去伊家吃饭。

二十九日（六月十八），星期日，雨。

晨起大雨。午前写了半天信。午后汪静之、卢叔桓来，邓仲纯也来，便同去吃夜饭。邓小姐绎生，十年不见，长得很大了，

吟诗作画，写字读书，都有绝顶天资，可惜身体不强，陷入了东方传统的妇女的格局。妹宛生，却和她姊姊完全相反，是一位近代的女人的代表。

三十日（六月十九），星期一，雨。

晨起想起了几句诗，可作《青岛杂事诗》看者：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

终日雨，闷极。下午汪静之来，同他出去吃冰，吃了五毛钱，两人已不能再吃了。

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星期二，晴。

晨起，欲去沙子口，卒因公共汽车无规律故，白化了五毛钱，而至东镇。此间之公共汽车，并不以时刻为限，只看座客多寡而定开否，故有时坐待一天两天，若客不多亦不开。但一上车即须买票，票买后即不开亦不能退。而买票时，且问你以最终之目的地，所以有时有人买一两元票，亦只能废去。自湛山至沙子口一带的风景绝佳，但公共汽车必绕李村而去，海岸风景，一点儿也看不到。而自青岛至沙子口之公共汽车，且须换车两三次至四五次不等。

午后睡起，去吃冰淇淋，闲走到夜。这几天又凉了，今夜且有大雾。

八月一日（六月廿一日），星期三，晴。

晨九时去崂山，约定之杨金甫不来。经李村、九水等处，十一点到板房，步行上山，凡三里至柳树台之崂山大饭店，午膳。饭店为德人所造，今则已为中国之一狡商租去。值事者董某，貌尤狞恶。德人名该处为MecklenburgHans，今北九水庙山上，尚存一堡，土人名曰麻姑楼，想即音译讹传者。

由柳树台东北面下山，经竹窝，观崂石屋（该处有民十四年，绅农领地契据勒石碑二），沿溪而至北九水庙。亦有饭店、小学、保安分驻队等设置，山上即麻姑楼，近旁且有德侨民之野营在，似系商人等的避暑天幕队。从九水庙起，路渐狭，沿大石壁与清溪，七八里而至靛缸湾之瀑布。中途由王云飞氏别业处北面上山，五里可至蔚竹庵。庵有老道，名李祥资，高密人，住此处三十余年矣，山路开辟，皆由伊一人经营。山腹亦有小村落，仅茅屋数间耳。附近一带，统名双石屋村。更有河东村，河西村等名，界限不清，东西杂出，足见十余年前，为荒山官地，居民不多。而柳树台无柳树，竹窝中不见竹，尤觉可笑。观崂石屋路旁，有大石一，上刻壬子年丰润张人骏与同人莅游题记。靛缸湾瀑布旁，有空潭泻春四大字刻石，为民国二十二年四月，郑元坤所书。对面石上之潮音瀑三字，系民国二十年八月番禺叶恭绰所题。

自台东镇至崂山，一路上瓜田，树林，耕地很多。田间立矮碑无数，系变相之贞节牌坊。九水与九水庙之间，王子涧旁，有连捷桥题名碑，碑色很古。北九水庙前之保合桥，系光绪二十

年，三十年建修者，桥旁有勒石碑记。我所见之碑文，以柳树台西南下竹窝村中，段氏妇之节烈碑为最古，系同治四年所立。该村中，似以段姓为大族，因道旁墓碑，姓段氏者独多也。

登崂山大饭店南大楼，向西南望去，除王子涧上之千岩万壑，石山树林外，能遥见胶州之远山，海色迷茫，亦在望中。

崂山之胜处，系在东海上之白云洞、华严寺、黄山、青山、明霞洞一带，他日当以海船去游。海船上岸处之沙子口，以及青山、黄山一带，民风极淫荡，曾游其地者，类能道之。居民多以捕鱼为业，渔夫外出，渔妇遂操副业以购脂粉衣饰，计亦良得。

清游一日，计化钱七八元，化时间十小时，步行五六十里，喝汽水啤酒无数，在溪中入浴三次，傍晚七时到青岛寓居，人倦极，晚上又睡不安稳，大约因白天行路多也。

在路上缓步之中，且走且吟，也成了几句打油诗：堂堂国士盈朝野，不及栾家一女郎，舞到剑飞人隐处，月明满地滚清霜。（系赠栾氏女郎者）。果树槐秧次第成，崂山一带色菁菁，民风东鲁仍儇薄，处处瓜田有夜棚。（过李村九水一带，见瓜田内亦设有守夜棚台）。

八月二日（六月廿二），星期四，晴，闷热。

上午三时即醒，起来去栈桥稍坐，步行至大港第一码头，候房主人之次子上船去上海。八时半返寓，热甚，杨金甫来访，约于明日午后三时半，去青大与学生谈话。今午闵龙井君请客，为星荧闵氏之侄，同席者都系新闻界中人。尤以《正报》（自吴社长以下）、《光华报》（马社长以下）两报同人为多，喝酒至午后二

时始毕。走到了夜，才回家，天热极，将八十七度。以后青岛要一天比一天热了，打算在十日内动身上北平去。

去青大讲演事，因天热，改至后日。

八月三日（六月廿三），星期五，晴，热。

今天怕将热至九十度以上，因晨起即热，有八十四五度也。剃头洗澡后，精神为之一振。又补成崂山杂诗二十八字：柳台石屋接澄潭，云雾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自柳树台东去至靛缸湾、蔚竹庵等处）。

因去青岛在即，又做了几首对人的打油诗：京尘回首十年余，尺五城南隔巷居，记否皖公山下别，故人张禄入关初（系赠邓仲纯者。与仲纯本为北京邻居，安庆之难，曾蒙救助）。邓家姊妹似神仙，一爱楼居一爱颠，握手凄然伤老大，垂髫我尚记当年（为仲纯二女绎生宛生作）。共君日夜话钱塘，不觉他乡异故乡，颇感唐人诗意切，并州风物似咸阳（赠居停主人骆氏，钱塘乡亲也）。王后卢前意最亲，当年同醉大江滨，武昌明月崂山海，各记东坡赋里人（赠杨金甫，系十年前武昌旧同事）。

晚上天热，十时上床。

八月四日（六月廿四），星期六，晴。

晨起，访汪卢于市中，约于下礼拜二去崂山东海岸。又做了二十八字，是赠他们两人的：湛山一角夏如秋，汪酒卢茶各赠投，他日倘修流寓志，应书某为二公留（我之来青岛，实因二君之劝招）。

午后小睡，三时半去山大，与男女生三十余人相见，不取讲演仪式，但作座谈而已。

晚在杨金甫处吃饭，与李仲揆遇。

八月五日（六月廿五），星期日，阴，时有雨来。

晨六时起，送仲揆于车站，约于去平时相访。回来后写信十余封。午后卢、萧两君来，晚上去会泉路四号可乐地吃晚饭，主人为皮松云、杜光埙两位，同席者有李圣五氏等五六人。

八月六日（六月廿六），星期一，晴。

晨起作王余杞信，告以将于十一二号动身去平。访黄女士于介庐。晚上在汪静之处吃晚饭。今日热至九十度，为青岛空前的高温。有栾女士为我舞剑，梁女士、余女士等来谈。

接陶亢德来催稿快信。

八月七日（六月廿七），星期二，晴。

打算于去青岛之先，为《人间世》、《论语》各写一点东西。《论语》以诗塞责，《人间世》则拟以一两千字之随笔了之。

计不得不应付的稿件，有四五处，略志于下，免遗忘：

《当代文学》；

《文史》；

《良友》；

《东南日报》。

午后大雨，天候转凉。晚上闵龙井兄弟及张季勤君来谈，为《正报》抄录《青岛杂事诗》一份，由闵君携去。

八月八日（六月廿八），星期三，晴。

午后黄振球小姐来谈，坐至晚饭前。晚上接邵洵美快信，系来催自传稿子者。定于八月十二日晨乘七点早车去济南，今日立秋。

八月九日（六月廿九），星期四，阴，时有阵雨。

秋后第一阵雨，天气渐渐凉矣。午前料理行装，仍以书籍为多。明日晚上有应酬，后日休息一日，大后日早晨可以上车北去。成诗一首，系赠青岛市各报记者的：

一将功成万马瘖，是谁纵敌教南侵，诸君珍重春秋笔，记取遗民井底心（赠《正报》、《光华报》、闵龙井、蜂巢诸同人及前《民国日报》萧觉先氏）。

午后，友人俱集，吴伯箫君亦来访。在回澜阁前，摄了一影，大约《北洋画报》下二期将登印出来也，摄者为该报记者陈氏。在日本民团贩卖部，买了廉价书十余种，都系文学书。

明晚有约去吃晚饭，后日中午亦有约。

八月十日（阴历七月初一），星期五，晴。

昨日接林微音信，汇了前借去的拾元款来，午前去取。并发人间世社，杭州横河小学的信。

买了些路上去用的杂物，及书籍之类，心旌摇摇，似已在路上了。

今晚上卢叔桓君招饮，在亚东饭店，明午亦在该处，系吴炳宸先生的东道主。

晚饭后，步行回来，青岛市上的夜行，当以今晚为最后一次，明日须预备早睡也。

八月十一日（七月初二），星期六，阴，闷热。

今晨闷热异常，怕将下雨，明晨不知能晴否？一番秋雨一番凉，今年北地的夏天，大约已从此过去了。

有学生庄瀛海来信，谓急欲一见，以快信作复，令于午后三四点钟来。

居停主人及其他熟人送来食品杂件很多；天涯聚首，不论新知旧好，倍极情亲，古道昭然，犹存季世也。

中午与吴炳宸、赵天游诸公饮，居然因猜拳而醉了酒。叫局时曾叫了素兰来，北人南相，原也不恶，伊居平康二里，某巨公已纳款而未娶，系怕三姨太太、四姨太太等吃醋的缘故。

晚上来送行者络绎不绝，十时上床。

八月十二日（七月初三），星期日，阴。

七时由青岛上车，昨夜来大雨，天气凉极。来站相送者，有房主人骆氏夫妇及伊子汉兴、市中汪静之、卢叔桓、山大吴伯箫、王瑭（碧琴）、李象贤、闵氏叔侄、《正报》蜂巢、社会局萧觉先、《北洋画报》记者陈绍文诸君。

向西行十一小时，过胶州高密等处，涉潍水淄河，遥望云门首阳等山，齐国王陵，傍晚六时前到了济南。

阴晴天气，济南亦遭大雨之后，道路坏极。晚宿平浦宾馆，臭虫蚊子极多。

访李守章夫妇于济南寓居。

八月十三日（七月初四），星期一，晴。

晨起即去李氏寓，与李氏夫妇历访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诸处，后上千佛山，遥望华鹊两峰，点扼黄河之上。午饭在院西大街一家南方馆吃的，饭后即绕历城学宫之东出大明湖。坐船访历下亭、张公祠、北极阁、铁公祠等处后，赶至津浦车站，坐五点零五分特快过黄河北行。

晚宿车上，凉极，薄棉被已觉不够。

八月十四日（七月初五），星期二，晴。

晨八时余，抵正阳门车站，十年不见之北京故城，又在目前了，感慨无量。

到巡捕厅胡同寓居住下后，历访同乡金任父、孙百刚诸人，以后大约要为酬酢与游逛，废去二十日工夫了。

晚上访张水淇夫妇于中央饭店，在丰泽园吃晚饭，同席者有傅墨正等故乡前辈。

原载《达夫日记集》，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故　都　日　记

（1934年8月15日——9月10日）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八月十五日（阴历七月初六），星期三，晴。

午前六时即起床，因人挤，睡不安稳。对朝日步至东城，访旧友孟氏于其寓居；过北大，见故人俞谷仙之孤儿方十七岁，在出版部供职。略问故人生前身后事，为之凄然。忍泪去北大，上东安市场，买杂书十余册，中有故G. Lowes Dickinson作之The Magic Flute一小本，印得精妙绝伦。卖旧书之伙记某，还记得我十年前旧事，相见欣然，殷殷道故，象是他乡遇见了故知。

中午坐人力车返寓，热极；比之青岛，北平究竟要热一点。

午后金任父先生来谈。三时去顺治门内小市看旧书，买明末记事册子数种。

晚上在五道庙春华楼吃晚饭，主人为孙百刚氏。饭后去中央饭店水淇处，谈榆关近事及南都故实，坐到了十二点钟。有人约

去北京饭店屋顶看跳舞，因夜已深，不去。坐车回来，睡下时已经是午前的二点钟了。

八月十六日（旧七夕），星期四，阴。

今天是双星节，但天上却布满了灰云。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早餐后，去访旧友吴道益氏，名医也，手段极高，而运气不佳。在寰西医院坐到中午，回来吃午饭，饭后小睡。

三时后出去，吃了些北平特有的杂食品，过西单市场，又买了许多书。

晚上看了一遍在青岛记的日记，明日有人来取稿，若写不出别的，当以这一月余的日记八千字去塞责。

接人间世社快信，王余杞来信，都系为催稿的事情，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坐索。

八月十七日（七月初八），星期五，晴爽。

晨起，为王余杞写了二千字，题名《故都的秋》。中午有客来谈，下午为一已故同乡子女抚育问题，商议到夜。晚上金任父先生在大美菜馆请吃饭。

八月十八日（七月初九），星期六，阴，闷热。

晨八时起床，往访白经天、陈惺农、孙席珍等。中午王余杞

来，一同出去吃饭，更至丰泽园，遇邓叔存、陈通伯、叔华、沈从文、杨金甫等，谈到四时，去天坛。

晚上同乡周君请吃饭，孟君请听戏。为杨云友嫁董其昌故事，戏名《丹青引》，原本想系李笠翁所作，后经人改编者。

大雨，自午后四五时下起，直下到天明。

八月十九日（七月初十），星期日，雨。

晨起本拟去北戴河，因雨大不去。早晨经天来访，与共去史家胡同甲五四号访叔华、通伯，中午在正阳楼吃羊肉。晚上与百刚约定坐八点快车去北戴河。

八月二十日（七月十一），星期一，晴快。

昨晚大热，今晨凉，六时顷，车过滦河，风景秀丽似江南。据说，有清帝避暑之宫，在这滦河附近，足见山川的形胜了。稍迟过昌黎，地出葡萄苹果及其他水果，与韩文公封号出处相同，至今城内尚有昌黎祠。午前七时零五分至北戴河站，又二十分至海滨。住铁路宾馆，早餐后即至老虎洞、西联峰山、南天门等处游，顺东山东经路，过刘庄回寓。计跑一日，将北戴河胜地跑遍了。地势以南天门为佳，东山区多西人住宅。鸽子窝未去，而立在南天门向秦皇岛、山海关等处的远眺，却也足能使人引起一种感慨。

晚上早睡，因北戴河无汽车声，山居颇清净故。

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二），星期二，阴雨。

晨六时起，重至鹿囿、霞飞馆等处去走了一圈，下午二时坐车回平，七时四十五分抵天津东站（老站），已有王余杞、冯至庚、姜公伟诸君在等候了。下车之后，镁光闪发数次，被照去了两个疲怠极了的相。一张是和王姜诸公同摄，一张是与映霞合摄的。

上交通旅馆住下后，«中国新报»记者于锦章君又来访。略谈了十五分钟，于君别去，我们便与王夫人及余杞公伟等至一家菜馆喝了两瓶啤酒。十时过后，回来上床睡，雨声大作。旅馆似欲沉没的样子。

八月二十二日（七月十三），星期三，阴，时有雨滴。

早起就去访霞的堂姊静婉，后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中午姜公伟请在一家川菜馆蜀通吃午饭，味美而价廉，可以向天津的友人们推荐者也。午后两点上车西去，雨仍是萧萧的不止，晚六时前抵正阳门站。

八月二十三日（七月十四），星期四，阴，时雨。

晨起雨略止，即出去上景山，游故宫，至四时回来。中午孟潇然请吃饭，晚上许寿彭请吃饭，今天的一天，真忙得不了也。

过东安市场，并且还买了许多书，有两部德文小说（一系译

作）极好，一本英文《西班牙文学史》也不坏，系一九三一年出的。

E.D. Laborde: A history of Spanish Literature.

Charlotte Niese: Die Alten und die Jungen.

Mates Alemaun: Guzman D'Alfarache.

德文（一系译自西班牙者）小说两本，系清荫昌藏书，有伊手署之德国字在书之下端页底，曰Yintchang。

八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星期五，雨。

连日雨，空气潮湿不堪。昨晚上因接杭州信，知三小儿病，心颇不安，一夜未眠。深悔意志薄弱，出来过了暑期；因一路上劳命伤财，毫无所得也。

今日中午孙席珍君请吃饭，晚上有白经天请吃饭约。本打算静养一日，以苏积劳，但照不得不早日回杭的情势看来，恐怕今天又要忙得不亦乐乎。

养吾有一女寄养在北平，打算前去一看，前门外亲戚家亦不得不去一转，这些应做的事情，当在两三天内抽空了结了它们，因为明后天若晴，还须去颐和园、西山一整日。

午饭时，遇臧君恺之，蒙赠以口蘑一包。今天历访了许多亲戚友人，大约还须一天，才能把朋友们访问得了。

沈从文明天约去吃夜饭，问我以此外更有何人可以约来谈谈，我以邓叔纯、凌叔华对。

明日天晴，当去看适之、川岛及平大诸旧日同事者。

八月二十五日（七月十六），星期六，阴晴。

昨晚为中元节，北海放荷花灯，盛极，人也挤得很。晚饭后回来，路上月明如昼，不意大雨之后，却有此良夜也。

晨八时出门，上万牲园、北海等处，走到了中午。午饭一点钟才吃了；小睡，起来后上平大去看一位亲戚，晚上在沈从文家吃晚饭。八时后，上开明，看了杨小楼新编的坛山谷武剧，回来终夜不眠，因杭州有信来，说耀春病剧，死在旦夕。

八月二十六日（七月十七），星期日，阴晴。

早晨为预备霞南归事，忙了半天，终决定令霞及阳春先去杭州，看耀春病，我则俟霞去汇款来后，再行南返。

午后三时，送霞去东车站，后即与来送之王余杞、许延年上东升平洗澡；在天桥近边走到了夜，晚饭后十时回寓。

大约七八日后，霞将有款汇来，我就可以买票南下了。明日或可以去邓叔纯家践约。

八月二十七日（七月十八），星期一，晴。

连日醉饮，把肚子吃坏了，以后当拒绝酬应，静心写一点东西。

中午王余杞来约吃饭，饭后去东安市场，看戏剧学校学生演剧。晚上在邓叔纯家吃夜饭，遇钱道生氏，谈至十一点，月明，

步行回来。

八月二十八日（七月十九），星期二，晴。

计程，今日午后，霞与阳春可抵杭州，大约星期五六，总有回信来了。

上午跑了半天，自前茅家湾五号起，至东城，历访友人六七处，在北平之旧友，差不多全看过了，以后就只剩《晨报》的一部分人。

午后小睡，且听了一阵雨声，雨过天青，向晚又晴。

晚上川岛来，请去吃饭，至十二点回寓，月明。

八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日），星期三，晴。

早晨，一早出去，跑到中午才回来，天气热极，有八十五六度。不在中，章靳以、卞之琳两君来访，更有不留名片的两位亦来访，不知究系何人。

午后上平则门外去闲步，走到了四点回来。睡了一忽，精神恢复了，出去吃晚饭，遇见了许多在北平的教授及文士。大约此后一礼拜中，当为他们分出一部分工夫来，作互相往来，倾谈，同游之用。

席间，江绍原说我为路透著作家（因路透社有我来平之通电），杨堃夫人亦将以自法国寄来之译我的作品的译者的信来交。

霞到杭，计已为第二日，大约今天总能发出信了，不知小儿耀春之病，究竟如何。

八月三十日（七月廿一），星期四，晴。

午前撰俞谷仙身后募捐启一篇，为凌叔华女士题册页一面。午后三时余出去，天大雨，先至东安市场略躲，然后上西长安街庆林春吃晚饭。

今天接霞自上海来信，谓杭州热仍百度未退，西湖涸，明后日当有款汇来，教我安居北平，多做一点稿子。

八月三十一日（七月廿二），星期五，晴。

晨七时起，一天清气，头脑都为之一爽，真北方的典型秋晴日也。今晚上季谷在淮阳春约吃晚饭，白天当看一天书，预备写几篇短篇。因来平后，又多了一笔文债也，（一）为许君作木刻集序，（二）为卞之琳、章靳以他们的月刊写千数字的短文。大约将北来的感想写一点出来，也就可以了。

九月一日（阴历七月廿三），星期六，晴。

午前出去，历访杨堃夫人Yang Tchang Lomine、江绍原、林如稷等于东城，十二点返寓，尚不见霞来信，颇为焦急。

午后小睡，打算于明日再去看几位北平老友，如沈兼士、钱玄同、徐炳昶等。

大约周启明氏，将于明日到，以后又有一二日忙了。

今日撰一联，系送曾觉之氏新婚者：旧日皇都，新秋天气；

东南才子，西北佳人。

傍晚，得霞信，甚慰；以后可以安心写一点东西了。作复信一，以快信寄出。晚上一点始上床就寝。

九月二日（七月廿四），星期日，阴晴。

晨起与陈楚雄君上中南海居仁堂去走到了中午，在万善殿略坐，即去东安市场吃午饭。

饭后赴中央公园，与王余杞、章靳以、卞之琳等会，同上广和楼听科班富连成的戏。

夜八时返寓，今天购得Charlotte Niese's Aus Daenischen Zeit一小册，颇得意。

九月三日（七月廿五），星期一，大雨。

晨八时半，访周作人氏，十年不见了，丰采略老了些。后至东城，雨大极，仍在东安市场 吃午饭。买 Spielhagen 小说 Was will es werden 一册。

回来接霞信，拟于两三日内返杭州。

晚上去邓宅吃晚饭，谈至十二点回寓。

九月四日（七月廿六），星期二，雨。

预备于明日出发回南，上午去看博生、子美，及换钱，忙到了夜。下午有欧查、焦菊隐诸君来访。

在川岛处吃晚饭，醉了酒。

九月五日（七月廿七），星期三，晴。

上午八时三刻上车，去天津，中午到，住王余杞家。

九月六日（七月廿八），星期四，晴，时雨。

在天津，午前去扶轮中学讲演，中午在王家吃饭，饭后上俄国公园，并去天津各外国书铺。

晚上十点半上车，宿车上。

九月七日（七月廿九），星期五，晴，热。

晨八时过黄河，中午过泰安，望泰山，下午二点多钟过曲阜，晚八时过徐州。

入夜睡不着，看D.H.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至二百十六页。

九月八日（阴历七月三十），星期六，晴。

晨八时到浦口，即渡江，乘九点半快车去上海，下午八时到站，宿曼兄家，作北平信一。

九月九日（阴历八月初一），星期日，晴。

午前出去，买了半天书，下午三时，乘沪杭特快通车去杭州，晚上七点半到站。

九月十日（八月初二），星期一，晴爽。

避暑两月，今日始到家住下，以后又须计划写作的程序了。为整理书籍，洗扫书斋事，忙了一整天，以后当收敛放心，刻意用功。

晚上有人来看，明日报上，又将有某返杭州的消息登出来了，怕又免不得一番应酬。

原载《达夫日记集》，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梅 雨 日 记

（1935年6月24日——7月27日）

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四日，在杭州。

是阴历的五月廿四日，星期一，阴；天上仍罩着灰色的层云，什么时候都可以落下雨来。气温极低，晚上盖了厚棉被，早晨又穿上了夹袄。本来是大家忧旱灾再来的附近的农民，现在又在忧水灾了；“男种秧田女摘茶，乡村五月苦生涯，先从水旱愁天意，更怕秋来赋再加”，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想出来的诗句；农村覆灭，国脉也断了，敌国外患，还不算在内；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这一次住上海三日，又去承认了好几篇不得不做的小说来；大约自六月底起，至八月中旬止，将无一刻的空闲。计《译文》一篇，《人间世》一篇，全集序文一篇，是必须于十日之内交出的稿子。此外则《时事新报》与《文学》的两篇中篇，必须于八月中交

出。还有《大公报》、《良友》、《新小说》的三家，也必须于一月之内，应酬他们各一篇稿子。

开始读 A.J.Cronin 著的小说 Hatter's Castle，系一九三一年伦敦 Victor Gollancz 公司发行的书；这公司专印行新作家的有力作品，此书当也系近年来英国好小说中的一部；不过 Hugh Walpole 的近代英国小说的倾向中，未题起这一个名字，但笔致沉着，写法周到，我却觉得这书是新写实主义的另一模范。

中午接到日本寄来的三册杂志，午睡后，当写两三封复信，一致日本郑天然，一致日本邢桐华，一致上海的友人。太阳出来了，今天想有一天好晴，晚上还须上湖滨去吃夜饭。

中午记

六月廿五日，星期二，阴，时有阵雨。

旧历五月廿五，午前出去，买了一部《诗法度针》，一部《皇朝古学类编》（实即姚梅伯选《皇朝骈文类编》），一部大版《经义述闻》。三部书，都是可以应用的书，不过时代不同，现在已经无人过问了。午后想写东西，因有友人来访，不果；晚上吃了两处饭，但仍不饱。明日尚有约，当于午后五时出去。

与诗人戴望舒等谈至夜深，十二时始返寓睡，终夜大雨，卧小楼上，如在舟中。

六月廿六日，星期三，大雨。

午前为杭州一旬刊写了一篇杂文，书扇面两张。雨声不绝，

颇为乡下农民忧，闻富阳已发大水。中午出去吃饭，衣服全淋湿了。

一直到夜半回寓，雨尚未停；喝酒不少，又写了好儿把扇面。

六月廿七日（五月廿七），星期四，晴。

天渐热，除早晨三四个钟头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午后只僵睡而已。

三点后，有客来，即昨晚同饮的一批。请他们吃饭打牌，闹到了十二点钟。

客散后，又因兴奋，睡不着觉，收拾画幅等，到了午前的一点。夜微凉，天上有星宿见了，是夏夜的景象也。

六月廿八日（阴历五月廿八），星期五，晴热。

午前写了五六百字，完结了那一篇为杭州旬刊所作的文章，共二千字。

因事出去，回来的途中，买萧季公辑《历代名贤手札》一部，印得极精，为清代禁书。

午后读任公饮冰室诗话，殊不佳。

晚上大雨，蚊子多极，有乡下来客搅扰，终夜睡不安稳。

六月廿九日（阴历五月廿九），星期六，阴闷。

晨六点半起床，开始写自传，大约明后日可以写完寄出，这一次约有四千字好写。

终日雨，午后，邻地之居户出屋，将门锁上，从今后又多了一累，总算有一块地了。

晚上睡了，忽又有友人来，坐谈到夜半。

六月三十日（阴历五月底），星期日，终日雨。

晨起已将九点，出去上吴山看大水；钱塘江两岸，都成泽国了，可伤可痛。中午回来后，心殊不宁静，又见了一位友人的未亡妻，更为之哀痛，苦无能力救拔她一下。

二时后，赵龙文氏夫妇来，与谈天喝酒玩到傍晚；出去同吃夜饭，直至十点方回，雨尚未歇。自明日起，生活当更紧张一点，因这几天来，要写的东西，都还没有写成。

七月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星期一，阴雨终日。

午前写自传，成千字，当于明日写了它。午后略晴，有客来访，与谈至傍晚，共赴湖滨饮；十一时回寓，雨仍不止也。不在中，又有同乡数人冒雨来过。

七月二日（六月初二），星期二，晴。

久雨之后，见太阳如见故人；就和儿子飞坐火车上闸口去看大水，十二时返家。

午后小睡，又有友人来谈，直至夜深散去。

七月三日（六月初三），星期三，晴，闷。

大约今晚仍会下雨，唯午前略见日光，各地报水灾之函电，已迭见，想今年浙省，又将变作凶年。

晨起，有友人来，属为写介绍信一封，书上题辞一首。中午有人约去吃饭，饭后在家小睡；三时又有约须去放鹤亭喝茶，坐到傍晚；在群英小吃店吃晚饭，更去戴宅闲谈到中夜才回。

七月四日（六月初四日），星期四，晴和，以后似可长晴。

晨起读曲利纽斯《荒原丛莽》一篇，原名 Im Heide-Kraut，原作者 Tri nius 于一八五一年生于德国 Schkeuditz，为拖林干一带的描写专家，文具诗意，当于明天译出寄给《译文》。按自上海回后，十余日中，一事不作，颇觉可惜；自明日起，又须拚命赶作稿子，才得过去。为开渠题了一张画，二十八字，录出如下：

扁舟来往洋波里，家住桐州九里深，

曾与严光留密约，鱼多应共醉花阴。

中午又买航空奖券一条，实在近来真穷不过了，事后想起，

自家也觉可笑。

晚上去湖滨纳凉，人极多，走到十二点钟回来。

七月五日（六月初五），星期五，阴，时有细雨。

早晨发北新李小峰信一封，以快信寄出，约于本月十日去上海取款。

午睡醒后，译《荒原丛莽》到夜，不成一字，只重读了一遍而已，译书之难，到动手时方觉得也。薄暮秋原来，与共饮湖滨，买越南志士阮鼎南《南枝集》一部，只上中下三卷，诗都可诵。

晚上凉冷如秋，今年夏天，怕将迟热，大约桂花蒸时，总将热得比伏天更甚。

生活不安定之至，心神静不下来，所以长久无执笔的兴致了，以后当勉强地恢复昔年的毅力。

七月六日（六月初六），星期六，晴。

午前为邻地户执等事出去，问了一个空；回来的路上，买郎仁宝《七修类稿》一部，共五十一卷加《续稿》七卷，二十册。书中虽也有错误之处，但随笔书能成此巨观，作者所费心力，当亦不少。寄园所寄之作，想系模仿此稿者，也是类书中之一格。

今日译《荒原丛莽》二千字，不能译下去了，只能中止，另行开始改正全集的工作；这工作必须于三四日内弄它完毕，方能去上海。

自七日起，至十日止。

将全集中之短篇三十二篇改编了一次，重订成《达夫短篇集》一册，可二十万字。

十日

携稿去上海。

十一日

遇到了振铎，关于下学期暨大教授之课程计划等，略谈了一谈。下午回杭，天气热极。

自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

天候酷热，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只僵卧在阴处喘息。

七月十五日（旧历六月十五日），星期一，晴。

昨晚西北风骤至，十点半下了十五分钟大雨，热气稍杀，今晨觉清凉矣。读关于小泉八云的书，打算做一篇散文。

午后仍热，傍晚复大雨；出去了一趟，买删订唐仲言《唐诗解》一部，系罕见之书，乃原版初印者。

晚上早睡，因天凉也。

七月十六日（六月十六），星期二，晴。

晨五时起床，上城隍山登高，清气袭人；在汪王庙后之岭脊

遥看东面黄鹤峰皋亭山一带，景尤伟大。

午后小睡，起来后看《唐诗解》，得诗一绝，系赠姜氏者："难得多情范致能，爱才贤誉满吴兴，秋来十里松陵路，红叶丹枫树几层。"

七月十七日（六月十七日），星期三，晴。

昨晚又有微雨，今晨仍热。写诗三首，寄《东南日报》，一首系步韵者："叔世天难问，危邦德竟孤，临风思猛士，借酒作清娱；白眼樽前露，青春梦里呼，中年聊落意，累赘此微躯。"题名《中年次陆竹天氏韵》。

午后读《寄园寄所寄》，见卷四《捻须寄诗话》（五十四页）中有一条，述云间唐汝询，字仲言事，出《列朝诗集》；盖即我前日所买《唐诗解》之作者。仲言五岁即瞽，学问都由口授，而博极一时，陈眉公常称道之，谓为异人。

七月二十七日（六月廿七），星期六，晴，热极。

近日来，天气连日热，头昏脑胀，什样事情也不能做。唯剖食井底西瓜，与午睡二三小时的两件事情，还强人意。傍晚接语堂自天目禅源寺来书，谓山上凉爽如秋，且能食肉，与夫人小孩拟住至八月底回上海，问我亦愿意去否。戏成一绝，欲寄而未果。

远得林公一纸书，为言清绝爱山居。
禅房亦有周何累，结习从知不易除。

原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一期

秋 霖 日 记

（1935年9月1日——9月20日）

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杭州

九月一日（旧历八月初四），星期日，雨。

昨晚十二点后返寓，入睡已将午前二点钟，今晨六时为猫催醒，睡眠未足也。

窗外秋雨滴沥，大有摇落之感，自伤迟暮，倍增凄楚。统计本月内不得不写之稿，有《文学》一篇，《译文》一篇，《现代》一篇，《时事新报》一篇。共五家，要有十万字才应付得了，而《宇宙风》、《论语》等的投稿还不算在内。平均每日若能写五千字，二十天内就不能有一刻闲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谈何容易呢？

今天精神萎靡，只为《时事新报》写了一篇短杂文，不满千字，而人已疲倦，且看明日如何耳。

午后来客不断，共来八人之多；傍晚相约过湖滨，在天香楼吃夜饭。

九月二日（八月初五），星期一，阴雨终日。

今天开始写作，因《文学》限期已到，不得不于三四日内交稿子。午前成千字，午后成千字，初日成绩如此，也还算不恶。晚上为谢六逸氏写短文一篇。

接沈从文、王余杞、李辉英、谢六逸诸人来信，当于一两日内作复。沈信系来催稿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的。

九月三日（八月初六），星期二，阴，时有微雨。

晨八时起床，即送霞至车站，伊去沪，须一两日后返杭也。回来后，接上海丁氏信，即以快信复之。

今日精神不好，恐不能写作，且看下半天小睡后起来何如耳。

午前记

法国 Henri Barbusse 前几日在俄国死去，享年六十二岁，患的为肺炎。西欧文坛，又少了一名斗士，寂寞的情怀，影响到了我的作业，自接此报后，黯然神伤，有半日不能执笔。

傍晚秋原来，与共谈此事，遂偕去湖上，痛饮至九点回寓。晚上仍不能安睡，蚊子多而闷热之故。

九月四日（八月初七），星期三，阴雨潮湿。

午前硬将小说写下去，成千余字。因心中在盼望霞的回杭，

所以不能坦然执笔。

中午小睡，大雨后，向晚倒晴了。夜膳前，刘湘女来谈。七时半的火车，霞回来了，曾去火车站接着。

晚上十一点上床睡，明日须赶做一天小说，总须写到五千字才得罢手。因后天上海有人来，要去应酬，若这两三天内不结束这中篇，恐赶不上交出，《文学》将缺少两万余字的稿子。

九月五日（八月初八），星期四，阴，仍有雨意。

昨晚仍睡不安全，所以今天又觉得神志不清，小说写得出写不出，恐成问题，但总当勉强的写上一点。

早餐后，出去剃了一个头，又费去了我许多时间，午前终于因此而虚度了，且待下午小睡后再说。

自传也想结束了它，大约当以写至高等学校生活末期为止，《沉沦》的出世，或须顺便一提。

午前记

晚上，过湖滨，访友二三人，终日不曾执笔。夜九至十时，有防空演习，灯火暗一小时，真象是小孩儿戏，并不足观，飞机只两架而已。

九月六日（八月初九），星期五，晴。

今日似已晴正，有秋晴的样子了，午前午后，拚命的想写，但不成一字。堆在楼下的旧书，潮损了，总算略晒了一晒。晚上刘开渠来，请去吃饭，并上大世界点了女校书的戏，玩到了十二

点才回来，曾请挂第一牌的那位女校书吃了一次点心。回家睡下，已将一点钟了。

九月七日（八月初十），星期六，晴。

昨晚又睡不安稳，似患了神经衰弱，今日勉强执笔，午前成二千字。午后学生丁女士来访，赠送八月半礼品衣料多件，我以《张黑女志》两拓本回赠了她。晚上在太和园吃饭，曾谈到上旅顺、日本去游历的事情。此计若能实现，小说材料当不愁没有。十二时回寓就寝。

九月八日（八月十一），星期日，晴。

午前写了千余字，午后因有客来，一字不写。这一篇中篇，成绩恐将大坏，因天热蚊子多，写的时候无一贯的余裕也。

晚上月明，十时后去湖上，饮酒一斤。

九月九日（八月十二），星期一，晴，热极。

今日晨起，有九十度的热度，光景将大热几天。今晚又有约，丁小姐须来，午后恐又不能写作。午前写成两千余字，已约有一万字的稿子了，明天一日，当写完寄出。

晚上月明，数日来风寒内伏，今天始外发，身体倦极。

九月十日（八月十三），星期二，晴。

写至中午，将中篇前半写了，即以快信寄出，共只万三四千字而已，实在还算不得中篇，以后当看续篇能否写出。

丁小姐去上海，中午与共饮于天香楼，两点正送她上车，回来后小睡。晚上月明如昼，在大同吃夜饭。

九月十一日（八月十四），星期三，晴。

近日因伤风故，头痛人倦，鼻子塞住；看书写作，都无兴致，当闲游一二日，再写《出奔》，或可给施蛰存去发表。

九月十二日（旧历中秋节），星期四，晴，午后大雨。

午前尚热至九十余度，中午忽起东北风，大雨入夜，须换穿棉袄。约开渠、叶公等来吃晚饭，吃完鸡一只，肉数碗，亦可谓豪矣。今日接上海寄来之《宇宙风》第一期。

晚上无月，在江干访诗僧，与共饮于邻近人家，酒后成诗一首。

九月十三日（八月十六），星期五，阴雨。

晨起寒甚，读德国小说《冷酷的心》，系Hauff作。乃叙Swaben之Schwarz-wald地方的人物性格的一篇文艺童话。有暇，很

想来译它成中文。

上午上湖滨去走走，买《瓯北诗话》等书数册，赵瓯北在清初推崇敬业堂查慎行，而不重渔洋，自是一种见地。诗话中所引查初白近体诗句，实在可爱。

午后又不曾睡，因有客来谈。

九月十四日（八月十七），星期六，晴。

昧爽月明，三时起床，独步至吴山顶看晓月，清气袭人，似在梦中。

中午有友人来谈，与共饮至三时；写对五副，屏条两张，坑屏一堂。

晚上洵美自上海来访，约共去黄山，谢而不去。并闻文伯、适之等，亦在杭州。

九月十五日（阴历八月十八），星期日，阴。

本与尔乔氏有去赭山看浙潮之约，天气不佳，今年当作罢矣。洵美等今日去黄山，须五日后回来也。

写上海信数封，成短文一篇，寄《时事新报》。

中午曼兄等自上海来，送之江干上船，我们将于四日后去富阳，为母亲拜七十生辰也。

九月十六日（八月十九），星期一，大雨。

终日不出，在家续写那篇中篇《出奔》，这小说，大约须于富阳回来后才写得了。近来顿觉衰老，不努力，不能做出好作品来的原因，大半在于身体的坏。戒酒戒烟，怕是于身体有益的初阶，以后当勉行之。

晚上读时流杂志之类，颇感到没落的悲哀，以后当更振作一点，以求挽回颓势。

九月十七日（阴历八月二十日），星期二，晴。

昨晚兴奋得很，致失眠半夜，今晨八时前起床，头还有点昏昏然。作陶亢德、朱曼华信。

中秋夜醉吟之七律一首，尚隐约记得，录出之。

中秋无月，风紧天寒，访诗僧元礼与共饮于江干醉后成诗，仍步曼兄牯岭逭暑韵。

两度乘闲访贯休，前逢春尽后中秋，偶来邃阁如泥饮，便解貂裘作质留，吴地寒风嘶朔马（僧关外人也），庾家明月淡南楼，东坡水调从头唱，醉笔题诗记此游。

曼兄原作乙亥中伏逭暑牯岭

人世炎威苦未休，此间萧爽已如秋，时贤几辈同忧乐，小住随缘任去留，白日寒生阴壑雨，青林云断隔山楼，勒移那计嘲尘俗，且作偷闲十日游。

二叠韵一律，亦附载于此：

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后得牯岭逭暑来诗，步原韵奉答，并约于重九日，同去富阳。

语不惊人死不休，杜陵诗只解悲秋，蝎来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为恋湖山伤小别，正愁风雨暗高楼，重阳好作茱萸会，花萼江边一夜游。

九月十八日（八月廿一），星期三，晴。

晨起觉不适，因辍工独步至吴山绝顶，看流云白日。中午回寓，接上海来催稿信数封；中有蛰存一函，系属为珍本丛书题笺者，写好寄出。

晚上在湖上饮，回家时，遇王余杞于途中。即偕至寓斋，与共谈别后事，知华北又换一局面。约于明日，去同游西湖。

九月十九日（八月廿二），星期四，晴和。

早晨写短文一，名《送王余杞去黄山》，可千字，寄《东南日报》。与余杞、秋芳等在大同吃饭，饭后去溪口，绕杨梅岭、石屋岭而至岳坟。晚上在杏花村饮。

九月二十日（八月廿三），星期五，晴。

晨六点钟起床，因昨日与企虞市长约定，今晨八点，将借了他的二号车去富阳拜寿也。大约住富阳两日，二十二日坐轮船回杭州。

中篇的续篇，尚未动笔，心里焦急之至，而家 璧及《时事新报》之约稿期又到了，真不知将如何的对付。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三期

冬　余　日　记

（1935年11月19日——12月8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旧历十月廿四，星期二。在杭州的场官弄。

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油漆干后，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全无，一半也因为要造这屋的缘故。

现在好了，造也造得差不多了，应该付的钱，也付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大约明年三月，总可以如愿地迁入自己的屋里去居住。所最关心的，就是因造这屋而负在身上的那一笔大债。虽则利息可以不出，而偿还的期限，也可以随我，但要想还出这四千块钱的大债，却非得同巴尔札克或司考得一样，日夜的来作苦工

不可。人是不喜欢平稳度日的动物，我的要造此屋，弄得自己精疲力竭，原因大约也就在此。自寻烦恼，再从烦恼里取一点点慰安，人的一生便如此地过去了。

今年杭州天气迟热，一星期前，还是蚊蝇满屋，象秋天的样子；一阵雨过，从长江北岸吹来了几日北风，今天已经变成了冬日爱人，天高气爽的正冬的晴日；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下怕又要闹米荒；实际上因金融的变故，米价已经涨上了两三元一石了。

预定在这几日里要写的稿子，是《东方杂志》一篇，《旅行杂志》一篇，《文学》一篇，《宇宙风》一篇，《王二南先生传》一篇，并《达夫散文集序》与《编辑后记》各一篇。到本月月底为止的工作，早就排得紧紧贴贴，只希望都能够如预计划般地做下去就好了。另外象良友的书，象光明书局的书，象文学社出一中篇丛书的书等，只能等下月里再来执笔，现在实在有点忙不过来了，我也还得稍稍顾全一点身体。昨晚上看书到了十点，将Jakob Christoph Heer 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 Tobias Heider 读完，今天起来，就有点觉得头痛。身体不健，实在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我若要写我毕生的大作，也还须先从修养身体上入手。J.C.Heer系瑞士的德文著作家，于一八五九年生于 Toess bei Winterthur，今年若还活着，他总该有七十多岁了（他的生死我也不明）；要有他那样的精力，才能从一小学教师进而为举世闻名的大文学家，我们中国人在体力上就觉得不能和西洋人来对比。

天气实在晴爽得可爱，长空里有飞机的振翼在响；近旁造房屋的地方，木工的锯物敲钉的声响，也听得清清楚楚；象这样一个和平的冬日清晨，谁又想得到北五省在谋独立，日兵在山海关

整军，而各阔人又都在向外国的大银行里存他们的几万万的私款呢！

午前九时记

午前写了五百字的《王二南先生传》，正打算续写下去，却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友人某，夫妇在争吵，嘱去劝劝；因就丢下笔杆，和他们夫妇跑了半天，并在净慈寺吃晚饭。

参拜永明塔院时，并看见了舜瞿孝禅师之塔，事见《净寺志》卷十二第三十七页，附有毛奇龄塔铭一，师生于明天启五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九年，世寿七十六，僧腊五十四。同时更寻北硐禅师塔，不见；北硐禅师纪事，见寺志卷八敬叟居简条，为日本建长寺开山祖常照国师之师。常照国师有年表一，为日本单式印刷株式会社所印行，附有揭曼硕塔铭。闻日人之来参拜净寺者，每欲寻北硐之塔，而寺僧只领至方丈后之元如净塔下，按元净字无象，系北宋时人，见寺志卷八，当非北硐。

十一月二十日（十月廿五），星期三，晴爽。

终日写《王二南先生传》，但成绩很少，尚须努力一番，才写得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阴历八月廿九），星期日，阴晴。

时有微雨，又弛懈了三四日，执笔的兴致中断了。中午去葛荫山庄吃喜酒，下午为友人事忙了半天。傍晚，时代公司有人来催稿，系坐索者，答应于明日写二千字。

《玉皇山在杭州》（《时代》）
《江南的冬天》（《文学》）
《志摩全集序》（《宇宙风》）
这三篇文字，打算于廿六以前写了它们。

二十五日（十月三十），星期一，阴晴。

早晨写《玉皇山在杭州》一篇，成二千字，可以塞责了，明天当更写《文学》、《宇宙风》的稿子；大约廿七日可以写毕，自廿七至下月初二、三，当清理一册《达夫散文集》出来。

二十六日（十一月初一），星期二，晴和。

作追怀志摩一篇，系应小曼之要求而写的，写到午后因有客来搁起。

晚上在大同吃夜饭，同席者有宋女士等，又在为开渠作介绍人也。

二十七日（十一月初二），星期三，阴。

午前将那追怀志摩的东西写好寄出，并发小曼等信。午后又继续有人来访，并为建造事不得不东西跑着，所以坐不下来；今年下半年的写作成绩，完全为这风雨茅庐的建筑弄坏了。

傍晚有人约去湖滨吃晚饭，辞不往。十时上床后，又有人来敲门，谓系叶氏，告以已入睡，便去，是一女人声。

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三），星期四，微雨。

夜来雨，今晨仍继续在落，大约又须下几日矣。今天为我四十生日，回想起十年前此日在广州，十四、五年前此日在北京，以之与今日一比，只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人生四十无闻，是亦不足畏矣，孔子确是一位有经验的哲人。我前日有和赵龙文氏诗两首：

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

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

昨日东周今日秦，池鱼那复辨庚辛？

门前几点冬青树，便算桃源洞里春。

倒好做我的四十言志诗看。赵氏写在扇面上赠我的诗为：

风虎云龙也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佳酿名姝不帝秦，信陵心事总酸辛，

闲情万种安排尽，不上蓬莱上富春。

第一首乃录于右任氏之诗，而第二首为赵自己之作。

今天为杭市防空演习之第一天，路上时时断绝交通：长街化作冷巷，百姓如丧考妣。晚上灯火管制，断电数小时；而湖滨，城站各搭有草屋数间，于演习时令人烧化，真应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之古谚。

终日闭门思过，不作一事，只写了一封简信给宁波作者协会，谢寄赠之刊物《大地》；封面两字，系前星期由陈伯昂来邀我题署者。

二十九日（十一月初四），星期五，雨。

昨天过了一个寂寞的生辰，今天又不得不赶做几篇已经答应人家的劣作。北平、天津、济南等处，各有日本军队进占，看起来似乎不得不宣战了，但军事委员会只有了一篇告民众宣言的准备。

记得前月有一日曾从万松岭走至凤山门，成口号诗一首：

五百年间帝业微，钱唐潮不上渔矶，

兴亡自古缘人事，莫信天山乳凤飞。

自万松岭至凤山门怀古有作

此景此情，可以移赠现在当局的诸公。家国沦亡，小民乏食，我下半年更不知将如何卒岁；引领西望，更为老母担忧，因伊风烛残年，急盼我这没出息的幼子能自成立也。

今日为防空演习之第二日，路上断绝交通如故，唯军警多了几个，大约是借此来报销演习费用的无疑。

午后因事出去，也算是为公家尽了一点力。下午刘开渠来，将午前的文章搁下，这篇《江南的冬景》（为《文学》）大约要于明日才得写完寄出。

晚上灯火管制，八点上床。

三十日（十一月初五），星期六，雨。

今晨一早即醒，因昨晚入睡早也，觉头脑清晰，为续写那篇《文学》的散文《江南的冬景》，写至午后写毕，成两千余字。截至今日止，所欠之文债，已约略还了一个段落，唯《东方杂志》与

《旅行杂志》之征文，无法应付，只能从缺了。

昨日《申报月刊》又有信来，属为写一篇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约三四千字，要于十二月十日以前交稿，已经答应了，大约当于去上海之先写了它。

午后来客有陆竹天、郭先生等，与谈到夜。晚上黄二明氏请客，汤饼筵也，在镜湖厅；黄夫人名楚嫣，广东南海县人。

十二月一日（阴历十一月初六），星期日。雨停，但未晴。

午前继续写《王二南先生传》，若能于午后写好，尚赶得及排，否则须缺一期了。

午前九时记

午后有日本人增井经夫两夫妇自上海来访，即约在座之赵龙文夫妇、钱潮夫妇去天香楼吃晚饭，同时并约日本驻杭松村领事夫妇来同席；饮酒尽数斤，吃得大饱大醉。松村约我们于下星期一，去日本领事馆晚餐。

二日（十一月初七），星期一，晴。

午前将《王二南先生传》写毕，前后有五千多字，当可编入新出的散文集里。午后又上吴山，独对斜阳喝了许多酒。

晚上杭州丝绸业同人约去大同喝酒，闹到了十点钟回来；明日须加紧工作，赶编散文集也。

三日（十一月初八），星期二，晴爽。

午前将散文集稿子撕集了一下，大约有十四万字好集。当于这两三日内看了它。

午后接北新书局信，知该书局营业不佳，版税将绝矣，当谋所以抵制之方。半日不快，就为此事；今后的生计，自然成大问题。

四日（十一月初九），星期三，阴，有雨意。

午前中止看散文稿，只写了一篇《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头半篇，大约当于明日写了也。晚上寒雨，夹有雪珠，杭市降雪珠，这是第二次了，但天气也不甚冷。

五日（十一月初十），星期四，晴。

早晨坐八点十五分车去上海，大约须于礼拜六回来也。《申报月刊》的文字一篇，亲自带去。

午后二时到后，就忙了半天，将欲做的事情做了一半；大约礼拜六必能回杭州去。

六日（十一月十一），星期五，晴。

在上海，早晨七时起床。先去买了物事，后等洵美来谈，共在陶乐春吃饭，饭后陪项美丽小姐去她的寓居，到晚才出来。上

《天下》编辑部，见增嘏、源宁等，同去吃晚饭。饭后上丁家，候了好久，他们没有回来，留一刺而别。回寓已将十二点钟了。

七日（十一月十二），星期六，晴。

晨七点起床，访家璧，访鲁迅，中午在傅东华处吃午饭，午后曾访胞兄于新衙门，坐三点一十五分火车回杭州。七时半到寓。检点买来各书，并无损失，有一册英译Marlitt小说，名A Brave Woman，系原著名Die Zweite Frau之译本。此女作家在德国亦系当时中坚分子，有空当把她的小说译一点出来。她的传记、评述之类，我是有的。天很热。

八日（十一月十三），星期日，阴，有微雨。

午前写信数封，一致南京潘宇襄，一致上海丁氏，一致良友赵家璧。

午后有客来，应酬无片刻暇。晚上冒雨去旗下，结束两件小事；自明日起，又须一意写东西了。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九期

闽游日记

（1936年2月2日——3月31日）

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州。

二月二日，星期日，大约系旧历正月初十，天气晴爽。

侵晨六时起床，因昨晚和霞意见不合，通宵未睡也。事件的经过是如此的，前月十五日——已逼近废历年底了——福州陈主席公洽来函相招，谓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但当时因罗秘书贡华、戴先生及钱主任大钧（慕尹）等随委员长来杭，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所以暂时把此事搁起。至年底，委员长返京，始匆匆作一陈公复函，约于过旧历年后南行；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旧历新年，习俗难除，一日捱一日的过去，竟到了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所以霞急劝我行，并欲亲送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则夷犹未决，并也不主张霞之送我，因世乱年荒，能多省一钱，当以省一钱为得。为此两人意见冲突，你一言，我一语，闲吵竟到了天亮。

既经起了早，又觉得夫妇口角，不宜久持过去，所以到了八点钟就动身跳上了沪杭火车；霞送我上车时，两人气还没有平复。直到午后一点多钟在上海赶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驶出吴淞口，改向了南行之后，方生后悔，觉得不该和她多闹这一番的。

晚上风平浪静，海上月华流照；上甲板去独步的时候，又殷殷想起了家，想起了十余小时不见的她。

二月三日，星期一，晴和如旧历二、三月，已经是南国的春天了。

海上风平，一似长江无波浪时的行程；食量大增，且因遇见了同舱同乡的张君铭（号涤如，系乡前辈暄初先生之子），谈得起劲，把船行的迟步都忘记在脑后。晚上月更明，风更小，旅心更觉宽慰。

二月四日，星期二，晴暖。

船本应于今晨九时到南台，但因机件出事，这一次走得特别的慢，到了午后一点，方停泊于马尾江中；这时潮落，西北风又紧，南台不能去了，不得已，只好在马江下船。幸张君为雇汽船，叫汽车，跑到晚上五点多钟，方在南台青年会的这间面对闽江的四层高楼上住定。去大厅吃了晚饭，在喷浴管下洗了一个澡，就去打电报，告诉霞已到福州，路上平安，现住在此间楼上。

十一点过，从小睡后醒转，想东想西，觉得怎么也睡不着。一面在窗外的洛阳桥——不知是否——上，龙灯鼓乐，也打来打去地打得很起劲；而溪声如瀑，月色如银，前途的命运如今天午

后上岸时浪里的汽油船，大约总也是使我难以入睡的几重原因。重挑灯起来记日记，写信，预算明日的行动，现在已经到了午前三点钟了。上灯节前夜的月亮，也渐渐躲入了云层，长桥上汽车声响，野狗还在狂吠。

再入睡似乎有点不可能的样子，索性把明天——不对不对，应该说是今天——的行动节目开一开罢！

早上应该把两天来的报看一看。

十点左右，去省政府看陈主席。

买洗面盆、肥皂盒、漱口碗、纸笔砚瓦墨以及皇历一本。

打听几个同学和熟人在福州的住址，译德国汤梦斯曼的短篇小说三张；这些事情，若一点儿也不遗忘地做得了，那今天的一天，就算不白活。还有一封给霞的航空快信，可也须不忘记发出才好。

二月五日，星期三（该是旧历的正月十三上灯节了）。

阴晴不见天日，听老住福州的人说，这种天气，似乎在福州很多，这两月来，晴天就只有昨天的一日。

昨晚至午前四时方合了一合眼，今天七点半起床。上面所开的节目，差不多件件做了；唯陈主席处因有外宾在谈天，所以没有进见，约好于明日午前九时再去跑一趟。

买了些关于福州及福建的地图册籍，地势明白了一点；昨天所记的洛阳桥，实系万寿桥，俗称大桥者是；过此桥而南，为仓前山，系有产者及外人住宅区域，英领署在乐群楼山，美日法领署在大湖，都聚在这一块仓前山上，地方倒也清洁得很。

午后，同学郑心南来电话，约于六时来访，同去吃饭，当能打听到许多消息。

今晚拟早睡，预备明天一早起来。

二月六日，星期四（旧历正月十四），晴和。

昨晚同学郑心南厅长约在宣政路（双门前）聚春园吃饭，竟喝醉了酒；因数日来没有和绍酒接近，一见便起贪心的缘故。

夜来寒雨，晨起晴，爽朗的感觉，沁入肺腑，但双鼻紧塞，似已于昨晚醉后伤了风；以后拟戒去例酒，好把头脑保得清醒一点。

九时晋见主席陈公，畅谈移时，言下并欲以经济设计事相托，谓将委为省府参议，月薪三百元，我其为蛮府参军乎？出省府后，去闽候县谒同学陈世鸿，坐至中午，辞出。在大街上买《紫桃轩杂缀》一部，《词苑丛谈》之连史纸印者一部，都系因版子清晰可爱，重买之书。

午膳后登石山绝顶，俯瞰福州全市，及洪塘近处的水流山势，觉得福建省会，山水也着实不恶，比杭州似更伟大一点。

今天因为本埠《福建民报》上，有了我到闽的记载；半日之中，不识之客，共来了三十九人之多。自午后三点钟起，接见来客，到夜半十二时止，连洗脸洗澡的工夫都没有。

发霞的快信，告以陈公欲留我在闽久居之意。

二月七日，星期五（正月半，元宵），阴雨。

昨天晴了一天，今天又下雨了。午前接委任状，即去省府到

差，总算是正式做了福建省政府的参议了；不知以后的行止究竟如何。作霞的平信一，告以一月后的经济支配。自省府出来，更在府西的一条长街上走了半天，看了几家旧书铺，买了四十元左右的书。所买书中，以一部《百名家诗钞》，及一部《知新录》（勿剪王棠氏编）为最得意。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象林文忠公的林氏、郑氏、刘氏、沈葆桢家的沈氏，都住在这里，两旁进士之匾额，多如市上招牌，大约也是风水好的缘故。

中午，遇自教育部派来，已在两湖、两广视察过的部评议专员杨金甫氏。老友之相遇，往往在不意之处，亦奇事也。

傍晚在百合浴温泉，即在那里吃晚饭；饭后上街去走到了南门；因是元宵，福州的闺阁佳丽，都出来了，眼福倒也不浅。不在中，杜承荣及《南方日报》编者闵佛九两氏曾来访我，明日当去回看他们。

二月八日，星期六（旧历正月十六），阴晴，时有微雨。

午前九时出去，回看了许多人，买书又三四十元；中有明代《闽中十子诗钞》一部，倒是好著。

中午在西湖吃饭。福州西湖，规模虽小，但疏散之致，亦楚楚可怜，缺点在西北面各小山上的没有森林，改日当向建设厅去说说。

下午接李书农氏自泉州来电，约我去泉州及厦门等处一游，作复信一。

晚上在教育厅的科学馆吃晚饭，饮到微醉，复去看福州戏。回寓已将十二点钟，醉还未醒。

二月九日（旧历正月十七），星期日，时有微雨。

与郑心南、陈世鸿、杨振声、刘参议等游鼓山，喝水洞一带风景的确不坏，以后有暇，当去山上住它几天。

早晨十时出发，在涌泉寺吃午饭，晚上回城，已将五点，晚饭是刘参议作的东。

明日当在家候陈君送钱来；因带来的路费，买书买尽了，不借这一笔款，恐将维持不到家里汇钱来的日子。

二月十日（正月十八），星期一，阴晴。

午前起床后，即至南后街，买《赏雨茅屋诗集》一部并《外集》一册；曾宾谷虽非大作手，然而出口风雅，时有好句。与邵武张亨甫的一段勃谿，实在是张的气量太小，致演成妇女子似的反目，非宾老之罪。此外的书，有闽县林颖叔《黄鹄山人诗钞》、郭柏苍《闽产录异》、《雁门集编注》等，都比上海为廉。

十时返寓，接见此间日人所办汉文闽报社长松永荣氏，谓中村总领事亦欲和我一谈，问明日晚间亦有空否。告以明晚已有先约，就决定于后日晚上相看，作介者且让老同学闽侯县长陈世鸿氏效其劳，叙饮处在聚春园。

中午饮于南台之嘉宾酒楼，此处中西餐均佳，系省城一有名饮食店；左右都是妓楼，情形与上海四马路、三马路之类的地方相象。大嚼至四时散席，东道主英华学校陈主任，并约于明日在仓前山南华女子文理学院及鹤龄英华学校参观，参观后当由英华

学校校长陈芝美氏设宴招饮。

访陈世鸿氏于闽侯县署，略谈日领约一会晤事，五时顷返寓。

晚上由青年会王总干事招待，仍在嘉宾饮。

二月十一日（正月十九），星期二，阴晴。

昨晚睡后，尚有人来，谈至十二点方去；几日来睡眠不足，会客多至百人以上，头脑昏倦，身体也觉得有点支持不住。

侵晨早起，即去南后街看旧书，又买了一部董天工典斋氏编之《武夷山志》，一部郭柏苍氏之《竹间十日话》，同氏著中老提起之《竹窗夜话》，不可得也。

回至寓中，陈云章主任已在鹄候；就一同上仓前山，先由王校长导看华南文理学院，清洁完美，颇具有闺秀学校之特处。复由陈校长导看英华中学，亦整齐洁净，而尤以生物标本福建鸟类之收集为巨观。中午在陈校长家午膳，席间见魏女士及其令尊，也系住在仓前山上者。

午后去参观省立第四小学、小学儿童国语讲演竞赛会，及惠儿院；走马看花，都觉得很满足，不过一时接受了许多印象，脑子里有点觉得食伤。

晚上在田墩杨文畴氏家吃晚饭，系万国联青会之例会，嘱于饭后作一次讲演者，畅谈至十一点始返寓；在席上曾遇见沈绍安兰记漆器店主沈幼兰氏、城南医院院长林伯辉氏及电气公司的曾氏等。

今日始接杭州霞寄来之航空信一件，谓前此曾有挂号汇款信寄出，大约明晨可到也。

二月十二日（旧历正月二十），星期三，阴晴。

午前八时起床，昨晚杨振声氏已起行，以后当可静下来做点事情了。

洗漱后，即整理书籍，预备把良友的那册《闲书》在月底之前编好；更为开明写一近万字之小说，《宇宙风》写短文两则，共七千字。

接霞七日所发之挂号信及附件，比九日所发之航空信还迟到了一日。将两日日记补记完后，即开始作复书，计邵洵美氏、陶亢德氏、赵家璧氏各发快信一，寄霞航空信一，各信都于十二点前寄出。午后复去南后街一带闲步，想买一部《类腋》来翻翻，但找不出善本。

晚上在聚春园饮，席上遇见日总领事中村丰一氏、驻闽陆军武官真方勋氏及大阪商船会社福州分社长竹下二七氏及林天民氏郑贞文氏等，饮至大醉。又上闽报社长松永荣氏家喝了许多啤酒，回寓时在十二点后了。

二月十三日（旧历正月廿一），星期四，晴爽。

昨晚接洵美来电，坚嘱担任《论语》编辑，并约于二十日前写一篇《编者言》寄去，当作航空复信一答应了他。十时前去福建学院，参观乌山图书馆，借到《福建通志》一部。中午去洪山桥，在义心楼午膳。饭后复坐小舟，去洪塘乡之金山塔下，此段闽江风景好极，大有富春江上游之概。又途中过淮安乡，江边有三老祖

庙，山头风景亦佳，淮安鸡犬，都是神仙，可以移赠给此处之畜类也。游至旁晚，由洪山桥改乘汽油船至大桥，在青年会饭厅吃晚饭。入睡前，翻阅《闽中物产志》之类的书，十二时上床。

二月十四日（正月廿二），星期五，阴，微雨。

午前有人来访，与谈到十点多钟，发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

陈世鸿氏约于今晚再去鼓山一宿，已答应同去，大约非于明天早晨下山不可，因明天午后三时，须在青年会演讲之故。

午后欲作《编者言》一篇以航空信寄出，但因中午有人来约吃饭，不果；大约要于明日晚上写了。

二月十五日（正月廿三），星期六，晴和如春三月。

昨晚乘山舆上鼓山，回视城中灯火历历，颇作遥思，因成俚语数句以记此游："我住大桥头，窗对涌泉寺，日夕望遥峰，苦乏双飞翅，夜兴发游山，乃遂清栖志，暗雨湿衣襟，攀登足奇致，白云拂面寒，海风松下恣，灯火记来程，回头看再四，久矣厌尘嚣，良宵欣静閟，借宿赞公房，一洗劳生悴。"（夜偕陈世鸿氏松永氏宿鼓山）

今晨三时即起床，洗涤尘怀，拈香拜佛，一种清空之气，荡旋肺腑。八时下山，又坐昨晚驾来之汽车返寓，因下午尚有一次讲演之约，不得不舍去此清静佛地也。

到寓后，来访者络绎不绝，大约有三十余人之多；饭后欲小睡，亦不可能。至三时，去影戏场讲演《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来听的男女，约有千余人，挤得讲堂上水泄不通。讲完一小时，下台后，来求写字签名者，又有廿四五人，应付至晚上始毕。晚饭后，又有电政局的江苏糜文开先生来谈，坐至十一点前始去。

今天一天，忙得应接不暇，十二点上床，疲累得象一堆棉花，动弹不得了。

二月十六日（正月廿四），星期日，晴暖。

七时顷，就有青青文艺社社员陈君来访，系三山中学之学生，与谈至十时。出去看小月于印花税局，乃洵美之胞弟，在此供职者；坐至十一时，去应友人之招宴。买《闽诗录》一部，钱塘张景祁之《研雅堂诗》一部；张为杭州人，游宦闽中，似即在此间住下者，当系光绪二十年前后之人。

饭后返寓，正欲坐下来写信，作稿子，又有人来谈了，不得已只能陪坐到晚上。

晚饭在可然亭吃的，作东者系福建学院院长黄朴心氏。黄为广西人，法国留学生，不知是否二明的同族者。

二月十七日（正月廿五），星期一，晴热。

晨起又有三山中学之青年三人来访，为写条幅两张、横额一块。

中午复去城内吃饭，下午作霞信，厦门青年会信，及日本改

造社定书信。

二月十八日（正月廿六），星期二，微雨时晴。

上午在看所买的《福州志》之类，忽有友人来访，并约去同看须贺武官；坐至十二点钟，同松永氏上日本馆子常盘吃午饭。酒喝醉了，出言不慎，直斥日本人侵略的不该，似于国际礼貌上不合，以后当戒绝饮酒。

傍晚，小月来约去小有天吃晚饭，饭后走至十点左右回寓。正欲从事洗涤，晋江地方法院院长同乡书农李氏忽来谒，与谈至十二点始去。

二月十九日（正月廿七日），星期三，阴闷。

今天精神不爽，头昏腰痛，午前来客不断，十二点五十五分去广播电台播音。晚上接杭州来的航空信平信共三封，一一作答，当于明天一早，以航空信寄出。为《论语》写的一篇编辑者言，也于今天写好，明日当一同寄出。

最奇怪的一封信，是一位河南开封的两河中学生所发者，他名胡佑身。和我素不认识，但这次却突然来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说买了一条航空奖券，中了三奖，想将奖金千元无条件地赠送给我。

以后的工作愈忙了，等明晨侵早起来，头脑清醒一点之后，好好儿排一张次序单下来，依次做去。虽然我也在害怕，怕以后永也没有恢复从前的勇气的一日了。

二月二十日（正月廿八日），星期四，阴雨，东南风大。

晨七时起床，急赶至邮政总局寄航空信；天色如此，今天想一定不能送出。沪粤线飞机，多半是不能开。福州交通不便，因此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情形，都与中原隔膜，陆路去延平之公路不开，福州恐无进步的希望。

老同学刘爱其，现在福州电气公司及附属铁工厂之经理；昨天傍晚，匆匆来一谒，约于今日去参观电厂。十时左右，沈秘书颂九来谈及发行刊物事，正谈至半中而刘经理来，遂约与俱去，参观了一周。

午后过后街，将那一篇播音稿送去；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之《拙轩集》、《彭城集》、《金渊集》、《宋朝实事》各一部；书品不佳，但价却极廉。比之前日所买之《晋江丁雁水集》、周亮工《赖古堂诗集》，只一半价钱也。

晚上抄福清魏惟度选之《百名家诗选》的人名目录，虽说百家，实只九十一家，想系当时之误。而选者以己诗列入末尾，亦似未妥，此事朱竹垞曾加以指摘。

二月二十一日（正月廿九日），星期五，阴雨。

半夜后，窗外面鞭炮声不绝，因而睡不安稳。六时起床，问听差者以究竟，谓系廿九节，船户家须祝贺致祭，故放鞭炮。船户之守护神，当为天后圣母林氏，今天大约总是她诞生或升天的日子。（问识者，知为敬老节，似系缘于目莲救母的故事者。）

午前九时，与沈秘书有约，当去将出刊物的计划，具体决定一下。十一时二十分，又有约去英华中学演讲，讲题《文艺大众化与乡土文艺》。中午在大新楼午膳，回来接儿子飞的信，及上海邵洵美、杭州曹秉哲来信。

晚上招饮者有四处，先至飞机场乐天温泉，后至聚春园，再至河上酒家，又吃了两处。明日上午九时主席约去一谈，十时李育英先生约在汤门外福龙温泉洗澡。作霞信一，以平信寄出。

二月二十二日（正月三十日），星期六，阴，时有阵雨。

昨晚入睡已迟，今晨主席有电话来召见，系询以编纂出版等事务者大约一两月准备完毕后，当可实际施行。施行后，须日去省府办公，不能象现在那么的闲空了。

中午在河上酒家应民厅李君的招宴，晚上丁诚言君招在伊岳家（朱紫坊之五）吃晚饭；丁君世家子也，为名士陈韫山先生之爱婿，亦在民政厅办事。发霞信一。

二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初一日），星期日，阴雨，微雨时作。

午前发霞信一，因昨晚又接来信也。欠的信债文债很多，真不知将于何日还得了。计在最近期间，当为《宇宙风》、《论语》，及开明书店三处写一万四五千字；开明限期在月底，《宇宙风》限期在后日（只能以航空信寄去），《论语》亦须于月底前写一篇短稿寄去。三月五日前，还有一篇《文学》的散文（《南国的浓春》），

要寄出才行；良友的书一册，及自传全稿，须迟至下月方能动手了。

于去乌石山图书馆友社去讲演并吃中饭之先，以高速度写了赵龙文氏、陆竹天氏、曹叔明氏信三封；以后还须赶写者，为葛湛候氏、周企虞氏、徐博士（南京军委会）、曼兄，以及朱惠清氏等的信。大约明后日于写稿之余，可以顺便写出。

二月二十四日（阴历二月初二日），星期一，晴爽，有东南风。

晨七时起床，有南方日报社闵君来访，蒙自今日起，赠以日报一份；后复有许多青年来，应接不暇，便以快刀切乱麻方法，毅然出去，先至西门，闲走了一回，却走到了长庆禅寺，即荔子产地西禅寺也。寺东边有一寄园，中有二层楼别墅一所，名明远阁，不知是否寺产。更从西禅寺走至乌石山下，到乌石山前的一处有奇岩直立的庙里看了一回；人疲极，回来洗澡小睡，醒后已将六点。颇欲写信，但人实在懒不过，记此一段日记，就打算入睡矣。

周亮工著之《闽小记》，颇思一读，但买不到也借不到；前在广州，曾置有《周栎园全集》，后于回上海时丢了，回想起来，真觉得可惜。

阳历三月一日，为阴历二月初八，亲戚赵梅生家有喜事，当打一贺电；生怕忘记，特在此记下一笔。

本星期四，须去华南文理学院讲演；星期日，在南方日报社为青年学术研究社讲演，下星期一上午十一至十二时，去福建学

院讲演。

二月廿五日（阴历二月初三），星期二，大雨终日。

午前七时起床，写了两分履历，打算去省府报到去的；正欲出发，又有人来谈，只能陪坐至十二点钟。客去后，写霞信一，曼兄信一。《宇宙风》及《论语》稿一，当于明日写好它们，后日以航空信寄出。（《论语》稿题为《做官与做人》，想写一篇自白。）

开明之稿万字，在月底以前，不知亦能写了否。今天晚上有民政厅陈祖光、黄祖汉两位请客，在可然亭，想又要喝醉了回来；应酬太多太烦，实在是一件苦事。

二月廿六日（阴历二月初四），星期三，阴雨。

因欲避去来访者之烦，早晨一早出去，上城隍庙去看了一回。庙前有榕树一株，中开长孔，民众筑庙祀之，匾额有廿七、廿八、廿九、三十得色，或连得两色之句，不知是否系摇会之类。庙后东北面，奎光阁地点极佳，惜已塌圮了。还有福州法事，门前老列男堂女室两处，旁有沐浴、庖厨等小室的标明，亦系异俗。城隍庙东面之太岁殿上，见有男女工人在进香，庙祝以黄纸符咒出售，男女两人各焚化以绕头部，大约系免除灾晦的意思。

下午来访者不绝，卒于五时前偕闽报馆长松永氏去常盘小饮，至九时回寓。

二月廿七日（二月初五日），星期四，阴晴。

连得霞来信两封，即作复，告以缓来福州。中午去城内吃饭。

下午五时，在仓前山华南文理学院讲演；亦有关于日本这次政变的谈话。晚上顾君偕中央银行经理等来访。

二月二十八日（阴历二月初六），星期五，阴雨。

午前在家，复接见了几班来客，更为写字题诗五幅。接到自杭州寄来之包裹，即作复信一。中午去井楼门街傅宅吃饭。

中饭后，又去百合温泉洗澡，坐至傍晚五时始回寓，一日的光阴，又如此地白化了。

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二月二十九日（二月初七），星期六，阴晴。

午前又有来客，客去后，写《闽游滴沥》，至午后二时，成三千余字，即以航空信寄宇宙风社。寄信回来，又为《论语》写了两则《高楼小说》：一说做官，二说日本青年军人的发魇。大约以后，每月要写四篇文章，两篇为《论语》，两篇为《宇宙风》也。

晚上陪王儒堂氏吃饭，至十时余始散，来客中有各国领事及福州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若干人。饭毕后，顾弗臣氏来，再约去喝

酒，在西宴台；共喝酒一斤，陶然醉矣，十二时回寓。

三月一日（二月初八），星期日，晴。

昨晚入睡，已将午前两点，今晨七时即起床，睡眠不足，人亦疲倦极矣。十时去友声剧场讲演，听众千余人；十二点去乐天泉洗澡，应《南方日报》吴社长之招宴。饭前饭后，为写立轴无数，更即席写了两首诗送报界同人。一首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一首为“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三时前，乘车去冒溪游，地在协和大学东南，风景果然清幽，比之杭州的九溪十八涧更大一点。闻常有协和学生，来此处卧游沐浴，倒是一个消夏的上策。

三月二日（二月初九），星期一，阴雨。

几日来寒冷得很，晨八时起床后，即写霞信一封，打算于午后以快信寄出它。十时左右，在福建学院讲演，遇萨镇冰上将及陈韫山先生等，十一时半，去省府。

中午在闽候县署陈县长处吃饭，至二时始返寓。即将信寄出，大约五日后可到杭州。

晚上有厦门报馆团来，由永安堂驻闽经理胡兆陶祥皆先生招待，邀为作陪，谈至十时，在闽报社参观报馆内部，更为各记者题字十余幅。

三月三日(阴历二月初十)，星期二，寒雨终日，且有雪珠。

晨起即去南后街买书十余元，内有《小腆记传》一部，内《自讼斋文集》残本一部，倒是好书。中午去科学馆，约于明晚应馆长黄开绳君招宴。

午后又上省府，晤斯专员夔卿，即与诀别，约于半月后去厦门时相访于同安。

晚上赴顾弗臣氏招宴，菜为有名之中州菜，而味极佳而菜极丰厚；醉饱之余，为写对及单条十余幅。

三月四日（二月十一日），星期三，微雨，但有晴意。

晨七时半起床，当写一天的信，以了结所欠之账，晚上还须上东街去吃晚饭也。

三月五日（二月十二日），星期四，晴。

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回来，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之前的一夜也。今晨早起，更为此事而不快了半天；本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

下午约了许多友人来谈，陪他们吃茶点，用去了五六元；盖欲借此外来的热闹，以驱散胸中的郁愤之故。

傍晚四时，上日本人俱乐部和松井石根大将谈话，晚上又吃了两处的酒，一处是可然亭，一处是南轩葵园。

三月六日（二月十三），星期五，晴。

上午进城，买了一部伊墨卿的《留春草堂诗钞》，一部陈余山的《继雅堂诗集》；两部都系少见之书，而价并不贵。

午后洗澡，想想不乐，又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霞来。晚上和萨上将镇冰等联名请松井石根大将吃晚饭，饮至十时始返寓；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明日打算把那篇《南国的浓春》写好寄出。

三月七日（二月十四），星期六，晴爽。

今日本打算写《南国的浓春》的，因有人来，一天便尔过去。并且也破了小财，自前天到今天，为霞的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发霞信一。

晚上十时上床，到福州后，从没有如此早睡过。明天又有电气公司刘经理及吉团长章简的两处应酬，自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十时的时间，又将在应酬上费去。与吉团长合请者，更有李国曲队长、沈镜（叔平）行长的两位，都系初见之友，雨农先生为介绍者，改日当回请他们一次。

三月八日（二月十五），星期日，晴和。

早晨九时顷，正欲出游，中行吴行长忽来约同去看百里蒋氏；十余年不见，而蒋氏之本貌如旧。

中午在仓前山刘爱其家吃饭，席上遇佘处长等七八人。佘及李进德局长、李水巡队长等还约于下星期日，去游青定寺。

晚上去聚春园赴宴，遇周总参议、林委员知渊、刘运使、张参谋长、叶参谋长、并新任李厦门市长等。饮至半酣，复与刘运使返至爱其家，又陪百里喝到了半夜；有点醺醺然了，踏淡月而回南台。

三月九日（二月十六），星期一，晴和。

午前十时去西湖财政人员训练班讲演，十一时返至南台，送百里上靖安轮。昨晚遇见诸人，也都在舱里的餐厅上相送。蒋氏将去欧洲半年，大约此地一别，又须数年后相见了，至船开后始返寓。

作霞信，告以双庆事已托出，马上令其来闽等候。

晚上在赵医生家吃晚饭，又醉了酒。

三月十日（二月十七日），星期二，大雨。

昨晚雨，今日未晴，晨六时即醒，睡不着了，起来看书。正欲执笔写文章，却又来了访问者，只能以出去为退兵之计，就冒雨到了省府。

看报半天，约旧同学林湘臣来谈，至十二时返寓。文思一被打断，第二次是续不上去的，所以今天的一天，就此完了，只看了几页《公是弟子记》而已。

晚上在中洲顾氏家吃饭，饭后就回来。中行吴行长问有新消息否？答以我也浑浑然也。

三月十一日（二月十八），星期三，阴雨终日。

晨起，为《论语》写稿千余字，系连续之《高楼小说》三段；截至今日止，已写两次，成五段了，下期当于月底以前寄出它。稿写了后，冒大风雨去以航空快信寄出，归途又买了一部江宁汪士铎的《梅村诗文集》，一部南海谭玉生的《乐志堂诗文略》，都是好书。午后有人来，一事不做。

三月十二日（二月十九），星期四，晴，热极，似五月天。

早晨三点醒来，作霞的信；自六日接来电后，已有六日不曾接她的信了，心颇焦急，不知有无异变。记得花朝夜醉饮回来，曾吟成廿八字，欲寄而未果："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渐老，子规声里又花朝。"北望中原，真有不如归去之想。

今日为总理逝世纪念日，公署会所，全体放假；晨起就有人来访，为写对联条幅无数。午后去于山戚公祠饮茶，汗流浃背。晚上运使刘树梅来谈，先从书版谈起，后及天下大事，国计民

生，畅谈至午前三时。

三月十三日（二月二十），星期五，阴，大雨终日。

昨日热至七十几度，今日又冷至四十度上下，福州天气真怪极了。因午后有上海船开，午前赶写《闽游滴沥之二》一篇，计三千五百字，于中午寄出，只写到了鼓山的一半。

闽报社长松永有电话来，谓于今日去台湾，十日后返闽，约共去看林知渊委员。

下午又有人来看，到晚上为止，不能做一事。只打了一个贺电给富阳朱一山先生，写送陈些蠢祖母之挽轴一条。

晚上又作霞信，连晚以快信发出，因明日有上海船开，迟则恐来不及。此地发信，等于逃难，迟一刻就有生命关系，胡厅长若来，当催将自福州至延平之公路筑成，以利交通，以开风气。

三月十四日（二月廿一），星期六，晴爽。

午前一早就有人来，谈至十时半，去广播电台播音，讲防空与自卫的话。十二点去省府，下午回至寓居，接霞来信三封，颇悔前昨两天的空着急。傍晚又接来电，大约双庆两日可到南台。

晚上刘云阶氏家有宴会，去说了几句话，十一时返寓。

三月十五日（二月廿二），星期日，晴和。

晨起接见了一位来客后，即仓皇出去，想避掉应接之烦也。

先坐车至汤门，出城步行至东门外东岳庙前，在庙中游览半日，复登东首马鞍山，看了些附近的形势风景。乡下真可爱，尤其是在这种风和日暖的春天。桃李都剩空枝，转瞬是首夏的野景了，若能在这些附廓的乡间，安稳隐居半世，岂非美事？

下午回寓，写了半天的信，计发上海丁氏、杭州周象贤氏、尹贞淮氏，及家信一。晚上在同乡葛君家吃晚饭，十一时回寓。

昨日曾发霞航空快信，今天谅可到杭。

三月十六日（二月廿三），星期一，午前阴，傍午下雨起。

晨六时起床，写答本地学生来信五封。十时接电话，约于本星期五下午二时去协和大学讲演。

中午至省府，为双庆事提条子一，大约明天可有回音。午后双庆自杭州来，当于明日去为问省银行事。

晚上早睡，因明日须早起也。

买清诗话一部，屺云楼诗文集各一部。

三月十七（二月廿四），星期二，阴雨。

晨六时起床，九时至省府探听为双庆荐入省银行事，大约明日可以发表，当即送伊去进宿舍。

下午买了一部《东越文苑传》，系明陈汝翔作。发霞信。

晚上应陈世鸿、银行团、李秘书等三处宴会，幸借得了刘爱其之汽车，得不误时间，饮至十一点回寓。

三月十八日（二月廿五），星期三，雨。

晨起，宿醉未醒；九时去省银行看寿行长，托以双庆事，下午将去一考，大约总能取入。中午发霞信，告以双庆已入省银行为助理员，月薪十五元，膳宿费十二元一月，合计可得二十七元。傍晚又发霞航空信，告以求保人填保单事。

晚上微醉，十时入睡。

三月十九日（二月廿六），星期四，阴晴。

午前送双庆至银行后，即去南门旧货店买明北海冯琦抄编之《经济类编》一部；书有一百卷，我只买到了五十四卷，系初印的版子。回寓后，沈祖牟君来访；沈君为文肃公直系长孙，善写诗，曾在光华大学毕业，故友志摩之入室弟子也，与谈至中午分手别去。

午后张涤如君约去喝绍兴酒，晚上当在嘉宾吃晚饭。双庆于今日入省银行宿舍。发霞信，告以一切。

三月二十日（二月廿七），星期五，阴晴。

午前头尚昏昏然，晨起入城，访武昌大学时学生现任三都中学校长陈君毓麟于大同旅舍　过中华书局，买《宋四灵诗选》一册。至省立图书馆，看《说铃》中之周亮工《闽小记》两卷，琐碎无取材处；只记一洞，及末尾之诗话数条，还值得一抄。

午后，协和大学朱君来约去讲演；完后，在陈教务长家吃晚饭，协和固别一天地，求学原很适宜也。晚上坐协大汽车回来，又上福龙泉及嘉宾去吃了两次饭。

三月二十一日（二月廿八），星期六，阴，微雨时行。

午前写信六封，计霞一，邵洵美一，上海杂志公司一，赵家璧一，同乡金某一，养吾兄处一。午后洗了一个澡，晚上在日本菜馆常盘吃饭。从常盘出来，又去跑了两个地方，回寓后为陈君题画集序文一，上床时已过十二点了。

三月廿二日（二月廿九），星期日，晴。

午前七时起床，顾君弗臣即约去伊家写字，写至十二点过。上刘爱其氏寓吃午饭，作东者为刘氏及陈厅长子博；饭后返寓，又有人来访，即与共出至城内，辞一饭局。晚上在新铭轮应招商局王主任及船长杨馨氏招宴，大醉回来，上床已过十二点钟了。

三月廿三日（阴历三月初一），星期一，晴。

晨起，宿醉未醒，还去职业学校讲演了一次。至中午在一家外江饭馆吃饭后，方觉清醒。饭后上三赛乐戏班看《王昭君》闽剧。主演者为闽中名旦林芝芳，福州之梅博士也，嘴大微突，唱时不作假声，系全放之雄音，乐器亦以笛伴奏，胡琴音很低，调子似梨花大鼓。作成十四字："难得芝兰同气味，好从乌鸟辨雄雌。"观

众以女性为多，大约福州闺秀唯一娱乐处，就系几个剧场。

傍晚从戏院出来，买《峨眉山志》一部，《佛教书简》甲集一册；晚上在中洲顾家吃饭，作霞信一，十时上床。

三月二十四日（三月初二），星期二，阴晴。

午前送财政部视察陈国梁氏上新铭轮，为介绍船长杨氏，寄霞之信，即投入船上邮筒内。

午后，学生陈君来访，约于明晚去吃晚饭。打算明天在家住一日，赶写上海的稿子。傍晚杜氏夫妇来，与同吃晚饭后别去。

接霞平信一，系二十日所发者；谢六逸来信一，系催稿兼告以日人评我此次来闽的动机之类，中附载有该项评论之日本报一张。

三月廿五日（二月初三），星期三，阴晴。

晨七时起床，为《立报》写一短稿，名《记闽中的风雅》，可千三百字。午后为《论语》写《高楼小说》两则，晚上又有人请吃饭，洗澡后，十时上床。

三月廿六日（三月初四），星期四，晴。

晨七时起床，写霞信一，即赶至邮局，以航空快信寄出，《论语》稿亦同寄。午后三时，至军人监狱训话，施舍肉馒头二百四十个，为在监者作点心。晚上闽省银行全体人员，诉说双庆

坏处；气极，又写给霞平信一封。

三月廿七日（阴历三月初五），星期五，晴。

晨七时起床，欲写《宇宙风》稿，因来客络绎不绝，中止；全球通信社社长全克谦君，来谈闽省现状，颇感兴味。大约无战事发生，则福建在两年后，可臻大治。

午后去省府，又上图书馆查叶观国《绿筠书屋诗抄》及孟超然《瓶庵居士诗抄》，都不见。只看到了上海日文报所译载之我在福青州年会讲过的演稿一道。译者名菊池生，系当日在场听众之一，比中国记者所记，更为详尽而得要领。

接霞来信三封，洵美信一封，赵家璧信一封。晚上在南台看闽剧《济公传》。十二时上床。

三月廿八日（三月初六），星期六，晴暖。

午前又有客来，但勉强执笔，写《闽游滴沥》之三，成二千字。中午入城去吃中饭，系应友人之招者，席间遇前在北大时之同学数人；学生已成中坚人物，我自应颓然老矣。饭后过商务印书馆，买陈石遗选刻之《近代诗抄》一部。闽之王女士真、石遗老人，于荔子香时，每年必返福州；今年若来可与共游数日，王女士为石遗得意女弟子，老人年谱后半部，即系王所编撰。

午后回寓，复赶写前稿，成一千五百字；傍晚写成，即跑至邮局，以航空快信寄出。

昨日连接霞三信，今日又接一封，作复。

晚上有饭局两处，一在可庐辛泰银行长车梅庭家，一在可然亭。

三月二十九日（三月初七），星期日，晴暖。

连晴数日，气候渐渐暖矣。午前写字半日，十一点钟会小月于靖安轮上，伊将归上海，料理前辈蒋伯器先生之丧葬。伯器系小月岳丈，义自不容辞耳。

中午在祖牟家吃午饭，祖牟住屋，系文肃公故宅，宫巷廿二号。同席者，有福州藏书家陈几士氏、林汾贻氏。陈系太傅之子，示以文诚公所藏郑善夫手写诗稿，稀世奇珍，眼福真真不浅。另有明代人所画《闽中十景》画稿一帙，亦属名贵之至；并蒙赠以李艮吾《岭云轩琐记》一部，为贯通儒释道之佳著，姚慕亭在江西刻后，久已不传，此系活字排本，后且附有《续选》四卷，较姚本更多一倍矣。林汾贻氏，为文忠公后裔，收藏亦富，当改日去伊家一看藏书。

晚上在中洲顾家吃晚饭，苇臣已去福清，遇同学林湘臣氏。

入夜微雨，但气候仍温和，当不至于有大雨；福州天气，以这种微雨时为最佳。

三月三十日（三月初八），星期一，阴晴。

晨起读同文书院发行之杂志《支那》三月号，费三小时而读毕。十时后去省府，看上海、天津各报，中日外交，中枢内政，消息仍甚沉闷；但欧洲风云，似稍缓和，也算是好现象之一。

中饭后，步行出北门，看新筑之汽车道，工程尚未完成。桃花遍山野，居民勤于工作，又是清明寒食节前之农忙时候了。

午后回寓小睡，接杭州、上海来之航空信，快信十余封，当于明日作复。晚间又有饭局两处，至十时微醉回来，就上床睡觉。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初九），星期二，阴晴。

晨起，至省府探听最近本省政情；财政不裕，百废不能举，福建省建设之最大难关在此。理财诸负责人，又不知培养税源，清理税制，都趋于一时乱增税收；人民负担极重，而政府收入反不能应付所出。长此下去，恐非至于破产不可，内政就危险万状，国难犹在其次。

午后、晚上，继续为人家写字，屏联对子，写了百幅内外；腰痛脚直，手也酸了。晚上十时上床，读《蜀中名胜记》。三月今天完了，自明日起，当另记一种日记。

三月末日记

原载《闲书》，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

浓 春 日 记

（1936年4月1日——4月20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福州之南台。

四月一日（阴历三月初十），星期三，阴晴。

将历本打开来一看，今天是旧历的三月初十，去十四的清明节只有四日了；春进了这时，总算是浓酣到绝顶的关头，以后该便是莺声渐老，花到荼蘼，插秧布谷的农忙的节季。我的每年春夏之交要发的神经衰弱症，今年到了这半热带的福建，不知道会不会加重起来？两礼拜前，一逢着晴暖的日子，身体早就感到了异常的困倦，这一个雨水很多，地气极暖的南国气候，不知对我究竟将发生些怎么样的影响？

今天一早起来，开窗看见了将开往上海去的大轮船的烟突，就急忙写信，怕迟了又要寄不出而缓一星期。交通不便，发信犹如逃难摸彩，完全不能够有把握，是到闽以后，日日感到的痛苦；而和霞的离居两地，不能日日见面谈心，却是这痛苦的主要

动机。

信写完后，计算计算在这半个月里要做的事情，却也不少，唯一的希望，是当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做了之先，少来些和我闲谈与赐访的人。人生草草五十年，一寸一寸的光阴，在会客闲谈里费去大半，真有点觉得心痛。现在为免遗忘之故，先把工作次序，及名目开在下面：

《闲书》的编订（良友）

《闽游滴沥》的续稿（《宇宙风》）

《高楼小说》及自传的末章（《论语》）（说预言，如气候之类；说伪版书，说读书，等等）

记闽浙间的关系之类（《越风》）（从言语、人种、风习、历史，以及人物往来上立言。）

《戚继光的故事》（《东南日报》）（泛记倭寇始末并戚的一代时事）

明末的沿海各省（预备做《明清之际》小说的原料）

凡上记各节，都须于这半月之内，完全弄它们成功才行。此外则德文短篇的翻译，和法文的复习，也该注意。有此种种工作，我想四月前半个月，总也已经够我忙了；另外当然还有省府的公事要办，朋友的应酬要去。

到福建之后，将近两月；回顾这两月中的成绩，却空洞得很。总算多买了二百元钱的旧书，和新负了许多债的两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

午后到福龙泉去洗了一个澡，买了些文房具和日用必需的什器杂物，象以后打算笼城拚命，埋头苦干的准备。象这样浓艳的暮春的下午，我居然能把放心收得下，坐在这冷清清的案头，记

这一条日记，而预排我的日后的课程，总算可以说是我的进步；但反过来说，也未始不是一种衰老现象的表白，人到了中年，兴趣就渐渐杀也。

接到良友来催书稿的信，此外还附有新印行的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苦竹杂记》一册。

四月二日（三月十一），星期四，阴晴。

昨晚下了微雨，今晨却晴了，江浙有“棠棣花开落夜雨”之谣，现在正是棠棣花开的时候。早晨六时起床，上省立图书馆去看了半天钱唐徐景熹朴斋编之乾隆《福州府志》。当时广西陈文恭公宏谋在任闽抚，而襄其事者，又有翰林院庶吉士会稽鲁曾煜、贡生钱唐施廷枢辈，所以这一部府志，修得极好。徐景熹为翰林院编修，系当时之福州府知府，当为一时的名宦无疑。书共有二十六册，今天只看了两册，以后还须去看两天，全部方能卒业。此外还有王应山之《闽都记》、陈寿祺之《福建通志》，省图书馆目录中也有，当都去取出来翻阅一过。现代陈石遗新编之《通志》，尚未出全，内容亦混乱不堪，不能看也。

午后又写了一封给霞的信，告以闽省财政拮据万状，三、四、五月，怕将发不出薪水全部。我自来闽后，薪水只领到百余元，而用费却将有五百元内外了；人家以为我在做官，所以就能发财，殊不知我自做官以后，新债又加上了四百元，合起陈债，当共欠五千元内外。

傍晚接此间福建民报馆电话，属为《小民报》随便写一点什么，因为作短稿一则，名《说写字》。

晚上在中洲顾家吃饭，饭后写字，至十时返寓。

四月三日（三月十二），星期五，晴和。

晨六时起床，即去省立图书馆看了半天书。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而此地的图书馆，收藏又极简啬；有许多应有的书，也不曾备齐。午后在韩园洗澡，在广裕楼吃晚饭。

闽主席将出巡，在闽南一带视察，颇思同去观光，明日当将此意告知沈秘书。

晚上又有人来谈，坐到十二点始入睡。

四月四日（三月十三），星期六，晴爽。

今天是儿童节，上一处小学会场去作了一次讲演，下来已经将近中午了；赶至省府，与沈秘书略谈了几分钟，便尔匆匆别去。出至南后街看旧书，买无锡丁杏舫《听秋声馆词话》一部二十卷，江都申及甫《笏山诗集》一部十卷，书品极佳，而价亦不昂。更在一家小摊上买得王夫之之《黄书》一卷，读了两个钟头，颇感兴奋。王夫之、顾炎武、黄梨洲的三人，真是并世的大才，可惜没有去从事实际的工作。午后回寓小睡。

今昨两日，叠接杭州来信七八封，我只写答函一。市长企虞周氏，也来了一封信，谓杭地苦寒，花尚未放云。

四月五日（三月十四），星期日，阴晴，时有微雨。

今日是清明节，每逢佳节，倍思家也。晨八时，爱其来，与刘运使、王医生及何熙曾氏，共去鼓岭，在岭上午膳；更经浴风池而至白云洞一片岩下少息。过三天门、云屏、挹翠岩、龙脊路、几圣寺、观瀑亭、积翠庵、布头而回城寓，已经过了七点钟了。

晚上在青年会前一家福聚楼吃晚饭，十一时上床。

四月六日（三月十五），星期一，晴，暖极。

晨起，正欲写家信，而顾君等来，只匆匆写了一封日本驻杭领事松村氏的信，就和他们出去。

先在西湖公园开化寺门前坐到了下午，照相数帧；后又到南公园看了荔子亭，望海楼的建筑。盖南公园本为耿王别墅，曲水回环，尚能想见当年的布置。

自南公园出来，日已垂暮，至王庄乐天温泉洗澡后，一片皓月，已经照满了飞机广场。鼓山极清极显，横躺在月光海里，几时打算于这样的月下，再去上山一宿，登一登绝顶的屴崱高峰。

晚上丁玉树氏在嘉宾招饮，饭后复至赛红堂饮第二次，醺醺大醉，回来已将十二点钟。

四月七日（三月十六），星期二，晴，大热，有八十二度。

晨起就觉得头昏，宿醉未醒，而天气又极闷热也。一早进

城，在福龙泉洗澡休卧，睡至午后一点，稍觉清快。上商务印书馆买《福州旅行指南》一册，便和杨经理到白塔下瞎子陈玉观处问卜易。陈谓今年正二月不佳，过三月后渐入佳境；八月十三过后，交入甲运，天罡三朋，大有可为，当遇远来贵人。以后丁丑年更佳，辰运五年——四十六至五十一——亦极妙，辰子申合局，一层更上，名利兼收。乙运尚不恶，至五十六而运尽，可退休矣，寿断七十岁（前由铁板数推断，亦谓死期在七十岁夏至后的丑午日）。子三四，中有一贵。大抵推排八字者，语多如此，姑妄听之，亦聊以解闷而已。

返寓后，祖牟来，茀臣来，晚上有饭局二处，谢去，仍至茀臣家吃晚饭。

月明如昼，十时上床。

四月八日（三月十七），星期三，雨热。

早晨偕青年会王总干事去看陈世鸿县长，中午在李育英氏家吃午饭，盖系李氏结婚后八周年纪念之集会。饭后遵环城路走至福建学院，访同乡葛氏。天气热极，约有八十五六度，比之昨日，更觉闷而难当。

返寓后，又有人来访，弄得我洗脸吃烟的工夫都没有，更谈不上写信做文章了。晚上早睡，月亮仍很好，可是天象有点儿要变，因黑云已障满了西北角。

四月九日（三月十八），星期四，狂风大雨。

昨晚半夜起大风，天将明时，雷雨交作，似乎大陆也将陆沉的样子。赖此风雨，阻住了来客，午前半日，得写了三封寄杭州的信。正想执笔写文章，而来访者忽又冒雨来了，恨极。

午后略看福州府旧志之类，自明日起，当赶写《论语》与《宇宙风》的稿子。

读光绪三年一位武将名王之春氏所著之《椒生随笔》八卷，文笔并不佳，但亦有一二则可取处。又书中引戚继光《纪效新书》，赵瓯北所著书，及曾文正公奏议之类过多，亦是一病。

接上海署名黑白者投来稿子一件，为改了一篇发表，退回了一篇。

四月十日（三月十九），星期五，阴雨终日。

午前为写《记富阳周芸皋先生》稿，想去省立图书馆看书，但因在开水灾赈务会而看不到。途中却与主席相遇，冒雨回来，赶写至下午，成二千五百余字。

晚上接霞四日、五日、六日所发的三封信，中附有阳春之照片一张；两月不见，又大了许多。

杭州新屋草地已铺好，树也已经种成，似乎全部将竣工了，可是付钱却成问题。

明日午前，当将《论语》稿写好寄出；下午当再写《宇宙风》稿三千字，因为后日有船开，迟恐寄不出去。

四月十一日（三月二十），星期六，阴雨，似有晴意。

午前写《高楼小说》四则，以快信寄出。几日来，因经济的枯窘，苦无生趣，因而做稿子也不能如意；这情趣上的低气压，积压已有十日，大约要十五日以后，才去得了，屈指尚有三整日的悒郁也。

接霞四、五、六日发的三封平信，即作复。午后闽报社长松永氏来谈，赠以新出之游记一册。今晚当早睡，明晨须出去避客来，大约中午前可以回来写那篇《宇宙风》的稿子，不知也写得了否。

四月十二日（二月廿一），星期日，午前雨，后晴。

晨起，宿舍内外涨了大水，到了底层脚下，有水二尺多深。一天不能做事情，为大水忙也。听说此地每年须涨大水数次，似此情形，当然住不下去了。打算于本月底，就搬出去住。

第一，当寻一大水不浸处，第二，当寻一与澡堂近一点的地方。在大街最为合宜，但不知有无空处耳。

晚上在商务印书馆杨经理家吃晚饭，当谈及此次欲搬房子事，大约当候杭州信来，才能决定。

四月十三日（三月廿二），星期一，晴爽。

晨起看大水，已减了一尺，大约今天可以退尽。写《闽游滴

沥》之四，到下午两点钟，成三千五百字。马上去邮局，以航空快信寄出，不知能否赶得到下一期的《宇宙风》。寄信回后，进城去吃饭，浴温泉，傍晚回寓，赶写寄霞之快信一封，因明日有日本船长沙丸开上海。

晚上早睡，打算于明晨一早起来，到省署去打听打听消息。

四月十四日（三月廿三），星期二，晨微雨，后晴。

侵晨即起，至大庙山，看了望台，志社诗楼，禁烟总社及私立福商小学各建筑物。山为全闽第一江山，而庙亦为闽中第一正神之庙，大约系祀闽王者。下山后，重至乌石山，见山东面道山观四号门牌毛氏房屋，地点颇佳；若欲租住，这却是好地方，改日当偕一懂福州话的人去同看一下。

午后略访旧书肆一二家，遂至省府。返寓已两点，更写寄霞之平信一封，问以究竟暑假间有来闽意否？今日神志昏倦，不能做事情。明日为十五日，有许多事情积压着要做，大约自明日起，须一直忙下去了。

自传稿、蜃楼稿、拜金艺术稿、卢骚漫步稿，都是未完之工作，以后当逐渐继续做一点。

近来身体不佳，时思杭州之霞与小儿女！“身多疾病思回里”，古人的诗实在有见地之至。

晚上被邀去吃社酒，因今天旧历三月廿三，为天上圣母或称天后生日。关于天后之史实，抄录如下：

天后传略

神林姓，名默（生弥月，不闻啼声，因名），世居莆之湄洲

屿，宋都巡官惟悫第六女也。母王氏，梦白衣大士授丸，遂于建隆元年生神，生有祥光异香。稍长，能豫知休咎事，又能乘席渡海，驾云游岛屿间。父泛海舟溺，现梦往救。雍熙四年升化。宝庆二十八年，神每朱衣显灵，遍梦湄洲父老，父老遂祠之，名其墩曰圣墩。宣和间，路允迪使高丽，舟危，神护之归，闻于朝，请祀焉。元尝护海漕。明洪武初，复有护海运舟之异；永乐间，中使郑和，下西洋，有急，屡见异，归奏闻。嘉靖间，护琉球诏使陈侃，高澄；万历间，护琉球诏使萧崇业，谢杰；入清，灵迹尤著。雍正四年，巡台御使禅济布，奏请御赐神昭海表之额，悬于台湾厦门湄洲三处；并令有江海各省，一体葺祠致祭。洋中风雨晦暝，夜黑如墨，每于樯端见神灯示祐。莆田林氏妇人，将赴田者，以其儿置庙中，曰，姑好看儿，去终日，儿不啼不饥，不出阈，暮夜各携去，神盖笃厚其宗人云。（采《福建通志》，详见《湄洲志略》。）

四月十五日（三月廿四），星期三，晴爽。

晨起，至省署，知午后发薪。返寓后小睡，爱其来，示以何熙曾氏之诗一首，并约去嘉宾午膳，同时亦约到刘运使树梅，郑厅长心南来。饮至午后三时，散去；又上萃文小学，参观了一周。

四时至省署，领薪俸，即至南后街，买《秦汉三国晋南北朝八代诗全集》一部，系无锡丁氏所印行；黔县俞正燮理初氏《癸巳存稿》一部，共十五卷；杭州振绮堂印行之杭世骏道古堂全集十六册，一起化了十元。

晚上在中洲顾宅吃晚饭。接上海霞来电，谓邵洵美款尚未付全。明晨当写一航空信去杭州，属以勿急。

遇汽车管理处萧处长于途上，属为写楹帖一幅；并约于十日内去闽南一游，目的地在厦门。

四月十六日（阴历三月廿五），星期四，晴和。

晨六时起床，写一航空信寄霞，即赶至邮局寄出。入城，至乌石山下，看房屋数处，都不合意。

天气好极，颇思去郊外一游，因无适当去所，卒在一家旧书铺内，消磨了半天光阴。

下午接洵美信，谓款已交出；晚上早睡，感到了极端的疲倦与自嫌，想系天气太热之故。

四月十七日（三月廿六），星期五，晴热。

晨六时起床，疲倦未复，且深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忧郁，大约是因孤独得久了，精神上有了 Hypochondriae 的阴翳；孔子三月不违仁之难的意义，到此才深深地感得。

为航空建设协会，草一播音稿送去，只千字而已。

前两星期游鼓岭白云洞，已将这一日的游踪记叙，作《闽游滴沥》之四了；而前日同游者何熙曾氏，忽以诗来索和，勉成一章，并抄寄协和大学校刊，作了酬应：

竭来闽海半年留，历历新知与旧游，欲借清明修禊事，却嫌芳草乱汀洲，振衣好上蟠龙径，唤雨教添浴凤流，自是

严居春寂寞，洞中人似白云悠。

中午、晚上，都有饭局，至半夜回寓，倦极。

四月十八日（三月廿七），星期六，晴热。

今天陈主席启节南巡，约须半月后返省城，去省署送行时，已来不及了。天气热似伏中，颇思杭州春景，拟于主席未回之前，回里一看家中儿女子。

午后谢六逸氏有信来索稿，为抄寄前诗一道。明后两日内，当把《闲书》编好，预备亲自带去交给良友也。今日为旧历二十七日，再过两日，春事将完；来闽及三月，成绩毫无，只得两卷日记耳，当附入《闲书》篇末，以记行踪。

四月十九日（三月廿八），星期日，热稍褪，午后雨。

晨起，入城会友数人；过寿古斋书馆，买李申耆《养一斋文集》一部，共二十卷，系光绪戊寅年重刊本，白纸精印，书品颇佳。外更有阳湖左仲甫《念宛斋诗集》一部，版亦良佳；因左为仲则挚友，所以出重价买了来，眉批多仲则语。

中午回寓，则闽报社长松永氏已候在室，拉去伊新宅（仓前山）共午膳。宅地高朗，四面风景绝佳，谓将于夏日开放给众友人，作坐谈之所。饭后，复请为《闽报》撰一文，因自后天起该报将出增刊半张，非多拉人写稿不可，答应于明晚交卷。

晚上，雨过天青，至科学馆列同学会聚餐席，到者二十余人，系帝大同学在闽最盛大之集会；约于两月后再集一次，以后

当每两月一聚餐也。

眼痛，一时颇为焦急，疑发生了结膜炎，半夜过渐平复，当系沙眼一时的发作。

四月二十日（三月廿九），星期一，阴，后微雨。

晨五时即醒，便睡不着。心旌摇摇，似已上了归舟。为葛志元书条幅一张，系录旧作绝句者。

八时起为《闽报》撰一小文，为《祝闽报之生长》。傍午出去还书籍，买行装；良友之书，打算到船上去编。今天为旧历三月底，按例下月闰三月，尚属春末，但这卷日记，打算终结于此。

晚上还有为设筵作饯者数处，大约明日船总能进口，后日晚间，极迟至大后天早晨，当可向北行矣；三月不见霞君，此行又如初恋时期，上杭州去和她相会时的情形一样，心里颇感得许多牢落也。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午前记

中午商务书馆杨经理约在鼓楼西街一家小馆子里喝酒，饮至半酣，并跑上了爱园去测字。两人同写一商字，而该测字者，却对答得极妙，有微中处；且谓床宜朝正西，大富贵亦寿考。

自爱园出来，又绕环城路步行至南门，上了乌石山东面的石塔。这塔俗称黑塔，与于山西面之白塔相对；共高七层，全以条石叠成。各层壁龛中，嵌有石刻佛像，及塔名碑与捐资修建之人名爵里等。最可恶的，是拓碑的人，不知于何时将年分及名姓都毁去了；但从断碑烂字中，还可以辨出是五代末闽王及宫中各贵胄妃嫔公主等集资修建者，当系成于西历第十世纪上半期中的无

疑。福州古迹，当首推此塔，所可恨的，是年久失修，已倾坍了一二层了。勉强攀登上去，我拚了命去看了一看各龛中的石刻。所见到的，是第三层上东面的那块“崇妙保圣坚牢之塔”的大字碑，及第二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刻像，一角刻有“女弟子大闽国后李氏十九娘，为自身，伏愿安处六宫，高扬四教，上寿克齐于厚载，阴功永福于长年”的两条愿赞。此外每层各有佛像，亦各有不同的佛名和愿赞刻在两角，如尚氏十五娘、王氏二十六娘（当系公主之出嫁者）、二十七娘之类。两礼拜后若重返福州，想去翻出志书旧籍来，再详考一下。临行之前，发见了这一个宝库，也总算是来了一趟福州的酬劳。至如莲花峰下闽王审知的墓道之类，是尽人皆知的故实，还不足为奇，唯有这塔和浙江已倒的雷峰塔有同世纪之可能的一层，却是很有趣的一件妙事。已将行装整理了一半了，因下午偶然发见了此塔，大喜欲狂，所以又将笔墨纸箧打开，补记这一条日记。晚上须出去应酬，以后三五天内，恐将失去执笔的工夫。

二十日下午五时记。

原载《闲书》，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

回 程 日 记

（1937年4月30日——5月4日）

廿六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五，晴。

廿八日自福建马尾开船，北行两昼夜，今晨六时抵沪埠。晨雾未消散，有久雨放晴意。

在怡和码头与来接之樊君略谈数分钟后，即同车去北站；离火车开行时，尚有一小时余。

沪杭路两旁，绿树如云，一路看田看水，仍不减当年游旅时气分。新绿能醉人，尤以江南风景为然。

十二点二十分，在杭州城站下车，遇航空学校教官多人，在接待毕业生家属。

与蒋副校长匆匆交数语，取得参观证两枚，约于明晨前去观礼，即雇车返寓，到家已一点多钟。

此次忙里偷闲，告假只五日，又往返费时，深恐公私杂务，料理不清，故午后就去做了半天事情。

傍晚，上城站，送骝先上南京，君胥等去日本，得遇全杭州之知友全部。

夜应友人招宴两处。十时睡。

五月一日，星期六，雨。

五月劳动节日，在杭州过。因天雨，故觉得萧条之至。航校毕业仪式，今天停止，明日典礼照常。

中午约慕尹主任夫妇在楼外楼小饮，适逢力子先生自上海来，遂邀同席，至午后三时散。晚上在城头巷孙家吃晚饭。

五月二日，星期日，晴。

午前十一时，绍棣偕周校长至柔来，同去杏花村喝酒。因与幼甫阎氏有于午后去九溪之约，故饭后即匆匆驱车往。车过钱江大桥北岸，见桥墩都已打就，大约十月通行之说，确实可靠。

车中，绍棣为讲红舌村故事，听者讲者，两都忘倦。

九溪茶场，今天游客特多，程远帆氏夫妇、邵裴子先生等，都不期而遇，坐至午后四时，返城。

晚上由绍棣作东，约慕尹主任夫妇在三义楼吃饭，饭后并去东南日报馆看演《狄四娘》话剧，至十时始散。

五月三日，星期一，晴。

午前来客不绝，中午越风社约在大同吃饭。席上遇福州梁众

异先生，谈到了立委林庚白氏近状。

饭后看了几处亲友，整理了一下行装，打算于明日坐早车去沪。

傍晚，钱主任约去王润兴吃晚饭，同席者皆航空健将，饮至九时左右，乃大醉。

五月四日，星期二，晴，热。

早晨六时起床，扶醉理行装，八时上城站坐入特快车中。姜委员心白以所编之《浙江新志》来送行，车中得不寂寞。从头细读一遍，觉比之从前的志书，确有进步。因言简而记事新，足供现代人之参考也。

十二点半，在北站下车后，即将行李直送至船上。在上海办了半天公私杂事，晚仍上船宿，因明晨八时须起行，上旅馆恐来不及。

匆匆五日行程，往返走尽了三千余里，较之柳往雪来之古代，交通总算已大进步。然而易车以舟，由舟登陆，闽浙之间，尤觉来往不便之至。将来火车若通，时间纵不能缩短，而上落之劳顿可省，两省间商贾往来，当更频繁。

一九三七年五月在福州记

原载一九三七年六月《青年界》第十二卷第一号

书 信

一九一五年

1　致郁　华

久不作书矣，想亦时念及也。去秋因学费不敷，欲乞补助，书发半月，不得回札。是以只能泣血陈情，求留学生监督为改入第一部。未改先，曾具书相告，以为吾兄爱弟情深，必能明以教我，不至使枉费一年辛苦。孰知企候一月，杳不见复，及改入第一部后月余，始得兄书，谓"属望过殷，故有前此之行。汝既欲改，势亦难已。惧不足以对亡父于地下也，故作是书以相劝。若能不改者以不改为佳，学费果有不足者自当稍图补助"云云。尔时改入已久，吾兄知势已难挽，故作是书以塞责。且又引亡父为前词，欲以鸣弟之不弟。见书之日，怒愤奚似，吾兄非弟，断不能推知当日之情景也！自后每夜就眠，泪流盈席。或霜天将晓，怨画角之无情；或寒月初沉，痛前人之已逝。心伤肠断，片刻无安，出则不知其所至，处则恍恍其若失，虽怀沙逐落入海孤臣亦

有难与比拟者矣。尔时诚欲跃身入海，寻葬地于鱼鳖肠中。然白发高堂，犹思游子，弟朝死则二老夕亡。以弟庸陋无用之身致二老失明刳肉之痛，非徒将见诮于旁人，抑亦恐遗讥于万世。是以忍泣吞声，勉图苟活，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实无一日得宁处也。今年正月得长嫂书，临风读罢，涕泗交流。尔时予犹在校，恐为同辈所笑，故休课一日。翌日往校，则目瞳声喑，发星星白矣！自去年十月来，弟以近时否运，必遗祖母、母亲之忧，故四五月中未修家报。一则因二人龃龉，不欲使长者闻知；一则实欲觇弟若客死，两老果将作何状耳！今年三月，连得家中飞函，谓祖母哭弟，夜不安眠，母氏伤心，食难知味。弟闻讯之余，痛难自抑。因感父母之心亲，益觉弟兄之情伪。所谓空谷跫音，声入肺腑，使茅庵静伏者，闻之益足以增孤寂之感也。因即致书二老，告以无事。呜呼，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所谓无事者，乃万种悲哀不解从何说起耳！夫明达如兄，犹不能察弟平素情性，则能识弟者，更有何人？弟诚知必不能免于死，然二老在日，当勉强偷生，以图报恩于万一，此外则富贵贫贱，俱非所问也。

文谨叩

三月四日

原载一九八一年九月《杭州大学学报》第十一卷第三期，
原信无称呼，手迹原题《致长兄曼陀》。

一九一六年

2　致郁　华、陈碧岑

亲爱之兄嫂：

来书敬悉。此番冬假，为迁居梅林事忙煞，欲稍读书，终不可得。今日往永坂处，交兄来信。午后微雨，陌上泞泥积将寸许，在道上遥思北京路中，当积雪如泥也。一切妄想已抛去矣，此后当少加谨饬耳。迩每读Smiles司马候耳氏《自助论》，及弗兰克林Frankling《自叙传》等，防闲居为不善也。诗并不多作，大约于校课有余暇时为之，然大抵皆得来全不费工夫者也。梅林中二层楼，本为日本诗人片桐——为铃木总兵卫之友人——氏别邸。现片桐氏死，唯梅花开日，纵人观览。故此宅但于旧历正月中热闹，平时深锁不开者也。弟访得后，月以租金四元租得之。能俯瞰大海，回视名古屋全市，风景也不逊孤山放鹤亭，唯四面梅花，无近邻入眼，似稍觉寂寞耳。然弟每欲学鲁滨孙之独居荒岛，不

与人世往来，因弟已看破世界，尽为恶魔变相——如饮食男女——故亦不厌凄凉，反对松竹之清坚，鹤梅之洁厉，别具一种幽趣，所谓曾经沧海，百物皆虚，荒野寒林，犹堪友吾（退泥生诗）者也。南方乱党，犹欲操戈，鲍郭空争，何年能已（鲍郎当筵笑郭郎）。然弟能生存一日者，即读一日书，天下大事，非白面书生之所当言，所耿耿于怀者，恐乱事丛生，资釜不继耳。然天生我才，当不令我饿死，此种穷境，想亦有破除术在也。吾嫂学诗，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于其失之粗俗，宁失之纤巧，女人究竟不应作欲上青天揽日月语。弟意李杜诗竟可不读，入手即应诵李义山、温八义诸人诗，在宋则欧阳永叔、曾南丰、陆剑南诸家诗可诵。元明人诗弟未曾披读，故不敢言，然如王世贞、李东阳诸家究不合使闺阁中人模仿。吴梅村诗风光细腻，唐宋诗之集大成者，家中有全集在，可取读之。不必半年，见吾嫂之诗句较香菱更敏丽矣。清朝诗唯王渔洋全集可诵，赵瓯北、袁子才诸家诗瑕不掩瑜。近人樊樊山、陈伯严诸人诗则大抵为画虎不成之狗矣，沈归愚尚书最喜用好看字面，昔人之所谓至宝丹也。然女流诗人，正不可少此至宝丹，究竟堂上夫人，较庵中道姑为愈耳。弟诗虽尚无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为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曼兄再三戒弟以勿骄，前年弟曾有百钱财主笑人之习，近且欲对黄狗亦低头矣。前次狂言，唯向我亲爱之兄嫂言之，以示得意，决不至逢人乱道也。知念故及，余后告。

文顿首

九日午后十时

晴雪园卜居

元龙好据胡床卧，徐福真成物外游。望去河山能小鲁，夜来风雨似行舟。月明梅影人同瘦，日夕潮声海倒流。只恐故园戈未息，烽烟缭乱怯登楼。

元日感赋

逆旅逢新岁，飘蓬笑故吾。百年原是客，半世厌不详者，作念载可也，然语气不佳悔为儒。细雨家山隐，长空雁影孤或作高楼望眼枯。乡思无着处，隐几倒屠苏或作一雁下南湖。

右近作二首

据手迹编入

3　致陈碧岑

接来书，感惭交并。日妇多虚荣心，弟固知之，此后当有所戒矣。“犹忆他乡同作客，那知今日独思君”句，浅而意深，自肺腑中流出者也。《奉答》四绝并未加修饰，当请曼兄为之斟酌。《咏史》三首曾博微名，不知果有新意否？弟实尚在疑似间也。日来读《南华》若有所得，每于明月夜踏梅影而放歌，几疑吾丧予也。浩兄前有诗云：“形纵难化心将死，蜡未成灰泪已冰。处士头衔原不俗，英雄末路半为僧。”弟叹赏者久之，吾嫂亦曾见之否？弟卒业期尚遥，听盲人鼓瑟，正须等等等等也(富阳俗语)。曼兄年末南归，想起程在迩矣。家乡风味，想煞天涯游子，日来天作死灰色，每读“绿蚁金尊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时，辄依栏痴立作木偶状，暝想家居对雪，脚踏铜炉，头披风帽，伸手试暖锅内肉圆光景，诚者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之苦也。黄任轩君尚在京师耶？弟现有日友某（泽田学士），系

与黄同学，曾询黄近况，且云黄学英文植物名时，不记字母，但记英文字之形状，如a（哀）字则记作美人头，b（皮）字则记作敲破眼镜之半面等之类。弟为之抱腹笑倒者两日，不识果有其事否？若来时可一问也。云南乱事，日人极力鼓吹，唯原白头反颇有赞成帝制意，殆因与大隈政见不合故也。沈蕴石君近来信，欲托弟购碑帖，饭店内买葱，不识其意何。居天寒甚，手冰矣，不再书。

达夫顿首

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4　致陈碧岑

碧岑长嫂惠鉴：

此番春假考，弟考一半，共七科目，弟只考三科耳。官立学校无补考，此番不考各科，须待暑假考完了后，再定分数矣。所以不能考者，因半途神经病发作故（所谓神经病者，即刺激性神经衰弱，一时昏绝如羊癫病，但无痉挛状态耳，记忆力、忍耐力、理解力皆已去尽矣），今日犹未痊也。医师劝弟休养，弟亦不得已听之。

富阳来信，殊令人厌，嗟嗟予欲何言。……此信系未病前二日来者也。……春假中本欲往东京，以现势观之，已不能矣。病后犹咏一绝，嘱同学书以与汉文先生松本君云："大罗天上咏霓裳，亦是当年弟子行。今日穷途余一哭，由他才尽说江郎。"同学某曰，才未尽也。呜呼，才纵未尽，其如人之将尽何。

弟颇愿牺牲一身，为宗教立一线功，不识曼兄亦许弟否？祖

母未死前，弟决不出家也，恐伤老人心耳（日来苦闷极矣，有暇者祈作长书复弟，无论何事，皆可写来）。前家信中，弟但云："暑假不能归，欲参禅也。"别无激烈语。想二老尚不识弟心耳，伤哉祖母……。弟之出家云者，非谓抛弃学业也，但欲将来斋戒忏悔，披袈裟，读佛经，医贫人耳。第一学期（去年九月）弟来名古屋后，觉为人无趣味之可言，每有弃此红尘，逃归山谷，作一野人想。是以日日学课余后，跑五百里余路至"八事山"在名古屋西乡散步，藉一得生人趣。近则以普渡众生为心，即贫者病者，欲使之不贫不病，是以有暇辄埋头于书卷中，欲求得一真学问，使能用之于实事也。然脑病作矣，吁，弟不得不为天下苍生哭。……

此事若使曼兄知之，不免又须愤怒，然岂得已哉，岂得已哉。

弟达夫顿首

此后有信请寄名古屋御器所村二十一，成器自修寮

名古屋有裁缝女学校，专教之三二者也。吾嫂亦欲来学乎？今日过永坂处，欲与之言此事，恐吾嫂意未决也，故未果。

附录《日本竹枝词》之一：

不负荣名拥绣衫，仙郎才调本超凡。辛勤十载寒窗课，换得肩书博士衔。

据手迹编入

5 致郁 华

弟已于初一日归至山田喜助家矣。

弟居室系第二层楼，南面广见池，池水清且静，秋来观月，不亚于西湖。东侧能遥见八事山兴正寺，松杉苍翠，与黄茅屋顶相映。小春日和，每有田夫牧子来往于其间，非去尘市，不能见此景；非删俗念，不能赏此景之美也。

《探侦》杂志第三册已出，与此信同时寄出，想不日即可到北京也。第二册已于前月寄出，尚未得有复信，未知已达览否，念甚。其第一册，系七月一日出版，现已无余，第二版尚未付印，只能托旧杂志店代为搜罗耳，一月后必有以报命，乞少待。

前托买洋参，不识已寄往祖母处否（“洋参五元”，详见前信说祖母事条）？吾兄多忙，亮无暇办此，嘱长嫂或二兄速为一买，寄归张宝和教姑夫转交祖母何如？前书中并不见答，想已忘却矣，故敢再告。

神经衰弱症已痊，迩唯每晨不能熟睡耳。

学校开课，在本月十一日，尚有一星期，得闲读《王阳明全集》也。

前寄长嫂诗已改为“怅望中原日暮云，一声征雁感离群。行经故馆空嘶马忆来时曾一宿名古屋，病入新秋更忆君。知否梦回能化蝶，记曾春尽看湔裙。何当携手江南墅，重试清谈到夜分。”矣。昨夜归寓舍值微雨，口占一绝云：“湿云遮路夜鸟飞，瘦马嘶风旅客归。细雨小桥人独立，三更灯影透林微。”觉有鬼气。

中国政局如何？中日又有交涉，不识亦能和平了结否。

弟质夫顿首上

病后第二信　九月四日午后

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6　致陈碧岑

不　知

王粲登楼伤此日，卢生逐梦悔当年。不知群玉山头伴，几到须弥第一天？

红豆秋风万里思，天涯芳草日斜时。不知彭泽门前菊，开到黄花第几枝？

梦逢旧识

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却诉愁。三月烟花千里梦，十年旧事一回头。

竹马当年忆旧游，秋风吹梦到江楼。牧之去国双文嫁，一样伤心两样愁。

懊　恼

生太飘零死亦难成句，寒灰蜡泪未应干。当年薄幸方成恨，莫与多情一例看。

百丈情丝万丈风，红儿身是可怜虫。荼蘼零落春庭暮，九子铃高倩影空。

呜呼，尚欲何言，此后岁月当不知若何过去耳。附上日本乳母多摩子一信，请转交，慎勿为曼兄见，其中亦但告以此事耳，无他语也。闻二嫂时与兄有口角，此等女本无良性质，吾兄当善

视之。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

此信勿令曼兄见

据手迹编入，此信不全。

一九一七年

7　致富长觉梦

接来札，知足下因家难流离，不克闲吟风月，诗人薄命，为恨何如？文亦久不作诗，因俗务繁剧也。春雨潇潇，客怀弥苦，仆仆风尘，不知何日能脱此苦海耳。

三月十日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日本《富长觉梦先生书翰》，此信不全。

一九一八年

8 致郁 华

日来预备校课，自旦至暮无半刻暇。久欲作书相报，因不能偷得闲工夫，是以延引至今，罪甚罪甚。今年暑假，弟不欲西归，因车窗船室，最易劳人，病里微躯，恐不足以支数千里风尘辛苦也。时势日非，弟厌世日益一日，鲜民之生，何如死之久乎？春假中扶病游西京，承友生盛意，得尽十日之欢。登大悲阁闻友人情话有作云：

不怨开迟怨落迟，看花人正病相思。

可怜逼近中年作，都是伤心小杜诗。

烟景又当三月暮，交情虚负五年知。与某订交已及五载

岚山倘有闲田地，愿向丛林借一枝。

董康宅亦在西京，弟友某寓，乃其西邻也。迩来德文大有进境，十年后弟当能在白林得一位置。此虽系梦想，然若天假我

年，办此亦非难事也。

浩兄事尚未去办，然与书店已谈判数次矣，此后处置，即所谓最后方法耳，能奏效否，未可必也。

文顿首

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9　致郁　华

曼兄鉴：

鬼趣诗阴气逼人，房主须大吃亏矣，真恶作剧也。弟病若有若无，时或过劳，即发热，然节保，则亦无他变，从此善养，或不至有大疾。今年暑假仍能及第，可勿念。官费已月加四元，然弟病后积债尚多，债清亦颇非易事，但保得此身全，想总有吐气日也。诗近亦不作，惧劳神故耳。文来日本之前一日，曾乘舆至宵井与未婚妻某相见，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翌日至杭州，即寄以诗若干首：

七月十二夜见某十六日上船十七日有此作即寄

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解识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

梦隔蓬山路已通，不顺惆怅怨东风。他年来领湖州牧，会向君王说小红。小红出姜白石诗

杨柳梢头月正圆，摇鞭重写定情篇。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母老矣，不能为弟养妻子也。媒妁承女家意，再四来言，固却之。

立马江浔泪不干，长亭诀别本来难。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重过杭州登楼望月怅然有怀十七夜

走马重来浙水滨，征衫未涤去年尘。可怜一片西江月，照煞一作我金闺梦里人。

为某改字曰兰坡名曰荃

题君封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过临平时亦有诗一首，游愚园时亦有诗一首，虽皆小品，然亦一时兴到作也。

过临平

清溪波动菱花乱，黄叶疏林鸟梦轻。又是一年秋气味，稻香风里过临平。

游愚园赏秋海棠

黄茅亭子小楼台，料理溪山煞费才。一种风怀忘不得，夕阳帘幕海棠开。

重平诗弟未曾见过，因伊时以前辈自负，故去夏弟亦不往见。风流如彼，诗之进步，自是故事，许老风情，亦不难想象也。浩兄托退换书，事竟不谐，已为另购一便宜书寄上矣，价只三元五十钱耳（书价已为付出，可勿必寄来，因本月学费增加四元，尚能勉强支持过去也。爱氏书尚在弟处，或卖或带归当相时而定耳）。弟今夏不归，因无路费也。同乡三人，皆欲于暑假中返国，新来异域，苦忆邦家亦常事耳。长嫂久不通信，乞代致言。

此请

曼兄
浩兄春安

弟郁文顿首

四月廿七日土曜午后十时书就

弟颇欲得上海震亚图书馆发行之李梅庵临中学习字帖两册价一元（中国装），不识北京亦有此书否？

据手迹编入

一九一九年

10　致孙　荃

卒业考毕后，久欲作书告近状，卒以俗务，故迁延至今。文已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卒业，下半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此番来即为预备入学也。树祺日夕过从，客居亦颇不寂寞，所恨者他乡米贵，每食不得食粱肉耳。刻北京长兄书来，谓十月间北京有高等文官考试，按考试条例，文当然有预试资格，十月间颇欲乘兴西游，只愁路费孔多，又不得不将先祖遗田典卖耳。梅子黄时，晴雨无常，汝起居亦佳适否？迩欲稍学书法，是以于日记书简之类不敢粗杂书。

郁文

己未夏历七月八日

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11 致胡 适

胡先生：

我并不认识你，你当然是不认识我的。你们的那一番文艺复兴的运动，已经唤起了几千万的同志者。大约不认识你的青年学生，唐唐突突的写信给你的人，也一定不少的了……我也就是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个人。我此番想写这封信给你的动机，大约也是同另外的青年的差不多。自己的心理解剖，同老式的钦慕的话头，我想不再说了。

我已经在国外住了多年了，此番回来，并非为求做官回来的，不过因为生在江南，长在外国，做了中国的百姓，还没有看见祖国的首都过，恐怕被人家寻问起来，有回答不出的地方。所以才于前月初四决定回国来走一次，一则可以看看多年不见的祖母、母亲，二则可以广广知识。如今到了北京之后，已经有一礼拜了。想去看看的地方，同北京的社会的习俗趋势，大约已经观察了十之六七了。寒风吹起来的时候，晨霜降落来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同鸿雁一样的飞到外国去（因为我在大学还没有卒业），所以我在北京只有二礼拜好住了。R. W. Emerson说：

"我也同当时的许多少年人一样，对于爱亭袍(Edinburgh)的诸公及与《爱亭袍杂志》(《Edinburgh Review》)有关系的诸公，觉得感恩不浅（因为受他们的指教不少）——就是对Jefferson、Mackintosh、Hallam及Scott、Playfair与De Quincy的诸公，并且我那浅薄芜杂的读书知识催发起了一种想同Coleridge、Woodsworth、Lambs、De Quincy及各种批评杂志上的最

伟大的寄稿家 Carlyle 等三四个著作家面会面会的愿望来。所以我若说仔仔细细的寻问起那引诱我到欧洲去的原由来，——那时候我病了，医生劝我旅行——恐怕还是想去见见那几位人物的那一种念头，居其大半呢。”

我若说作起《还乡记》来，我也想这样的说，不过把Carlyle那些名字换几个现代的中国人名罢了。这几个中国人名的里边，有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我的信的最后的目的，已经说出了，你许我不许我，我也不能预料。然而万一你不许我的时候，恐怕与我的 dignity 有些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能把我的名姓同我的学籍通知你。你若说肯写回信来，约我几时几日在何处相见，请你写下记的 address 就对了。我也忙，你也忙，所以我也不敢多写了。这一张信稿的章句、言语、书写，都芜俗得很，我也不想再来抄一张过，我也更没有工夫来推敲了。失礼的地方，只能请你宽恕我罢。

本京西城锦什坊街巡捕厅胡

同门牌二十八号

James Daff Yowen

十月十三日夜十时书

回信最好请你用英文写。

原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一九八〇年八月中华书局初版

一九二〇年

12 致陈碧岑

碧岑长嫂如见：

来书备述苦楚，弟亦谨悉。但弟久病初愈，日用起居，不得不稍优泰，是以用费较多，以致学费六十二元，每月不能支持。弟目下方在想一自给方法，思于学校之外，稍事工作，略补不足。然东京各公司，皆因经济恐慌，用人不多，是以稍觉困难。然无能如何，弟当谋所以自立之方，不久为兄嫂累也。今年一年内之补助费日币六十元，亦已寄出否？闻此几日中，日币价涨，中币大跌，果否？此后形势，日币有涨无跌，金价日高，银价必日贱一日，弟之所劝寄六十元来者，为此也。家中事仍无变状，唯祖母年老心劳，更衰于往日耳。四月间吾嫂行时，似赠二嫂以衣服金钱若干，曰："代我事奉祖母。"祖母每对弟言曰："汝长嫂贤，二嫂昔日孝顺我，今则背矣。"此中情节，盖有不忍言者矣，吁。

弟妇孙氏体弱人柔，不能代劳。闻伊因小产受病，目下已往母家养病去矣。

母亲心高望大，事事无成，左右邻里，无有一人赞许之者，亦可怜也。弟近作《秋夜怀人》若干绝，中有五首录之于左：

海雁西来插翅斜，秋风吹冷野芦花。青山隐隐江南暮，小杜当年亦忆家。

落落中原几霸才，机云各自困风埃。年荒世业空如洗，无奈江南庾子哀。　　怀曼兄

嵬然东海鲁灵光，三绝才华各擅场。为祝年年诗祭健，绿章连夜奏空王。　　永坂石埭

晚年爱静南乡住，仙寿溶溶乐隐沦。犹忆阿兄诗句好，白头团扇画中人。　　土居香国伊现住神户近傍盐屋山中

别是寻常会却奇，桃花泪比北山移。纵横写尽三千牍，总觉无言及李宜。

此技久不试，目下因《太阳》杂志来索诗，故偶一为之，不若从前之肯用苦工矣。

弟此后当用功于实学，不更务空虚之事，曼兄处乞以此言告之，免伊忧弟之于无为中消磨精力也。

母亲处久无信来，不识富阳近状若何？弟妇性懒事烦，似颇少执笔时候，大约伊归家养病后，当更有书信来也。

中国北五省旱荒，日人颇有为之出力募捐者，此等款项，不识亦果能达饥民口否？所可虑者，恐将为经手人吞吃去耳。

阳历十一月一二三日为明治神宫大祭之日，东京街头巷尾，皆立满了一班穿新衣新帽之人，弟则拥被高卧，与世无一毫交也。旅店秋景，大可怜已。

浩兄近状若何？虎儿定子已能读书颇佳，然不可教之太苦，恐伤脑也。

今日雨，放烟火之炮声闻于远近，离人灯下，不能少耐。作此家书，亦所以自慰耳。暇乞时赐书。九、十、十一、十二月补助费千乞于本月中寄来，否则恐日币将涨价也。帝国大学振替，因事烦不能借用，乞为设法二月一寄，或四月一寄寄来为妙。

余容后叙，此请

兄嫂秋安！

弟文顿首

曼兄久不与书，何故？下次书来，乞曼兄亦附一言。

据手迹编入

一九二三年

13 致胡 适

适之先生：

五月十五日的来函接读了。我也想来看你，不过因为刚从浙江回来，还有种种事情没有干了，所以不能来奉访，是很抱歉的。

我在《创造》二卷一期一五二页上所说的话，你既辩明说你“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是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晨报》的记者说我回答你的那篇文字，是“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我简直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若要说人格，《晨报》记者的那种卑鄙的行为，才可说是堕落的极点呢！

我们讨论翻译，能主持公道，不用意气，不放暗箭，是我们素所主张的事情，你这句话是我们最所敬服的。

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不免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

说到攻击考据学的话，我们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考据学之理？

沫若的Omar Khayyam的译诗，原是失于检点，他在答闻一多的评论里已经认错了，这是他的虚己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表敬意的。

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意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

我们对你本来没有恶感，你若能诚恳的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万无恶感发生的道理。

你若能在南方多住几天，我们很希望和你有面谈的机会。

郁达夫敬复

五月十七日

原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华书局初版

14　致周作人

仲密先生：

《呐喊》一册，又蒙新潮社寄来，谢谢。我打算读完后做一篇《读〈呐喊〉因而论及批评》在周报上发表。上海方面，此书发售处不多，实为憾事，当思为鲁迅君尽一分宣传之力也。

此请

秋安

郁达夫敬上

十月二十二日

闻适之君又欲出一文艺月刊，此举亦有所闻否？我想国内文人寥寥无几，东分西裂，颇不合算。适之不识又要去拉拢几个人来干也？近与陈君通伯谈及此事，颇想将南北文人溶合成一大汇，待进行后当求先生为援助耳。

达夫又启

手迹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15 致周作人

仲密先生：

前次买来的《自己的园地》今日方才读完，大部分的意见非常赞服，里边有几处觉得与我个人的私见有些相左，不过此等地方，并不是重要的地方，我想空的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出来。

寄往上海的一本终于没有寄回来，大约郭、成二人拿去看了。

近来消沉得厉害，简直不愿意执笔，所以到北京来后，还没有做过东西，大约创作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罢！

《晨报》的特刊想来要点东西，我已答应他们一篇小说，但到今天腹稿还没有整理完全，这一回你也有为他们做的稿子么？

文学合同大会的事情，我和凤举、耀辰二人提及，耀辰非常反对，我被他们一说，现在也觉得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志摩、适之等大人物，最不可靠，不过我们少数者的发挥わがま的集合，也许是弄得成的，我想过几天邀集凤举、耀辰及你来谈一

谈，不识你的意见何如。

此请

撰祺

郁达夫

十一月一日

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一九二六年

16　致玄背社

玄背社诸君：

记得在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感觉。以实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到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堂，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就在那时候交给了仿吾。

一两个月之后，接到了北京的信，说我的龙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个月，伏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干。

这一回重到广州，是在阳历的十月底边，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时，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

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漏，请你们恕我。

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小刊物出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的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家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和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在该骂的人很多的现在的中国。

我们的朋友成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是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劣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这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或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却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倒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已辈虽有歧异而志趋相同

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此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此后也能够不屈不挠的奋斗，能够继续作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工夫。

达夫寄自广州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夜

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津《庸报·玄背》第十七期，原题《来信》

一九二七年

17　致王映霞

王女士：

在客里的几次见面，就这样的匆匆别去，太觉得伤心。

你去上海之先，本打算无论如何，和你再会谈一次的，可是都被你拒绝了，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

这半个月来的我的心境，荒废得很，连夜的失眠，也不知是为了何事。

你几时到上海来，千万请你先通知我，我一定到车站上去接你。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罢！

听说你对茗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

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决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我对你的要求，希望你给我一个“是”或“否”的回答。

我在这里等你的回信。

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

达夫

十二月廿五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18 致王映霞

映霞君：

接到了你的回信，我真快活极了。你能够应许我来杭州和你相见么？时间和地点，统由你决定，希望你马上能够写一封回信来通知我。

信的往复，总须三天，若约定时日，须在阴历的来年正月初二以后。你的回信若能以快信寄来最好。

达夫

十二月廿七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19 致张友鸾

友鸾同学弟：

自从前年别后，二年多差不多信息不通。我也东南奔走，一无暇日，所以弄得来执笔的兴致，都消失尽了。

离开北京，又快一年，每想到风雪盈途的午后，围炉煮酒，作无头无尾的闲谈的逸致，只想坐一架飞机，回北京来过冬。前几天启明先生也有信来，劝我仍旧是回北京的好。正如南宋宫人，流落在大漠荒域，忽听到南方的使者，来召还归国的圣旨一样，可是此间创造社的事务孔多，一时整理不清，只好向中原北望，叹一声命苦而已。

现在《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都由我一个人在这里负责编辑，一个月差不多要做五六万字的稿子，就是天生给我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更那里有工夫，为《世界日报副刊》撰稿呢？

灵均拿了你的信来，说要我为你做一点东西，撑撑门面，我想我自己的门面，还撑持不住，又那里能够为旁人作台柱呢？

闲话少说，我现在却说说写这一封信的动机罢！我以为一二年来，北京的文坛太沉寂了，很希望《世界日报副刊》，可以在这一个灰颓的冬眠期里，做一点积极的工作。

北京文坛之所以消沉下去的原因，我想有两三种：第一，分党派分得太多，所以一般从事于文艺的人，只想为自己的一党扶植势力，而极力想打倒其他的各种目的虽同而志趋稍异的团体。终至于本来人才不多的北京城里，小刊物出得很多，而这些小刊物上的文字，不是辩护，就是谩骂。你骂来我骂去，骂得材料没

有的时候，就只好学八股文的例子，翻翻冷烧饼，把一件事情，换一种形式，换一种笔墨，甚至于换一个名字来骂，骂人骂得起劲，正经的事情就忘在脑后，所以诗人就忘记了做诗，剧作家就忘记了做剧本，小说家也便忘记了做小说。这一种情形，虽然是文学进化史上惯见的事实，然而中国现文坛的这一种争论，却是价值很低，不能助长文学的进步的。你现在既然做了《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辑，希望你不要再蹈前人的恶辙，专门去挑生是非，使你的副刊上日日有骂人的材料。第二，我想中国人的头脑，太容易为已成阶级所迷醉，致使一般新进的作家，不能占相当的势力。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而鲁迅自家却在无聊赖的暇日，和几个人出了些《未名丛书》及《乌合丛书》，现在鲁迅已将这一种工作做成，告了一个段落，谁知在他的这一个周圈里头，又似在发生变化，以后的进步，怕又是很少了。因此我希望你们编副刊的诸公，能够继续努力，将许多新进的青年扶植起来，不要为已成阶级所迷倒，好使文坛上的那一种腐沉沉的空气得转换转换。你的来信上所说的撑门面，做台柱的意思，我在此地首先要反对，因为文学界的进步，比什么还要快，象我们这一流衰老的阶级，早已过去了，将来中国的真正的新文学的建设，责任恐怕还在现在未成名的青年身上哩！第三，我想政治上的变动太厉害，也是一个大原因。军人执政，不晓得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而一般有点脑筋的文人，说话都喜欢直言放说，于是乎通缉，禁止发行，罚金，枪毙

等事情就发生了。在这一种不通的高压力之下，好的文艺，当然不会发生的。好在副刊一类的东西，在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现在还不很注意，我希望你能够用了这一点便利，把胆量放大来，竭力的介绍些有时代性而能够鼓吹煽动，使人家读了不得不兴奋起来的东西。

上面的三层意见，是我今朝看到了你给灵均的信，偶尔想到的事情，文章做不出来，就将这一段意见供献给你，好做你编稿子的时候的参考。至于撑门面，以名人自负而大摆架子等事情，是我素所鄙薄的，这一层大约你也能了解，我在此地不多说了。

达夫上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第八卷第三号，题名《海大鱼——副刊编辑室座右铭》，收入《奇零集》时题名《给〈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者》

20 致王映霞

霞君惠鉴：

昨晚上发出了一封快信，今天又想了一天，想你的家庭，不晓得会不会因此而起疑心。我胛下若有两只翼膀，早就飞到杭州来了。I think you should have understood me,You should have understood!

因为天冷的原因，今晨起来竟伤了风。一个人睡在客里，又遇到了一年将尽的这一个寒宵，想起身世，真伤心之至。

我病了，我在候你的回音，无论如何，我想于正月初二或初

三搭早车到杭州来养病。

平常回杭州来总住在西湖饭店，这一回我想住在城站，因为去你那里近些，不晓得你以为何如？

今晚上已经十二点了，我一个人翻来覆去，在床上终于睡不着。明朝一早打算就去请医生看病，大约正月初二三总能起床向杭州来的，我只在这里等你的回信。

达夫

十二月廿八夜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21 致王映霞

霞君惠鉴：

二月八日的信，今天才接到，我已经了解你的意思。杭州决定不来了，但相逢如此，相别又是如此，这一场春梦，未免太无情了。

中国人不晓得人生的真趣，所以大家以为象我这样的人，就没有写信给你的资格。其实我的地位，我的家庭，和我的事业，在我眼里，便半分钱也不值。假如你能Understand me,accept me，则我现在就是生命也可以牺牲，还要说什么地位，什么家庭？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你的真意了。人生无不散的筵席，我且留此一粒苦种，聊作他年的回忆吧！你大约不晓得我这几礼拜来的苦闷。我现在正在准备，准备到法国去度我的残生。王女士，我们以后，不晓得还有见面的机会没有？

达夫

二月十日

你说我这一回去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我真失望极了，伤心极了。

达夫又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22 致王映霞

映霞君：

昨天接到你的信后，又是通宵不睡，心里觉得异常的难受。早晨天刚明亮，就在炉子旁边写了那一封信（今天早晨发的），实在是头脑昏乱的时候写的东西，所以有许多不大合理的话，请你不要介意。不过我想在中国这样孤独的偷生过去，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实际上我现在正在准备着，准备于夏天到欧洲去。

正月初二三，我本想到杭州来的，一则因为身体不健，二则因为没有接到你的回信，怕到了杭州，也不能和你相见，所以就搁下了。现在我想，万一你能Encourage me to come,or give me a satisfactory answer，我还是能够马上动身走的。我总想再和你见一面，谈一谈胸中积贮在这里的话。生命的危险，我是不顾着的，什么地位，名誉，家庭，更说不上了。

我现在只怨你临去之前，两次三番的躲避着我，不使我有一个吐露衷曲的机会。

想他们，必在嫉妒你我间的好感。啊，我真不知道同是人类，何以会这样的不能了解？

你岂在嫌我的病吗？我若能养生，我的病是并没有什么危险的。

王女士，我在这世上生长了三十年，这一次还是我头一次的Sincerely salling in L--e with you, and with you only, 你竟这样的reject me，你真狠心啊！

象这一种的怨言，本来不是manly resignation的表白，也是我平常所看不起的行为，可是可是，到了此刻，我实在再也不能遮掩我的弱点了。王女士，我本来是一个弱者，我这一回就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使我强勇一点，使我能够把过去的沉溺的生活改过，因为L--e can do wonders，殊不知现在又是nearly disappointing了。我仍在这里等你的回音。

Y. D. F.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午后

23 致王映霞

映霞君：

十日早晨发了一封信，你在十日晚上就来了回信。但我在十日午后，又发一封信，不晓得你也接到了没有？我只希望你于接到十日午后的那封信后，能够不要那么的狠心拒绝我。我现在正在计划去欧洲，这是的确的。但我的计划之中，本有你在内，想和你两人同去欧洲留学的。现在事情已经弄得这样，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接到了你的回信之后，真不明瞭你的真意。我从没有过现在这样的经验，这一次我对于你的心情，只有上天知道，并没有半点不纯的意思存在在中间。人家虽则在你面前说我的坏

话，但我个人，至少是很sincere的，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

沪上谣言很盛，杭州不晓得安稳否？我真为你急死了，你若有一点怜惜我的心思，请你无论如何，再写一封信给我！千万千万，因为我在系念你和你老太太的安危。啊啊，我只恨在上海之日，没有和你两人倾谈的机会，我只恨那些阻难我，中伤我的朋友。他们虽则说是在爱我爱你，故而出此，然而我

伯刚那里，好几天不去了。因为去的时候，他们总以中国式的话来劝我。说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们太把中国的礼教、习惯、家庭、名誉、地位看重了。他们都说我现在不应该牺牲（损失太大），不应该为了这一回的事情而牺牲。不过我想我若没有这一点勇气，若想不彻底的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于到这一个地步了。所以他们简直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状，并且不了解什么是人生。人生的乐趣，他们以为只在循轨蹈矩的刻版生活上面的。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吃了饭就不应该喝酒。这些话，是我最不乐意听的话，所以我自你去后，尚贤坊只去了一两趟。

此外还有许多自家也要笑起来的愚事，是在你和我分开以后做的。在纸笔上写出来，不好意思，待隔日有机会相见时再和你说罢。

我无论如何，只想和你见一面，北京是不去了。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只想到杭州来一次。请你再不要为我顾虑到身边的危险。我现在只希望你有一封回信来，能够使我满意。

达夫

二月十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信中第二段末句原信如此，此信日期应为二月十一日

24 致王映霞

映霞君：

二月十三晚上的信，今晚上我才接着。这一个月中间，我也不知怎么的，仿佛又回到了做梦的时代去的一样，一点儿事情也不能做。自从那一天和你见面之后，天天总觉得心里不安静，所以弄得早应该发出去的稿子，都还没有写好。你劝我的话，我都铭刻在心坎儿上了。我总想得到你一点真诚的表示，所以每想到杭州来会你，现在你既在这样的劝我，我也只好暂时忍住，努力去做你所嘱咐我的事情罢。

我所怕的，就怕你不了解我，你既然能够了解，那我还有什么话说？你今年上半年打算怎么的过去？有一定的计划没有？你愿意再去教书么？你可不可以出来到上海来住？上海学校很多，我的朋友也很多，你若要想教书，我可以为你介绍，只教你将条件提出来就对了。譬如教什么，每星期多少钟点，等等。你愿不愿意再读书了？若愿意再进大学，我也可以为你设法。譬如南京的东南大学，武昌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我都有熟人在那里。用费一切，你可以不管的。

今年暑假后，我无论如何，总想出国去，当然想和你同去。现在就想努力做几部书出来卖，能够得到三千块钱，两人的费用就够了。已经有一家书店，答应我于暑假前送两千块版税给我，只教我能够给他一篇十万字的长篇。我想在三四个月里，做一二十万字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渡欧计划，也抱着乐观，可是可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非要得到象你这样的一位好

友，常常激刺我不行。我的所以想到杭州来的原因，一半就是为想得一点激刺，一半也想得到一点real feeling，就是可以把空洞的feeling embody出来的实际。

我对你完全是一种 Pure,pure affection,and strong enough to be everlasting，决不是一时的flirtation。这一点请你信用我，我是不撒谎的。

我平生做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一个原因，倒经了许多失败。这一回我也在怕，怕因为我太Frank的原因，致受你的Despise。王女士，我前回已经说过了，说过我这一回的心事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sincerely L—e过人。”

从明天起，我想开始工作了，我想实行你所吩咐我的话了。不过我觉得总还不能捉摸到一点reality，总还缺少一点味之不尽的回忆。在这一个中间，我总还在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个相见的机会，赐我一个Interview，三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所以在屋里闷坐了一天。昨天晚上上伯刚那里去了一趟，他们都在笑我的痴笨。我也告诉了他们，说：“你已经很正当的拒绝了。”可是可是，这一句笑话，我总希望不至于实现。末了我还想你给我一张你的相片，你肯不肯？

达夫上

二月十五的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25　致王映霞

映霞：

我真快要死了，一离开你，就觉得同失去了脑袋似的，神志

总是不清。今朝从孙家出来，因为你离不开孙太太的原因，我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不得已只好跑上周家去坐着，因为孙家寓楼上的空气，实在压迫我得厉害，我坐在那里，胸中就莫名其妙的会感到一种不自由。周氏夫妇要我和他们去算命，我就跟他们去。瞎子先生说了许多吉利的话，果然他算出了我现在正在计划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话，我很想告诉你知道，可是午后跑上孙家去，又遇见了那位不相识的银行员。并且在孙氏夫妇的面前，我总觉得有话说不出来。映霞，这一封信，不晓得你能不能够接到？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坤范女学去。我想约你于礼拜五（阳历三月四日，阴历二月初一）午后两点正，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的门前（候电车的那一扇门前）相会。大约我总于两点前几分钟去等着，你一来，定能看见，不管天雨天晴，我是一定去的。这一封信于今晚上投邮，明朝是三月二日，大约明朝午后，你总可接到，若来得及，请你于接到这信后写一封短短的复书，我仍旧住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创造社出版部内，你有信请寄到此地来，一定能够接到，可以不必寄往周家去。

我对你的这第一次的请求，请你不要拒绝，并且你出来的时候，请你对你的同学说一声，说晚饭不回来吃的。

达夫上

三月一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26 致王映霞

映霞：

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

念。

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内心既感到了这样热烈的爱，你试想想看外面可不可以和你同路人一样，长不相见的？因此我几次的要求你，要求你不要疑我的卑污，不要远避开我，不要于见我的时候要拉一个第三者在内。好容易你答应了我一次，前礼拜日，总算和你谈了半天。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又觉得非见你不可，所以又匆匆的跑上尚贤坊去，谁知事不凑巧，却遇到了孙夫人的骤病，和一位不相识的生客的到来，所以那一天我终于很懊恼地走了。那一夜回家，仍旧是没有睡着，早晨起来，就接到了你一封信，——在那一天早晨的前夜，我曾有一封信发出，约你今天到先施前面来会——你的信里依旧是说，我们两人在这一个期间内，还是少见面的好。你的苦衷，我未始不晓得。因为你还是一个无瑕的闺女，和男子来往交游，于名誉上有绝大的损失，并且我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容易使人家误会。所以你就用拒绝我见面的方法，来防止这一层。第二，你年纪还轻，将来总是要结婚的，所以你所希望于我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由这两层原因看来，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不消说这一次我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

讲来，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而你对我的要求，第一就是不要我和你见面。我起初还以为这是你慎重将事的美德，心里很感服你，然而以我这几天自己的心境来一推想，觉得真正的感到热烈的爱情的时候，两人的不见面，是绝对的不可能的。若两个人既感到了爱情，而还可以长久不见面的说话，那么结婚和同居的那些事情，简直可以不要。尤其是可以使我得到实证的，就是我自家的经验。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作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的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那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头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

爱情的，所以长年的飘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从我这自己的经验推想起来，我今天才得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就是现在你对我所感到的情爱，等于我对于我自己的女人所感到的情爱一样。由你看起来，和我长年不见，也是没有什么的。既然是如此，那么映霞，我真真对你不起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甚，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爱情本来要两人同等的感到，同样的表示，才能圆满的成立，才能有好好的结果，才能使两方感到一样的愉快，象现在我们这样的爱情，我觉得只是我一面的庸人自扰，并不是真正合乎爱情的原则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自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己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酢。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了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演想开来，我又发见了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说到了这里，我怕你要骂我，骂我在说俏皮话讥讽你，或者

你至少也要说我在无理取闹，无理生气，气你不肯和我相见，但是映霞，我很诚恳的对你说，这一种浅薄的心思，我是丝毫没有的。我从前虽则因为你不愿和我见面而曾经发过气，但到了现在——已经想前思后的想破了的现在，我是丝毫也没有怨你的心思，丝毫也没有讥骂你的心思了。我非但没有怨你讥诮你的心思，就是现在我也还在爱你。正因为爱你的原因，所以我想解除你现在的苦痛——心不由主，不得不勉强酬应的苦痛。我非但衷心还在爱你，我并且也非常的在感激你。因为我这一次见了你，才经验到了情爱的本质，才晓得很热烈的想爱人的时候的心境是如何的紧张的。我此后想遵守你所望于我的话，我此后想永远地将你留置在我的心灵上膜拜。我这一回只觉得对你不起，因为我一个人的热爱而致累及了你，累你也受了一个多月的苦。我对于自己所犯的这一点罪恶，认识得很清，所以今后我对于你的报答，你也仍旧是和从前一样，你要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你

映霞，这一回我真觉得对你不起，我真累及了你了。

映霞，你这一回也算是受了一回骗，把我之致累于你的事情，想得轻一点，想得开一点吧！

我还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断绝了我们的友谊，不要因此而混骂一班具有爱人的资格的男人。

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的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什么男女的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有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不过若没有这一种必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

还是希望你保存着，保存到我的死后再发表。

最后我还要重说一句，你所希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一定牢牢的记着。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成就的荣耀，愿意全部归赠给你。

映霞，映霞，我写完了这一封信，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了，我我……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信中第三段末句被作者涂去

27 致王映霞

霞君鉴：

昨天的一日，总算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日子。我决计照昨天你所嘱咐的样子做去。此心耿耿，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我可以指天而誓。

杭州事未大定，你千万不可回去。在下礼拜内，我们当再玩一天，希望你能够允我的请求。我自今天起，要把生活转换，庶几可以报答你的好意。我对你如此的真诚，你若还不能信我，那是你的多疑，你要把这一种疑心丢掉才好。

你有什么不便，请你直接说与我知道，客气是生疏的时候的礼貌，我们的中间，是用不着的了。譬如你的日用起居各端，请你不客气地和我说出，我力虽微薄，心却热到沸点，能为你效劳的事情，就是丢掉生命也有所不惜。

很想做几句诗纪念纪念昨天的会谈情节，可是此调不弹已久，做不出来了。今天早晨，坐在车上，一路跑回家来，只想出

了底下的几句不成调的东西：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惭形。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写给你笑笑。

达夫上

三月六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28 致王映霞

映霞：

昨天的一天谈话，使我五体投地了，以后我无论如何，愿意听你的命令。我平生的吃苦处，就在表面上老要作玩世不恭的样子，所以你一定还在疑我，疑我是“玩而不当正经”，映霞，这是我的死症，我心里却是很诚实的，你不要因为我表面的态度，而疑到我的内心的诚恳，你若果真疑我，那我就只好死在你的面前了。临走的时候，我要——，你执意不肯，上车的时候，我要送你，你又不肯，这是我对你有点不满的地方，以后请你不要这样的固执。噢，噢，不要这样的固执。礼拜日若天气好，我一定和你去吴淞看海，那时候或是我来邀你，或是你来邀我，临时再决定吧！

我今天在开始工作，大约三四天后，一定可以把《创造月刊》七期编好。第一我要感激你期望我之心，所以我一边在作工，一

边还在追逐你的幻影，昨天的一天，也许是我的一生的转机吧！映霞，我若有一点成就，这功劳完全是你的。

我说不尽感谢你的话，只希望你对我的心，能够长此热烈过去，纯粹过去，一直到我们俩人死的时候止，我们死是要在一道死的。

达夫

三月八日午后

来函读了，你何以会这样的呢？事情我一定为你去找，请你放心，别的事情当面再说。

切不可绕道宁波回去！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29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决定的事情，请你不要再变更了。你的铺盖，我当为你设法向周家去借，你决定入校之先，希望你再来创造社一次，我们还可以仔细谈谈。附上海粟的信一封，你去入校，就面交他。或者有些费用可以免除，要他免除了，也好省几个钱。你无论如何，在入校之先，当来看我一次，噢，别忘了。

达夫

三月九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30 致王映霞

映霞：

你的信，我真莫名其妙，我们两人到了这一个地步，难道还能抛离得开吗？我的日记是决不愿意在生前发表的。日记上有几处是在骂你怨你，那是的确的，我当时因为（一）我对你这样的热诚，你却对我毫无表示，（二）你既说爱我，而又不愿意和我时常见面，（三）我是一个既婚的人，我要离婚，谈非容易，而你竟不谅我的苦衷，时时以不可能的事情来和我说，因而藉口于此，想和我生疏。所以我一个人在无事的时候，前后想将起来，就不得不怨你骂你了，尤其是那一天我约你到先施来，你非但不来，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所以晚上我对你真气得了不得，想写一封信给你，和你绝交。我之所以要写这一封信，所以要和你绝交者，正因为我爱你之切，不忍一刻不见你，不忍一刻抛离你的原因，你竟以为我有别意，而出此疑惧之举，我真不懂你的心思。我的日记，是丝毫不假的把我的心事写在那里的，你若有工夫，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我待你的真意如何。你看我的日记，要从头至尾看了才可以说话，断不可看了一节两节（这时候，我心里怨你，也许去找另外的女人的，但这并不是我的真心。），我在骂你怨你的时候的气话，就断定我待你的心思。并且我平常写东西，是不打算发表的，尤其是我的这一两年来的日记。映霞，我和你的关系，是已经进了无可再进的地步了，你以为还可以淡淡的分开来么？我的一死本来也不足惜，我不过怨我自己的运命太差，千年逢闰月，却又遇着了象你这样的一个多心的女子。我觉得你对

我太没有信用了，你这没有信用对我，就是你对我的爱情还不十分热烈的表白，映霞，你竟能够这样的狠心，把这一回的事情，当作一场恶梦，想丢了我而远去吗？我想你是不至于的，你竟能够毫不动心地看一个男子死在你的面前么？我想你是决不能够的。映霞，我此刻对你的心思，若有半点不诚，请你把我写给你的信全部公开出来，使社会上的人大家来攻击我，可是映霞，我爱你到了如此，而你对我，仍旧是和对平常一般的男子一样，这教我如何能够安心下去呢？

你所嘱咐我的事情，我事事都遵守着。我万不会把你我的事情，于不完全解决之先，公表出去。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卑鄙的奢望。你若错解了我的意思，那我就不能不向天叫屈了。我那一封和你绝交的信，系在气愤的时候写的，你看了当不至于怨我罢，因为我爱你太深，所以我不见你的时候，气愤亦自然猛烈，因而有那一封信的写出。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久，而你又要拿了那封信来生是非，映霞，我看你是还在疑我。

我现在是怎么也不能再说了，觉得要说的话都对你说了。再说些好听的话来骗你，是我所万不能做到的事情。

我的日记上也记着些关于我的女人和旁的女人的话。可是映霞，你总不会因此而疑我的吧！你若还不能信任我，请你再来一趟，我把我的日记从头至尾的让你看，使你的疑心能够解去。否则我们两人中间的爱情，竟因这一点小事而发生风波，未免太不浓厚，太容易摧折了。映霞，我这几天来精神也不好，你不要再来这样的苦我，我实在再不能尝这一种阻难的苦味了，映霞，我只希望和你两人得有早见面的机会，得早一日把你这一种无缘无故的疑心病除掉。

达夫

三月十一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1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晚上大约又要累我一夜的不睡了，你何以会这样的多心，这样的疑我？你拿一把刀来把我杀了倒安易些，我实在再也受不起这种苦了。

晚饭之前，冒雨去发了那一封信，现在吃完晚饭，坐在灯下吸烟，想起你那封奇怪的信来，我心里真是难过。映霞，怪不得我当时要你ki-s，你不肯了。映霞，我的日记，你要从头至尾的看了才对，你只看了一页两页，就断定我没有真心，那你太冒失了。

映霞，我本想冒雨来看你，向你解释的，但又怕你骂我，骂我不听你的话，所以终于不敢来，可是我的心里吓，真正难受得很！

我们中间，若有缘分，我只希望早些成功，再这样的过去，我怕不能支持了。映霞，你今天究竟为了什么？究竟因为你看见了些什么，要这样的动气？我真莫名其妙，你真不了解我。做人做到这样，我真觉得没趣，映霞，你愿意和我死吗？让我们一块儿死了，倒落得干净，免得再这样的来受熬煎。大约我想你恨我的有两种原因，一，因为日记上记有一段我没有抛离妻子的决心。二，因为我恨你的时候，说了你许多坏话。或者因为我恨你的

时候，去找了一位名之音的朋友。她和我丝毫没有关系，不过在无聊的时候，去找她谈谈话罢了。至于我的决心，现在一时实在是下不了，一时实在是行不出去，因为她将要做产了。可是将来我一定可以做到的，并且在未做到之先，你也尽可以不睬我，这又何必这样的生气呢？这也值得这样的生气么？映霞，我对你真没有法子，没有法子，可以使你相信，但我想根本还是因为你还不十分爱我的缘故。你若爱我，那我的做错的事情，或者少有一点不对的事情，就不会使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映霞，我在等你的回信。

达夫

三月十一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32 致王映霞

映霞：

我此刻刚从坤范回来，身上淋了一身的雨，我真把孙某恨死了。她既利用了你，来向我借钱，还要生出这样的是非来使我受苦。今天你要是不和她同来，你也不会看见我的日记的。看见了我的一页两页日记，你又发了这样的气，使我于今天半天的中间，感到了多少凄凉的苦味！

我吃完晚饭之后，又写了一封信给你，冒雨去投邮寄出，回家来想想，信终是不好，不如当面对你说明。好容易到了坤范，陈女士出来说你一早出去之后，还没有回来过。我在大雨淋着的街上，又只好一步一步的走回家来。走到闸北，已经是十点了，

心里气闷，口头就也不客气，险些儿和戒严的兵士闹了起来。映霞，我今天吃的苦，总也算不少了。你以后如何对待我，我不知道，但你若要使我吃这样的苦，我觉得还是死了倒好过些。

映霞，我恨极了孙某，以后不想再和她见面了，后天我是不去的。你若还有一点爱我的心，请你以后也不要再去孙氏那里，以后请你绝对的不要再上尚贤坊去。

映霞，我不晓得你今天何以会发这样大的脾气。我们的事情，象这样的下去，我想终究是不能解决的，我第一就要疑到你的爱。你若真在爱我，你就不该这样的苦我。

总而言之，今天的事情，统是由孙某弄出来的。我恨死了她，我不愿意再说旁的话了。

达夫

三月十一日半夜十二点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3　致王映霞

映霞：

我今天的一天，完全为你那封信所搅乱，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这儿干什么？那封信是你回到坤范（亲戚家）之后写给我的，说死说活，又说只能和我长作朋友，映霞，你仔细想想看，到了现在，你还能说这一种话么？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待你不好，你不妨直说，就是你要去死，我也赞成，我愿意和你一道去死。旁人中伤我的话，你何以会这样的相信？你难道只知道有旁人，不知道有我么？那么你又何以要为了我而生这样的气。

我昨天接连发出了三封信。晚上又冒雨上坤范去看你。陈女士说你还没有回去。我又只好冒雨走了回来。

今天一天雨大得很，我午后在坤范的门口徘徊了两三次，因为怕你骂我，并且怕人家说话，所以没有勇气进去问陈女士。我自家想想，待你毫没有错处，并且对你的心思，始终没有变过，你何以会这样的发脾气的呢？映霞，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那几页日记，就是烧毁了也没有什么，你总不是单为了这几页日记而发这样大的脾气的罢？至于旁人的话，你若在爱我，决不至于使你能如此的发气。

映霞，这一种苦，我真受不了，请你不要这样，你有什么话，尽可以对我直说。假如你不能爱我，也可以直直爽爽的说，我也决不至硬要拖你下水的。我只须吃我的苦，你的这一种烦闷，却可以免去的。我知道你明天一定还有信来，但我今晚的一晚，可真受不了。昨天晚上，已经有一晚不睡了，今天再一晚不睡，我怕我的身体，就要发生出异状来。明天若是天气好，我打算一早就到坤范来看你，也许在这一封信未到之先。孙家我是决意不去了，我也不愿意你去。

达夫上

三月十二日午后八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4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的一天，总算把你的误解，消除了一部分，但我怕你离

开我之后，又要想起心事来，又要疑我的人格，疑我的心地，所以总想把你多留一刻，多对你说几句话。两天来没有睡觉，今天又走了一天，身体疲倦得很。到了出版部里，就想往床上躺下，可是你的信还没有写，仿佛心里还有什么牵挂的样子。现在草草写了这封信，希望你能够将我今天对你讲的话，牢牢记着。并且请你用全副精神的爱我谅我，勿使旁人的离间，得有虚隙可乘。你应该多看一点书，少想一点心事，身体第一要保重，我以后也要保养身体了。万一下星期有好天气，我愿意和你们一道上吴淞去看海。

达夫上

三月十二日晚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晚

35　致王映霞

映霞：

昨晚上发出的信，大约你总已接到，我今天早晨又接了你的来信，才知道你所以忧闷的原因。我想对你说的话，也已经说尽了，别的话可以不说，你但须以后看我的为人好了。那事情若不解决，我于三年之后，一定死给你看，我在那事情不解决之前，对你总没有比现在更卑劣的要求，你说怎么样？

旁人中伤我的话，是幸灾乐祸的人类恶劣性的表现。大约这个对你讲那些话的人，在不久之前，也对我讲过。她说离婚可以不必，这样的做，我的牺牲太大了，她又说，你是不值得我这样热爱，这样牺牲的人。映霞，这些话并非是我所捏造出来，是她和

她的男人对我讲的。另外更有那些同住的男人，对我说的话更加厉害，说出来怕更要使你生气，但我对她及他们的话，始终还没有理过。映霞，我在现在，你要我证明永久不变的话，我想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和你一道死。因为我说的话，你始终总以为是空话，始终总以为是捉摸不定，马上可以变更的。

昨天晚上，我并不到周家去，马上就回到出版部来了。因为得到了你半日的宽怀，我比得到什么宝器都还欢喜，所以回到了家里，写了那封信后，又做了许多文章，写了许多关于出版部的信，办事一直办到午前二点多钟。我那时候很快活，很喜欢，喜欢我的活动的能力还没有消失尽。一边喜欢，一边更在感谢你，因为有了你的圣洁的爱，才把我的活动力唤醒了。映霞，我对你的这一种感激，难道是一时的爱吗？难道是在想一时蹂躏你的肉体的爱吗？

总之，你对我所说的话，都存在我的肺腑里，以后的一行一动，我都愿意照你所乐意的方向做去。若旁人硬要来中伤我，我另无别法，就只有一死以证我对你的情热。我想你若真在爱我，那旁人的中伤是毫不足虑的，而我现在也相信你，决不至于因旁人而就抛弃了我。映霞，我希望你能够将昨天的话记着，切不可因忧伤而损了你的身体。我是很健，身体上并无病症，请你放心。

达夫

三月十四日早晨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6　致王映霞

映霞：

我觉得很满足，因为你能够爱我，了解我，我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受你的感化，因而大变了。今天在家里，也做了一天的事情，光阴一点儿也没有虚废过去，我想此后总要一天比一天进步。映霞，我的主意已经定了，请你以后不要再伤心，再疑我，还是好好儿的帮我工作罢。我想这样的工作过去，一年之后，必有效果，创造社若能够弄得好，我若有几万块钱在手头，那我们的事情是一定很容易解决的，现在请你不要失望，不要多愁。

今天晚上，天气很冷，周家又着人来叫我，我只好冒风出去。可是因为住在他家，怕要把我自己滚入他那个野鸡大学的旋涡里去，所以于八点钟之前，就又逃回到了创造社出版部里来。我坐电车经过偷鸡桥的时候，很想来看你，可是记起了你嘱咐我的话，所以不曾下电车。到了北站前头下车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你吩咐我的话，叫我晚上不要回中国地界来，我心里除感激而外，更想得对你不起，因为不能遵守你的话。

映霞，今晚上我要早睡，我要为你而保重身体。我希望你也要为我而保养你的，因为你的身体，就是我的生命。窗外的风吹得很大，现在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我看书本来还想看下去的，忽而想起了你来信中所说的话——叫我多写信给你——所以就把书丢开，拿起笔来写这一封信给你。

明天大约是晴天，我午前要上银行去拿钱，但午后一定在家，你若愿意来，请你过来谈谈。或者这封信迟到，希望你能够约

陈女士同来（大约五点钟之前最好），我们好一同出去吃晚饭。

蒋光赤今天来坐了半天，我告诉他想为他介绍陈女士的事情，他很喜欢，我说礼拜天我们要往吴淞去玩，他说他一定来，和我们同去。

我今天早晨接到你的信后，又有一封信写出了，大约你总已经见到。我们这样的多写信，恐怕要被人家识破，说我们的笑话，以后我和你约定，若没有重要事情发生，就于每日晚上写一封罢，你说好不好？

此信写完后，我就要上床睡了。明儿再见。

达夫

三月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半

你今天早晨接到我昨晚发的那封信后的回信接着了。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7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午后等到你们六点半，我才上法科大学去上课，大约是我今天早晨发出的那封信迟到了的原因，所以你们来不及出来了罢？

明天我希望你们能够到创造社来，午前来也好，午后来也好。请你和陈女士同来，因为我想请她到创造社出版部里来办事。

映霞，我今天又做了许多事情，这一天总算也不虚度过去。现在我刚从法科大学教德文回来，闸北路口并不戒严，请你放

心，因为戒严在晚上的十点钟，只教十点以前回来，是并无危险的。

映霞，又是两天不见了，我想你一定还在感着不安，你明天（三月十六，星期三）一定来，到创造社来，我们可以谈谈。

要是这一封信到得迟，请你接到此信以后就来，到得早么，请你于午前十一点以前来，若在午后到，就请你于午后来，我明天一早不出去在家里等你。

若陈女士有功课不能出来，你可否说一个谎，到外面来住一晚？因为明天晚上，我在法科大学仍旧有功课的，若教得迟的时候，就可以上永安或先施去宿，不再回中国界内来了。你若能信用我的，就请你那么办，否则我也不来勉强你，由你自己决定好了。

达夫上

十五晚九点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8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的半天，在我是觉得很快乐的，不晓得你以为怎么样。你们去了以后，医生的周先生又说了说多的话。他也在赞你的美，我听了心里很是喜欢，就譬如是人家在赞我一样，映霞，我与你真已经是合成了一体了。我真是这样的想，假如你身上有一点病痛，我也一定同时一样的可以感到。所以前几天，你有了精神上的愁闷，我也同时感到了你这愁闷，弄得夜不安眠，食不知

味。这几天，你的愁闷除掉了，我也就觉得舒服，所以事情也办得很多，饭也比平时多吃了。映霞，以我自己的经验推想起来，大约你总也是和我一样的，所以我此后希望你能够时常和我见面，时常和我在一块，那么我们两人的感情，必定会一天深似一天。今天的请陈女士到创造社来办事的话，若可以实现，我也希望你和她同来。我更希望蒋先生和她的事情，能够成功。明天蒋先生要把他著的两本小说寄给你们，希望陈女士读了能够满意。医生的周先生和蒋先生，都问我以对你的关系，我只说"我对她是十分的爱她，但她对我却是不即不离的样子。"（我告诉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说，好使你对人容易措辞，我只说我在爱你，你却不十分爱我。）我们两人内心的情感，人家都还没有晓得，我想永久不使人家晓得，你以为怎么样？蒋先生今天又在此地过夜，他和我说陈女士，他觉得陈女士的纯洁，很可佩服，他更觉得陈女士的态度好，以为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可爱的少女。大约蒋先生对她是已经拜倒在裙下了。以后若能好好的对她维持这目下的感情，那他和她的事情就可以成了。

今天月亮很好，可惜因为你们要回去，不能上屋顶去看月亮，几时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一晚月亮罢，你以为何如？从明天起，我更要努力，为你而努力。现在夜已深了，蒋先生睡在沙发上，我偷了闲，写成这一封信，以践我前次对你所定的约，大约这信到明天午后总可到你那里，那时候，希望你见了我的信能够喜欢。映霞，下一次我们相会的时候，可要秘密一点，不能教第三者来参加，并不是我想做卑鄙的事情，因为在这一个爱情浓厚的时候，正应当细细的寻味这浓情密意。人生苦短，在这短短的人生里，这一段时期尤其不可再得，所以你我都应该尊重它，爱护

它，好教他年结婚之后，也有个甜蜜的回忆，你以为如何？你以为如何？请你下回来信的时候告诉我。

达夫

三月十六夜十二点钟在东亚的五层楼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39 致王映霞

昨晚上发出一信，大约总已收到，今天早晨一早起来，光赤已经不在此地了，我一个人坐得无聊，所以又想写信，我现在是坐在这里等早点心，预备吃了就回到创造社出版部去。

一个人呆坐在这里，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昨天我们的谈话。第一想起来的，就是当我上法科大学去的时候，你们所谈的文学家不做官的问题。想到了这里，我就很快活，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去做官。第二就想到了因为李剑华的夫人而谈及的我的太太。我当时只说了几句笑话（这一类笑话，我是常说的），而吃饭回来之后，经过皇后鞋庄，在看鞋子的时候，你也说了一句笑话，说："你看什么？买一双鞋子给你的太太！"映霞，你说这话，原是无心，但我怕你又要愁闷起来，所以今天就写这一封信来问你。请你以后不要把我的那女人摆在心里，好不好？

达夫

三月十七日晨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原信无称呼

40 致陈锡贤、王映霞

锡贤、映霞二位女士：

昨晚上谈得很快活。陈女士你若肯来创造社办事，请你快一点过来，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住房了。希望你能够于下星期就搬上这儿来住。你在坤范女中的教职，也希望你马上能够辞去，我马上能够找到一个人来接替你。

映霞，锡贤女士搬过来的时候，你当然要一道搬过来，仍复和她同住。同睡在一张床上，同住在一间房内。现在我已经和大小伙计在这里清理房子，你一决定什么时候搬来，我就可以为你们预备床铺。

在这里等你们的回信。

达夫

三月十七日

映霞，昨晚发出一封信，今天早晨又发出一封信，大约总已收到了吧？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1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一天没有接到你的来信，心里很是寂寞，我午前发出一信，午后又发出一信，大约你总接到了罢。今天身体不甚好，因为伤风未愈，所以有点头痛，并且昨晚上和光赤（蒋先生）谈话

谈到了二点钟才入睡，睡眠也有点不足。映霞，我午后的那封信，想请你和锡贤女士早点搬过来，免得我牵挂两头，心定不下来，不晓得你肯不肯。

今天午后扶病上艺术大学去，为周某办了一点事情，晚上又上法科大学去教了一点钟的书，现在刚从法大回来，身体懒得很，就想上床去睡了。可是和你约定的每晚写的信，又不好不写，所以写了这封短短的信给你，希望你能够恕我的简略。映霞，Kiss，Kiss，Kiss，endless Kisses！

达夫上

三月十七日晚上十点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2　致王映霞

映霞：

昨晚上写好，今天早晨发出的那封信，大约你现在总接到了罢？现在天气晴了，天上散满着寒星，我很想到坤范来找你，但又怕你被人家说闲话，所以不敢来，可是，映霞，我的心却在驰向你那里去。映霞，今天我在家里住了一天，想你或者要来，但又想想，天气不好，道路泞泥很多，你大约是不来的，所以于五点钟前，出去走了一趟，到几家书店去看了一趟。从那里回来，吃过晚饭，上天井里去洗手，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星光，就想你想得了不得。映霞，明天请你来吧，明天你来一下，陈女士的事情，也可以决定一下，回答我，我好预备，噢，你务必要来的呢，明天午后，我在家里等你（午前我也在家）。

映霞，我现在真想哭，昨晚上写信的时候，心里已经难受极了，今天看了你那封午前发的来信，心里更是难受。映霞，我们俩的事情，象这样的过去，漫说三年，恐怕就是三个月也捱不得，你以为怎么样？

现在出版部里，又有一点小小的事情发生，我不得不去调解，不写了，明天再见。

映霞，Kiss，Kiss，a long long Kiss.

达夫

三月十九日的晚上八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3 致王映霞

映霞：

现在大约你总已经到了杭州了吧？你的祖父母亲弟弟妹妹都好么？你或者现在在吃晚饭，但我一个人，却只坐在电灯的前头呆想，想你在家庭里团栾的乐趣。

今天早晨，我本想等火车开后再回来的，但因为怕看见了那载人离别的机关，堂堂的将你搬载了去，怕看见这机器将你从我的身旁分开，送上每天不能相见的远地去时，心里更要不快乐，更要悲哀，所以就硬了心肠，一挥手就和你别了。我在洋车上，把你的信拆开来看，看完的时候，几乎放声哭了起来，就马上叫车夫拉我回去，回到南火车站去，再和你握一握手。可是走到了蓬莱路口，又遇着了一群军队的通过，把交通都绝断了，所以只好闷闷的回来。回到了闸北，约略睡了一会，就有许多事务要

办，又只好勉强起来应付着，一直的忙到了现在。现在大家在吃晚饭，我因为中上吃了太饱，不想下去吃饭，所以马上就坐下来写这封信。

映霞，你叮嘱我的话，我句句都遵守着，我以后要节戒烟酒，要发愤做我的事业了，这一层请你放心。

今天天气实在好得很，但稍觉凉了一点，所以我在流清水鼻涕，人家都以为我在暗泣。映霞，我若果真在这里暗泣，那么你总也该知道，这眼泪是为谁流的。

映霞，我相信你，我敬服你，我更感激你到了万分，以后只教你能够时时写信给我，那我在寂寞之中，还可以自慰。我只盼望我们的自由的日子到来，到那时候，我们俩可以永远地不至于离开。映霞，从前你住在梅白克路的时候，我们俩虽则不是在一个屋椽之下，但要相见的时候，只教经过一二十分钟就可以相见。那时候即使不和你相见，我心里但想着你是和我同处在上海，同在呼吸一个地方的空气，那心里就要平稳许多，但现在你却去得很远了，我一想到你，就要心酸起来。映霞，这一回的小别，你大约总猜不出要使我感到几多苦楚。但你的这一次的返里，却是不得已的，并且我们的来日，亦正长得很，映霞，我希望你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说得你母亲心服，好使我们俩的事情，得早一日成功。

你的信里说，今年年内我们总可以达到目的，但以我现在对你的心境讲来，怕就是三四个月也等不得。

总之，映霞，我以后要努力了，要好好儿的做人了，我想把我的事业，重新再来做过一番，庶几可以不使你失望，不使人家会笑你爱错了人。

我以后不跑出去了，绝对不跑出去了，就想拚命的著书，拚命的珍摄身体，非但是为了我自己，并且是为了你。

今天头昏得很，想早点睡觉，只写到此地为止，此信，当于明天一早，由我自家跑上租界上去寄出。我希望你当没有接到这一封信之先，已经有了寄给我的来书。

映霞，再见，再见！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晚上写

达夫寄自上海创造社

闸北虽则交通不便，但信是仍旧可以通的，不过迟一点就是。

四月四日早付邮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4 致王映霞

映霞：

请你恕我，恕我昨天的一天没有写信给你。我现在才知道你对于我是如何的重要，你的不在我的身旁，又是如何的不能使我安定的。因为昨天的一天，今天的半日，我只在对于你的追怀里过活。昨今两日，天气异常的好，早晨我在床上一睁开眼睛，就在猜想你这时候大约总在那里做什么干什么。想来想去想半天，想得急起来，就马上起来，洗了手脸跑出外面去。跑上什么地方去呢？当然是跑上新闸路你曾经住过的地方去。因为我想，我虽则不能见你的面，至少也可以见见你所曾经住过的屋宇。老在那里看学校面前的牌子等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呆呆的在梅白克路立一忽，就又跑上你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去一回，上那儿

去得不久，便又想跑回来上梅白克路去。象这样的跑来跑去，不知跑了几多次，到后来弄得倦了，才回来休息，所以昨晚上终于没有写信给你，因为身体疲乏了，没有余勇再来执笔写信。

今天早晨，也是这样的跑出去了一次，后来记起了我二哥哥今天要上船往北京去，才跑上四马路去送他上船。当他上船之后，回头来对我说保重身体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前天南火车站上你我两人的分手，就不觉眼圈儿红了起来，而万事不知的我的这位哥哥，还以为我对于他的手足情深，在江头伤别哩。

从船埠头走回闸北来，满身晒着了和暖的春天的太阳，长空渺渺，也青淡得可人，我又想起了西湖，想起了你。"象这样的时候……"我想，"……象这样的时候，假如能够和映霞两个人在湖塍上闲步，那就是叫我去做皇帝，我也不干的，呵，映霞，此刻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我一边走，一边老是在这样的想着。

吃过午饭，因为想你想得出神，便想上蒋光赤那里去约他同到杭州来看你们。但帽子刚才戴上，光赤却从扶梯上走上来了。今天他系特地上闸北来问杭州的你的住址的。因为陈女士给他的信里，只说有信可以寄你转交，而没有把你的住址写上。我喜欢之至，和他谈到杭州来的事情，然而他却说，"火车挤得这一个样儿，杭州如何的去呢?"依他的意思，杭州是不能马上就去的，他教我再静待几时，等时局稍为平稳一点之后，再来看你，我的一腔苦衷，也终于不敢对他吐露，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答应他了。

郭沫若还没有来上海，我对于创造社的事情，现在也还不能撒手丢去，所以在最近的两三礼拜之内，恐怕仍旧是得不到自由的。我现在所最希望的，就是把一切的社会关系，脱离干净，光拿一枝笔几张纸，跑到西湖上来闲住，一边细细里的培护着我们

俩的爱的鲜芽，一边努力的做一篇不朽的大作。可是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怕终没有实现的一天，所以我一想到你，一想到西湖的春日，心里就要起许多烦闷。

今晚上出版部的伙计们全出外去逛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守着，本来很想写一封极长极长的信，但是写到了此地，仿佛有点想睡觉了，映霞，我就此搁笔了吧，希望你这时候，也在握笔写信给我。

达夫

四月五日夜十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5　致王映霞

映霞：

托光赤转交之信已接到，我读了你的来信，真后悔得很，后悔那一天没有和你多住半天，太匆促的和你分开了。自你去杭州之后，我已经发出了二封信，这是第三封了，中国地界邮政还是通的，你以后有信来，仍请你直接寄给我。

今天火车又不通了，上海却很安稳，我这一封信，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得到你那里。

映霞，生在这样的乱世，做人真没有趣味，就是有钱的人，也不能安稳，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一种穷文士呢。今天是清明节，我很想做一篇长文章来发泄发泄牢骚，可是来看我的人太多，今天终于坐不下来了。待晚上再说吧，文章做好之后，我还要写信给你。上海很平安，请你放心，我也在保养身体，请你自家也千

万为我而珍摄。

达夫上

四月六日午后三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6　致王映霞

映霞，亲爱的映霞：

你托光赤转来的信和快信，都已接着了，我一共接到了你两封信，而给你的信，这却是第四封了。你母亲的见解，也不能说她错，因为她没有见过我，不了解我家庭的情形，所以她的怪你太大意，也是应该的。不过映霞，只教你的心坚，我的意决，我们俩人的事情，决不会不成功，我也一定想于今年年内，把这大事解决。我对于你，是死生不变的，要我放弃你，除非叫我先把生命丢掉才可以，映霞，你若也有这样的决心，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

现在杭州事未大定，火车也不大通，我决不至于冒失地到杭州来看你，等你把你母亲那里的话讲通了以后，我再听你的命，你要我什么时候来，我就可以来。

我的北京的女人，要她不加你我的干涉，承认我们的结婚，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怕的就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的离婚，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要多费一番手续。映霞，我想你母亲若能真正爱你，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罢！

映霞，我们两人精神上早已经是结合了，我想形式上可以不去管它的，我只希望能够早一日和你同居，我就早一日能得到

安定。

我现在正在动手翻译书，只教时势一平，我的这本书译得成功，那我们两人组织小家庭的经费就有了。以后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的朋友来代替我们解决，譬如光赤、华林诸人，都可以帮我们的忙的，只教你我两人的心不变就好了。今晚我也想早睡，不再写了。

四月六日午后十一点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原信无落款

47　致王映霞

映霞：

我一共只接到了你三封信，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现在一封是四月五号发出的挂号信。我到今天为止，一共发出了四封信，这是第五封了。我决定于五天后到杭州来一次，见见你的娘，和她谈一谈。映霞，你切不要为我而担心，亦不可为了我而昼夜不安，我是并没有什么的（断不会被他们监禁）。可是你我二人之间，要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要保持着至死不变的态度。我现在是完全为你而活着，你也要为我而保养身体。其余的事情不谈了。

达夫

四月九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8　致王映霞

映霞：

今早我已发出一封快信。午后见到徐逸庭及她的哥哥，知道杭州谣言很甚，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于一礼拜后到杭州来，一切细事，当面来和你谈。徐君等回杭，我托他们带这一封信给你。请你不要着急，我在上海是万无危险的。

达夫上

四月九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49　致王映霞

映霞，我的最爱的映霞：

今天接到了你的来电，心里真感激得很，我午后发了一个回电，大约你总也接到了罢？我于昨天发出一封快信，在昨天之前，发出四封平信，大约你都没有接到。

昨天我在北四川路遇见了徐逸庭兄妹，我给逸庭女士的哥哥葆炎写了几封介绍信到杭州去，大约他总可以在一中和女中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因为他们俩要回杭州，所以我又托她带上了一封给你的信。

我大约于一礼拜后上杭州来，极迟也必在三月十五。无论如何，三月半的那一天，我总和你在杭州过。

上海平安，我决不会有危险，请你放心。听说杭州谣言很甚，以为上海已经闹得不得了了，其实上海平稳得非常，比你在这里的时候更好了，千万请你放心。

你来的信，我一共接到了三封，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一封是挂号信，最后就是你的电报。映霞，我很感激你，感激你关心于我的安危，因为我的母亲，兄弟，女人，从来都没有象你那么的注意过我。我现在因为创造社事不能脱身，又因爱牟的事情，有点牵累，大约一礼拜后，总可以办妥，我一定到杭州来过月半，请你安心候着。

好久不见了，来一个Kiss，Passionate Kiss，endless Kiss，long long Kiss.

你的达夫

四月十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0 致王映霞

映霞：

我打给你的电报，大约你总接到了罢？此外更有五六封信，我想至少一封快信，一封托徐逸庭女士带上的信，你总能接到的。我的日夜想你，和你是一样的，今天闸北又因为缴总工会的械而开火，我幸亏还好，因为前夜宿在租界上没有回去。我往南站去趁了两次车（起了两天的早），终于没有趁到，今晚上仍旧宿在租界上的一个小旅馆里。现在火车又不通了，在三月半左右，我不晓得能不能来杭州，但无论如何，我总想到杭州来过三

月半。

今晚上又是一晚不睡，翻来覆去，只在想和你两人同在上海的时候的情景。映霞，我们的运气真不好，弄得这一个韶光三月，恋爱成功后的第一个三月，终于不能在一块儿过去。不过自古好事总多魔劫，这一个腐烂的时局也许是试探我们的真情的试金石。映霞，我想我们两人这一回相见的时候，恐怕情热比从前还要猛烈，这是一定的。

我在上海决没有危险，请你切不要轻信谣言，急坏了身体。我的到杭州来，也必定不至冒险前来，必要等时局平靖一点之后再来，请你放心。本来蒋先生约我同来杭州的，这样的火车一断，怕是不能同来了，因为我想绕道宁波或由水道到杭州的拱宸桥上岸。但是我现在还在等着，等火车的开通。总之映霞，等杭沪火车一通，我就可以来杭，请你安心等着，不要太着急了，小心急坏了你的身体，因为我们两人中间，一个人坏了，就要牵连到另外的一个人身上去的。窗外头又在下雨，今天午后我因为无聊，去卡尔登看了一张影片。这影片的情节，很象我们两人的事情，可惜你没有看见，你若看见了，怕你又要哭一场哩。映霞，最爱的映霞，你现在大约总睡在床上做梦吧？我希望你梦见我，在梦里和我 Kiss。

达夫上

四月十三午前三点钟（阴三月十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1　致王映霞

最亲爱的映霞：

我自昨天和你别后，平安到了上海。一路上并无所苦，只是迟到了一点。晚上在北火车站过夜，今天早晨才到出版部来。此番来杭州，我们的事情，总算已经定妥了一半，以后是我这一方面的问题了，请你放心，我总至死不变，照初定的计划做去。

你们的一家人，自老祖父起，一直到双庆为止，对我都十分的要好，我心里真感激到了万分，此信到后，先请你递给他们看一看，好表明我的谢意。

现在刚从车上下来，心神未定，暂写了这几行，报你平安，好请你放心，老祖父的信，及其他的琐事，明天再写。

达夫寄

四月二十一日

上海平安，勿念。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2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写了一封信给你们爹爹，大约你总也能见到。我此番来上海后，精神百倍，心里也安定得多了。以后，请你不要再为我担心思，我以后要拚命的去干，好早日完成我们的心愿。昨天从车上下来，因为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疲倦得很，到了午后，喝了

一斤黄酒，从五点钟睡起，一直睡到今早的六点多钟，总算睡足了。早晨一早起来，就写了一封给你爹爹的信，现在顺便再写这一封信给你。我昨天发出的快信，你大约总已经接到了罢？以后想不天天写信了，因为我要翻译书，还想做一点文章。可是你不要因为我不写信而为我担忧，我在上海，决没有危险的。一礼拜中间，出版部里积下来的文稿杂务很多，今天又要忙一天了，再见。

达夫上

四月廿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3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的一天，天气真好，我也在出版部里办了一天的事情。我这番从杭州回来以后，不晓得怎么的，心里觉得很平安了，我天天在做事情，不过看书做文章的心思还没有。昨天发出了两封快信，一封给你，一封给你祖父，大前天从车站出来，也曾发过一封快信，大约你总都已经接到了罢？可是以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接你的来信的经验上看来，或者我发的信，现在还没有到你手里，可恶的递书者，何以要这样的耽误我们的音信？映霞，我以后恐怕要忙一点，不能每天写信给你了，你若有三天五天不接我的信的时候，请你为我喜欢，因为我那时候若不在做文章，必在翻译书，没有工夫写信给你。以后你若不接我的信时，请你不要着急。我已经决定了，决定做一个穷文士而终，再也不想到社会

上去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决不会有出轨的行动和不测的危险的，请你放心。

今天天气真好，我到午后去访问了蒋霞生，可是见不到他，随后又去访华林，和他谈了半个多钟头关于文艺和爱情的话。他说他已经把我们俩恋爱的消息传了出去，被一本杂志登载出来了，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看见了再寄给你。不过请你放心，无论如何总不会说你我的坏话，不至于有碍我们的名誉的。

我自从此番到上海之日起，每天总早眠早起。现在已经是十点十分了，我就想躺上你送给我的那个黄花枕头上去做好梦，也许在梦里能够和你相见。

达夫

四月廿三夜

返沪后第三信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4　致王映霞

映霞：

我昨天发出一封平信给你，说以后当不天天写信了，因为太费时间，但是我无论上什么地方去，心里总丢不了你，所以仍是写信。虽然写来写去仍是这几句话，可是一样的话，我只教是对你说的，我总觉得说一万遍也不嫌，同样你对我说的话，纵使是一样的，只教从你的口中说出，从你的手里写出，我也读一百回听一百回都不厌的。

昨天是礼拜，周静豪夫妇请我去徐家汇吃饭，饭后就住在那

里过夜，今天早晨才从他们那里回来，晚上想你想了一夜，今天早晨等不得走回闸北，就跑上华林这里来写这封信给你（华林系住在法界，徐家汇附近）。

华林在边上煮咖啡给我吃，他是不看我的信的。

映霞，我现在马上要回闸北去，信不写了，我到了闸北，希望能看到你寄给我的信。因为我自到上海后，还没有接过你的信过，我相信一定是邮差耽误了。

达夫上

四月廿五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5 致王映霞

映霞：

你从杭州寄来的信，从嘉兴寄来的信，和托陈锡贤女士寄来的信，都已经接到了，勿念。我现在的生活起居，比从前好得多了，这都是你之所赐。我以后一定会将身体养好，一定要多做文章，多做事情，请你时常来规劝我，好教我懈怠的时候，得再能够奋起。我昨天去徐家汇周静豪夫妇那里，今天早晨才回闸北来，在路上因为急于要写信给你，所以就上华林那里去写了一封信寄往杭州。中午回来，看到了你寄给我的五六封信，我真愉快极了。映霞，你以后也要小心一点，当心你的身体，钱不要乱化，衣服务必要穿得朴素。你若事忙，可以一礼拜内写一封信给我，不必天天写信。我以后想发愤做事读书写文章，所以也恐怕不能天天给你信，请你不要着急。自从我到沪后，一共寄了四封

信，都是寄往杭州的，第一封你已经接到，以后的大约你总还没有看见，不晓得杭州会不会替你转送过去。现在交通不便，坐火车很苦，你若没有我的信来叫你，千万不可到上海来，我希望你能耐心守到暑假期前(一个半月之后)，两人再在上海相会。爹爹那里我已有信去鸣谢，系直寄至育婴堂的。葆洞昨天也有信来，说你已经上嘉兴去了，我想过几天复他一封信。你的同学对你的要求，是必然的事情，我现在正在打算做一篇长篇，等写完后，当先寄给你看，得了你的同意，然后发表。有一本«艺术界»，在«同人消息»里，登载了一段我和你的事情，和«结婚的爱»一并寄上，大约四五天后，总能送到。你要什么，可直接写信来给我，我替你买就是。锡贤到上海后，只来了一封信，把你的信附入寄来，也不写居住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说明她这一回回上海来的意旨，真是莫名其妙。

今天午后，邮政快封了，我就在此地搁笔，明天再谈。以后你的来信，寄平信就可以了。

达夫

四月廿五午后五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6 致王映霞

映霞：

我昨天写了一封信还没有发出，就接到你自嘉兴寄来的第三信。初级小学用«自然研究法»第一册，我今天与此信同时寄出，到后请你复我。我前回寄出«结婚的爱»和«艺术界»杂志一本，大

约你总已收到，我与你的事情，朋友中间，也都知道了。

映霞，这两天来天气很热，我昨天也换了夹衫了。你呢？你可以穿那件印度红的夹衫了吧？

二中附小，何日放暑假？放假之先，你可否到上海来一趟？但是在最近的两三星期内，决不可来，因为火车拥挤，上海戒严令未除，晚上不能下车的原故。

今天有两位日本来的文学者请我吃饭我就要去了，明天再写信给你。

达夫

四月廿八日午前十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57　致王映霞

映霞：

昨天发出一封信，又寄出《自然研究法》一册，不晓得你收到了没有？我昨天因为有两个日本人来找我，忙了一天，总算把他们送上了船才完事。他们来要我做文章，我做了一篇给他们。他们又要我的照相，我就把《创造》上面的那张照相给他们了。大约他们在下一个月的杂志上，要把这文章和照相登载出来，日本人的杂志，比中国的销路多，所以能够发财，我以后想到日本去做文章去。你近来究竟好不好？在嘉兴住得惯么？

前回寄上的《结婚的爱》和《艺术界》一册到了没有？日本人也晓得我们的恋爱事情了。

今天来新华艺术学院讲演，讲了一个钟头，总算是我到上海

之后，第一次和多数学生见面。今天晚上预备做文章给《良友》杂志。我要去办公事了，再见。

达夫

四月三十日午前十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8 致王映霞

映霞：

你的来信都已接读，大约我寄给你的信和书等，总也一样的可以到的吧！这几天来，天气变热了，我早晨一醒，就要想你，想得睡不着，所以近来总是晚上九、十点钟睡觉，早晨五、六点钟起来。又因为天气温寒不定，伤了一点风，我索性把烟酒都戒去了，到今天止，总算已戒去了三四天了。映霞，人家都说我是为你戒的，我也觉得有点是为了你，我们以后见面的时候，大约你要骇一跳，惊叹我的各种习气的改掉。

映霞，我们要几时才可以相见？还是你到上海来呢？还是我到嘉兴去？我想等火车恢复原状（至少要在半个月）后，还是你到上海来的好。你要来的时候，先通知我，我可以在车站上候你。现在中国地界于八点钟戒严，所以不论沪杭沪宁车，若于晚上八点以后到站，都要在火车站里拘留一夜，你看象这一种情形之下，你那里可以来呢？但我想半个月后，情形总要改变一点。

我现在正在忙着做书，翻译一部书，大约一月之后，可以翻完，白天在家的时候多，不在家的时候少。晚上因为租界上安稳些，所以到租界上来睡觉。我在法界新华艺术学院（就是华林在这

里教书的学校）内，也要了一间房子，铺了一张床，放了一床被在这里，是预备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来避难的。到今天为止，我在此地已经宿了四晚了，可是早晨总一早就回到出版部去的。

我现在这一封信，也是在这里写的，写完之后，就要回去了。其余的事情，下一封信再谈。

达夫上

五月一日（劳动节）早晨八点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59 致王映霞

映霞，最亲爱的映霞：

你的来信，我都已接读了。自从那一天在徐家汇周家吃饭回来，一直到现在七八天中间，我因为伤风，天天睡在床上，但对你的信里，仍旧没有提及，因为怕你为我担心思。所以前几天发出的信，都只短短的几句话，昨天前天的两天，连信也不发。映霞，你以为是我对你的冷漠么？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实在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原因。

今天好了，头也不痛了，体热也降下去了，大约再养一两天以后，一定可以复原，请你不要为我心急。

创造社的事情很忙，我一刻也抛不开，并且端午节快到了，社里的开销，要两千块钱才应付得过去，我现在在这里筹划，打算筹划好了之后，过了端午节，就去北京。映霞，请你放心，我这一方面的事情，我总拼命去办。若力量不足，有办不通的时候，

我自会和你商量的，因为目下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就是我和你两个人了，另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商量呢？

映霞，在去北京之先，我希望你来上海一次，无论如何，希望你于阳历五月二十以后来上海一次，极迟也不可过阳历的五月廿五。

别的事情不再谈了，明天再说。

达夫

五月三日早晨十点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0 致王映霞

最亲爱的映霞：

前天发出的信，大约你总已经接到了。我害了重伤风，自前月廿五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将近十天，没有好过。这中间日本有几位文学者来，我还勉强和他们应酬。写给你的信上，我也没有提及，恐怕你担心思。但是今天已经好了，完全好了，请你放心。

我决计于端午节后上北京去。我希望你于阳历五月廿一（星期六）坐晚车到上海来。星期日在上海住一天，星期一坐了早车就可以回嘉兴了。

映霞！我这几天睡在床上，想你想得要命，尤其是早晨眼睛一睁开来的时候。你爹爹和葆童，都已有信来了，他们以为我还不知道你上嘉兴去，特来通知我的，他们的好意，我真感激得了不得。

映霞，你身体好么？这一向的天气，寒冷不常，请你千万要保重。

我在伤风那一天，照了一张小照相，现在附在这一封信里寄给你，或者可以藏在你的那个心盒里头。照相照得不好，并且似乎太大，你把上下剪去，只把脸子收藏在里头就对了。

我本来还想照一张六寸半身的寄给你，因为这几天来忙得很，所以没有照，等你到上海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照好了，叫你带去。

霞生蒋氏，我到如今没有会过面，因为他的行踪不定的原因。映霞，你少写些信，我是要吃醋的，一笑。

达夫上

五月五日，四月初四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1 致王映霞

最亲爱的映霞：

你的五月六日发出的信以及从前的信，都接着了。我现在伤风已完全医好，请你勿念。这十几天来，因为有病，所以心神不定，写给你的信，也是慌慌忙忙，你前次写信来问我的时候，我心里真觉得难过。现在病已经完全医好，心神也大定了，所以请你不必再为我打心思。昨天我写了一封信给葆桐，并且告诉娘娘，教她勿必为我的起居饮食担忧。

我前几天寄给你的一张小照相，你接到了么？心盒里摆不摆得进去？

你与霞生通信，我决不会猜疑，请放心。你寄来的霞生的信，在此地寄还给你。

又是两天不写信了，对不起得很，以后有暇，仍旧要每天写信给你。我天天在想你，所以想你于五月的中间来上海一次，限定的那个日期，本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请你不要疑心。我只想见见你的面，别的事情什么也没有。映霞，再见，请你不必为我而担忧，你要保重你自己的身体。

达夫上

五月七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2 致王映霞

映霞：

昨天晚上发出一信，把霞生的信附入寄还，大约你将和此信一道接到。现在是军政时代，我们没有通信的自由，不是铁路不通，便要被拆开检查，真苦死人也。

我的伤风，完全好了，请你放心。但是因为伤了一次风的原因，把自杭州带回来的一点勇气，又挫伤了。我自杭州回来之后，勇气百倍，做了几天事情，被伤风一来，便打断了，一直到了今天，今天已经是五月初八日了。但无论如何，我今后总要努力，努力读书，努力著书，以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为终点。

映霞，你什么时候可以到上海来？你若要来，千万先写信通知我，我好去火车站等你。这几天上海的天气真好，我因为没有伴侣，所以不出去玩，爱牟的太太（日本人）来了，我又忙了好几

天，为她料理住所之类。

锡贤昨天忽而来了一封信，什么也不说起，只托我为她的朋友一位弟弟，去南洋大学运动入学，她真是奇怪，霞生未免太可怜了，可是我不愿意你去怜惜他。

你的达夫

五月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3　致王映霞

映霞：

今天接到你自杭州发来的两封信，看了使我异常的感到对你不起，因为你为了我，在那里受苦。龚某和你那位亲戚定婚，由世俗的眼光看来，当然是一件喜事，但是你的心中的感触，确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总还不能离开世界，离开中国的腐旧的社会。可是映霞，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的人看。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我们只教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在非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我们应该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映霞，我只怕你的心要摇动，要看了那些世俗的礼节虚荣而摇动，所以在这里我诚诚恳恳的求你，求你信赖我到死，把我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看，比一切礼教、虚荣、金钱、名誉，都要伟大。因为我对于你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

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

映霞，我所最怕的，就怕你因为受了这一种外部的激刺而变了你的心意。你愿意我到嘉兴来看你么？你若愿意，请你马上来一封信，我立刻就可以到嘉兴来和你谈一宵话，把你胸中的郁闷遣散开去。

我前三四天，曾有一封信寄给葆桐，你在杭州看见了没有？我寄给你的一张小照相，你接到了没有？你若要到上海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并不是说只要你于五月二十日以后来，二十日以前却来不得。我不过想你到嘉兴不久，不便请假，所以说了一个五月二十日以后，你若能于二十日以前来，那我只有喜欢，更那里有什么不满呢？

今天是国耻纪念日，大约你学堂里也放假的。不晓得你已经回到了嘉兴没有？

达夫上

五月九日午后三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社版初版，据手迹编入

64　致王映霞

映霞：

你的五月十一的快信及其他的信，都已经接到，我快慰极了。并不是我不信赖你，所以发那一封信，并不是我忍心把你当作一个世俗的女子看。映霞，我早就知道你的心了，我只因为怕你一时心上忧郁，所以写那一封信来激励你，安慰你的。你现在反而因此而更愁闷起来，那倒是我的不是了，映霞，请你恕我，

千万恕我。

我嘉兴不来了，在上海等你。我现在身体很好，请你放心，瘦却是瘦了，可是精神很好，千万不要为我担忧。

现在爱牟的夫人要上湖北去，大约你是会不到的，我也不希望你会她，因为她很粗糙，言语不通，会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有一位朋友来了（王独清），他也是很无聊，但以后他却能帮我弄社里的事务，我可以一心一意的从事于创作了。

昨天晚上才第一次会见霞生，他和陈女士的事情已经完了，他也没有什么悲伤。他说："你劝他的话很对，他现在已经不把陈女士摆在心上了。"

映霞，我决计于端午节后上北京去，请你务必于一两星期后来上海一次，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可是想是这样在这里想，但是实际上见了面，也许仍旧是没有话说的，因为这是恋爱者分开两地的时候的普通心理。

我今天晚上要去法科大学教书去，现在已经是五点钟了，此信写完后，就要出去，我想把这一封信亲自去投邮，作快信寄给你。

别的话不说了，只希望你看了这一封信后，能够快乐。Kiss，Kiss……

达夫

五月十一日午后六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5 致王映霞

映霞：

你母亲有信来，说你那一封信发得太无道理，因为她并不在逼你答应程家。我请你千万再发一封信去向你母亲告罪，并请你将我的决心告诉她和你的爹爹，好免了她俩的牵挂。你母亲说，你的信，何以要我来转寄，大约是你想以决心示我，可是你的信里的"作难你"、"太无人情"等话，未免太无理由了。你母亲似在发气，气得很，请你千万将此信读后，马上写一封信去告罪，说"前信的所以要托达夫转寄，不过想教达夫知道我的决心"等话。映霞，你切不可得罪于你的母亲，因为你母亲实在是我们的帮手，你若得罪了她，我们的事情怕没有好结果。我的病虽然不重，但已决定明天去进病院，进那一家病院，想到明天后再写信给你。

达夫上

五月十六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6 致王映霞

最亲爱的映霞：

昨天你走后我发出的那封快信，大约你总已接到了吧？今天早晨，我已经进了法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系法国人办的，地方很好，可惜价钱太贵，要五六块钱一天。据医生说，我的病要

三礼拜可以医好，禁吃盐的东西，只许吃牛奶面包白糖之类。映霞，五卅的时候，恐怕我不能来杭州，说不定你要到上海来看我的病哩！

昨天送你上车后，回到出版部里，就接到娘娘的来信。她在发气，说你给她的信里有几句话不该说。什么"作弄你"，什么"不体谅你"，她尤其不喜欢你将信由我转，她说这大约是你一信两用，好教我知道你的决心。映霞，娘娘终究是一个好人，你不应该得罪她，你应该马上写一封信去道歉，说你前一封信因为一时气愤，所以乱写了几句话，请娘娘不要这样的发气。映霞，你无论如何总应该不和你娘娘反脸才对，否则我们的事情，恐怕终有阻碍。

我今天进了病院，倒觉得心神安定了，大约在这里总有十几天好住，每天除吃面包睡觉外，什么事情也没有。以后有信请你直接寄到病院里来，或者托华林转交也可以，因为新华艺术学院去病院不远。

映霞，你何时到嘉兴的？路上平安么？有暇多给我写信。

今天《民国日报》上有一个创造社的启事，你看见了没有？大约以后创造社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了。

达夫上

五月十七日午后三时写于法国病院第27号病床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67　致王映霞

映霞：

送你上车之后，我就去中央银行问讯，他们也没有决定的

说，可是依李某的意思，似乎总可以录取的。你昨晚上又太想得过度了，以后请你不要这样的乱想。我对于你总是唯命是听，我们两人中间，是什么也不能离间的，以后我们俩总要保重身体，请你千万不要想得太过。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先写这一封信报告你以银行的事情。

达夫上

廿八日午后二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此信写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八年

68 致佐藤智慧子

智慧子様！年賀状ありがたう，この木版は實によく出來てますよ，感心しました。お兄様もお姉様も御達者でいらつしゃいますか？僕達は日本に行きますよ，大抵二月の中頃かと思ひます。學校はどうです？もう初まつて居るかと拜察します。

春夫様の紹介した友人で，宇留河（？）——實に妙な苗字だね，支那人と間違へられる——と云ふ方にはまだ御目にかかつて居ませんがいづれこの二三日の内に遇ふんでしょう。

まづ皆な無事にくらしてますから御安心の程，御通知致します，後は拜顔の上にて。

手迹原载《郁达夫资料补编（下）》，一九七四年七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初版，此信写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译文〕

智慧子：贺年片已收到，谢谢，这幅版画实在好，太好了。哥哥和姐姐都很好吗？我们将赴日本，大抵是二月中旬。学校情况怎么样？已开学了吧。春夫先生介绍的朋友宇留河(？)——这个姓真妙啊，很象中国人——还没有见到，过几天将会见到。

我们平安无事，请放心。特此告知，再会。

〔李柱锡译〕

69 致佐藤春夫

佐藤先生：

いそいそと日本に出掛けたんだが，登船早早そのすぢの嫌疑を受け，長崎に行った処で上陸され得るや疑問なので，旅行を見合はした。御願ひしたいのは，關口町先生の御宅迄宛てた僕の手紙等です。御手數ながら，若もそう云ふ様なものが來ましたら，加封して『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3王宅』迄に廻して下さい。智慧子様や奥様達はさぞ僕を御待ちなすつたんでせう，どうも濟みませんでした。それよりか，貴方達がこちらへ御出でになったらどう？

此の二三ヶ月は支那も目茶苦茶，革命も何も有ったものぢゃなし，僕は何一つ仕事もせずぶらぶら遊んで居ります。

先生の創作十年集が出ました樣ですね？一冊欲しいのですが，まだ殘ってるのがあれば，戴きたいのです。

夫れから，去年の大調和の東洋号の支那文原稿の中で，饒孟凱と云ふ人の『支那現代の詩に付いて』と云ふ原稿がありまし

たね，あれをその饒様が返してくれと何度も云ふてくるので，まだ武者小路様の処に保存して居るとすれば内山書店（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迄に送って來て下さいませんか？どうぞ一遍聴いてきて下さい。

貴方に送る積りで二三部の本を買ったのですが，淵鑒類函は大部なので郵送出來ませんが，小いやつを二三册郵送します，それも半月後でなければ出せない（今僕はまだ田舍（上海附近の）にかくれて居て，郵便局に行けませんから）。

三月九日　郁達夫　敬具

手迹原载《郁达夫资料补编(下)》，一九七四年七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初版

〔译文〕

佐藤先生：

急急忙忙启程赴日本，不料在上船时已受到有关方面的嫌疑，并觉得船到长崎能否允许上岸还是个问题，所以这次旅行作罢了。我想求您一件事，就是关口町贵宅，如果收到转给我的书信等邮件的话，麻烦一下，请加封转寄“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3王宅”。夫人和智慧子们，想必都等待我了，真抱歉。不过，你们也来此地旅行如何？

最近两三个月中国是乱七八糟的，也没有发生甚么革命，我不做甚么事，正赋闲。

先生的《创作十年集》似已出版，如果还有的话，我想要一本。

此外，去年《大调和》东洋号的中文稿中，有饶孟凯《关于中国现代诗》的稿子，他几次要求退稿，如果此稿还在武者小路处保存的话，可否寄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内山书店收？请您打听一下。

为了赠您，我买了两三本书，《渊鉴类函》是大部头，没法邮寄，所以只买了两三本小册子，这也得过半个月才能寄出（因为我现今在上海附近的乡下隐居，不能去邮局）。

三月九日　郁达夫　敬具

〔李柱锡译〕

70　致马凌霄

凌霄先生：

来书辞意恳切，要我为你们将出的《朝霞》半月刊撰稿，我实在不能够回答你。

现在书店及刊物开得出得这样的多，而与这些书店刊物有关的人，又多半是我所曾经遇到或认识过的无以为生的读书人。革命失败了，他们不得已就只好来以知识为资本而求换得点日用的面包。但是社会那有这般雅量，能容许你们这些文不象誊录生武不象救火兵的青年们来吃饭？所以我想劝劝你们，若有能力的，就该直接的出去和那些榨取压迫我们的官僚军阀去拚一个你死我活；若没有能力的，也该学学乖巧，如创造社的诸先生们之所为，不问手段，不问曲直，应该先去弄它妈的五六万块钱在手头，然后再来开书店，印杂志，请律师，叫叫无产阶级吓，普列塔吓，恶伏快变吓等新名词。

若这两者都办不到，那么只好没落，只好死亡，只好落伍，还要出什么杂志，开什么书店呢？

我是因为没有上举的两种能力，所以是已经落伍了，已经没落了，就快死亡了。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我就想以这一点以生命

换来的经验贡献给诸君，请诸君及早回头，或者直接的去行动，或者想法子去学乖取巧，或者竟就回到自己出生的乡下去埋头读它几年书以代替死亡，这是愚见所及的上中下三策，言尽于此，用不用由你们，至于替你们撰稿的事情，我实在不敢答应，到了现在我也真的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敬祝

诸君的进步。

达夫上

七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期，原题《通信——复朝霞书店的马先生》

71 致李匀之

匀之老弟：

昨天谈得很痛快，可惜天气太热了一点，不能和你多谈一两个钟头。

自从被专卖特许的革命文学团体的创造社宣布了我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而要我没落以来，我自己也好象是受了催眠术者的暗示，一天一天的只在沉没下去。迁居到这一个小乡镇后不知不觉又是两个月了，没有事情，从没有到热闹的上海去过。可是在这样的囚居境里坐以待亡的我这老人——实在是还并不十分老，但是有一位以年青和美貌为资本，常在和同性作家出比目集的艺术家，似乎天天在替我们登义务广告说老人某某等将出什么什么杂志云云——的养老院中，也时时有象你那么的珍客来过，实在是使我感到惊喜，同时又使我感到奇异的事情。

前数天刚有一位西门新开书店的某君来过，他寻找不着，就又写了一封信来，用意是和你一样地，要我为他们预备出版的杂志做一点东西。

近来头脑昏愚，实在不想做什么东西，肚皮里的一肚皮不合时宜，又不敢轻轻泄漏一点，免得得罪政府的当局和得罪那些正在高呼革命文学的文学青年。所以我于接到那封信后，就想了半天，想我这文章将如何的落笔。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午后，我还是找不着妙计，最后就只好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劝他们不要再开书店，不要再出杂志的信。当然以开书店出杂志起家的人也有，如创造社成氏一门之所为，但我想现在如西门书店的某某及你老弟之流，是决不能干这一种勾当的，你们非但不能开书店发财，我怕一不小心你们简直要把老婆儿子都赔贴下去。英国的作家司考得和法国的小说家巴尔札克，大约是你所知道的罢？他们两人所吃的开书店的亏，你以为还小么？当上海交易所盛行的时候，伶俐多智的蒋总司令介石、宋国舅子文及戴大校长传贤诸公，还不免一个上当下台，如当时的交易所一样的目下的书店潮里，请你自己想想看，你还能够立得住脚么？

昨天你来的时候，因为谈得起劲，所以我不敢轻易的出言，怕打断了你的兴致，今朝庭户萧然，太阳下山之后，我却想起了昨天临别的时候你的叮嘱。别的文章，一点儿也写不出来，所以只好又把前几天给西门某书店的信里的要旨在此再述一遍。

当你新开书店，新出杂志的这一个当儿，我不来写一张红笺，恭贺你的开张骏发，却只是一味胡言乱道，讨这些不利市的彩头，自家也知道罪该万死，可是年纪大了，不大能够学那些临机应变，新从外国大学卒业回来的革命文学家了，所以有话只能直

说，请你恕我这一张罗隐秀才的不出象牙的狗嘴。好在你们出的那个杂志，是在主张大家应该说出自己所想说的话的，因此我也敢大胆的相信，这几句话，对你或者是不识相的倒彩，但对你们那杂志的编辑先生，或者是会蒙他嘉奖的。再见再见，请你就以这封信来代替我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七月，达夫敬上。

原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六日《山雨》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原题《信来代替文章》

72　致史济行

××：

来函拜读了。我因为身体不好，近来不大到上海来。并且又因为去年做了一篇无聊的小说名《二诗人》者，在《小说月报》发表之后，很惹起了王独清和马宗融二位诗人的猜忌，说若遇见我的时候，要打我一顿。因此近来小说也不敢做了，象上海那样繁华的地方，也不大敢来了。入秋以后，萎靡得尤其厉害，几乎咯嗽都不敢大声的咳，为的是怕惹是非。即使象今天似的偶尔到上海一回，也不过是买一点书报，买点食品而已，明朝一早，就要赶车到乡下去的，所以见面的机会，在近一两月之间，怕难以得到。我要求你常常写信给我，在乡下一个人独居在那里，倒很想知道些上海的近事。请你以后有信，寄到上海四川路魏盛里二号内山书店转交给我。因为内山书店内，天天要送书报给我，转信是极便的。就此祝你近来的佳兴，并希望不久可有机会和你面谈。

达夫敬上

一九二八、九、三〇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汉口《人间世》第一期，又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幸福》第二卷第十一期所载核对，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73 致史济行

××：

十月二日的挂号信，今天才接到，蒙你告诉我许多近事，感激得很。我有便的时候，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和你见见。

大约这七天之内，我没有空，总须在阳历十月十五以后，才能抽出半天工夫来和你谈谈，请你等着我的通知好了。我决定了时间与地点之后，当在前一两天写快信来通知你。李匀之我原是认识的，不过王任叔先生，却从来没有会到过，只看了许多他批评我的文章而已。余俟面谈。就此祝你

进步！

达夫敬上

十月八日午后

手迹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幸福》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74 致《荒岛》半月刊的同人

近来的生活，正同住在荒岛上的人一样，孤寂得可怜，所以你们寄赠给我的《荒岛》半月刊第六期，竟从头至尾的细细味读了。自第一至第五期，我非但没有见到，就连《荒岛》半月刊这一个名字，也不曾听到过。但读了第六期后，倒很想并前几期的也

拿来一读，不晓得你们还有剩余的东西没有？

第六期里，以王余杞先生的《A Ceredy》为杰作，其余的小品，都很好。

因为你们的刊物上没有通信之处，所以只好借《大众文艺》的通信栏来登此短札，刊出后希望你们能将前几期的刊物邮寄给我，我尤在等读王余杞先生的作品。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达夫敬上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第三期

75 致爱 吾

来信拜读了，我先把你的来意摘出之后，再来奉答。

第一：大约是说因为《大众文艺释名》一篇上面有这么几段："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又"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更不能创立出一个新名词来，向政府去登录，而将文艺作为一团体的专卖特许的商品的。"所以你觉得和我在《奇零集》上所作的几篇提倡关于农民文艺的意见相矛盾。

第二：我看不清你的来意，但仔细研求了一下，似乎是下面那么的意思，若猜错了，就请再赐以来函订正。

……"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岂不是文艺的德谟克拉西么？现代的中国文艺岂不是已经很德谟克拉西的了么？虽然中国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是没有的，但文艺却不能与政治来比。倘不加研求而即混混然说中国的文艺和中国的政治一样，那是不对的。

你的来信的意思，大约是这两层罢。因为来信是用了极淡的铅笔写在扯下来的笔记簿纸上的，所以不大看得清楚，为此也不能将原信付排，而只能用这一个摘录来意的方法，若有错误，再请赐教。

对你这两层疑问，我分答在下面。

第一：我在《奇零集》里的提倡农民文艺的意见，是因为有两个先在事实在那里的原因；第一，我以为“农民是多数中的多数”（见《奇零集》第四页下半，第五页上半，第九页中及其他各处），第二，我以为新文学起来之后，真正的农民文艺还很缺少。现在想把这层意思弄弄清楚，所以再来引一段《奇零集》第十六页里的说话来奉答：“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应当将人生各方面都表现出来的。现在组成我们的社会的分子，不单是游惰的资产阶级，凶悍的军人阶级和劳苦的工人阶级而已。而我们中国的新文艺，描写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是有了，讽刺军人的横暴残虐的是有了，代替劳动者申诉不平的是有了，独于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农民的苦楚，却还不见有人出来描写过，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新文艺的耻辱。”

不晓得这一段文字够不够解释你的疑惑？若还不够的说话，那我索性再来简单地说一说过罢。我的意思以为农民是最大多数，所以应该和其他的阶级一样地在文艺上有要求地位的资格的，此其一。第二，我不过想提倡提倡农民文艺而已，我绝对的不在说，只有农民文艺是文艺，其他的一切文艺，都不是文艺，都是反农民文艺，都应该打倒的，要让我一个人来做农民文艺，中国才有伟大的文艺。

第二：你若承认中国现代的文艺已很Democratic了，并不能

拿政治来比，那我也没有回话，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边际见解的（系引用Marginal Utility而造出来的话），你以为是对了的时候，我以为还是不对的地方正很多着哩。况且一言及了政治，就有人来加上你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捉了去杀头枪毙的，这些话我既不能说，也不愿说。

匆匆复了你这几行，若还有疑惑，尽请写信前来责难，就此祝你读书进益，不再写了。

达夫敬复

一九二八年十月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第三期，原题《复爱吾先生》

一九二九年

76 致清 霜

清霜先生：

来函拜读了，谢谢。你所见到的关于《幸福的摆》的那本英本，可惜我没有看见。但是关于你所提出的疑问，却是不错的，现在我再来略说一说。

据德国 Die Buecher des Deutschen Hauses 丛书的第辑第九十八本的Erzaehlungen aus dem Austen (von Rudolf Lindau) 绪言里之所说，则林道系于一八二九年十月十日生 Gardelegen in der Altmark。大了就在柏林、巴黎，及Mont pellier 等处修习言语学与史学。到他的学业修完之后，他还法国南部住了四年，做人家的家庭教师。然后就做了法国公 Barthéléme St.Hillaire 的秘书。千八百六十年瑞士国把他作了外交官派赴日本，去结两国间的通商条约。因此他得到了

个总领事的资格，到一八六九年为止，就来往分驻在印度、新加坡、交趾支那、中国、日本及加利福尼亚等处。在法国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他的文士生活，在 Revue des deux Mondes 及Journal des Débates等志上投稿了。他的第一篇旅行记Voyage autour du Japon就是用法文写的。后来在横滨，他发行了最初的英字新闻纸，有一卷英文短篇小说，都是用英文写的。

一八七〇年以后到一八七二年为止，他往还于德国东方，作战地的记者。一八七二到一八七八年之间，他住在巴黎，作德国使馆的馆员。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五年他作了使馆的参赞。一八九二年德国派遣干员出外，他就又作了一次德国的代表赴君士坦丁之任。归休之后，他就在 Helgoland 住下了。一八九三年，他出了六卷的全集。

在短篇小说方面，他先在一八六九年（当他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出了一本法文短篇小说集，名 Peines perdues，系从前在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与 Journal de St. Pétersberg志上所发表的东西。他的用英文写的，在 Blackwood's Magazine 上所发表的东西，又收集了起来，都归入在 The Philosopher's Pendulum and other Stories 这一个书名之下。德国的全集的书名很多，这儿不能一一举出，但 Philosopher's Pendulum一篇，则当然是由他自己译成德文的无疑。所以我想英文的原作，和德文的原作，少许有点出入也是应该的。

最后还有我译的亨利只有十七块金洋一月，却是手民的错误，或者是我自己的错误，因为德文原本上，也是 Siebzig（七十块金洋），原译稿找不着了，我落得先在此地认一认错。

清霜先生，我很感谢你这好意的指正。此外我还更想请求你

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将你那本旧书借寄给我，使我得于出书的时候再来校正一遍。

达夫敬复

一九二九，一月

原载一九二九年二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九期，原题《通讯》

77 致史济行

××：

来函都接读了。我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现在因为忙于做几篇稿子，所以宁波之行怕一时不能成事实了。

创造社是否被封，我也不晓得，因为近来只伏居在乡下，不大到上海去。

“我的将去艺大教书”的谣言，我自己也有所听到。打听了一下这谣言的出处，才明白了一切。原来这谣言的来源有两处：一，当然是周某想骗钱欺人而造的；二，也是创造社一派人想破坏我的名誉而造的。象这种鬼鬼祟祟的暗箭，我平生受得很多，所以也只一笑付之。

近来愈觉得寂寥，所以人也不大接见，只日日看点无聊的书籍而已。

达夫敬复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一日

手迹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幸福》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78 致史济行

××：

我很想到宁波来玩一次，但一则苦于经济，二则苦于天候，现在一时怕来不得。顶好我想请你详细告诉我一下，从上海到宁波，从宁波到普陀、雪窦等处的路程是怎么走的，务请你详细说明一下。此外还有路费及旅馆宿费等，也请代为调查一下。我好先计算了金钱，再动身前来。当然轮船等总要官舱，旅馆也必须第一流的才行。还要请问一声，一路上被褥之类，是不是要自己带去的？如何请你一复。

达夫敬上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午后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汉口《人间世》第一期，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79 致史济行

××：

来函已经接读了。你告我的消息，觉得都很有趣味。《大众文艺》停刊了，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出下去。《迷羊》摄成电影之事，恐怕不是事实，因这小说内容简单，似乎不能成影片的材料的。你若遇见你那朋友，请再问一声，问他这消息是从那里听来的。

达夫敬上

四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汉口《人间世》第一期，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80 致史济行

××老弟：

此次过宁波，全赖照拂，得快游普陀前后诸山。又累了你用去了不少的钱，心里实在有点不安，好在来日正长，诸事当谋互助，是以不更急急学乡曲老之屈躬道谢矣。别后翌晨抵沪，觉上海风凉，远胜佛地。晚上和莱蒂先生对酌谈心，又得听上海种种文坛逸事，实在所谓文艺界者，是一只臭坑厕也。余不细言，匆此谨告起居，并祝努力。

郁达夫上

七月三十一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汉口《人间世》第一期，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81 致周作人

现在上海，沉闷得非常，文艺界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龌龊，什么事情都干，我以后想不再做什么东西了。等生活定下来后，只想细心来翻译一点东西。

近事之足资谈助者，是鲁迅与北新算版税，与鲁迅和语堂反目两事。前者是鲁迅应有的要求，后者是出于鲁迅的误解。这两事，我与川岛都在场作中间人，大约川岛总已经和你讲过，细事不说了。

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谣言。上海的各小报及文坛ゴロ，都在说我已经应了北京燕京大学之聘，去作什

么文学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数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经有过，弄得大家来问我究竟，我倒反如张天师着了鬼迷，瞪目不能答对，你说这种谣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约此事的出处，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来，意思是在（一）说我拜倒在美国拜金主义之下，（二）说我的确是小资产或有资产阶级，每月收入有几多几多，所以是反动的代表。这一种中伤谗诬，实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国人却专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那也是没有法子的。

我现在想译几本西洋现代人的小说出来，大约是要在北新出版的。听说北新近有名著百种译本的计划，这事大约小峰总也已和你谈过了罢？近况如何，乞时时见告。我打算于一礼拜后，动身到安徽去。到了安庆以后，当再作书告知。以后的通信处，是安庆安徽大学了。匆此敬复，并请你阖家的安，见到玄同先生及耀辰等，亦请代问问好。

郁达夫敬上

九月十九日午后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原信缺第一页

82 致史济行

××弟鉴：

我于上月因事来沪，不日就要再去安徽教书，大约就在七八天内，一定动身。你若有空，可以前来谈谈。我仍旧住在嘉禾里一四七六号，没有搬动。余后叙。

达夫上

十一月二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汉口《人间世》第一期，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一九三〇年

83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前函发后，已决定北行。但于启行之前，忽又发生了结核性痔漏。现在正在医治，北平是不能来了。已托李小峰及陶晶孙两兄写信通知，大约总已接到了罢？今天于第一次割治之后，剧痛稍减，故再作此书，幼渔先生处乞代告。

弟郁达夫

三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84　致《大众文艺》编者

编辑先生：

"我的文艺生活"征稿的信已经接到。

第一，我无“文艺”，我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写过一篇配称文艺的东西。

第二，我的没有“文艺”，就是因为没有“生活”，到现在为止，我不过是生存在世上罢了，并没有所谓“生活”的这一件东西。

去年有一个外国人编的年鉴，也曾以同样的东西寄来，要我填写自己的脚色，我也同样的置之不理。这并非是我的自谦，也并非是我的矫饰，实际情形是如此。所以要请你们原谅，暂时恕我这一次的无礼。等到我们把“生活”造成，“生路”打开，“文艺”做出之后，或者象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许能够写一点自叙传出来送给你们补白，也说不定。

达夫敬复

四月三日

原载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我的文艺生活”征文栏

85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前函发后，病势转剧，割开之处，剧痛了两礼拜，现在方能起床握笔。不意于此时忽得来书，欣慰无已。前书所说之《小家之伍》，于今日才寄出（一册），大约此信到日，总不久可到也。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无恶不作，弟与鲁迅，空被利用了一场，倒受了一层无形的损失。然现在已经事过境迁，那一批野鬼，又向另外去弄钱觅食去了。凤举处的信，也仅于今日寄出，

处此时势，倒还不如上外国去小住为佳也。晶孙在上海活动，也无出路，近来已去无锡开医院，作厚生医院院长去了。昨天他自锡来沪，曾对我说起久无信来北京问候的事情，属我于写信的时候，代他题起一声。幼渔先生、玄同先生等旧知处乞代问一声。

达夫敬上

五月廿一日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

86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来函并论八股文一篇，都已接读。那篇文章——提议——，若果如你之所说，不是反话或讽刺，倒反而更觉得是反话和讽刺了。说到没落，彼此都是一样，我也不曾浮起过，所以没也没不落到地狱底里。近来病虽已经完全愈了，然而元气还没有恢复，所以什么事情，也不能动手做。在这两三个月里，所想做它完来的，就是被李小峰登预告登得很久的几篇未完稿的结束。说到了未完的稿件，又有一件事情想起来了，可以报告一声。有一个文学青年名史济行者，对于中国杂志著作界的人，都是十分佩服，常在通信的。他见了普罗比普罗还要普罗，见了不普罗，比不普罗还要不普罗。最近居然大发慈悲，替我的未完稿件，全都偷了去发表卖钱，大作文章。此外还说因为是我在生病，穷到衣食不全，向我的凡稍稍认识或竟不认识的友人处，三元五元，以至二十三十的借拢了许多款项，竟不至飞上那里去了。直到近来忽在各种《红杂志》《玫瑰杂志》上看见有许多我的小说，及接到了

许多莫名其妙的朋友的信后，留心一探，才知道这一位姓史的郁达夫在过去半年之中，大努了这一番力。据他的对友人之所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应用。真真是猗欤盛哉，普罗万岁了。鲁迅先生，近来被普罗包围得厉害，大约日后总也得尝尝这一种斗争的苦味。

余事不再说了，等我有一点东西做好的时候，校稿出来，我就打算邮寄给你请你批评。

下半年的事情，大约也很渺茫，因此我也想不再上北平来了，横竖在南在北，要被打倒是一样的。暇时请时时赐书，上海已经热得不可耐了，来书或可当作冰淇淋吃。

郁达夫敬上

六月二十三日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

一九三一年

87　致赵景深

景深兄：

来函读悉，我本想于这几月内将《蜃楼》写好，交给你们，但现在因种种杂事，怕写不成了，只好待稍迟后再说。《青年界》再刊，则当以另外的稿子给你们一点，大约第一次集稿，在何日，乞告知，当于集稿日之先，赶制一篇出来也。

达夫敬上

三月十九日

手迹原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88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来信早已接读，终因杂事冗繁，迄未作复。溯自两三年来，

因无业而累及先生者，不知几多次。心里头的感激，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这一回的北来，恐也终不能成为事实，所以幼渔先生处，并不发信去问，怕又要踏去年之迹，再失一次信，负一次约也。

自广东回沪之后，迄今五年，因为一时的昏迷，就铸下了大错。遇人不淑，绝似法国Verlaine的晚年。（以此自比，原知僭越得很，然而事实却很相象，并不说个人的天才相象也。）欲谋解脱，原非不可能，但是责任之感，又不能使我断然下此决心，不得已只能归之前定的运命而已。五年来的无心创作，无心做事情，原因都在于此。妇人难养，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

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深，不知者还以为我恋爱成功，不想做事情也，真真是千古未有的Irony。

南方霉雨未晴，郁闷难堪，北国天气，想较好一点，若有闲暇，请时时赐书，好使我在无可奈何之中略能得着一时半刻的解放。余事后叙，就此请你们全家的安。

达夫敬上

七月六日

原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

89 致邓 铁

此外更有一事奉告，若向平山兄——山人的诨名，是我们几个人同他提的——一问，必能知其底细。——今日午前八九点之交，东南风急，静安寺路派克路口汽车如流水，平山兄人立在大路北岸，草帽被吹至南岸，飞扬空中。此公身体肥硕，颈短衫宽，

瞻前顾后，在马路上跳跃多时，然终被汽车冲断，帽不能得，我在电车上望见之。

原载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草野》第六卷第一期，此信写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不全

一九三二年

90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月十五日

钱四十元到，信亦悉。富阳钱，请勿寄去，且慢点再说。我那里信可直接寄，报也请加封寄至该处。唯杂志之类，却不可寄，恐不能收到，要同在十五奎巷时一样也。今天偶来旗下，所以此信是在龙翔里外邮局写的。

文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1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西湖医院寄

十月十七日午后

十六日快信，今晨接到。我昨日已有快信发出，想可到了。钱到之后，曾立时发一明片通知，晚上又发了信，大约总都收到了无疑。这一次的短篇，大约于两三日后写好寄出，不知上海有王守如的印子否？已写好了六千多字，以后还有一万字内外，给《东方》太长，大约又须给施君了。我近来不出户门一步，只在读书写作。若出去，总上延益里去，宝垌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你的呕吐病如何？五十元一月的那地方，以后请勿寄，就照我昨天快信中所说的那个办法，到年下算个总账，弄弄清楚就是了。李小峰钱送来了没有？颇以为念。我这一篇短篇的钱，大约可以付得过这十一日来的房饭钱，只差两日了，大约极迟到二十总可以寄出，施某若来，乞告以此意。

荫生

十七日午后

亚子处，我曾有诗寄去。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2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文寄

十月十七日午后四时

我刚发出一个明信片，又接到了你十六日下午一时发的平信。你若忙不过来，以后无甚要事，信可以隔日写写。延益里并无别事，写信不写，是他们叫我代说的，因为没人写信。宝垌的病虽好，而人还要养。你的呕吐病已经证实了也好，不去管它。以后的五十元，就照我那封快信里的办法，积到过年，一起还她，以后就一刀两断，不再来往。若弄不到钱，则率性连这四五百元，都一并抹杀不提，我们迁移他处。刘大杰的书，我打算译下去，但总须等这短篇写好了之后再说。以后写作的事情，大约每日可以写三千字，住上一两月，总来得转身的。《新月》的一百元，我想就此吃了，不再为他们做。总之《蜃楼》还是第一要赶它成来。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3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西湖余寄

十月十八日午后

接到十七日午后所发信，我颇为你担心事，这几天夜凉，怕

你是受了寒。今天下雨，天气更冷了，请你千万注意，少吃蟹，多穿衣服。今天写了四千多字，已有一万字写好了，明日当可先完一篇短篇，后日寄出。有一万五六千字，给《东方》太长，只好给《现代》了。我本想马上赶回来看你的胃病，但因这一回是下了绝大的决心来养病做事情的，所以不做完《蜃楼》，决不回来。等做好之后，则马上当回来一趟。恩娘处对你并没有什么，昨日的明信片里，已经说起过了。你身子不好，万乞保养。

荫生

十八日午后四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4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2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十九日午后发

昨日发两信片，想总收到。今天又写成五千字，那一篇《迟桂花》怕要二万多字，才写得完，大约后日可以寄出。只能给《现代》，我当另外写一封信给洪锡帆。叫他稿费百余元立时送上，一面却教施某来取稿。免得你再上他们那里去跑。病后情形如何？乞告知。我的成绩很好。这一篇《迟桂花》，也是杰作，你看了便晓得。挂号信将以王守如的名字寄上，印子乞先检出。我身体极

好，胃口也开，勿念。寒热不常，万望保养。

英生

十月十九日午后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5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

十月十九日晚上，后寄者

刚写好了那张明片，还未发出，又接到你十八的来信，并内附的林函及《黄钟》。绒小衫，现在我还不要，可以缓寄。宝垌的病完全好了，决不至于肺坏，请释念。寄二十元去，毫无问题，就那么办好了。小说已写到了四十三页，已经有一万七千字了，大约须超出两万字以上。

林处我明日自会复他，勿念。延益里不写信来，没有别的原因，是无人写信之故，他们对我说了好几次了。寄二十元去，只好说替爹爹买点纸帛，不可说做阴寿。我在此安好，勿念。

今天写了七千字，在前一邮片写完之后，到现在为止，又写了二千。所以两片同时发出，大约你也将同时收到。我今天在杭州遇见了伯刚，他说这是第二次的回来，托他带火腿，他说因带东西已多，这次不便。我想以后总有人来，所以也不急急。

荫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6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二十日午前十一时发

这一忽《迟桂花》正写好，共五十三张，有两万一千字，《现代》当去信通知，大约三日后会来拿。该稿今晚再从头修改一次，明（廿一）晨付邮寄出，到后乞复。荞吾自富阳有长途电话来，问宝垌病，我说已经好了，所以他不再来杭州替宝垌看了，药也已到，勿念。你的十月十九的信，及报等都收到。我昨天又发两信片，想收到的罢？别无事可说了。陈紫荷伤风在病，延益里都好，只双庆伤了风在发热。杭州下了两天雨了，天奇寒，我已穿上了丝棉袄。绒小衫不必寄来，因为半月之后，我《蜃楼》做好，定须回去一趟，不必多化邮费也，千万勿寄来为是。《迟桂花》我自以为做得很好，不知世评如何耳。但一百元稿费拿得到的话，则此来的房饭钱可以付出矣。

英生

以后当不天天写信。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7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十月二十日晚上杭州余

今日午后，曾发出一明信片，傍晚又去将稿付邮。大约此明片到时，稿总也可到。我曾同时有信给洪老板，不过号数不知，只写在海宁路（北河南路西），若三日后不来取，你可以去一封信问问。这回有二万一千字，按理当有一百五元。你若见到施君，可以直接同他说，叫他快点送来。我写给洪老板之信，系告以"施君到此日为止，对我的东西，都在赔钱，这一回因过长，恐他赔贴不出，所以要老板送钱了"云云。宝垌病已完全好了，不写信，并无别事。我依旧隔日一去，勿念。寄二十元给他们，很好，不过可以不必说做阴寿之礼。若施君之百零五元送到，则寄五十元给他们也可以。富阳请勿寄，当积至过年再说。我身体安好，勿念。这一回的一篇，没有一段败笔，我很得意。稿到乞即复。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98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2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廿四日晚上发

霞：今日到此刻止，还未接你来信，知家中无事可报之故。我今日去浙江大学图书馆看书，在路上忽而遇着泼妇孙氏，和一不识之少年男子及熊儿三人。他们并没有见我，大约是二哥没有

说出来，万不想我会在杭州也。他们是常上杭州来的无疑，所以我们要迁居异地的话，杭州是不适当的，总以他省之交通不甚便利者为第一。我今日又想写而未成，大约自明日起，当加速度的做它好来。　　　　　　　　　　　　　　　　　　下午书

绒小衫裤四件和围巾一，都已取到，勿念。《现代》的事情如何了？钱有无送来？若他们不来拿，则请送上《东方》徐某处，稿费有七元千字，当有一百四十元左右好拿，如何请你自己决定。你的耳疔，千万须慎重医治，恩娘说，系爬耳爬了太多之所致，不爬则不会生也。爹爹生日将届，送礼事如何？我这里身边还有十八元余。等你于阳历廿六（阴历廿七）晚上，若没有将钱汇出的信到，我想去送他们十元再说。

英生

（廿二日信已到。）接到信后又改过。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原信第二段"《现代》的事情……请你自己决定"和"等你……再说"被作者抹去

99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七点

刚才写好一张明信片去寄，就接到了你的廿二晚所写来信，所以将那张明信片略涂了一涂，现在又写这张明信片付邮，大约两明信片将同时送到。

预计《现代》当于今日（廿四）送钱来，那么你当可于明日（廿五）汇出一点，直接寄至延益里。五十，三十，或二十，由你自已决定。我大约两三天后，又有稿子寄上，不过不定是那一种。《东方》之胡某，复信已代我发出否？现在又接到你廿三夜发出之快信一封，并亚子信，又悉一切。十月十八，我是不愿意去，我在杭州事，大约没有人知道。但大嫂若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只说我在静写文章好了。况且今天我又逢到了那泼妇，更可以措词不去。

英生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0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

十月二十五日

廿四夜发来信，已悉。施某不送钱来，如何是好！第一就是延益里，不得不寄几个去。我已经和他们说过，说廿八日不一定去。因为那一天三姑母奶奶要上延益里，见了不去看她，又不好，而上保安桥去一趟，又得费一日工夫。今天又去西溪，沿秦亭山而西去，沿途都是第一，二，三的灵官殿，所以做了一首诗，和你开开玩笑，此诗已抄寄亚子了。

一带溪流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沿途都是灵官殿，合教君来管此山。

因杭人有嘲王姓者诗也。余无事，现正在写一篇西溪的小说，成后当即寄上，译稿搁起了。

英生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1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二十六日晚上

廿五日所发两信，都读悉。汇至延益里的三十元，亦已到，勿念。恩娘还同我客气，我只说本系是我教你寄来的。明天他们那里我不去，我打算一个人上爹爹坟头去一趟，紫荷在生病，没有法子，宝垌好了，但要在家料理。富阳之事，就照那么办去，我一点儿也没有气，因为我对她，早已无感情之可言，而她去弄一个年轻男子陪陪，也是应有的事情。儿女我一向就看得很淡，从此撒手，也正是好时机也，这事且待到了年下再说。

我现在在做的一篇短篇，心血费了不少，而参考书也买了十余元之多，但笔却总是迟迟不进，奈何奈何。等这一短篇写好，译文二万字译好之后，大约要月底月初了，我打算只身来上海一次，住一天或半天就回来，因为我也在想念你们，想得很切也。

英生

十月廿六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2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映霞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霞：今天是爹爹生日，我去延益里却遇到了好奶奶、三姑母奶奶二干娘，吃完饭后，又送她们回去，先上好奶奶那里，后上赵府，同梅生等吃酒吃到八点。你的三十元早到，前信中已提及。宝垌病愈，而双庆又病。他病了还要闹，同宝垌恩娘都闹，真是没有法子。我昨天写了半天，今天因爹爹事未写，短篇五六千字，大约要月底才写得完也。你身体如何？大嫂已去否？都请告知。我这里钱只有七八元了，你若能寄的话，请寄三十元来，寄至延益里托转交好了。李小峰处，又须去催，我想从杭州直接写一封信去给他。

荫生

十月廿七晚上

（廿八日晨发）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3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晚上付邮）

霞：廿六、廿七两信，并亚子一信，都接读。我身边现在还有七八元，教你寄三十元来，其中的二十元是付杨君的房饭钱的，十元则我做零用。仍乞汇给王守如转交好了。现在正在写的一篇短篇，名《碧浪湖头》，大约有一万字内外，已写好三千多字了，五日之后，定能寄出。回沪事尚未决定，因为所做的东西，还没有头绪。新雇用人，贵些也不妨，只教靠得住就是。大嫂何日回富，豹柩尚未到，想她总不会走。我回上海，总须在她动身以后，否则不回富阳去的事情不好说。今天接养吾来信，说那天我所见到的并不是那泼妇，因为她们并没有离开家乡，倒是我的眼睛花了的缘故，一笑。

英生

今晨曾发一片。　　十月廿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4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廿九晚

霞：十月廿八晚发出的信，已经接读，款已寄出，大后天必能送到，勿念。我身边尚有五元，今天又出去买了些烟来。短篇已写好十余页，有四千多字了，大约明后两天，必能写好，寄出总须在十一月初一了。今天是阴历的十月初一，有许多人昨晚在初阳台宿山，看日月并行，但今天却没有太阳。我身体很好，勿

念。酒也少喝了，只是这几天创作欲不进，游兴也没有，只在家中读读书，记记日记。我想回上海来一次，是不好的，无论如何，总得将《蜃楼》写好了再回来。李小峰处，我今晨也有信去了，和你去的信内容相同的。这一次的短篇写好之后，译书暂时不译了，打算先写《蜃楼》。因为要译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译，而创作却要有机会才行。

英生敬上

十月廿九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5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三十日晚

霞：今天没有接到你的来信，我昨晚发出一明信片，想已收到，另外亦无事可报。今天天气特别好，我在午前写了二千多字，已有六千多字写好了，大约明天写一天，就可以写〔好〕了。这一篇东西，寄到上海之后，我想请你清抄一份。以抄出来之一份，送给《东方》，将原稿留住。我预备把这一篇及《迟桂花》，和其他的短篇集合起来，合成六七万字，给良友去出书，可以拿他们二百五十元的版税。否则原稿无有，而《东方》又不易印出，恐书稿集不起来。《迟桂花》的原稿，我已有信去给施君，属他为我保留起来了。抄书的稿纸，在北面小窗门里的书架高头。一起还有

五百张包好不动在那里，请打开来使用好了。

英生

三十日晚上

宝埛已有地方，将去汉口。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6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月三十一日

二十九晚上的信收到，延益里一信，亦已转去，钱三十元未到，但勿念。我今天写完了那短篇，共万字不足，请你照抄一份，将抄清之稿交去，原稿留着，可以出书。抄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等回目排密一点，免得纸数太多，他们看了要吓坏，商务是以实字计算的，大约他们计算起来，总只有九千字内外也。再者，此稿若刘大杰要，有六元或七元千字的稿费，则给刘大杰也好。免得再抄，原稿仍可以去问他讨回来。若他不要，则只能给商务了。稿子于明晨挂号寄出，到后请一复。余事今晚上再写详信。

英生上

十月三十一日中午

钱尚未到，但总会到的。稿还是给《东方》，勿给刘。明晨寄出。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7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一日中午

霞：今晨稿挂号寄上，又发一平信，回至延益里，三十元刚送到，收讫，勿念。稿可以不抄过送去，因怕你麻烦也。稿费如何，及李小峰之款如何，均在念中，乞告知。

你来杭州果妙，但第一总须于拿到《东方》、李氏的两笔钱后才可以。还有你耳朵未愈，来杭恐亦不便，还有小孩两人，如何处置？从这种种方面设想，你还是不来为是。况且现在延益里已无空房可住，而去住旅馆，又有点不大好。我自今日起，正在打算逐日写一点，不管它好坏，想硬写《蜃楼》，你若来，怕又要搁起几天。

富阳泼妇若有信来，你可以不要开封，马上写一附笺，送回原处，说收信人不在好了。以后绝对可以不去理她。

英生

十一月一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8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三日晚上

霞：十一月二日中午你寄来之信，已经接读，稿子还没有到么？大约今天总可以到了吧？到后请一复。富阳我决不回去，已和养吾说好了，他十一要来杭州迎大哥他们，我将不见大哥，嘱他也不说出来。今天又看了一天书，大约明天可以写了。此明信片之前半面，于三日晚上写好，未发。今晨（四日晨）又接到你三日所发的信两封，一切都已明白，我对世人，也早已灰心，此后就只好一意的特立独行过去了。《蜃楼》想定于二十天之内写好，余事须回沪后再说。叶某我当自己写一封信去复他，冤家宜解不宜结，就此完了一重公案，也好。十一日养吾要来，我和养吾自然要见面，但大嫂他们，则决不去见面，托养吾也不说出来。即使他们日后知道了我在杭州（——此事怕总会知道，因我在杭州曾在路上见过几个同乡——），也没有什么，世间无不散的筵席，从此脱手，也正好也。

英生

四日午前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09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2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五日上午发

霞：寄来杂志三本一包，都已收到，勿念。此后无事，拟不日日写信了，你们无事，也可以不必写。我正在聚精会神，写作《蜃楼》，大约有半月工夫，就能写完。

一切世事，当以宽大态度对之，而自己仍持一特立独行的决心。叶某处信已复，昨上一明信片，想已接读，余容后叙。

英生

十一月五日晨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0 致叶灵凤

灵凤先生：

接沪寓转来一函，拜悉一切。称君为小子，畏后生也，并无恶意。近来饘粥不全，经济上穷迫之至，有什么真的发愁假的发愁之足言。负荆请罪云云，更可不必，我对于你的“一时大胆戏言”（来函所云）决不感有什么怨恨。此非“前辈”（亦来函中语）之宽宏大量，乃气血衰败，年老之征也。有稿当然将卖给现代，雪帆老板，和我交往多年，而我也已途穷日暮，岂肯因你一言，而作小孩子般的赌气之事。余不尽言，雪帆老板、静庐、蛰存各位乞代候。

达夫　敬上

十一月五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据手迹编入

111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映霞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六日午

今日风雨很大，是真正的秋雨秋风的样子。昨日于午前午后发出两明信片，想已达览，中华钱、现代叶、南京杨等处，都已有信去复了，勿念。这两三日来，只在看书，还没有动手写作，心里很是焦急，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总要写它成来，此外任何事，且搁起了再说。大约两星期后总有一点成效可见也。其后李小峰那里有没有送来？《东方》如何？《东方》大约总在知命之数。中华之稿，决定于新写的长篇《蜃楼》中抄一段去。

英生

十一月六日中午

十一月五日午信已到。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2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八日晨发

六日午所发信，已收到，勿念。他们有钱的人，落得输几个，可是累你一宵不睡，实在有点不通，因为一个人睡眠是比有钱还好也，你记得我那首不伤风的歌么？一笑。我近来早起早眠，跑跑路，看看书，身体非常好了，生活清静有秩序，实在是养生的第一秘诀。宝垌去汉口否？北新及《东方》如何？都在念中，若来后，乞告知。昨天钱潮跑来，请我上菜馆去吃了一顿饭，紫荷他们数人，也轮流请我吃了几天，所以心又散了，以后还须重新振作，赶做《蜃楼》。

荫生

十一月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3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1442　王宅

王铁儒君

杭州旅次余

十一月九日晚

十一月八日晨所发信接读了，准如你之所说，十八我一定不去，曼兄嫂来也不去见他们。寄五十元来很好，“只好说不能算数，可是饭钱总要的”云云，请马上汇出，直接交郁生收，仍由兴业寄。帽子最要紧，请交百刚带来，皮箱可以不要，我将来回上海时，问恩娘借一只来，也使得。今天偶而看见一张《大晶报》（九日的），说是北新被中央宣传部封了，勒令停止营业，确否？请于便时上北新去问一声。恩娘将于月底搬房子，房租每月

七元，且在三姑母奶奶的附近。虽只一间，但似乎她一个人住正好，我并不说什么，由她去搬小一点，也好少一点开销。宝垌此番带去二十五元，路费是尽够了，不知你那里有没有拿？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4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君

杭州旅次余

十一月十日晚

九日早晚两信都接读，你替孙打绒线衫，只教你有空，我一无异议。北新事，今晨已有信发出问你，我也颇为他们担心。洪若有信来，则《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今日是十日，大约后日养吾要来，我会和他说，绝对不说出我在杭州，以后曼兄嫂听到（听是总要听到的），我也不管，只须过了十八就好了。我用钱很省，以后就没有用的地方了，余已详今晨函中。

英生

十日晚上投邮

李某是不相干的。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5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一月十八日

平安到杭，无事可告，一切均安。只忘记了字画在前楼上。

英生

十八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6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一月廿一日晨

昨天去上了爹爹及爸爸的坟，系我和恩娘两人同去的。今天天气好极，郁生约我去游乍浦，打算去看一看，若可能的话，当去买点地皮。昨天发出两信，一致中华书局，一给小峰，已详昨函。曼兄嫂想已回沪，说些什么，请来信告知。你可以不必生气，和人家断绝的时候，总没有好话听也。恩娘搬家已搬了一半，幼青上南京去了。我在此地，身体很好，昨夜奇寒，而伤风却没有伤。今天当盖丝棉被也。计算起来，至廿六还有五日，至十二月二号还有七八天，大约这两笔帐，总可以收到了。得过且过，

先弄好了过年的资本，再打算明年的事情罢。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7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廿四晚

廿三午后所发信并施君附函均已读悉。汤女士怕只是好奇，来看看你耳，她父亲云云，疑系托词，下回若见马某，当以此为笑谈也。乍浦回来后，曾上两信，书也已收到，勿念。今天做了一首律诗，抄给了亚子。邓某来，我早料到为此事，请婉言谢绝，或虚与周旋。近日正在写一中华的短篇，大约月底之前，定能寄出。赵家璧处，我当自己直接复他。等东西写完，将动身回来时，或将抽一日闲，去看看孙福熙夫妇，看看汤婿马氏并钱潮。恩娘明日迁居，但在下雨，怕又有不便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8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一月廿七日

霞：昨天没有发信，也不接到你的信，晓得你在冒了寒风，为我寄钱，大约明日总可以送到也。自昨日起，湖上大冷，我已将丝棉袍子穿上矣，不知上海如何？以后天气渐冷，你穿衣服该多穿一点才是。

廿五那天，我预料施某不会来拿，因为他还在想我将新写好的那一本给他也。大约再过三日，至迟也不出十二月一日，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赵家璧的那一本东西，若如此寒冷过去，怕有点靠不住，但无论如何，我将勉强地写去。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19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一日晚

今晨发出一信后，即出去跑，替恩娘的完粮之事弄好了。陆子卿遇着了，早晨信中所说的买地之事，只当作了一场空话。我想在这种现状之下，还是藏几个现钱，倒活动一点，以后不再做买房子的梦了。你廿九夜、卅夜所写的两信都收到。狐皮做领，只怕不经久，手工倒也不贵。洪世凤同来者是否世彪，她另有朋

友之说，想系不确。我只在急于做东西，大约中华的那一篇，又须迟两日才能寄出了。出卖印行权，有千元也好，还是弄它几个现钱在手头的好。你可以以此意对楼说。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20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二日

今天是二日，第一批款，谅已收到了罢？该书杭地并没有出售，闻系禁书，各书铺都云然，不知现代又何以不晓得也。昨天在路上曾遇见钱潮，他又约我今天下午去看马一浮氏，即汤淑芳之姑丈，见了他，当告以那一件笑话。昨晚曾有一明信片发出，今天天气阴闷，冷倒不冷，故而无心坐下来写东西，写这一张明信片来告你以今日的行踪。杨家我只送了一张四元的四事卷，署名者为养吾及我。

英生上

十二月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21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三日

霞：早晨接到你二日午所发信，我也安心了。这几日为郁生丧事忙，今天下午已将灵柩送出，我送至拱宸桥回来。郁生真是难得之至，尽孝服礼，一切均由他负担，他已经送柩回湖州去了，三日后回来。我因这些关系，所以一直没有写过东西，大约三天后，当可将中华之稿子寄出，乞稍待。已经弄好了过年的钱，我也已放心了，以后正好慢慢的写我的东西。赵家璧的那篇，我一定要为他写好了才回来。宝垌杭州尚无信来，给你的信是怎么说的，乞告知。恩娘处，我隔日一去，完粮等事，已为弄好了，勿念。

英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22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四日夜

霞：三日信并书三册，都已到，勿念。楼也有信来，我当于明朝写详细的给你，楼的复信，当附在其中。余无事，请珍摄，我强健得很。

英生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23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

十二月五日

霞：今晨寄出快信一封，忘记了说一句，马某已回杭州，他不来了，字画本系不关紧要的东西，由他去罢，不要带来了。今天阴雨终日，似乎要下雪的样子。我身体很好，勿念。你和小孩，千请注意，不可使伤风，因伤风虽小病，但因此可致大病也。曼兄嫂既然如此，你何不赔几个钱，去福州厨房张伊茂处，替他叫四块钱的菜送去呢？一笑。我将短文写好，选集编好之后，想回来了，湖上大冷，不宜过冬也。

英生

五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24　致王映霞

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宅

王铁儒先生

杭州旅次余寄

十二月六日晚上投邮

霞：来信都已接读，现代付钱不痛快，有天马那么一来，也

可以教他们知道知道。今天天晴，西北风紧，你大约冷了罢？我今天上五圣堂六号去将你的皮袍取来了，请孙伯刚来时，上这里来取去就是。有丝棉袍子一件，恩娘说还可以穿穿，所以一并带来了，也托他带上就是。这几日正在写中华的那篇，成后当直接寄去。大约四五天后，我想小峰总有一点送来，今年可以过去矣，且努力筹备来年和十年后的事情。

我身体安好，勿念。施、楼二人接信后如何？乞告知。

英生

六日晚

五日晚的信已到。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25 致王映霞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

王铁儒先生

杭州余寄

十二月九日夜

霞：来函并二十元汇票已到，我马上回来，但在何日何时还不知道。天气冷得很。《自选集》自序已经写好了，以后只须将各篇改一改错字就行，可以说是完全弄好了。余无事，只希望你和小孩等平安。

英生

十二月九日晚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一九三三年

126　致曾今可

今可先生：

三月廿六日手教拜悉，《艺术新闻》第四期我没有看到，也不知该报报馆在何处，记者为何人。至于说先生“无赖”一语，全系该报记者之误传，乞即以此信转寄该报，请他们订正好了。致美楼吃饭的事情是有的，我对于先生，谈及的话似乎很少。什么“只上我家中来过一次”，什么“请你喝酒，便为光荣，而先生到处在吹”等话，我记得，并没有说。上我这里来喝酒谈话的人很多很多，我并不是专制时代的皇帝，以为在御前赐一杯酒，便是无上的光荣。并且这话由我自己来说，更好象不近情理了。按之平日我自己的行为，似乎有点不象，因为我素来是一个自卑狂的人，那种行为除非要自大狂者才做得出来也。

《香苏山馆全集》，最近在一家书铺子里买到了，前次蒙借阅

之书，当于日内送还。此信须请转寄给该报记者，故而在署名之下，又盖上了印章。

郁达夫敬上

三月廿七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合刊，原题《关于"无赖"》

127　致赵家璧

家璧兄：

Masereel的画集Mein Stundenbuch中所刻者，系他的自传，译作《我的忏悔》或比较适当。原书是有计时、历程的意思的。Mein系My,Stunden系hours,buch即Book也。法文的成语Lvre d'Heures，亦是Book of the hours之意，此外有更适当的译法与否，我不知道，总之此书是他的自传及经历，实无前后连贯的故事的。

余事面谈，序文这几日内写好，大约有二千多字，三千字不足。

弟郁达夫　上

八月廿四日

手迹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128　致杜　衡

杜衡兄：

快函读悉。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不出东西来了，下一期恐怕缴白卷，但新年号上，总为你们写一点。听说蛰存已经脱离了《现代》，是真的么？洪老板回沪了没有？

《弱女子》改题了，想已无问题，印出来后，乞赐一册。

自到杭州之后，习于疏懒，什么都写不出来，不知是否因为少了激刺。但十二月以前，我总想写一二篇，不问是哪一类东西，总可以有一篇给《现代》。两三日将去杭江路旅行，预定于两星期后回来。在杭住一礼拜，十一月底当去上海，到上海后定来看你和蛰存。

丰之余和蛰存的这一次笔战，真是意外的唇舌，大约也是Journalism上的一种作用，否则《自由谈》将不能每日热闹矣。

匆此敬复，并颂

日祉。

弟郁达夫　上

十一月六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一九三四年

129 致赵家璧

家璧兄：

来函拜读，《雪勒全集》我已有，可以不要了。若见有《海涅全集》的德文增充本，倒很想买一部，因我所有者，只四本一部之选集也。Willa Cather的其余四本，除The Song of the Lark与Obscure de tinies外，两本我曾读过，也许有的，不知为何人借去，书库中却不在了。Opivneers！系前八九年读过．不甚佳。Shadows on the Rock 去年才读，乃一九三一年所出的书，也不能算作杰品。我大约一礼拜后去沪，当来看你。马君去黄山未回，大约或能同时去上海。W.C.诗集，尚有April twilights《四月黄昏》一册，我没有。

达夫　上

六月十二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130　致赵景深

景深兄：

久不通信，实因无稿可寄，空言无补也。最近之《青年界》已接阅，愈有精采矣。近接小峰书，似欲将我全集中之两三种已销略尽者，重行再版。我因久有将全集全部改编之计划，勿思再行重版。见小峰时，千请将此意转告一声。

匆请

撰安

弟郁达夫上

六月十七日

据手迹编入

131　致叶圣陶

圣陶兄：

二十日信拜悉。《杭州印象记》，当于节后写成奉上，大约可有二三千字。此次去青岛，及回来，都因事匆匆过上海而未停留，故许多朋友，无缘拜谒。中秋过后，或将再来上海，和诸君一晤，或一醉也。东华处久已断稿，并且音讯不通，茅盾、鲁老等，已三月未见面。一住杭州，就成了乡下人，孤陋寡闻矣，一笑。匆复，顺颂

著祺。

达夫　上

九月廿一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一九三五年

132　致《妇女旬刊》编辑

旬刊编辑先生：

来函并赐件，都拜读。答文撰就，因贵刊社址已迁，无法投递，故特借《沙发》，先行发表。贵刊下期，自然不妨转载。

达夫附言

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妇女旬刊》第十九卷第三号

133　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接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

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原开列者亦抄在一道

周　选

郁、志摩、废名、平伯、沫若、半农

应加

徐祖正（及《骆驼草》时的散文）

江绍原（及除林语堂、鲁迅外之《语丝》散文）

钱玄同？李守常？顾颉刚？

春苔、庐隐、沈从文、绿绮、凌淑华、高一涵、（浅草社同人）

郁　选

周、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

应加

川岛（创造社除郭沫若外的散文）

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冰莹、许钦文、冯沅君、（湖畔诗人等）、丁玲

此稿，我原抄出一份，以后想到，当逐日增加上去。现在我所加的一批，就算作第二批好了。

此外，还有名不甚著，而小品文散文之类，间有很好者，如浅草社同人（如陈韦馍、陈翔鹤等）、湖畔诗人同人（如冯雪峰、修人、汪静之等），只能以团体分了。

陈逵君曾与谈数次，他最近回故乡湘南去度岁去了，春天来想必有再见之机会。

你若有第三批人想出，可将前一两批人的名字省去不再录一道，即以第三批人为眉好了。

大约选三十万字一册，也很难，到后来总得滥选一点才能补足字数耳。匆问

近好！

达夫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

夫人小姐及少爷处不另。

原载一九八一年七月《大地》第四期

134 致许廑父

廑父先生：

应命把一首山歌做出来了，你看可要得。

达夫上

三月十二日

西江月

白话词一首，贺救济院举办集团结婚

昔日章台弱柳，今日南国佳人。

鸳鸯乱点谱翻新，太守名乔姓沈。

红烛两行几对，春宵一刻千金。

婚姻何必定条陈，褥礼繁文好省。

手迹原载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杭州《东南日报·吴越春秋》第二六六期

135　致郑伯奇

《新小说》第三期接读了。老舍的《善人》读得很有趣。蒙你在《编辑后记》里赞许我那篇勉强试写的东西，真觉得汗颜，又蒙与这篇《善人》并举，更觉得惶恐。我自以为通俗小说，终不是我所能写的东西。近来连小说都写不出来，更何况乎通俗的小说！实在要把小说写得通俗，真不容易，曹先生所提的那一个办法，恐怕是最好的方法了，不过处处要受着方块字的累，实行恐也不易。

日本的大众小说，倒是我们的一个模范；可是要运用一般大众所熟悉的历史题材，而加以新的意识和新的用语，也很不容易成功。若同日本一样，仍旧袭用老调和那种军国思想为骨干，那我们的大众，恐怕反要受到这些小说的危害。

原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新小说》第一卷第四期，此信不全

136　致赵家璧

家璧兄：

来函都接读，因伤风病了半月，故未复。从文亦有信来，谓总集稿已在收集，并问我的印得如何了，我无以答，只说亦在收集改编中。大约此稿又须缓期，要等十月，才能交出矣。乞谅之。

志摩生前，和我通的信札不少，但因在上海受了好几次惊，亲友信稿，全部烧了，所以现在找了数天，终找不着一封。适之

此番南来，我无机会见面。大约志摩的信，以给适之、陈通伯、凌叔华、冰心、林徽音等的为多，小曼更可以不必说，男朋友间，或者周作人先生还藏有几封耳（当然洵美处也有不少）。我之所见如此，聊供这点意见，以备采择。（他给梁任公的信，思成或有得保存，亦可以写信去问问。）我月底边去上海，当来拜访。匆复，顺颂

秋绥

达夫　上

九月十六日

原载《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一九三六年

137　致陶亢德

我只身来闽，打算南下泉漳，北上武夷，去一探闽中风景，《自传》以后怕写不出来了，但游记是有的。这一期正在写一篇《闽游滴沥》，大约一二日内可写成，当于这一个礼拜日以航空信寄出，极迟十七八可到上海，想已赶不及十一期了，就登在十二期上也得。此间邮信不通，每发一快信，附船去者，要五六日始能送达；船期不巧，则十日不到也说不定。航空信则只教飞机能开而不出事情，有两三天就可送到，不过每星期只有两次，自上海发者，须于星期一、四的午后发出才行。前所约定之稿费每月五十元，原系阁下及语堂之厚意，但深恐先拿了钱，而稿子不能如期寄出，致累及你们的经济，所以以后还是请你于收到两期稿后，再寄一次，款寄到杭州交王映霞收好了。我深怕负债，而又神经过敏，所以情愿将前约改订一下，照先交货而后交稿（费）

的方法做去。大约到现在为止，正是货款两讫，没有预支过头，以后就请于两期货到之后，再行汇款，收条亦交杭州好了。

达夫敬复

二月十二日

据手迹编入，原信称呼被略去

138 致曹靖陶

靖陶兄：

弟因避寒而至闽，赢得各地小报，一番嘲嘘，大是奇事！此间友生极多，与郑厅长亦曾谈及令兄元宇，郑属为转候。时事日非，我辈死无葬身之地，国难来时，恐玉石将同焚也。大作《村居即景》，大佳大佳，是宋人清远之作。有暇还乞以近作见示。弟来此间后，日日醉酒酬酢，无一刻闲，吟诗之兴尽矣。花朝夜醉归来，窗外似闻杜鹃，忽忆闺中儿女，大动不如归去之念，枕上微吟，亦曾凑足二十八字，录呈一笑。诗云："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子规声里过花朝。"

匆复并颂

吟祺

弟郁达夫拜上

三月廿七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福州《华报》

139　致曹天风

天风兄：

一年不见，诗大进矣。不知在杭住处，故不能作复。来诗特为函寄《小筑》发表，如此清辞，合当与有目者共赏之。

达夫附记

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东南日报·小筑》第二三三期

140　致井伏鳟二

拜啓。八月三十一日の手紙，今日，漸く拜手，書名「鶏肋集」の件は，無論，問題になりません。昔し，メーデルリンクがマリア・マグダレナの脚本を書く時，曾って，独逸の Paul Heyseが同名の本を書いた事が有るとて，手紙を出して，その名を借りる旨通知した處，ハイゼ先生仲々承知せずと聞く，實に毛唐のやつは妙なものです。

貴下の手紙と同時に，小田嶽夫様の手紙も来ました。小田様も本の名の事に付いて，貴下に返事する様にと云って居られます，何と貴方は遠慮をする方でせう！

あなたの小説も，僕の愛讀するもの多く，此の前，鄉里の杭州で，御国の旅行新聞記者某氏にも，確かそう云ひましたとおぼえて居ます。

十月末頃には，一度日本に行かうかと思いますが，實際に行けるかどうか，まだ問題ですけれど，若し行けたら，きっと

御訪ね申します。

先は御返事旁々御健康を祝します。

九月二十八日

支那福建省政府

郁達夫　謹上

井伏鱒二先生

手迹原载《郁达夫资料补编(下)》，一九七四年七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初版

〔译文〕

拜启。八月三十一日惠函今天收悉，先向您致以敬意。关于书名《鸡肋集》之事，显然不成问题。过去，梅多林在写作《玛利亚·马格达列娜》剧本时，想起德国的Paul Heyse曾写过同名书，于是发封信告知，并请他同意借用书名，可是据说海瑟却不肯答应。实在，洋鬼子是不好办的。

您的信和小田岳夫氏的信同时收到。小田氏也说，关于书名一事，将回复您。您真是太客气了！

您的小说，我也爱读很多，记得不久前在家乡杭州会见贵国旅行新闻记者某氏时，也曾这么说过。

我想，十月末左右去日本一次，实际能否去成，还是个问题。如果去成，一定拜访。

特此回复，并祝健康。

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福建省政府

郁达夫　谨上

井伏鳟二先生

〔李柱锡译〕

141　致许广平

上海转

景宋女士鉴：

乍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祈节哀。

郁达夫　叩

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电报局收电原件所载编入，

此电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拍发

142　致×××

自南昌发的一信，还有去庐山后发的一信，都经拜读。自到福州以后，因在行政界服务，关于文学的书，不太有机会读。并且陈主席实地苦干，我辈下属，也不好偷闲，再来看其他的书。国难如此，觉得空弄笔墨，也有些迂疏之嫌。我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雄心未死，若有机会，也还想赶上前线去实地工作，因此便更感到从前弄文的空虚了。所以自搬上杭州去住后，就决不再作那些无补实际的文章了。至思想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的批评与建议，也未始不想多做、多想、多读。可是自己觉得头脑并不致密，历事也未长久，徒有此心，未能实践，现在只能说是在学习。

从实际的地方做起，向最要的处所下力，既称文学，不可动武，同属一家，安忍操戈，时间是最严正的批评者，成果是确实的见证人，不背良心，尽我最善，做到一步，就算替民族大众尽

了一步力，不必先争甲乙，然后再去照方配药，来救病人，因为危急存亡，只在一呼一吸之间，那里还有这些余裕去谈脉论理派别呢，这是我对于“国防文学”的一点见解。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福州《华报》第三版，收信人不详，信不全

143 致林语堂

语公：

书成后，忽想起近作一首，一并录呈。

岁暮穷极，有某府怜其贫，属为撰文，因步《钓台题壁》原韵以作答

万劫艰难病废身，姓名虽在已非真。

多惭鲍叔能怜我，只怕灌夫要骂人。

泥马纵骄终少骨，坑灰未冷待扬尘。

国门吕览应传世，何必臣雄再剧秦。

手迹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

一九三七年

144　致黄华表

二明学长大鉴：

内子自杭州来，得悉足下已迁柳浪新村，脱除政累，拥妻儿而度闲日月，暇则度曲吟诗，乐果何如？近购得此间小词人词集一种，印刷不佳，特为邮寄。不知足下亦藏有此人词集否？（词名《灯昏镜晓》）长江流域，想已下雪，此间则花（水仙）明柳暗，尚是春时景象，待废历新年过后，颇思一返杭州，届时当再来与足下举杯谈词人身世耳。匆问

近好！

弟郁达夫上

一月廿一日

嫂夫人处不另

原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东南日报·沙发》第二九二四期，原题《来鸿去雁》

145　致小田嶽夫

上海に亭子間でも御持ちになって，時時杭州に旅行してもいいと思ふのですが，内山老闆とよく相談して居らつしやい。

福州に來られると至極いいんだが，四月の末頃になれば，僕も上海に行かうかと思って居ます。匆匆，不一。

小田嶽夫様

郁達夫告

三月十五日

〔译文〕

我想，哪怕亭子间也好，您在上海有个住处，有时去杭州旅行也好办，不过，跟内山老板多商量一下。

您能来福州太好，若果四月末的话，我想同赴上海。匆匆，不一。

小田嶽夫

郁达夫告

三月十五日

手迹原载一九六四年十月日本南北社初版《文学青春群像》，此信不全

146　致赵家璧

中文译本已出材料，请尽量供给，因此地无书可买也。北欧国少，作家也不多，而经中文译出者，恐亦不易集成三十万字耳。并且我的参考书都在杭州，总想于五月或六月中回浙一次，

将这些书运来，才能动手。

此信写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不全

147　致郭沫若

沫若兄：

南京蒋氏有意招兄回国，我已先去说过，第一，要他们办好取消通缉手续，第二，汇大批旅费去。此事当能在十日内办妥。望兄接到南京函后，即整装返国，去南京一行，或者事前以电报通知，我可以在上海相候。

此信到达后，即请复我，我此番去杭州住了数日，遇见你的七妹夫，在杭州经商，他也殷殷以你的事相托，总算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函到后，希立复！

弟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上海《萧萧》第三期

148　致郭沫若

沫若：

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属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随即发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南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俾得早日动

身。

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想兄不至嫌我之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往南京去走一趟。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嘱，殊不知不待伊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

我在前两月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实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将马上动身，先来上海。

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亦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弟达夫上

五、十八

据手迹编入

149　致胡灼三

灼三兄：

来函拜悉。扇面待空一点后再写。

沫若事，已向中央说妥，取消通缉，并命其即日来华供职。

弟昨已有信发出，属中央多汇点款去。中央恐他疑虑，要我写信给他，我曾写去两封快信。你接此信，望亦去一快信，使他得安心回来。只说郁某决非卖友之人，可以回来矣。

匆复，顺颂

时绥！

郁达夫上

五.十九

据手迹编入

150 致赵家璧

前两月匆匆去沪杭一转，将关于北欧之藏书，全部带来福州，过沪时，因时迫未曾面晤。……因久不见广告刊出，疑此举已作罢论，究竟你们预约卖了多少？出书定有把握否？尚祈示知。国事如此，心绪极恶，不多书矣。

此信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不全

一九三八年

151　致郭沫若

××：

接十四日信，知已安抵广州，文化人集中武汉一隅，置各地救亡宣传工作于不顾，不是好现象，你留粤大好。我意要文化人到各乡各村，去遍散爱国抗敌宣传种子，文化高一点的地方，可以不必有许多人做工作，倒是穷乡僻壤要紧。

故乡沦为敌我作战之区，我的杭州房屋藏书，尽被焚毁，幸家人安然逃出，先在金华暂避，不日可至福州。

战局展开，杭富争夺，形成拉锯，截至今日，详况尚不明了。

福州前亦有救亡协会之组织，因经他人之误解，我已辞去理事，但救亡工作，仍在普遍地进行，如民众训练，与民众组织之类。日夜工作极忙，没有写文章的余裕。为《救亡日报》撰稿，固

属甚愿，当缓缓图之。暇请时时通信。

一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广州《救亡日报》第一二三号，原题《短简》，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152 致刘开渠

开渠兄：

在常德时，曾匆匆发一信给若渠，中附一笺，属转交，系告以不去沅陵，而住汉寿，若有弟之信件等事，寄至沅陵，乞为转寄者。

此信谅已送达，不知弟之信件等，亦有寄至沅陵者否？

弟现已卜居于“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内”，大约战事不结束，决不离此地，以后有信，乞寄此处。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现则仍归于好，来汉寿住，亦为伊计，欲使静养数月，将此段情事忘去也。

我已辞去政治部工作，只打算多写一点文章，从前未完之稿，于此时结束一下，对世事完全绝望，唯等待老死而已。此间亦热近百度，沅陵想亦同之。

匆请

暑安！

弟郁达夫上

七、廿六。

程女士均此！

暇乞告以近状，并沅陵情形。

据手迹编入

153　致易君左

君左兄：

昨晚启行，恕未能亲送至驿。今日翻阅所赠之作，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感慨无量，赋呈两律，乞斧正。

避地汉寿赋寄君左

敢将眷属比神仙，大难来时倍可怜。
泽国尽多兰与芷，湖乡初度日如年。
绿章迭奏通明殿，朱字匀抄烈女篇。
亦愿赁舂资德耀，扊扅新谱入鲲弦。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洲铸铁终成谱，一饭论交竟自媒。
（内子事，其始固因一饭而失身，颇可伤也）
昨夜刚逢牛女会，他生再卜凤凰台。
最愁陌上花开日，怕听人歌缓缓来。

今日又有西竺山寺僧之约，我将去也。

匆颂

撰安！

弟达夫上

八月三日

据手迹编入

154　致王映霞

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在沅江停泊中

九月廿二日

临行时，颇觉依依。晨发汉寿，水上略有风波，然亦行百余里，今晚泊沅江，到长沙须后日上午。

野阔天低，湿云与湖水相接，阴阴瑟瑟，颇与此次行旅之心境相象。出门多年，往日每以远游为乐事，此番独无兴致，亦不知是何缘故？

湖乡多风，早晚祈保重，到长沙后再以书告。

达夫

九、廿二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55　致王映霞

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长沙郁达夫寄

九月廿三日

晨发沅江，夕宿长沙。湘水清浅，大似钱塘江上游。民权船上之萧管理员，系船舶管理总所之长常段总管理人。以后一切交

通，及带买长沙常德各种货物，萧君均可效劳。未婚妻李小姐全家有移汉寿意，此来系为寻房子也。她若来汉寿住下，则你们上长沙、上常德，都可以搭差船了。余当细告。

达夫

九、廿三

明日当上公共汽车去南昌。买票行李诸事，全系萧君为代办了，便利之至。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56　致王映霞

湖南汉寿北门外蔡天培

郁王映霞先生

达夫在向塘车站寄

九、廿五日下午四时

在沅江发一明信片，在长沙、新喻又各发一明信片，这是第四个明信片了，不知道有几个明信片能送到。今晚在此候车，已过南昌六十里，八点上车去江山，大约明天上午可到。后日即达浦城，就算到福建了。到浦城后，当打一电报，此信到，总在电报之后也。

达夫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57　致王映霞

湖南汉寿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在向塘候车的中间

九月廿五午后六时

这是第五个明信片，因为空不过，并且想起了老乖乖爱写信，所以再写一张。墨水是早就没有了，原因就为了沿途请题字者太多。这些墨水，是向同在候车的一位X（？）君那里讨乞来的。战争的时候，这一种乱烘烘的生活，实在也很有趣。杭江路是我的旧游之地，所以一路上来，都有出乎意外的招呼与接待，大约明朝到了江山，总也可以平安去浦城的，而浦城却是陈老先生的辖地了。明日再写。

达夫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58　致王映霞

湖南汉寿北门外

郁王映霞先生

上饶车站郁达夫

九、廿六

今晨到上饶，大约十一二点钟，可到江山，明日入闽浦城界。

此是第六个明信片，一路上，只在南昌南面遇到一次警报，时已离樟树，所以并不感觉危险。总算是一路平安到浦城也。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59　致王映霞

湖南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

郁王映霞先生

建阳站郁达夫

九月廿八

在江山发两快信，在浦城发一电报，都送到否？

下记二十八字，系在车上偶联成者，记诵为诗：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读若第）迟，万死干君唯一事，为侬和顺抚诸儿。

达夫立在车上书

九、廿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60　致王映霞

湖南汉寿北门外

郁王映霞先生

郁达夫在建瓯站发

九月廿八日

江山发两信，浦城又发一电，建阳站上，亦曾托挑夫去发一

明信快片，不知都送到否？下记二十八字，是今天在车上联成者：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事，为侬和顺抚诸儿！

达夫在建瓯站

九、廿八日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61 致王映霞

湖南汉寿北门外

郁王映霞先生

达夫在南平江上

九、廿八日

去年八一三后，返闽时，曾宿此处，今年再过，风景依然，而国事家事，却一变至此。

去年曾宿此江滨，归梦分明绕富春，今日梁空泥落尽，梦中难觅去年人。

在建瓯时作

此身自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事（语），为侬和顺抚诸儿。

达夫

九、廿八夜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据手迹编入

162　致王映霞

湖南汉寿

　　郁王映霞

达夫在南平江上

九、廿八日

今日到南平，系去年曾宿处，明日便到福州矣。

去年曾宿此江滨，归梦分明绕富春，今日樑空泥落尽，梦中不见去年人。

达夫

国事家事，剧变至此，又岂是去年返闽时所能料及？

原载《达夫书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

163　致陆丹林

丹林先生：

闲居汉寿湖乡，将及两月。现已只身来闽海，打算上闽南前线去一看，再转粤赴中央。政治部一部分人现移衡山，大约返湘时，当上祝融峰小住。附上劣诗数首，改正为佳。伤心人怀抱独真，唯以无锦词丽句出之为恨。

匆颂

起居曼福！

弟郁达夫上

十月一日，福州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大风》第二十三期，原题《伤心人怀抱独真》

一九三九年

164　致尔　融

尔融先生赐鉴：

元月七日的信拜读了。你想定些英文文学杂志来作参考，我谨举下列的几种：

London Mercury

Adelphi

Criterion

这三种英文杂志，是纯文艺的。你可以托星洲的别发洋行Kelly & Walsh去代定。此外则Book Man杂志稍为普通一点。和Mercury一样，同名的这杂志，美国也有一种，你定的时候，可得向书店说明，还是英国的Book Man呢，还是美国的Book Man。

中国的文学杂志，有两个出版中心地：其一，是在上海孤

岛。其二，是在香港。大抵的杂志，都还可以看看，请你在最近的上海《新闻报》，或香港《星岛日报》等广告栏中一查，或者可以得到杂志名、书店名和地点。

此外是内地的出版处了。我们在鄂北，也有一个抗战中心。在那里出版的，我知道有一个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抗敌周刊》。其次，则延安（陕西）、重庆两地也有，但因为地远邮寄不便，我的消息，也不十分可靠，所以不告。

达夫谨复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原题《代邮》

165 致何 扬

何扬先生：

尊稿《南洋通俗文学与利用旧形式诸问题》，前日不曾排完，而原稿两张，又被手民遗失，监督不严。达夫应负责向先生请罪。并乞于暇时再续写若干，俾成全豹，是所至祷。

郁达夫谨启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星洲日报·晨星》，原题《启事》

166 致楼适夷

星加坡以及南洋的一般青年，个个都富有朝气，盼望抗战胜利的热情，尤其沸腾，因而此地的捐款，着实可观。自开战以后，总算起来，在南洋各属的华侨捐款，总数约在国币二万万元以上，以后还每人认了常年月捐，大约每月可以捐助国币七八百万元内外。……另外此地近来也有了抗敌救国的运动，对于奸商

的贩卖仇货，敌探的散布谣言，检举得十分厉害。我现在这里计划出一文艺半月刊，名《星洲文艺》，系纯文艺性质。……你和你的友人们若有工夫写稿子，请多拉些来，好撑撑场面。这里的副刊也希望香港的作家多投稿子，你和他们见面时，请代催一下。茅盾那里若通信的话，亦请将此意告诉他一声，叫他在新疆方面，张罗些稿子来。我工作虽则极忙，但是身体却很好，写作的兴致也很浓厚，一天到晚平均每日总要写上四五千字的杂文。不过准备来写的几个长篇，却还没有着手。巴金现在那里，能为我拉一点稿子来不能。此地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在等国内的文人，有新鲜而富于刺激性的稿子来。我看了他们那种热情的样子，简直要掉下泪来。一面将他们和我在上面所说过的许多文艺商人一比，更觉得他们的可怜。这些文艺商人实在也太丧失了良心。星加坡的书报比香港还多，不过是以英文为大宗，德法俄日的书较少些。伦敦出版的新书，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到。英文报纸，也有四家，最感到不便的是买中国书的不易。此地的起居生活，都还惯常，但顶要不得的，是天气的燥热。现在虽是雨季，温度还在八十与九十度之间。听说雨季一过，天天是九十度以上的天气，我正在这里愁将何以度夏。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九期“文阵广播”栏，
此信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七日，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167 致戴平万

戴平万君：

自经洪灵菲君殉国以后，我们非但没有了见面的机会，就是大家的住处也不甚晓得。我的行动，或者你还可以由友人处传听

到一二，但关于你的行动呢，我简直一向就没有探听到过。最近，自武汉退出，先去长沙南昌，后来和沫若他们分手，他们到了重庆，我更由福州而香港，而到了南洋的星加坡。

南洋的侨胞，个个都赤忱为国，看他们的那一种热情，那一种肯牺牲的精神，真要使人下泪。所可惜的，是一般风气未开，知识灌输，还不能普遍，所以他们只知道盲目的爱国，拼命的牺牲。若使他们能更多一点知识，更有一番组织，则抗战的础石，就可以由南洋的侨胞团体来筑起了。

我到星加坡来，是为了帮《星洲日报》编副刊；心里的打算，就想替南洋的知识青年，介绍一点国内文艺界的作品，与将南洋青年的创作，介绍一点到国内去。

现在，香港（托适夷与戴望舒）、新疆（托茅盾）、延安（托成仿吾）、重庆（托郭沫若）等处，都已写信去要求他们写东西，收集稿件了；只有上海一方面，还没有托人。我想请你为我多收集些稿子寄来，有必要时，我也可以供给你些稿子和材料。

此地的金融市场，一般很富裕；但只有写文章的稿费却不十分高。不过因汇兑的关系，所以在此地只是很低的稿费，汇到国内，可也有五元千字的样子（最低的）。所以，我想，替上海孤岛上的文化人，做一个沟通的掮客，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此信刊出后，请你马上复我，或写些，寄些东西来。信面但书星加坡星洲日报好了。

郁达夫谨上

二月二日

附言：请借《自由谈》一角，披露出来，可以做一海内外的联络线。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原题《南方来的消息》

168　致《抗战文艺》编者

我在此地编副刊，还想出一个文艺半月刊，名《星洲文艺》。希望你们能够代为集些稿子寄来。我也有在星加坡组织一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的计划，你们若有印刷品刊物等类请寄些来，我可以为你们代售。若要筹款的时候在此地也能想法子，不过要大规模的募，募到了之后去做些特别的事情才行，如计划出版，计划造会馆之类。此地虽系也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但言论却比香港自由，消息也比较的灵通，图书杂志也还可以相当的买得到，这信到后千(万)请你马上弄些稿子寄来，稿费虽则不多，但至少可以有国币五元钱一千字的样子。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抗战文艺》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文艺简报"栏，不全

169　致许广平

××先生：

钦文转来你去年底的信，我在一礼拜前，才得拜读，早该复你，因在此间很忙，所以搁落了。南洋本系闽粤人的势力，所以说话只有广府话和闽南话的两种。天气长年似夏天，最热不过九十二三度，最冷则不会下到七十五度。所以此地对于衣的一方面，问题很容易解决。生活程度很高，但是以星加坡币做单位来说，倒也并不觉得怎样。

我们到这里来，只我和王女士及小孩一人，共大小三人，路费（自福州到香港，香港到星加坡）已经用了国币一千二百元，

坐的还不是头等船，盖因国币外汇价跌，而买船票，则非用英镑不可的缘故。此外，还须办出国护照，这护照办时，也很麻烦。先要到香港去住一下，在香港向中国官厅领出到星加坡的护照，然后再去香港英国政府，要他们签字，才能买船票，上船，入口。

我在这里编一副刊，亦编一文艺半月刊，天天须稿，你若有工夫，请你多写些杂文或回忆鲁迅的东西来。顶好是能连续登载的东西。稿费虽则不多，但汇回中国来，至少有五元钱千字的样子。此外上海有好的稿子时，亦请你介绍一下，因为在这里，实在找不到较好的稿子。

达夫上

二月十一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鲁迅风》第九期，原题《乱离中的作家书简》，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170　致陆丹林

丹林老兄：

前寄上《毁家诗纪》末后词一首，系因无谱在身边，匆匆写出者，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少了一句，平仄错了一字，再抄一遍如下，乞为改正：

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

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

耻说与，衡门墙茨。

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
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末灭，家何持？
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歼吴钩拚大敌，宝剑岂能轻试？
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
先逐寇，再驱雉。

来得及，望即更正，来不及，即请于本期末后一页或下一期上更正。前信谅已达，此信到后，请复一函。

此间一切部署，粗粗略定，今后当能多写一点东西，所可惜者，中国书本绝少，参考书籍，无法取得耳。

请大华烈士撰文事，务请力促，以后或可每期交换也。

匆颂

旅绥！

弟郁达夫上
二月十四

烈士处均此。

据手迹编入

171 致晓 光

晓光先生：

来函及稿拜收，涉及"朋友主义"等议论的来稿，尚有官务先

生一篇因稿挤未登，尊稿因有时间性，故先排入。关于议论文字，达夫素不愿改易或加入意见，是以金鉴先生来稿与足下来稿，亦均不敢妄加删订。谨此奉复

弟达夫敬上　三月一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原题《短简》

172　致柯　灵

××先生：

接来函后，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

在接你来信的第二天，我就写了一段公开的信，在这里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栏里发表，但此稿恐怕你看不到，所以又剪下附上。今天校样已经看过了，特再在这里写几行信给你。

从专电的消息看来，上海在这半月内，情形似乎很紧张。但法西寇们的老文章，是先试以威胁，以祈不战而胜，到了对方也盘马弯弓起来，则纸老虎就会变成兔子；尾巴一落，两只短脚就会拱起来作揖的，所以上海，我想决无问题。世间上可怕的事情，只有三件，一是不要钱（无欲），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要脸。法西寇们，只具备了第三的一件，我们若具备一二两件的时候，寇们当然也毫无办法。就是西方的绅士遇着了这一个无赖恶棍之后，可以给一点小便宜时，当然会给；要知道"约翰·波儿"是最会计算的；到得忍无可忍，自然也会拿出与西班牙争雄，与拿破仑拼命的老本领来。我们这里已在实地演习空袭时的管制，与聚米积粮，作笼城的准备了；明知可以不必，但却也是一出少不得的前奏手势戏。

南洋的侨胞，爱国热忱几要达到疯症的一百二三十度．穷人苦力，于每月认爱国捐之外，更在一批一批地组织回国去服务。前一礼拜，刚有罢株巴辖的机工四十八位勇士，上了回国的征途。现在第二批也已经招募组织好了，不日也就要出发。他们出力，预备直上战场去服役，此外的同胞及侨民团体，则合起来出钱，供给他们以旅费、零用，及杂品之类。

马来亚华侨共有四百万；拥巨资千万以上者，有十数名，百万以上者，数百名。近来虽则因锡矿受限制，树胶价钱低落之故，社会上是景色不佳，但募款救济难民的时候，一天卖花，或一次演剧，就可以捐到数千数万的星加坡币。星币一元，可抵法币三元五六角，有二十八万元，就可以合国币一百万元了。所以持久抗战下去，西南西北的六七省宝藏可以不必说，就单以南洋的华侨来做后盾，在经济上也决可以继续两三年的接济。以南洋来类推，新金山旧金山，以及南美各地，我们的侨胞，还很多呢！

侨众的教育，近来也很进步了。凡在公立学校初级小学毕业的中国国民，都会唱爱国救国的歌，都愿意回国去与狄众们拼命。再过七八年，到了这一批小国民长成之时，中国的国力，一定又要增加数倍。

闲话不再说，先讲一讲我这一次将编印的文艺半月刊，大约三月底边这杂志一定可以出来。内容虽系纯文艺的，但轻松的稿子，亦想登载。上海各方面的稿件，请你和赵家壁兄及平万兄等帮一点忙；类似一稿两投性者勿录。因为邮费的昂贵，稿子最好请用航空信笺来写，若能以木炭纸作衬，录出副本，更加好了。稿费的结汇，当另外想一统筹办法。好在《星洲日报》是巨富虎将

胡文虎先生所办，上海有虎标永安堂在，将来汇划是很容易的。

匆匆作复，余事下次再谈。

弟郁达夫谨上

三月三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原题《海外通讯》，发表时称呼被略去

173 致戴望舒

望舒兄：

自从前次发信以后，到现在又将一个月了吧。文虎先生，这时候已在归星的途中，大约再过三两天，就可以看到他的慈和的笑容了。我们这里因为××有大举南侵的谣言，当地政府，也在弯弓盘马，充实军备；马来半岛北部的重镇槟城，调驻了大兵。岛上居民，在预备积贮粮食，防空演习的灯火管制，前月已施行了一次，本月十六日，更将大规模地举行。约翰·婆儿究竟是在滑铁庐献过身手的好汉，抗议不成，自然要诉之于直接有效的办法。抵制劣货，恐怕在最近就要见诸施行。我们这里不吃鱼腥，已将两月，为的是怕劣货混入市场，婆妈贪便宜去买仇货。从这种种方面看来，××的坟墓，似乎将从两广西江流域筑起，一直到陕西的南部，湖北湖南的西部为止；将来复兴建设动工的时候，工人恐怕要多做几万工挖掘××骨头的工作。我对于第二期抗战的观察，曾在这里写过一篇短论，自以为观察得并不十分错，原文另附，你们若有机会，可以转载一下。

到了此地以后，杂文写了不少，但纯粹的创作，却终于没有

工夫动手，内部虽则感到很激烈的冲动，但时间终于是没有。

文艺半月刊，决计于三月底边发行，你若有译稿，也好，请寄一点来。另外，如杜衡诸兄，有工夫写创作，亦请他写一点如何？犹太人被迫出境，路过星洲的人也很多，香港大约总也有不少吧？我现在正在译一篇伦敦《美考利》二月号上的关于德国流亡作家的文字。

达夫上

三，四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二一七期，原题《星洲来鸿》，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174　致林连夫

槟城林连夫先生鉴：

来函属告以应读之书。略举数人著作于下：

写创造个人性格小说时，可多读俄国契霍夫的小说。为描写主人公与环境自然的交互关系，则读读杜葛纳夫的小说，及苏联新作品《静静的顿河》，当有所得。对于一个人性格的一特点，想使它活现，而生深刻的印象，则英国狄更斯的小说，是最好的范本，虽然是手法旧了一点。写时代急进，环境变化激烈的小说，则欧战后英、德、美各国的几个作家的作品，可以多读。如海敏威、约翰独斯、配所斯、雷马克等。

郁达夫谨启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原题《编者启事》

175　致林连夫

连夫先生：

我实在忙不过，写信的时间很少，你的来问我以指示几本的信件，已经来得很久了，我只在《星洲日报》的《晨星》栏里，匆匆写了几句补白话，现在更想趁这《文艺》的篇余，写几句来补充。

我以为你若读英国作家的书，当先以用英文翻译的俄国或德国、法国等人的书读起；因为英国人是很守旧的，他们的文学传统，创作径路，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并没有很大的变革。虽然，自从出了 James Jayes 以后，心理分析，渐渐应用到创作小说的实际里去了，但大部分的小说，总还是依旧一贯，不脱十九世纪的风格的。最近的作家，有一位 Charles Morgan，总算是欧战新作风的代表。女作家如 Virginia Woolf 也很可一读，但我想对于初学者，总还不如新旧的俄国作家来得适当。C. Morgan的小说，有下列二篇值得一读：Portrait in the Mirror（1929）,The Fountain（1932）,都是英国麦美伦公司出的书。Virginia Woolf则有Ordando, The Waves的二种。

其次，在技巧方面论写作的书，最好的一本，是R. L. Stevenson's The Art of Writting(Chatto & Windus)，在剑桥大学出版部出的一本同名的书，由 Arthur Guiller-couch著的一册小册子，也是很好，但在南洋恐怕买不到。普通一点的关于写作的短论，则有已故 Arnold Bennetts, The Author's Craft.（hodder & Stoughton）这书比上举二书更来得初浅些。更深一层的，则有Traveller's library里的一册The Craft of Fiction

by Percy Lubbock，你若能把这三四册书，都买齐一读，则你对小说批评眼，与写作的技巧艺术，一定会大大的进步。

我们在南洋，第一就苦在买不到书，第二，又苦在很少有体验的机会，第三，是没有时间来写作。若能把这三种限制克服，而自己精进策励的话，则我劝你可以不必去进大学，也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结果，余事下次再谈，匆匆不一。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槟榔屿《星槟日报星期刊·文艺》第三期，原题《答林连夫先生》

176 致楼适夷

……星加坡的天气，今年据说是较往年为温和，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没有九十度的日子，我的读书写杂文，编稿子的时间，因有一日一夜有十六小时的工夫。近来什么嗜好都没有了，连酒都已经戒绝，只在书本上翻筋斗。到星洲只有二月，长篇小说读了五六部（三部英文的，两部德文的），现在已经在开始翻译一部文艺理论的书，并非是全部的整书，系一章一章从俄、德、法、英、美各国作家的著述中抽取出来的。原作者也有古人，也有现在还活跃着的人。……这几天敌寇又有大举南侵的谣言，但我却始终不相信，敌人的侵略兵力，早已到了水穷山尽的地步。一百二十万万的经济负担，也已尽够穷小鬼们消化了，那里还再有石沙里打油的方法？况且欧洲的德意，似因食份的结果，要睡午觉的样子，我以为敌人的谣言终于是另有作用的。香港的汉奸报《南华》，就在拼命替敌寇捧场。文章要从反面看，他们那样死劲言和，就

可以看出敌人的真意，是不是？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二期“文阵广播”栏，此信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177 致萧　玲

萧玲君：

来函并文协捐款一元，都收悉。属介绍初学写作所应读的书，我以为读理论如“文学入门，小说、或戏剧诗歌作法之类”，还不如读实际的作品。中国新文学也有廿多年的历史了，虽然还没有长成到成熟期，然而成功的作品，象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冰心等作家的集子或选集，都可以一读。其次，则外国作家的翻译作品，也有不少，是可以供阅读，作参考的。谨贡愚见，以备采择。

达夫谨启　五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原题《代简》

178 致陆丹林

丹林先生侍史：

来函拜悉，家事正在协议离婚中，蒙忠告，感甚。

兹有恳者，《星洲日报》将于七七纪念日，出一增大刊，在港各名流，如杨云史先生、章行严先生、简又文先生、叶遐庵先生，及许俊人先生等，欲各请他们题点字，或做些诗，或写一点短稿

寄来。因诸先生住址不明，拟请　先生为负责代求，费神之处，当图厚报。最好是诸先生的照像，亦同时赐寄，好刊诸报端，资侨民式仰。如何之处，敬请一复。匆颂
撰祺！

弟郁达夫上

五月十六日

诗文题不拘，大致是抗战两周年感想之类即行。

手迹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永安》第九十一期

179　致陶亢德

亢德兄：

今天由中国银行汇上国币七十二元，原因是为了上海的各位投稿者，地方四散，稿费不多，所以不能一一分别汇奉，现在就整笔的汇送给你，请你代发一下。先将名单及通信地址和钱开在下面：

…………

以上共计七十一元五角，我寄上了七十二元，以五角作为邮费。

照上列详开稿费发毕之后，我还有一点意见发表。就是因路途遥远，邮寄不便之故，居星加坡，而欲向上海征稿，实在觉得困难太多。第一，稿子寄来，虽则十分之七八，总是勉强用的多，但现在《星洲文艺》半月刊已经因欧战而停刊了，所余的只是一个副刊。副刊的稿子，以短小者为合格，而多少又须时间性的，所以这一点，使上海的作者很难适合此间呼吸。长稿当然也要，不过

一时不能要得许多篇。即徐讦先生的一篇，现在也正中止在这里，将来总打算继续为他发表，以期登载完毕，但稿费却一时不得不中止了。其次，还有地方的关系，譬如上次寄来的一篇安全运动的文章，此间就不能登，为这里没有这一种运动。

因这种种关系，所以，以后的上海诸位投稿的先生，请前后想到这些为参考。

此间所受欧战影响虽则不多，但文化方面当然也不能如平时的伸展，若有机会再出杂志丛书的时候，我当再利用了《宇宙风》来大向诸君征其稿子。

达夫谨启

十一，十七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上海《宇宙风乙刊》第二十期，原题《星洲来信》，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180 致楼适夷

我近在为林语堂氏翻译他新出的那本《瞬息京华》……星洲很安定，战时的紧张状况，一点儿也没有，只是物价比欧战前高了二十配生，此外则市场景气，反见得好些，因为树胶锡米都起了价。侨胞对祖国的捐款，仍在源源汇集，每月的总数，不在国币数千万元之下。……重庆方面我已经为文协募了千余元国币寄去，以后每月大约仍可捐到一二百元国币，去接济他们出版杂志，派送慰劳队上前线。此外则鲁迅艺术学院的捐款，此间也络续在筹寄。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三期“文阵广播”栏，此信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编者所删

181 致罗 颖

罗颖先生：

四日函拜悉。先生所问的是一般文艺青年都在想知道的普遍问题，可取小泉八云著《给志在文艺者》，及各家所选必读书目等来参考。事忙，恕不细复！

编者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星洲日报·晨星》，原题《代简》

一九四〇年

182　致戴望舒

望舒兄：

久不通信，实因家庭纠纷不已，无心执笔也。现王女士已与弟协议离婚，两方各得自由矣。此函到时，乞持广告与胡好经理一谈，为乞在《星岛》封面登五行启事三天。与此信同时，弟也有信致阿好，大约能同时到也。广告费若干，请兄先为一付。弟尚忆旧账存有若干稿费在兄处，若不足付广告费者，当另寄奉。此后身居异地，当能多写一点文字。我将在最近再为《星岛》写点杂文亦未可知。

语堂想已见到？伊之小说《瞬息京华》，弟正在赶译，今年年内可全部脱稿。欧战颇有转机，我国抗战亦渐入佳境，大约最后胜利，许在三年之内到来也。

此间投稿者极多，《星洲日报》，前已嘱经理部寄上一份，不

知曾收到否？信到乞复。

弟　郁达夫上

一九四一年

183　致李冰人

冰人兄：

黎先生为《周报》经理，因事去麻马一带，前来接洽，乞与一谈。又本《周报》请尽量推销是幸。

弟郁达夫上

十.二日

手迹原载《郁达夫集外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新加坡南洋热带出版社初版

一九四三年

184　致张紫薇

紫薇兄：

……

饭店西施，若无回音，亦乞置之，因此间又有一件公案，或者可成眷属，当较巴东小姐为适合也。

匆告，顺颂

财祺！

弟赵廉敬启

七月十一日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三卷第四期，此信不全，信中省略部分为发表时收信人所删



书号 10261·291
定价 1.85 元